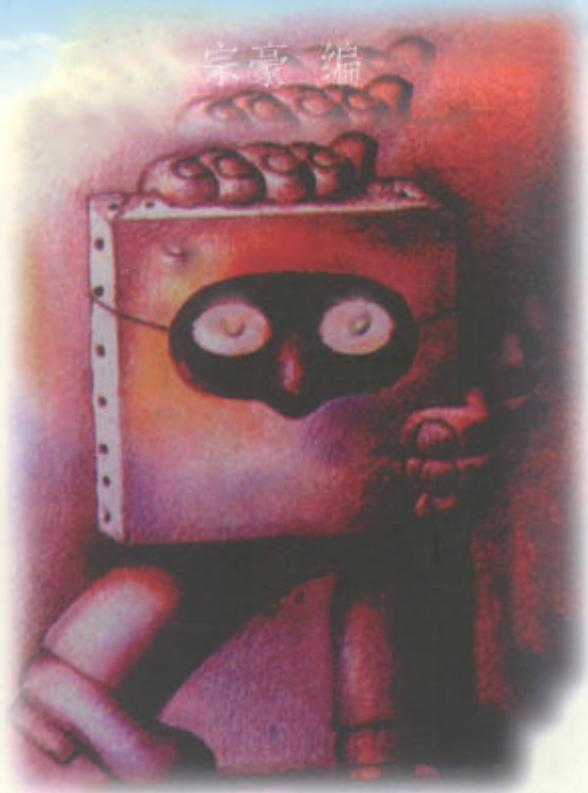


世界名人

家训经典

宗豪 编



海天出版社

世界名人经典系列

世界名人家训经典

【法国】蒙田（1533～1592）

蒙田，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人文主义思想家和散文作家。出生于加斯科涅郡的一个新贵族家庭。精通拉丁语，熟读古希腊、罗马作品，先后当过法院顾问和市长，主要作品为散文集《随笔集》，是16世纪各种思潮和知识的集大成之作。它确立了散文作为独立文学形式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对培根、莎士比亚和法国的一些作家、思想家有很大影响。

我谴责教育上的一切体罚

在培育娇嫩心灵的方面，我谴责一切体罚。塑造心灵为的是荣誉与自由。强迫与压制有着说不出的奴性味儿。我想凭理性、智慧、灵巧都做不到的事情，借武力也不会取得更大的效果。人家就是这样培养我的。大家说：我小时候只挨过两次皮鞭，而且都打得非常轻。我对自己的孩子也坚持这样做。不过他们都很小就死去，只有莱奥诺尔，我唯一的女儿幸免于夭折。她长到六岁多，无论引导她或惩罚她的过失（母亲宽容孩子的过失是很自然的），也顶多是训斥一下，而且语气都很轻。我知道我的方法是正确的，合乎自然的。就是女儿令我大失所望的时候，也不能指责我的方法，而一定另有原因。倘若我有儿子，我会更加慎重对待，因为男孩子不像女孩子那样生来要侍候他人，男子的地位要自由得多。我多想自己的儿子心中充满自由和独立的精神啊。皮鞭的教育只会使心更加怯懦，或越发促其坚持邪恶。我看不出有其他效果。

我们想得到孩子的爱吗？我们不愿意孩子有巴不得我们死掉的想法吧？（孩子有这种可怕的心愿是不正当的，不可原谅的）。那么，我们就应当尽自己的可能让孩子们生活得愉快、合理。

已故的蒙吕克元帅先生，有一个儿子死于马德拉岛。那是个英武过人的贵公子，曾经是希望的所在，蒙吕克对我说，他从未和儿子有过思想交流，失去了赏识和理解儿子的机会，再也无法向他表达自己深沉的爱和对他的品人的尊重。这都是由于蒙吕克硬要摆出做父亲的威严的脾性造成的。后来他感到多么难受、多么痛心啊！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了。他说道：

“这可怜的孩子，只知道我性情苛刻、蔑视一切。他肯定以为我不会爱他，也不知道正确估计他的人品。其实我内心深处对他保持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我一直隐藏着这份感情、究竟为了谁啊？应该充分领略这份感情并对此表示感激的人不正是他吗？我过去为了保持无用的假面具，竭力自我克制，自己折磨自己。我失掉了与他相处的乐趣，也失掉了他的爱。他对我的感情是相当冷淡的，因为他从我这里得到的只是粗暴的对待，他在我这里体验的只是专横的手段。”

我觉得这番懊悔的话说得很好，句句在理。

【英国】培根（1561～1626）

培根，英国哲学家。现代实验科学的始祖。曾任掌玺大臣、大法官。反对经院哲学，要求打破偶像，消除偏见。认为自然是物质的，运动是物质的固有特性。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强调一切知识来源于感觉。归纳法是发现真理的道路。持双重真理论，认为科学和神学各有各的道理。

论家庭

在子女面前，父母不得不隐藏他们的各种快乐、烦恼与恐惧。他们的快乐无须说，而他们的烦恼与恐惧则不能说。子女使他们的穷苦变甜，但也使他们的不幸更苦。子女增加了他们生活的负担，但却减轻了他们对于死亡的忧惧。

虽然动物也能传宗接代，绳绳不绝；但只有人类才能有荣誉、功德和持续不断的伟大工作。然而，为什么有的没有留下后代者却留下了流芳百世的功业？因为他们虽然未能复制一种肉体，却全力以赴地复制了一种精神。因此这种无后继的人其实倒是最关心后事的人。创业者对子女期望最大，因为子女被他们看作不但是族类的继承者，又是所创事业的一部分。

作为父母，特别是母亲，对子女常常会有不合理的偏爱。所罗门曾告诫人们：“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使母亲蒙羞。”在家庭中，最大或最小的孩子都可能得到优待。唯有居中的子女容易受到忘却，但他们却往往是最有出息的。

在子女小时不应对他们过于苛吝。否则会使他们变得卑贱，甚至投机取巧，以至堕入下流，即使后来有了则富时也不会正当利用。聪明的父母对子女在管理上是严格的，而在用钱上则不妨略为宽松，这常常是有好效果的。

作为成年人，绝不应在一家的兄弟之间挑动竞争，以至积隙成仇，使兄弟间直至成年，依然不和。

意大利风俗对子女和侄甥一视同仁，亲密无间。这是很可取的。因为这种风俗很合于自然的血统关系。许多侄子不是更像他的一位叔、伯，而不像父亲吗？

在子女还小时，父母就应当考虑他们将来的职业方向并加以培养，因为这时他们最易塑造。但在这一点上要注意，并不是孩子小时所喜欢的，也就是他们终生所愿从事的。如果孩子确有其种超群的天才，那当然应该扶植发展。但就一般情况说，下面这句格言是很有用的：“长期的训练会通过适应化难为易。”还应当注意，子女中那种得不到遗产继承权的幼子，常常会通过自身奋斗获得好的发展，而坐享其成者，却很少能成大业。

【美国】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

本杰明·富兰克林，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民主主义者、科学家。生于波士顿一个贫穷家庭。只上过两年学，10岁起被迫辍学，帮助维护家庭生活。后组织“共读社”进行自学。独立战争时期参加反英斗争，并参加起草独立宣言。参与制定世界上第一部宪法，主张废除奴隶制度。一生致力于科学研究，是电气研究的先驱，发明了避雷针。

致儿子

—

亲爱的儿子：

我向来很喜欢搜集祖先的传闻轶事。你一定还记得当你和我在英国时，我曾经走访远亲近邻，以及我为了找寻这些资料所经过的跋涉。我猜想你一定也很想知道我的生长环境，其中有许多事情都是你不曾经历过的，我现在正在乡间享受一星期无人打扰的悠闲生活，让我坐下来，慢慢用文字将这些事情告诉你。当然其中还包含了我的某些动机。我在贫穷的环境里长大，如今却能生活富裕而且在世界上博得一些声名，我一生中的行事相当顺利，这些全都要归诸于上天对我的垂爱与祝福，才能使我获得成功。我的后世子孙也许很想知道我成功的方法，以便和我处于相似的境遇时，能够学习我的精神。

当我回想起自己过去幸运的生活时，我总是说，如果再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我仍然很愿意过着和以前相同的日子，不过我只奢望自己能像一个作者一样，在书本再版之前，有机会纠正初版时的错误。是故，除了改正错误外，我还能够扭转一些不幸的意外，若果我这种请求被拒绝了，我还是愿意重过一次以前的生活，如果连这一点也无法实现，我想最类似于这种滋味的莫过于在回忆录中慢慢咀嚼过去的经验，而且尽可能将它写下来。

我的父亲乔西亚在很年轻的时候便结婚了，并且在1682年带着他的妻子和三个小孩来到新英格兰。那时，由于非国教的秘密集会为法律所不容，经常受到骚扰，我父亲的一些熟识都纷纷搬到新大陆去，而且劝告我的父亲也一起去，他终于决定和他们一起到新大陆去享受自由的宗教，他和这个妻子在那里又生了四个小孩，和第二个妻子生了十个，总共有十七个小孩，我记得和他一起同桌吃饭的有十三个孩子，他们都已经长大，有的也结婚了，我是第二个妻子的最小孩子，同时也是他的么儿，我在新英格兰的波士顿出生。

我想你也许想知道我父亲的为人和个性。他的身体强壮，身材中等却很匀称而且结实；他非常聪明，能画一手好画，又懂一些音乐，嗓子也很好，有时候结束一天的生意，吃过晚饭后，他会一边拉着小提琴，一边吟唱着诗歌，听起来非常有吸引力。他对于机械很有天分，别的工匠的工具一拿在他的手上，他几乎都能操作自如；他最大的优点便是在处理公私事务上，都能采取一种了解而坚定的判别。事实上，他从来没有受雇于公家机关，他庞大的家庭开销以及子女的教育费，使他没有一日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不过，我清晰地记得，地方上的一些领导人物经常来拜访他，征询他对公务以及所属的教堂的看法，对于他的忠言和判断都很尊敬，当民众在处理事情发生困难时，也经常来请教他，他是双方争执中的最好仲裁者。他在吃饭时，很喜

欢找一些有见识的朋友和邻居来聊天。他们开始时总是谈论一些聪明或有用的话题，以期能改善孩子的心灵，循由这种方式，使我们了解到生活里真正美好又公正慎重的事，转移我们对桌上食物的注意力，因此我们对桌上的食物是否味美，合不合乎时节，比同类的菜蔬好或坏，根本漠不关心。如果有一天，在我吃饭后几个钟头，别人问我方才吃了些什么东西，我一定答不上来。这个习惯使我在旅途上获得不少便利，当我的同伴们为了食物不合口味而闷闷不乐时，我却依然故我，丝毫不受到影响。

我的母亲的身体也很健康，她亲自哺育了十个小孩，我从来没有看过父亲或母亲有任何病痛，除了使他们致死的那一场病，父亲死的时候是 89 岁，母亲则死于 85 岁。他们合葬在波士顿，我在若干年前曾在他们的墓前立下一个大理石碑。

二

大约在这个时候，我提出一项大胆而艰难的计划，以求达到道德完美无缺的地步。我希望无论何时都能保持完美的品格；我必须克服各种欲望、风俗和朋友给我的引诱。依据我所知或所想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去做，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不能永远只做正确的事，避免错误的事。当我开始实施这个计划时，马上发现这个计划施行起来要比想象中还要困难许多。我好不容易避免一个错误时，却又惊异地发现自己在无心中又铸下一个错误；旧习惯经常在我疏忽时，悄悄地破坏了计划，有时候，理智又克制不住强烈的欲望。最后，我获得一个结论，单凭思考觉得问心无愧，还不足以防止我们失足犯错；若果想要建立一种固定和谐的正直行为，必先完全打破旧有的习惯，另行发展出一套优良的习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思考出以下几种方式。

在我读过各种不同的著作里，我发觉各个作者对于同样一种美德的说法不尽相同，有的人将它的定义放宽，有的人却将它缩小，以“节制”来说，有人认为它只局限在吃喝方面，然而却又有人认为它的内容应该扩展到节制一切乐趣、嗜好、欲望、情绪，生理或心理方面，甚至连贪婪和野心也应该包含在内。我为了一目了然，宁可多用几个名词，使它包含的范围缩小，而不愿用几个名词，包含一大堆意思，造成混淆；当则，我列举了十三项必须而且值得推广的道德项目，每一项的后面都附加几段告诫，使它可以充分表达出我为这些项目所下的定义。

这些道德的名称和它们的告诫如下：

- 一、节制——食不过饱；饮不过量。
- 二、寡言——不说损人害己的话；避免无聊的谈话。
- 三、秩序——东西要整理得井然有序，做事要定时。
- 四、果断——下定决心完成份内的事，不可轻易改变决定。
- 五、节俭——不要浪废人对己无益的一分钟；也就是说，不要浪费任何东西。
- 六、勤劳——爱惜光阴；避免徒劳无益的行为。
- 七、诚恳——不做伤害别人的事，思想纯洁公正，说话要有根据。
- 八、公正——不做出害人的事，不规避自己份内的职责。
- 九、中庸——避免极端；保持宽大为怀的胸襟。
- 十、整洁——注意保持身体、衣着和住处的整洁。

十一、宁静——不因芝麻小事，或者偶发、普通、不可避免的事扰乱胸中的宁静。

十二、贞洁——除非为了维护健康、延续子嗣，应该注意节欲，不要因为纵欲导致精神不振，身体虚弱，伤害到自己或者别人的安宁及名声。

十三、谦逊——以基督、苏格拉底为榜样。

我的目的是要使这些道德都成为自己的习惯，但是我又不想马上全部实施，分散自己的注意力，我采取逐步渐进的方式，先熟悉一种德性，等到自己能将这项德性收放自如时，再继续遵守另一项德行，如此慢慢地把握住这十三项道德；因为先完成一种德行，也许有助于其他德性的完成，我根据这种观点，将它们依序排下来。首先是“节制”。因为节制可以使我有清晰和冷静的头脑，以便随时保持警惕的态度，防止重犯旧习惯，抵御外界的诱惑力，倘若养成节制的习惯，“寡言”实行起来便容易得多了；我希望自己在修养德性时，常识方面也能跟着进步，由于我认为听比说更能获得知识，因此，我希望能打破自己向来说话的习惯，我总喜欢说些无聊的俏皮话、开开别人的玩笑，弄得只有一些无所事事的人才会跟我一起胡言乱语，所以，我决定把寡言排在第二位。接下来是“秩序”，我希望生活有规律，能使自己有更多的时间去学习和实现计划。养成“果断”的习惯后，便能坚定我追求这些道德的决心；节俭和勤劳不但可以使我免于负债，还可为我带来富裕和独立的环境，如此更有助于实行“诚恳”和“公正”等等。我那时候很赞成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死于公元前497年，希腊哲学家及数学家）在“黄金诗”里的忠告，每天做一次自我省察，因此，我想出了以下的方法，做为自省的依据。

我自己做了一本小册子，每项德行各占一项，我用红墨水在每页画出七条直线，每个直行代表一天。然后又在上面用红墨水画出十三条横线，每个横行的前面分别写上一个德行的头一个字母，每天反省时，如果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便在空格里记上一个小黑点。

我决定每周要特别严格实行其中一项德性。在第一星期中，我尽量避免做出违反“节制”的行为，对于其他的德性，仍然保持本性，并不特别注意，只不过在晚上时，据实将自己那天所犯的缺点记下来。假如第一周结束，我能保持“节制”那一行空白没有污点，我便认为自己节制的力量已经增强许多，相反地，一些贪欲的习惯便减轻了，于是，我便将注意力放在第二项，在下一个星期中，尽量保持这两行空白无黑点。按照这种方法实施下去，我可以在十三星期实行一期，一年可分为四期。这种方式便像园丁在花园里除草一样，并没有马上将所有的杂草根除，因为这样太消耗体力，不是一己之力可以胜任，他一定会依着花圃的次序，整理好第一个后，再接着整理第二个，所以我很希望经过几个时期的实行后，能看到省察表上的黑点一个接一个消失无影，如此，我将能从其中获得很大的鼓励，最后经过十三周的每日自我省察后，我将很高兴看到一本干净无暇的册子。

我实施这个计划，主要是为了自我考察，虽然间断了几次，不过还是彻底地实行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自己的缺点竟然比想象中还要多；但是我又很高兴看到它们逐渐减少。我自我考察一期后，便将簿子上的污点擦掉，以便再继续使用，如此重复用了几期后，册子上被我刮出了许多洞，为了避免经常更换册子的麻烦，我将这些表格和箴言全部改写到一本备忘录的象牙色厚纸上，用红墨水画表格，以便能持久，再用一枝铅笔在表格内填写，用完的

时候，用一块湿海绵，便能轻易地将这些笔迹擦掉。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每年只做一次自我考察，以后便改成许多年才做一次，后来，由于我必须经常航海到国外做事，又有许多杂事缠身，终于完全停止这种考察工作，不过，我始终把这本册子带在身旁。

我的子孙们应该知道，他们的祖宗之所以能够幸福地活到 79 岁写成这本书，归因于这些小原则和上帝保佑。他的余生是否会遭到灾难，完全掌握在上帝的手中；如果真的遇到这些事，相信过去快乐的回忆一定可以帮他度过难关。由于节制得宜、使他总是很健康，一直到现在，身体还很硬朗：由于勤劳和节俭使他的生活舒适，又获得不少财富，勤学博览的结果更使他成为一个有用的公民，使他在学者间赢得不少荣誉；他追求这些美德，虽然没有达成自己理想中的完美境地，但是受到这些道德的潜移默化，使他心平气和、谈笑风生，所以大家都喜欢和他在一起，即使是年轻人也不例外。所以，我希望我的后代子孙都能跟随这种榜样，得到丰硕的成果。

【法国】卢梭（1712—1778）

卢梭，法国启蒙思想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生于瑞士日内瓦。发展了社会契约说，著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忏悔录》等。

致戴品莱夫人

夫人，我仔细地阅读了你给你儿子的书信。这些信都写得很好，但却无助于他，请允许我坦率地指出这一点。虽然你教训他的方式温和亲切，但信的语气，总的来讲，似嫌过于严厉了。这也许会毁了你的计划，正如你自己所说，为使这些信能达到目的，就一定不能让孩子觉察这个计划。如果他是20岁的人，这些信的措词不算过于强硬，但仍然显得过于枯燥。

我相信写信给他是个好主意，而且也有助于他性格及心智的形成，但这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他能理解，二是他会对此作出答复。这些信一定只是写给他的，但你转来的两封信对世人都有好处，唯独对他没有。相信我，把这些留待他稍长大些再给他吧。目前，还是给他讲些故事，讲寓言，让他从中吸取道德的力量，尤其是他马上就能身体力行的。当心，不要落入一般化，那就是沿用一般不足取的方法来提出格言，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应从他自己所注意到的事情开始，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随着他自己观念的发展，你要教他如何思考，如何进行比较，你要使书信的语气适应于他思想的进展和精力。如果你对你儿子明讲，你决心培养他的性格与心智，并且在使他高兴时，给他讲解真理和他的责任，那么他就会对你所说的东西加以防范，他总会认为他是在听你口述教训。这样，所有东西，甚至玩具陀螺也会受到怀疑。要使你的一切作为都为实现这一目标，你就一定要把它掩蔽好。

例如你告诉他你作为母亲所应具有的责任，那对他会有什么用呢？为什么老是往他的耳朵里塞进那些“服从”、“责任”、“警惕”、“理智”等字眼呢？所有这些名词都是他们这一年龄的人所害怕听到的。重要的是这些名词所引出的行为，那才是他必须熟悉的。目前还是不要强使他了解这些词的特点，等到你可以让他从他自己的行为中认识这些词的含义时，再让他自己去体会吧。你还要注意使他能通过他自己的行为来欣赏他所受到的好处以及愉快情绪，从而使他明白，服从与履行责任并非像他所想象的那样可怕。

1756年3月左右

【美国】华盛顿（1732～1799）

华盛顿，美利坚联邦共和国的奠基人，第一任总统（1789—1797）。出生于大种植园主家庭。早年在英国殖民军中服务。第一届和第二届大陆会议代表。1775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任十三州起义部队总司令，直至胜利。1787年主持费城会议，制定联邦宪法。1789年当选为总统。

华盛顿富有激情，很重感情。他在给布什罗德·华盛顿的劝告信中，流露出对其侄子的爱护和关心。

致布什罗德·华盛顿

1783年1月15日

亲爱的布什罗德：收到此信时，你可能感到惊异，如果我写此信的目的能够达到，所花的时间就不算白费。对你的节俭，你父亲的评价似乎甚高，希望你当之无愧。他在信中也偶尔谈到给你寄款已使他感到为难。这究竟是由于他收入短少，还是由于你要求增多，我只能猜测。我希望不是后者，因为对于慎思的人来说，节俭及其它考虑应有足够分量，使他提出的要求不会难为他的父亲，也会想到他的父亲还有其他孩子需要抚养。但是，你父亲信中所谈还不足以使我得此结论。当我想到青年的经验不足、城市的罪恶引诱，以及弗吉尼亚的绅士们由于捐税繁多和市场萎缩，而造成的苦恼，上述二者可能都是原因。因此，作为一个朋友、我向你提出以下忠告。

要时刻牢记你去费城的目的。要记住你不仅是去研习法律，而且要在此项职业中出人头地，才可成名有利。学法律是你的志愿，成名是你的雄心，而行为放纵与二者均不相容。你交结的朋友中对你帮助最大的，你需要为他花费的钱将会最少。当然，我不是禁欲主义者，并不认为你必须时时刻刻都与参议员及哲学家为伍，但在年青朋友中你必须慎重选择。交友容易，但是交友以后不论朋友如何烦人没有好处，要摆脱却很难，此类朋友常于不知不觉之中使人行为失检，进退两难，既添苦恼，又增羞辱。

对所有人都要有礼貌，但对少数人表示亲近。而且在未经考验以前，切不可对他们推心置腹。真正的友谊是成熟缓慢的植物，必须经得起逆境的折磨，才能算真正的友谊。

对一切人的痛苦与不幸都要有同情心，并按照自己的收入情况给以帮助。要时刻记住雪中送炭的教导。但不是所有要求施舍的人都值得同情。要弄清情况。否则，值得同情的人就得不到帮助。

不要以为华丽的羽毛既可使飞禽美丽，华丽的衣着就可使人高贵。在有识之士的眼中，平凡而文雅的服装比花边与绣饰更值得称羨。

我要提及的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可赌博。赌博为万恶之源，不仅损害道德，而且危及健康。赌博产生于贪婪，其本身则产生罪恶，结果则带来种种不幸。它使许多有名声的家庭毁灭，使许多人丧失名誉，也造成许多自杀事件。一切参加赌博的人，无不为之神魂颠倒。赢了钱的赌徒，总是想凭借手运，有进无退，不输不止。输了钱的赌徒则只想扭转逆境、不肯罢休，结果是每况愈下，直至孤注一掷，全部输光。总之，在可耻的赌博中、可说是万人受害，无人获利。

你可能会说：“我早已按照上述忠告行事”，或“上述种种都不符合我

的情况”，对此，我将感到由衷的高兴。看到我的近亲立身端正，行止无邪，实为我莫大的快慰。这才是为我所喜欢的惟一正道，也只有如此，国家才会赠以荣誉，授以要职。贤德总是会得到褒奖的。

【美国】托马斯·杰弗逊（1743～1826）

托马斯·杰弗逊，美国启蒙思想家、政治家。生于弗吉尼亚一个种植园主家庭。毕业于威廉一玛利学院，后为律师，1773年组织弗吉尼亚的“通讯委员会”，宣传殖民地独立的思想。1775年，北美独立战争爆发，参加起草《独立宣言》。1789年被任命为美国第一任国务卿。1796年当选为副总统。1801年至1809年曾连任两届美国总统。

这封信是杰弗逊受儿子委托写给其孙儿蒙蒂西洛的，对他今后的人生道路满腔热情地予以告诫。

日常生活十戒

你收到的将是一封已故之人的来信，因为当你还来不及思量其中的告诫时，作者已经安息在墓中了。你那慈爱的出类拔萃的父亲曾请求我给你写一些对你今后的生活产生有益影响的东西，而我作为一个同姓人，对你今后的道路也是深为关切的。为着你的前程，我想说上几句是必要的。要崇拜上帝、敬爱父母。对待邻居要亲如家人，热爱祖国要甚于自己。要正直、忠诚。不要抱怨天意的安排。那样，你已经开始的生活就会充满永恒无比的欢乐。

日常生活十诫：

- 1· 今日能做的事决不要推至明日。
- 2· 自己能做的事决不要麻烦别人。
- 3· 决不要花费还不曾到手的钱。
- 4· 决不要贪图便宜而购买你并不需要的东西，这对你反而昂贵。
- 5· 决不要骄傲。骄傲比饥饿、干渴和寒冷更有害。
- 6· 不要贪食，吃得过少是不会使人懊悔的。
- 7· 不要做勉强的事情，只有心甘情愿才能精益求精、不厌其烦。
- 8·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决不要庸人自扰。
- 9· 凡事要讲究方式方法。
- 10· 当你气恼时，先数到十然后再说话；假如怒火中烧，那就数到一百。

【德国】歌德（1749—1832）

歌德，德国诗人、剧作家和思想家。生于法兰克福一个富有市民家庭。成名作是小说《少年维特之烦恼》，是18世纪70年代德国狂飚突进运动的代表作。他的作品表现了对封建社会的不满和反抗，主要有《浮士德》、《表格蒙特》、《塔索》、《亲和力》等。歌德一生除了创作大量文艺作品外，还用了许多时间和精力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父亲的期望

世上所有做父亲的都抱有一种诚挚的愿望，就是想目睹本身所不能成就的事业为自己的儿子所完成，似乎他们想以此获得再生，并且好好应用前一辈子的经验。父亲既觉得本身有知识，自信具有真正的毅力，又不信任当时的教师，故确定亲自教他的孩子，只有必须的个别课程才请真正的教师来教。一种充当教师的业余爱好，父亲这时已完全表现出来。公立学校教师的炫学的习惯和抑郁的神态，大概是促使他这样做的首要原因。他想找到更好的教法，而忘记了不由职业教师教授的功课是有很多缺点的。

我的父亲的生涯到这时还是相当惬意的，他认为我也应当走同一的道路，只是要更舒适更远大一点。他因为自己缺乏天才，一切都从极度的勤勉、坚忍和反复练习得来，所以特别重视我的天资。无论在早年晚年，无论是以郑重其词或诙谐出之，他常常向我断言，假如他有我那样的天才，他会另外一番看待它，不像我那样轻率滥用它的。

凭仗敏捷的领悟、钻研和牢记，我不久就通晓父亲和其他教师所授的功课，绰绰有余，而对于任何科目仍没有打下基础。我不喜欢文法，因为我只把它看作任意的法则；文法的规则在我的心目中是滑稽可笑的东西，因为它们给那么些的例外取消了，而这些例外我又必须特别学习。假如初学的拉丁文不是韵文，我也不高兴它；不过它既是铿锵可诵的，我便喜欢把它唱出来。我们也有本地理书是用这种便于记忆的诗歌体裁写成的，它的最乏味的脚韵却最能铭刻于我们的脑海而牢记不忘。

语文的形式和成语，我容易明白，事物的概念所指为何，我也很快就了然。纵然我在文法上时有错误而落人后，但在修同学、作文和这一类的习作上我都超过别人。特别使我父亲高兴而以奖金——对于孩子算是不少的奖金——赏我的，正是这些文章。

我的父亲教妹妹念意大利文所在的屋子，也就是我学背舍拉里阿斯教授所编的拉丁语教科书的地方。当我一会儿就把功课做好而仍要枯坐着的时候，我便抛开书本而偷听她念，我把学意大利语当作背拉丁语的有趣的调剂，很快就掌握了它。

在记忆和推测能力方面，我也有早熟的特征，这是我与那些因此而号称神童的儿童共通之点。因此，父亲迫不及待地期望我快进大学。不久他就宣布我应该进他特加称赏的来比锡大学，同样研究法律，然后再进另一所大学考博士。第二所大学是哪一所，他就不管，任我自己选择，只对于格廷根大学有不少反感，其原因我不知道，这使我感到遗憾。因为我恰恰对于这个大学抱有很大的信任和希望。

他告诉我说，我应该到韦茨拉尔和雷根斯堡、以及到维也纳去，然后从那儿到意大利。不过，他又屡次主张一个人应该先看看巴黎，因为一从意大

利出来，便是“曾经沧海”，再没有什么可以赏心怡情的了。

关于我未来的青年旅游的这种神话，我很喜欢听父亲向我复述，特别是因为结尾总讲到意大利，最后继之以那不勒斯的描摹。他讲起来，他平时的严肃和干燥无味的生活作风似乎都为之解消，而平添了活气，因此在我们孩子的心中便产生一种热烈的企求，要在这个人间乐园中也占一席之地。

【法国】拿破仑（1769～1821）

拿破仑，法国政治家和军事家。法兰西第一帝国皇帝（即拿破仑一世）。1799年发动雾月政变组成政府，自任第一执政。1804年称帝，建立独裁政权，对外不断用兵扩张领土。1812年在侵俄战争中被击败，其势渐衰。1814年欧洲反法联军攻陷巴黎，被放逐于厄尔巴岛，次年重回巴黎，建立百日王朝。滑铁卢战役失败后被俘，流放于圣赫勒拿岛。

本文是拿破仑被囚禁于圣赫勒拿岛期间，于1821年4月17日命蒙托隆笔录他口授给儿子的遗训。

给儿子的遗训

我的儿子不应因我之死而想复仇；他应从我的死得到益处。要让我所做的一切永远不离开他的心头；让他像我一样永远做一个彻底的法兰西人。他的一切努力，应以谋求和平统治为目的；他〔切不可〕由于单纯爱模仿而没有任何绝对必要地重新开始我的那些战争。……重复我的工作将意味着我一无成就。相反，完成我的工作则将显示基础的巩固，并明白我仅仅勾划出了轮廓的一座大厦的整个计划，在一个世纪内不要重演同样的事情：当时找不得不用武力来制服欧洲，今天得用使它信服的方法。我拯救了濒于夭折的革命；我把它从废墟上扶了起来，并把它光辉灿烂地展示给世界。在法国、在欧洲，我注入了新思想；这些思想是不会消失的。让我的儿子使我播种的一切开出花来，让他发展在法国土地中〔潜在的〕一切繁荣昌盛的因素，这样，他还是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君主的。

我去世以后，波旁王室的人将不会保持他们的地位；有利于我的反应将在各处甚至在英国发生；这对我的儿子将是一笔很好的遗产。英国人可能为了使人忘记他们所施加的种种迫害，将支持我的儿子回到法国；但为了享有和英国的良好的谅解，有必要以一切代价去促进它的商业利益，这种必要性会导致两种结果中的一种：和英国作战，或和它分享世界商业利益。第二种结果在目前是唯一可能的。

我传给我的儿子足够的力量和同情心，可以使他用……和解性的外交……来继续我的工作。……但要让我的儿子切莫凭借外国势力来登上尊位；他的目的不应该是满足一种即位的欲望，而应该是博得后代的赞扬。……如果他仍然流亡在国外，让他和他的表妹妹之一结婚。如果法国召他回国，让他和俄国的一位公主联姻……

法兰西民族在〔得到正确对待〕的时候，比任何其他民族都容易接受统治。它的理解能力的敏捷和便易是举世无双的；它立刻能辨别谁在为它出力，谁在反对它。但是心须始终投合它的心意，否则它的不安宁的精神就会引起恼怒、骚动以致于爆炸。

我的儿子将在一段时间的国内动乱之后回国……要让他藐视一切党派而只着眼于人民群众；除了那些叛国分子以外，他对任何人应该不咎既往，并且应该对他在不论什么地方发现的有才能的、有功绩的和尽职的人予以奖励。

法国是党派的〔领袖〕势力最小的国家；要依靠他们就是要在沙土上从事建筑。在法国，只有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才能干得出大事来，而且，一个政府应当总是在真正找得到支持的地方去寻找支持。有些道德法则同自然法

则一样，是坚强而专横的。波旁王室的人只能依靠贵族和教士的支持，不管他们被迫采取什么样的宪法。……和他们相反，我依靠人民群众……我给一个支持一切人的利益的政府树立了榜样。我并不是借助于、或者完全为了贵族、教士、公民或商人而执政的，我是为了整个社会，为了法兰西民族整个大家庭而执政的。割裂民族利益，就要损害这些利益，并引起内战。一种天生不可割裂的东西是不能被割裂的；它只能被毁伤而已。我对那部我为之草拟主要原则的宪法并不重视。今天是好的，明天就可能是坏的了；并且，不得到全国的正式同意，在这一点上就什么东西都不应当被确定下来；但它的基本原则应当是普选。

我的贵族不会支持我的儿子；我〔需要〕不止一个世代来成功地使他们举起我的旗帜，并通过世代相传来保存我的道义上的胜利的神圣宝藏。从1815年起，所有的达官贵人都公开地拥护反对派了。我从前就不以为我能依靠我的元帅们或我的贵族们、甚至我的校级军官们，但人民群众和军队，上至尉级军官都站在我一边。我在感到这种信任之情时，并没有受到错觉的欺骗；他们受惠于我之处很多，我是他们的真正的代表。我的独裁是必不可少的，关于这一点的证据是，他们提出给我的权力比我所期望的还多。……对我的儿子来说，情况可就不同了：他的权力会引起异议。他必须预料到人们对自由的各种要求。此外，在平时借助议会的力量要比单独地治理国家容易得多。议会替你负起一大部分的责任，而且没有什么比多数人总是站在你这一边更加容易的事情了。……在法国，政府的势力是巨大的；如果这个政府有办法，它就不需要用贿赂去寻求各方面的支持。一个君主的目的不仅在于统治，而且还在于传播教化、道德和康乐。……

在我的青年时代，我也曾抱有一些幻想；但我不久就清醒过来”。那些单靠出色的口才支配种种集会的大演说家们，一般都是最平庸的政治人才：不应当用他们自己的那种办法去反对他们，因为他们总会比你振振有词。要以严肃的合乎逻辑的论证去对抗他们的雄辩；他们所依靠的是笼统、含糊，要把他们拉回到事情的实际上来，实际的论据会摧毁他们。在会议上没有比我富于口才的人：我总是用这样一个简单的理由去驳倒他们——二加二等于四。法国有非常聪明的实干人才，唯一需要的是发现他们，给他们以恰当的工作：这样一个人在耕田种地，而他应当去参与政事；那样一个人在做大臣，而他应当去耕田种地。……从农业法到土耳其皇帝的专制政治，各种制度在法国都有它的辩护士，让我的儿子听听所有这一切，让他按真实价值对待一切事物，并把全国所有的真正人才放在他的身边。法兰西人民曾受两种强烈的激情的支配，这两种激情看来像是对立的，然而却出自同一的感情——那就是对于平等的爱而对于差别的爱。一个政府只有依靠最严格的公正，才能满足这两种欲望。这个政府的法律和行动必须对人一律平等，荣誉和奖励必须给予众望所归与受之无愧的人。

我的儿子将不得不准许出版自由，这在今天是必然的了。为了治理好国政，不必去研究一种比较完善的理论，但要利用现有材料来进行建树，要服从必然，并从中得到效益。出版自由应在政府手中成为一个有力的助手，把良好的学说和有益的原则传播到帝国最远的角落。但是，听其自然就是〔发疯了〕。我原来要在普遍和约缔结以后设立一个出版管理局，由国内最有才能的人组成，这样，我就可以把我的思想和意图传播到穷乡僻壤。在现今的日子里，一个人想要像在三百年前那样，对社会变化做一个不声不响的旁观

者是不可能的；现在，一个人必须冒生命危险去指挥一切或者阻挠一切。

我的儿子应当成为一个具有新思想的人，一个〔忠诚于〕我在各处所赢得胜利的那个事业的人。他应该建立各种制度去消灭封建法度的遗迹，确保人的尊严，并〔培育〕那些儿百年来一直处于冬眠状态中的繁荣昌盛的〔种子〕。他应该在现今尚未开化的野蛮的国家里宣扬基督教和文明的好处。这应该是我儿子的一切思想的目的；这就是我由于对寡头统治者们的仇恨而为之殉身的事业……我的敌人是人类的敌人；他们想束缚各族人民，把他们视为羊群；他们企图压迫法国，使江河流回到它的源头那里去。不过，他们得留神些，别让它冲破了堤防！在我儿子这里，一切对立的利益可以安然存在；新思想可以传播到四方，并逐渐增加力量，不受任何猛烈的冲击或牺牲任何受难者；人类将免于遭到可怕的灾祸。但是，如果国王们的盲目的仇恨，在我死后还要追踪加害于我的血亲，那么我的仇恨终将得到报复，而且将是残酷的报复。文明将蒙受全面的损失，而〔当欧洲各国人民摆脱他们的枷锁的时候〕，大陆遍地将血流成河。……我儿子的登位是为了各个国王的利益，而且〔也是〕为了各个国家的利益。在我们为之进行了斗争和我经历了一切艰难险阻、胜利地加以贯彻的那些思想和原则之外，法国和整个欧洲的唯一道路只能是走向奴隶制度和混乱状态。现在，欧洲正朝着必然的变化迈步前进，企图推迟这个进程是白费气力的徒然挣扎，而促进这个进程就是增强一切人的希望和心愿的力量。

有些民族的愿望，迟早必须使其满足，因而正是应当朝着这一目标继续前进。我儿子的处境将不免有许多极大的困难，但是让他在大家的同意下做那种我固迫于环境而用武力使之实现的事情吧。……

为了使我的儿子知道他的施政是否妥善，他的法令是否适合国家的情况，要把法庭判决定罪案子数字的年度报告呈送给他。如果犯罪和违法事件的数字增加，就证明穷困在增加，社会治理不善；另一方面，数字减少，就是相反情况的证明。

宗教思想所具有的影响，比某些胸襟褊狭的哲学家所愿意相信的要大得多，它们能给人类以极大的好处。如果和教皇的关系搞得好，就可能使一亿人的良知就范。庇护七世总会对我的儿子有好感的：他是一位宽容而开明的长者。灾难重重的局势曾使我和他的政府陷入了对抗的地位，我对此深感遗憾……

假如你获准回到法国，你还可以找到许多一直忠实地记住我的人。他们可以为我的最好的纪念碑，即把我治理帝国时在国务会议上所发表的许多意见作一个汇编；搜集我给我的大臣们的所有指示；把我所做的工作以及我在法国和意大利所建树的业绩列一张表。马雷、达律、莫利昂、梅兰和康巴塞雷斯都可以为这部著作出力。这部著作将……补充我曾嘱咐比尼翁写的关于我的外交政策的书……在我对国务会议的那些讲话中，对于只是当时有用的措施和永远可以应用的措施，必须加以区别。

让我的儿子经常阅读历史，并对历史进行思考；这是唯一的真正的哲学。让他读读历史上最伟大的将领的战争，并加以深思；这是正确学习战争科学的唯一方法。

但是，如果他在心灵深处没有那么一股神圣的火焰，没有那种唯一能实现伟大事业的对于善的热爱，那么你对他所说的一切或他自己所学习的一切，都将对他没有多大的用处。

我希望他能无愧于他的命运。

【美国】林肯（1809—1865）

林肯，美国第十六任总统（1861—1865）。生于肯塔基州一个农民家庭。青年时当过雇工、店员、邮务员、律师。先后任州众议员、国会众议员。1861年第一次就任总统。主张维护联邦统一，废除奴隶制度。在内战爆发后，发表了著名的《解放黑奴宣言》。1865年初第二次就任总统。同年4月15日遇刺身亡。

这是林肯写给他继母儿子约翰斯顿的信。约翰斯顿不愿种庄稼，想把土地卖掉。林肯得知后，就给他写了这封劝诫信。

给约翰斯顿的信

（1851年11月4日）

亲爱的兄长：我前天来到查尔斯顿时，得知你急于把你居住的土地卖掉，搬到密苏里去。后来我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件事，不得不认为这种念头愚蠢之极。你在密苏里怎么能生活得比这里好？难道土地比这里肥沃吗？难道你在那里就和在这里两样，不用劳动就能种植玉米、小麦和燕麦吗？难道那里的人就和这里的两样，会替你干活吗？如果你想要干活，那么没有一个地方比你现在所在的地方更好了；如果你不想干活，那么你在任何地方都呆不下去。到处乱转乱跑是决没有好处的。今年你没有种过庄稼，你心里真正想的是把土地卖掉，弄到钱，然后把钱花掉。要是卖掉了土地，那么我敢保证，你将来连一块葬身之地也没有。卖地所得，在搬往密苏里去的路上会用掉一半，还有一半在吃、喝、穿上用光，一寸土地也不会买到。我觉得有责任不插手这样一件蠢事。我觉得为了你自己的利益，尤其是为了母亲的利益，都需要我这样做。东面的40英亩土地我想在母亲在世时为她保留着，如果你不去种它，单靠租金也足够养活她了——至少出租总可以有些收入。她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另外两个40亩土地，可以给你，这不用谢我。你不要误解这封信；我写它并没有恶意。我写这封信是要尽可能使你认清一个事实：你穷是因为你把全部光阴都虚度了。你对日子过得不好的种种借口都是胡说；它们骗不了任何人，只能骗你自己。你的病只有劳动才能医治。

这里给母亲带个话。查普曼告诉我，他要你去和他住在起。我如果是你，就会一试。你如果不耐烦了（我想你不会不耐烦的），还可以回来。查普曼待你很好，我深信他会使你的日子过得十分愉快。

【英国】达尔文（1809～1882）

达尔文，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医学专业和剑桥大学神学专业。1831年，以自然科学家身份随“贝格尔”号海军勘探船作环球考察。五年考察回国后，经过专门研究，创立了生物进化的理论。

达尔文有十个孩子（其中三个夭亡），他非常热爱儿女，对每个孩子从婴儿期到成年期，几乎都有详尽的观察和生动具体的文字记录。这就是当爱女安妮夭亡后，达尔文所写下的令人潸然泪下的悼念文字。

悼爱女安妮

（1851年4月30日）

我们可怜的孩子安妮 1841年3月2日生于高尔街，1851年4月23日中午死于莫尔文。

我写这几页的目的在于：如果我们不死，我想在以后的年月中，这里记下来的印象将会使我们更清晰地回忆起她的主要性格。不论从哪一个角度去回想她，立即呈现在我眼前的是，她的性情的主要特点就是她那精神活泼的欢悦；这一特点还混合着两种其他特性，即她的敏感——一个陌生人大概容易忽视这点，还有她那强烈的感情。她的欢悦和元气从她整个面孔上散发出来，并且使她的每一举止都成了有弹性的、充满生气和力量的动作。看着她就令人感到愉快和高兴。现在，她那可爱的面容又出现在我的眼前了，就像她有则从楼上跑下来那样，常常手里拿着一撮为我偷来的鼻烟，这时她的整个神采散发着愉快，这种愉快来自给予了别人愉快。即使在同她的表姐弟们玩耍的时候，如果她的欢悦差不多要达到喧闹的程度，只要我瞥她一眼——并非表示不悦（感谢上帝，我从没有这样看过她），只是表示不同情——就会使她在一段时间内改变她的整个神情。

她的性格中的另一点是她那强烈的感情，这使她的欢悦和精神都变得非常悦人；这一特点是最带依恋性和抚爱性的。当她还是一个很小的婴孩时，这个特点就曾表现在一件事上：当她母亲同她睡觉的时候，不摸着她母亲总会使她感到不安；最近当她有病的时候，她不住地抚摸着她母亲的一只手臂。如果她病得很厉害，她母亲躺在她旁边就会使她平静下来；而且她对这件事的反应似乎完全不同于我们的任何一个别的孩子。再者，差不多在任何时候她都要花半个小时来整理我的头发，她说这样做是要“把它们弄得好看”，否则她就要弄平我的领子或袖口，我那可怜而可爱的宝贝——总之她是爱我的。

除了这样混合而成的令人欢悦以外，她的态度是非常诚恳的、坦白的、公开的、率直的、自然的，没有任何程度的保留。她全部的思想是纯洁的、透明的。人们感到能够透彻地理解她，能够信任她。我常这样想：不论怎样，在老年的时候我们大概至少可以有一个永不改变的可爱的人了。她的一切动作都是有力的、活泼的、而且常是优雅的。当她同我围绕着“沙径”散步的时候，虽然我走得快，但她常走在我的前面，她站在足尖上以最优美的姿势旋舞着，她那可爱的脸上无时不挂着最甜蜜的笑容。她偶尔对我表示一种可爱的卖弄姿态，想起这些都是有趣的。她时常用夸大的言辞；当我把她所说

的再加以夸大来戏弄她的时候，她会微微地抬起头——现在我可以很清楚地看见——并且喊出这样的话：“啊！爸爸你真不怕羞！”在她最后一次患病的那个短短的时期中，她的行为实在是善良得像一个天使。她没有抱怨过一次；没有发过怒；总是体恤别人，并且以最温柔、最可怜的态度感谢为她做的每一件事。后来她疲倦到几乎不能说话的程度，但她仍然赞美了给她的每样东西：她曾说给她喝的一杯茶“是太好了”。当我给她一些水的时候，她说：“我十分感谢你”。我相信这是她那可爱的嘴唇对我说的最后珍贵的话了。

我们已失去了家中的愉快泉源和我们年老时的安慰。她一定知道我们是如何热爱她的。啊，希望她现在能够知道：我们仍在深深地、亲切地热爱着她那可爱的愉快面容，而且将来永远都是这样！愿上帝赐福于她！

【德国】马克思（1818-1883）

马克思，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1844年和恩格斯相识后并肩战斗。1848年初共同起草《共产党宣言》，并领导共产主义者同盟。著有《资本论》等不朽著作。

1866年，马克思与年轻的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拉法格相识，并把他介绍给自己的次女劳拉。但在恋爱中，拉法格表现出“过分亲密”，以“过早的亲昵”来代替深思熟虑的爱，马克思认为很不合适，便给他写了这封信。拉法格听从了规劝，经过长时期考验，他与劳拉终于在1868年结为伉俪。

致拉法格

亲爱的拉法格：

请允许我向您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1.)如果您想继续维持您同我女儿的关系，您就应当放弃您的那一套“求爱”方式。您清楚地知道，并没有肯定结婚，一切都还没有确定。即使她同您正式订了婚，您也不应当忘记，这是费时间的事。过分亲密很不合适，因为一对恋人在长时期内将住在同一个城市里，这必然会有许多严峻的考验和苦恼。我惊讶地看到您的举止在只有一个星期的地质年代里，一天一天地起变化。在我看来，真正的爱情是表现在恋人对他的偶像采取含蓄、谦恭甚至羞涩的态度，而绝不是表现在随意流露热情和过早的亲昵。如果您借口说您有克里奥洛人的气质，那末我就有义务以我健全的理性置身于您的气质和我的女儿之间。如果说，您在同她接近时不能以适合于伦敦的习惯的方式表示爱情，那末您就必须保持一段距离来谈爱情。明白人，只要半句话就会懂的。

2.)在最后肯定您同劳拉的关系以前，我必须完全弄清楚您的经济状况。我的女儿以为我了解您的情况。她错了。我所以没有提这个问题，是因为我认为在这方面应该由您采取主动。您知道，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我对此一点不感到懊悔。相反地，要是我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仍然会这样做，只是我不再结婚了。既然我力所能及，我就要保护我的女儿不触上毁灭她母亲一生的暗礁。要不是我直接干预（这是我的弱点！），要不是我对您的友谊影响了我女儿的行动，事情绝不会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所以我个人就负有全部的责任。至于谈到您目前的状况，我偶然听到的、但也是不愿意听到的那些消息，是很难令人放心的。但我们暂且把这一点放下不谈。关于您的总的情况，我知道，您还是一个大学生；您在法国的前程由于列日事件而断送了一半；您要适应英国的环境暂时还没有必要的条件——语言知识；您的成功的希望至少也是很靠不住的。我的观察使我相信，按本性说您不是一个勤劳的人，尽管您也有一时的狂热的积极性和有善良的愿望。在这些条件下，您为了同我女儿开始生活就需要从旁处得到帮助。至于您的家庭，我一点也不了解。即使它有一定的财产，这还不能证明它准备给您一些资助。我甚至还不知道它对您所筹划的婚姻有什么看法。再说一遍，我很需要听到对这几点的明确的说明。此外，您这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不能期望我像唯心主义者那样对待我女儿的未来。您作为一个如此讲求实际以致主张取消诗的人，一定不愿意沉湎于诗中来损害我的女儿。3.)为了防止对这封情的任何曲解，我向您声明：您要是想今天就结婚，这是办不到的。我的女儿会拒绝您的。我个人也会反对。您应该在考虑结婚以前成为一个成熟的人，而且无论对您或对她来说都需要长期考验。

4.) 我希望这封信是我们两人之间的秘密。等待您的回信。

您的卡尔·马克思

1866年8月13日于伦敦

【俄国】列夫·托尔斯泰（1828～1910）

列夫·托尔斯泰，俄国著名作家。生于莫斯科附近的一个贵族家庭。从喀山大学体学后从军，参加过克里木战争。退役后曾到法国、瑞士、意大利、德国游历，并试图解放自己领地的农奴，但得不到农奴的信任。1905年革命失败后曾抗议沙皇政府滥用死刑。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中篇小说《哥萨克》，剧本《黑暗的势力》等。

子女眼中的父亲

我喜欢母亲，同样地，我也喜欢父亲。现在略微介绍一下我们子女心目中的父亲。

父亲每天忙着经管自己的土地，可是他并没有忘记慈祥地照顾我们。

我的双亲于1822年7月9日结婚，当时是在莫斯科郊外卡雅诺坡村的教堂中举行婚礼的。

如前所述，他们并非由恋爱而结合，但是两人婚后的生活很幸福，共生四男一女。父亲辞去了军人遗族救济所的工作，在雅斯拿雅·波里雅拿担任改善财政的工作。

父亲开始过着与那喜欢玩乐的祖父完全不同的勤俭生活。

1824年，外祖父所建的雅斯拿雅·波甲雅拿两层楼木的造大公馆落成。

五年后，父亲把这所母亲名义下的莫斯科住宅卖掉，买回了因替祖父还债而卖去的尼克莱·比雅先斯基的广大土地。

总之，将衰颓的托尔斯泰家族恢复到原来的盛况，是父亲当时最大的愿望。

我在《幼年时代》一书中以“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为题的一章的开头，这样写着：“他有魁梧、健美的身躯，但奇怪的是走路的步伐却很小；他有耸肩的怪癖，小眼睛经常合着微笑，并且有大大鹰钩鼻，不太整齐但还算端正的嘴唇，常常紧闭着，咬字发音却不太清楚，经常带着咻咻的余音；他还有着微秃的头顶，这就是我记忆中的父亲。”

由于他说话不带刺，所以被大家所喜爱。事实上，不管是年老的、年轻的，或是名人、学者的确都很喜欢他，尤其是那些想被别人喜欢的人，更是喜欢他。

他懂得人的心理，知道如何与人交往。

父亲是个退役军人，和所有的退役军人一样，漂亮的服饰并不适合他，当他穿上流行的扎眼或燕尾服时，好像是脸部化了妆似的不自在。所以，他经常喜欢穿一些剪裁合身而又舒适的便服。

我的母亲很擅长于弹钢琴，父亲也很喜爱音乐。当然，他对于像贝多芬的奏鸣曲等深奥难懂，令人听起来昏昏欲睡的作品，并不太喜欢；他喜欢选择自己能伴奏的小品，或哼一哼朋友所作的浪漫歌曲，或是吉普赛之歌和各种歌剧。

我从来没有听父亲谈过有关反宗教的议论，他似乎是个很有宗教信仰的人。

父亲结婚后，虽然忙着管理广大的私有土地，但仍然是个喜爱读书的人，家里二楼的书房里，经常摆满了法国古典文学、俄国文学、历史以及科技等

方面的书籍。

有些有钱人家却不喜欢读书，但为了要炫耀自己的教养，往往买些书来摆在书橱内做为装饰品，可是我父亲却认为在上次所买的书未读完以前，绝不愿再买新书，这种信守虽然有点靠不住，但是父亲却努力去遵循。

父亲最喜欢传记及诗。

我们常要求父亲讲故事或念诗给我们听，父亲尤其喜欢俄国民族诗人普希金的诗。

父亲首先朗诵普希金的诗，然后让我们也跟着朗读。

父亲又教我们兄妹画画，我们都很喜欢他的指导。当然，父亲并不是一位画家，但是他所画的东西，在我们眼中却是比其他任何画家都高明。

通常，父亲都为我们画一些传说中有名的“火鸟”。除了火鸟之外，他还画一些我们从来没有看过的在海上吐着烟而航行的汽船，以及莫斯科的都市生活写实，有时也画穴居于河边的海狸。父亲就是如此一位有耐力、有教养，同时对孩子很温和的人。

1837年夏大，命运之神夺走了这群无母的幼儿所仰赖的父亲，那时我才9岁。

父亲因为有许多要事必须到特拉市去，他本想顺道拜访朋友特美亚雪夫，但途中却昏倒在地上。

他就这样气绝了，据说是中风，但大家都怀疑是被他的秘书所毒杀，因为父亲身上的钱小见了，也不知是谁偷的。后来曾有一个身分不明的女丐，拿着父亲的名片到莫斯科公馆通知父亲的死讯。反正，这件事使我们充满了疑窦。

我们一直住在雅斯拿雅·波里雅拿，后来为了哥哥尼克莱与西尔涅读书的方便，就搬到莫斯科的姑母家。当然，雅斯拿雅·波里雅拿的房产并没有卖掉，这个地方被保留着。

父亲的遗体葬在雅斯拿雅·波里雅拿，当时因为我年纪还小，所以没有参加葬礼，因此我总是无法相信父亲已经死了。

父亲去世后，每当我走在莫斯科街上，总觉得父亲正从街道的某一个角落对我微笑着走过来，当这种情形出现时，我总是暗暗地对自己说——

“不，父亲已经死了！”

“不，父亲没有死，他还活着。”

【日本】福泽谕吉（1834～1901）

福泽谕吉，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生于中津藩一个下级武士家庭。早年习西学，后在江户创办庆应义塾，培养科学人才，1873年组织了启蒙团体“明六社”，出版《明六杂志》，积极从事启蒙活动。曾三次游历欧美，著书介绍资本主义文明，号召日本人民学习“实学”、学习科学，兴办实业，发展资本主义。有“日本伏尔泰”之称。一生著述约有六十种，代表作有《劝学篇》、《文明论概略》、《丁丑公论》、《福翁百话》等。

我的家风

不妨碍孩子的活动在养育方法上，对饮食方面比对穿衣方面要注意得多一些。即便叫孩子们只能穿些粗衣，也要在食物方面叫他们吃一些有营养的，所以九个孩子从小就没有营养不良的现象。而在教养方面，则培养孩子们温和、活泼，在一般问题上就放任孩子们自由处理。比如把洗澡水烧得热热的硬叫孩子去洗这种事是不做的。而我的办法是在有烧水设备的澡盆旁边放一个大水桶，叫孩子们自己随意掺兑，爱用温水或用热水洗都可以，完全听其自便。但是在饮食方面则不许孩子们随便乱吃，而且为了使孩子身心活泼，有意识地把屋内的装饰品放在孩子们碰不着的地方，即使孩子们把窗纸弄破或把家具损坏也装看不见。对于孩子们平常一般的淘气行为也不加以大声斥责。如果过分顽皮，至多只叫他们看看父母生气的脸色，不论在任何情况下，也没有下手打过他们，又如父母对待儿子、媳妇，或是兄、姐对待弟、妹，都不是单呼名字而要加上敬称。家中没有严父慈母之别，若说严，父母都严；若说慈，父母都慈。全家相处有如朋友一样，就是现在，像我那小孙子也在这样说：“妈妈有时还叫人害怕，可是我最不怕的就是爷爷。”按照世间常情来说，看起来好像我有些姑息，但是我这孙子并不特别任性。全家老少虽然也在一起耍笑，但是孩子们对长辈认真嘱咐的话都能遵从而没有违背的，因此我认为管教孩子不必太严厉是有益的。

家无秘密事再者，在我家中没有不可公开的事，这就是我的家风。夫妇或父母与子女之间没有秘密的事，不论任何事情没有不能公开讲的。孩子渐渐长大，绝对没有某事只对那个孩子讲而不叫这个孩子知道的情况。如果父母责备孩子礼貌不周，那么孩子也会笑话父母教育失策，因此若以旧眼光来看我的家风，也许认为我家没有一点尊卑之礼。

子女之间没有轻重之别我有九个孩子，在这些孩子当中的确没有一点轻重爱憎之别，当然在这四男五女之间也没有男女不同的待遇。社会上一般人认为如果生男那是非常可喜的；若是生女，认为没病没灾的就算万幸，因此自然就有所轻重了。而在我家并没有这种蠢事，生女孩子有甚么不好？我这九个孩子即便都是姑娘我也毫不感觉遗憾。唯在今天，我只认为生了四男五女是分配得非常恰当的。不分男女，不论大小，我都是从内心里爱他们，对待他们毫无半点差别。道家们不是往往爱唱高调吗？说甚么最重要的是应该对待世人一视同仁，焉有对自己亲生的子女而不能一视同仁的卑鄙行为呢？我只是认为长子与其他孩子虽说同等，但我如死去，长子就要接续香烟，他继承我自然就成为一家之主，因此在分配财产上对之则比别的孩子要丰厚一些。如遇到只有一件物品时，没办法给任何一个孩子，那就只好与大家商量，最好叫他们的大哥——一太郎拿去。除了这种情况以外，对其他孩子没

有任何差别待遇。比如有这样一件事情：明治十四五年（1881、1882年）左右，日子已忘记，我曾经到一个住在日本桥的朋友家去访问。进去一看，客厅里零零乱乱地摆满了许多贴金屏风、泥金画和花瓶之类的东西，我问这些是做什么用的，主人说是向美国出口的。于是我突然动了一个念头，便对主人说：“我看了一下这些物件，一件想要的也没有，都是些没用的东西，但若谈到需要，那是每一件都需要。总之，你把这些物件运到美国去能卖多少钱我不得而知，但是，你如果卖的话，那就由我买下如何？我虽然买下，可并不是为了赚钱再卖出去，而是摆在家里。”该主人并不是一般奸滑的买卖人，他说：“原来如此。好吧！这些东西是由名古屋找来的。这些罕有的物件如果运到美国去也就等于丧失掉了，若放在你家里一定不会失掉，那就卖给你吧！”于是我说：“那么我就全部留下吧！”大约用了二千二三百元，究竟有几百件东西，我也没仔细地数就全买了下来。后来我看到这些物件并不是甚么好玩的东西，质量好环也不知底，确实的数目也记不清了，这些东西竟变成了累赘。这是五六年前的事了，我把这些东西分给九个孩子，并叫他们来取。孩子们很高兴地来到我这里，把那些围屏、画、瓶等分成九份，用抽签的办法各取一份，每个人立刻就领走了。有家的便带回他们自己的家里去，有的还存放在我的储藏室里。这就是我的财产分配法，不论如何，对待子女毫无半点厚薄之分。因此，我觉得子女当中即使有人有所不满也是不应该的。

不赞成洋式的留遗书的作法最近我也给子女们写了遗书。关于遗书的问题，在西洋各国常可听到这样的情况，即主人死后，子女们打开遗书一看闹得大吃一惊。可是我对这种做法颇不赞成。有些事情偏要在死后叫孩子们看遗书去解决，而在生前却不能对孩子们明讲，这真令人可笑。毕竟是西洋人由于墨守陋习才会干出这等傻事。我决不仿效他们，我把遗书先叫妻和孩子们看，并且告诉他们这遗书就放在柜橱的抽屉里，叫大家都好好看看。如果我的意见有所变更，再另写好叫他们看。并且笑着嘱咐他们：“你们要好好地看着我的遗书！我死之后，你们可不许争争吵吵地干那卑鄙的蠢事！”

体育第一谈到对孩子的教育方法，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注意身体，我不同意从幼小时候就强令孩子们读书，我的主张是所谓“先成兽身，后养人心”。所以孩子到三五岁上连一个字母也不教给他们，到七八岁上，或叫他们习字，或不叫他们习字，但这时仍不叫他们读书，如果乱闹的话就叫他们闹去，唯独在衣食方面对他们特别注意。尽管他们是小孩子，如有卑鄙的行为或学说下流话时，那也要对他们斥责一顿。除此之外，一切不管，任他们自便。这与驯养小猫小狗一样，也就是所谓的“先成兽身”之法。幸好孩子们像猫狗一样地成长起来，无病无灾，平平安安。到了八九岁或十岁的时候，才使他们走进教育之门，每天认真地规定时间令其学习。

而且在这个时候，对于身体上的锻炼也决不忽视。世间做父母的往往爱督促孩子“用功！用功！”很多人一看到孩子在安静地读书时就加以夸奖，而我的孩子用功读书时，我不但没夸奖过他们，反而制止他们。我的孩子就是这样教育起来的，现在我正照管着小孙子，教养方法仍是如此。如果他们做了一次与年纪不相称的旅行，或是柔道体操做得好时，我甚至夸奖一番加以鼓励。但若好好读书时，我却向来没夸奖过。这是二十年前的事情，我送长子一太郎和次子舍欢郎两人入帝国大学预科学习。两人的胃总是不好，后来把他们叫回家来进行种种医治。渐愈，又送去上学，又犯病，结果三次复

学，三次失败。当时是臼中不二磨任文部的长官，我经常和他谈及此事：“我把孩子送到预科去学习已有实际体验，如果文部的学校的教学法继续这样下去不加改变的话，一定会把学生都害死。

若害不死，也会给教疯了，再不然，学生必将变成身心衰弱半死不活的残废。正好预科的修业年限是三、四年，我想在这期间大学的教育方法会有所改变，所以就借此机会而把孩子送进预科。希望赶快改正吧！要是这样继续下去，东京大学可以命名为少年健康屠宰场，请你们还是早点改一改教学法吧！”我和田中因是近交，所以说话不必客气。无奈问题并没解决，孩子们照旧如是，去三个月学校，又必须叫回家来医疗三个月，无论如何也没能够坚持预科的学习，最后我也就断了这个念头。后来叫他们入了我办的学塾（即庆应义塾），在普通学科毕业后便送到美国去上大学了。我并不是说日本的大学教学科目不好，但我认为教育方法过于严格，因此怕孩子负过重才叫他们退出文部的大学。我的看法至今仍无改变，我认为无论如何身体是最重要的。

子女幼时记事按我的想法来说，一个人长大以后很想知道一下自己童年的情况。别人不知如何，我是如此，因此便勤于动笔，把孩子们从小到大的经历都记下来。例如这个孩子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生的，是否难产，幼小健康情况如何，体质是强是弱，先大有甚么缺陷等等，一般的情况都记下来。以后看到这些记载就如同看到幼小时候的相片一样，长大之后，一定觉得这是最有趣的事，也许自己还会有所体会。而像我这样的人就很不幸，连生父的面貌都记不清了，也没有个画像。我自己是怎样的一个孩子，只是问问母亲而没有甚么记载。少年时代，每当老人们谈起自己小时的事来，就聚精会神地听着，只有感觉遗憾而已，独叹自身之不幸。现在到了我这一辈，这样作自传一是为了孩子，同时由于也记载了前些年孩子们的经历，所以我想这样大概就不会感觉遗憾了。

【法国】罗曼·罗兰（1866～1944）

罗曼·罗兰，法国作家。生于法国中部高原上的克拉姆西小市镇。代表作是十卷本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重要作品有：戏剧《群狼》、《理智的胜利》等；传记文学《贝多芬传》、《米开朗其罗传》、《托尔斯泰传》；小说《母与子》（旧译《欣悦的灵魂》）、《柯拉·布勒尼翁》等。1915年，他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母亲教我学音乐

在我生命的最初历程中，音乐占有了我。它是我最初的爱，也可能是我最后的爱。我像女人爱孩子那样爱它，在我懂得一个女人的爱情之前。

但是，学习音乐无师可求。在外省我生长的那个小城市里没有老师。最好的老师是我母亲，但她自己并不承认。她只是把着我的指头在钢琴的键盘上按，而她总是和我一起倾注感情。她死的那年，经常彻夜不眠，在隔壁房间倾听我弹奏吟咏伊菲日尼之歌时，我耳闻她发出幸福的呜咽，每忆及此，不禁心酸。

当我们一起来到巴黎时（当时我14岁），她看出了我的天赋。她想帮助我发挥所长，但她不敢公开表示，因为这种天赋有可能贻误我的学业，并且会影响我进入一个有名望的学校，而这对市民的子弟来说，是天经地义的目标。此外，她也沒有办法为我找到实践的场所，在巴黎，她没有任何可以依靠的“关系”。我的父亲更没有这方面的关系。他只知道为他办公室里那些讨厌的事务疲于奔命，虽然他并不喜欢他的工作，但他能做得很好，懂得如何令人满意。我的家庭永远不懂，也不想懂得“向上爬”的方法。只相信老老实实地完成日常工作，或者靠碰运气，却从不去创造机会！如果说机会曾经帮助过我，我得庆幸自己的运气。不过，它也差点儿（两次或三次）使我迷失方向！我的双亲和我，我们都不认识路！在音乐的道路上，我曾经迷过路。

在巴黎，只要有一个有经验的音乐家，就像我后来认识的许多那样的音乐家，就能为一个具有音乐素质、颇有才能、充满灵感的像我这样的男孩子提供一条笔直的路。但后来，创作生活虽然丰富多彩，而音乐才华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我只好把它带到坟墓里去了。（对于我的全部创作，我并不感到安慰！）我已说过，我们在巴黎举目无亲。我的母亲想起一个出色的钢琴家，当母亲还是一个少女时，曾经从她那里得到过一些教益，她就是约瑟芬·马丹。在第二帝国时期，她名震一时，是专门为皇后弹钢琴的。她是罗西尼的朋友，还认得肖邦。她有一手令人赞美的钢琴技法，演奏自如，指法科学、细致、迷人而柔和，我掌握起来并不困难。不过她的风格是过去那个时代的风格，钢琴上的一种“BelCanto”风格还相当浓厚！我从她那里学到过不少东西，她教我弹沙尔倍的幻想曲，她以静静的微笑不容辩驳地对舒曼、柏辽兹，尤其是对瓦格纳进行否定，这些我都容忍了。后来为了汲取他们的长处，我就不需要她了。

她关于弹钢琴的指点，对我来说是很宝贵的，尤其是在演奏莫扎特的作品时，没有一个演奏家像她那样向我泄露过奥秘，这种奥秘可能是从肖邦那里摹仿来的。在我少年时期，她的这些指点成为我在音乐方面获得的唯一的技巧教导。

幸运的是我还受到了音乐会的教育。音乐会是我的老师。我的双亲是慷慨的，他们精打细算，省吃俭用，而每个星期日从不吝啬给我两三个法郎去买一张在夏特莱堡、在冬天的马戏场举行的音乐会的普通票子（我胆战心惊地找到一个边座，所有的座位事先都预订出去了），听巴德鲁、科洛纳的演奏，后来听拉穆勒的演奏。这是令人陶醉而神怡的三个小时，使我忘却了巴黎并超越了时间。这也是全神贯注学习的三个小时，因为深思永远不会阻止我去看，去听和去判断。我沉醉在莫扎特、贝多芬、舒曼的艺术里，沉醉在若阿香、伊萨依、萨拉萨蒂奇妙的琴弦里，我被安东·鲁宾斯坦的狮子般的利爪和普格诺的温和的手法或是迪埃梅的水晶般的表演深深打动了。我在柏辽兹和瓦格纳精神激起的铜管和木管的海洋里尽情畅游。这些音乐当时在巴黎是崭新的。马拉美和维利埃也参加了拉穆勒的音乐会，会上巴黎首次接受了《德里斯坦》前两幕的错综复杂的启示。我和克洛岱尔一起在科洛纳演奏会上为了《战争女神的侵袭》而战斗。克洛岱尔、苏亚雷斯和我，我们重新沉浸在贝多芬的 D 调弥撒曲神圣的气氛中。在圣一欧斯塔西被神化的气氛中，我们看到年迈的李斯特那长长的白发。我还去叩过塞扎尔·弗兰克家的门。

晚上 8 点到 10 点之间，在家里的火炉边，我重温音乐会上那些动人心弦的时刻，回味着演奏的情景，同时对那些我感到神秘的主题进行了分析。我尽量从中搜索秘密的思想和内在的逻辑，年轻的我在探索天才创作者的心灵。日复一日，我逐渐接近了莫扎特、格鲁克和贝多芬。

【法国】居里夫人（1867～1934）

居里夫人，本名玛丽·斯科罗多夫斯卡。法籍波兰物理学家、化学家。生于华沙的中学教员家庭。毕业于巴黎大学理学院，获物理学博士学位。1895年与比埃尔·居里结婚。夫妇俩共同研究，于1898年发现钋和镭两种天然放射性元素。1903年与居里、柏克勒尔共获诺贝尔物理学奖。1911年获诺贝尔化学奖。著有《论放射性》等专著三十余种。

这是1913年1月6日居里夫人写给她外甥女涵娜·扎拉伊的信。

给外甥女的信

你写信对我说，你愿意生在一世纪以前……伊雷娜对我肯定他说过，她宁可生得晚些，生在未来的世纪里。我以为人们在每一个时期都可以过有趣而且有用的生活。我们应该不虚度一生，应该能够说：“我已经做了我能做的事。”人们只能要求我们如此，而且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一点快乐。

去年春天，我的女儿们养蚕。我那时候身体还很不舒服，有好几个星期不得不停止活动，所以我把茧的结构观察了好久，我觉得很有趣。那些很活泼而且很细心的蚕，那样自愿地、坚持地工作着，真正感动了我。我看着它们，觉得我和它们是同类，虽然在工作上我或许还不如它们组织得那么好。我也是永远耐心地向一个极好的目标努力。我知道生命短促而且脆弱，知道它不能留下什么，知道别人的看法完全不同，而且对自己的努力是否符合真理没有多大把握，我还是努力去做。我这么做，无疑是有什么使我不得不如此，有如蚕不得不作茧。那可怜的蚕即使不能把茧作成，也须开始，并且仍然那样小心地去工作；而若是不能完成任务，它死了就不能蜕变，就不能得到补偿。

亲爱的涵娜，我们每个人都吐丝作自己的茧罢，不必问原因，不必问结果。

【前苏联】高尔基（1868～1936）

高尔基，原名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彼什科夫，前苏联著名作家。生于下诺夫哥罗德的木工家庭，4岁丧父，只读过两年书，当过学徒、码头工等。1892年开始发表作品。一生著述甚丰。

高尔基有一子一女，女儿卡佳早年得病，不幸夭折，因而他对独子马克西姆·彼什科夫（1897—1934）倾注了满腔的父爱。由于参加革命，受到沙皇政府的追捕，长期漂泊他乡，与妻儿不能团聚，他就通过大量信件对儿子加以教育培养。

给儿子的信

—

[不早于1907年1月26日（2月8日），由卡普里寄往阿尔雅西奥。]
你走了，可是你栽种的鲜花却留了下来，在生长着。我望着它们，心里愉快地想到，我的儿子虽已离去，但却在卡普里岛留下了某种美好的东西——鲜花。

如果你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你一生中留给人们的都是些美好的东西——鲜花，思想，以及对你的非常美好的回忆——那你的生活将会轻松而愉快。那时你就会感到所有的人都需要你，这种感觉使你成为一个心灵丰富的人。你要知道，给永远比拿愉快。

你要文静一点，亲爱的，对妈妈要多关心，行吗？

二

[1907年11月底（12月初），由罗马寄往日内瓦。]

你别为我的健康担心，虽然我是在苟延生命，可我是在做自己的工作。当你长大成人，自己开始建设新生活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我没有白活在世上——这也就是我希望你的。

你也想当作家？这是好事情，我在你这样的年纪，也是第一次感觉到这种写作瘾。还极其认真地开始消耗起纸来，为此，外祖父经常抽我——抽得相当厉害，可是回忆我的往事——却使我感到愉快。

最主要的，我亲爱的人，你要努力增长学识，所有的东西只要可能——音乐、绘画、科学、所有能美化生活的东西，都应该知道。一个人知道得越多，我重复一次，他对人们来说就会越有意义、越珍贵。遗憾的是我订购了一些有趣的书，可是你好久都没有收到。

三

[1907年12月23日（1908年1月5日）以前，由罗马寄往日内瓦。]

你的信写得不坏——详细而又清晰。只是你关于老师们的意见并不很明智，不过这算不了什么！我相信，当你再长大些，你就会用另一种口吻来较好地谈论别人。

你知道，为什么有些人令人生厌呢？因为有人触犯激怒了他们，真的，只能是这个原因，如果每天人们都嘲笑你，那么你自己再过一个月就会变得

像狼一样凶狠，这不对吗？

如果你希望你周围的人都心地善良——那你就要学着关切、和蔼，有礼貌地对待他们——你就会看见，大家都会变好。生活中的一切都决定于你自己，请相信我的话。

我在为你搜集这些稀有画的图片，不久你就会有一大笔可观的欧洲所有博物馆的画片。

学习吧，朋友，这在开始时是有点枯燥和困难，可是以后——你就会离不开它，你就会很好地、容易而愉快地知道，人们过去、现在都是怎样生活的，以及他们多么想生活。

四

[1910年12月底（1911年1月初）由卡普里寄往巴黎。]我的儿子——我想为你找一些航空方面的书，但是什么也没找到，只好给你寄上一本描写水下世界的书。如果书写得空洞无味，这不是我的过错。

非常想见你，可事情总是这样：我正准备启程进山，就有什么鬼事儿拖住我的脚。

你让妈妈给你读上一段《奥库洛夫镇》，看看书中的西玛是怎样写诗的。我非常希望你成为诗人、音乐家和学者。人应该有所作为，否则这在人间就太无聊乏味了。

如果你想知道，哪些人最有意义、最勇敢、最聪明，那就是自然科学家，像法国的巴士德尔、柏托洛……他们都是最优秀的人！

你能在这方面进行补救吗？只是科学需要埋头苦干，沉着镇静和操劳不息，可是你——却玩心很重，坐立不安。你最好还是写诗，学习音乐，练习绘画吧。

飞机的事——放到一边吧。你会为它送命掉脑袋的，而脑袋——那是有用的，而且是必需的东西。真的。

何时能来巴黎？我还不知道。我必需先把小说写完（指《马特维·克日米亚金的一生》——译者）。何时能写完？很难说。

这完全不是开玩笑——是我的写作大事。

好，再见，我亲爱的！

祝你在新的年里兴趣盎然，欢欣无比。

拥抱你。

五

[1912年1月29日（2月10日）由卡普里寄往巴黎。]我亲爱的！

我很高兴，谢谢你的来信，我已很久没收到过你的一行字了。

你说的完全对，《牛虻》一书的主人公，比起科茹霍夫来，意志要更大些，一般他讲，西方人的意志力，总是比我们斯拉夫人更强一些。

何时我能来，还有许多其他问题，我要和你详细地谈一谈。

给你寄来一本马克·吐温的书，和一些孩子的信。我曾给这些孩子寄过邮票，其中有一个没等到他希望得到的邮票，就生病去世了。我很悲痛，因为我的邮票寄晚了。

寄给你的还有一张用乌克兰文字写的明信片，这是从车尔尼科夫城的九岁的小姑娘写来的，她是乌克兰作家的女儿，叫奥克萨娜，这封信就是她的作品！

和孩子们通信，我感到莫大的愉快，老弟，这是地球上最优秀的人。老弟，他们是地球上最优秀的人。你，一个孩子，还不明白，他们是多么的好，我衷心地劝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对孩子们漠不关心。

亲爱的，你是我的孩子！在我们这艰难的时代，当一个成年人，尤其是当一个俄国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不过，请原谅，这一切暂时都不会使你感兴趣，你了解这还为时过早。

【印度】甘地（1869～1948）

甘地，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领袖，被尊称为“圣雄”。生于波尔班达市。毕业于伦敦大学法学院，获律师资格回国。曾在南非进行反种族歧视斗争，提出“非暴力抵抗”口号。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印度倡导对英国殖民政府“不合作运动”。1924年当选印度国民大会党主席，使非暴力思想成为该党指导思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对印巴分治，呼吁全国团结，为印度独立进行了毕生斗争。1948年1月30日遇刺身亡。

甘地的父亲是波尔班达首相，他的言传身教对甘地的一生影响极大。

父亲的爱

祖父有七个儿子，其中老五卡兰姆、老六朱鲁西，都能继承父志，成为波尔班达的首相。卡兰姆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一生娶了四个妻子，都不幸先后去世。前两次婚姻，共生了两个女儿：第三任妻子没有生育，最后一任妻子普托丽芭生了一女三男，其中最小的儿子就是我——默罕达·甘地。

父亲为人正直不阿，豪爽勇敢，最讨厌狡诈虚伪的行为，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因此，不论是在家或在社会，都深受人们的爱戴。尤其是他对国王忠心耿耿，对百姓爱护备至，只要对人民生活有益的事，他都竭力争取，完全不计个人的利害，这种高洁的行为，更是令人肃然起敬。

当时，英国为了统治印度，便派遣一位握有生杀大权的官吏到波尔班达来。他的随从官员很多，一个个趾高气扬神气非常，其中有一个甚至轻蔑他说：“波尔班达的国王是个懦夫，腐败无能！”

这时，在座的许多大臣敢怒而不敢言，谁都没有吭气，佯装没有听到似的。父亲看了非常愤慨，便挺身而出，向英国官员提出抗议说：“你虽然是英国人。却没有权力毁谤我们的国王，你必须立刻道歉！”

那位英国官吏不但不认错，反而指责父亲对他不礼貌，强迫父亲道歉，父亲为了维护真理和国家的尊严，断然拒绝这种无理的要求；结果，被这些英国人捆绑在树上。这件事传开以后，全国震怒，百姓都聚集起来，要求英国人释放父亲，英国官吏看到民心愤慨，知道众怒难犯，才不得不把父亲释放回来。

父亲生性耿直，公而忘私，从不会存着发财的野心，虽然担任了多年首相，仍然两袖清风，没有为子女留下大笔的财产。父亲并没有受过教育，对所谓的“历史”“地理”等都一窍不通，可是，他很勤勉，常常在实际生活中学习许多道理，因此，不论遇到任何难题，都能圆满解决。

父亲虽然信仰印度教，但并不是很热心的信徒，只是偶尔上寺院去膜拜而已。直到上了年纪以后，有一位博学的高僧劝他读古印度教的经文，他才在每晚祷告时，朗诵一小段。

在中学时代，我曾做错了两三件事情。其中之一，便是我和亲戚的一位少年，同时染上了抽烟的习惯。事实上，我并不喜欢香烟的味道，我只是觉得叔叔喷烟圈时非常有趣，便想自己也尝试看看。

我最初抽烟时，是捡叔叔丢弃的烟蒂，但烟蒂不是随时可以捡到，而且抽起来烟圈也不大，不能满足我们的好奇心。因此，我们便进入仆人的房间偷钱买烟，瞒着大人在暗地里吞云吐雾，非常好玩。

买来的烟只能抽两三个礼拜，抽完了就计议怎样再去偷钱。正当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时，听到有人说在山谷里有一种植物，叶子表面有很多小孔，可以当烟来抽。于是我们便打消偷钱的念头，立刻着手采集这种植物的叶子，把它晒干了抽，但这种代用品的味道很苦，比买来的香烟差得多。

我们虽然模仿大人抽烟，却对摆在眼前的事实无法忍受，因为我们毕竟还是小孩子，必须躲着大人，在背地里偷偷摸摸地抽；而且，我们又身无分文，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经过大人的准许才可以去做，像这种日子过的有什么意义？倒不如自杀算了！

这种念头从我心中升起后，我立刻想到曾经有人说过曼陀罗的果实有剧毒，不论人或动物吃了都会马上死去。因此，我们就到森林去寻找这种果实，不一会儿便找到了。

果实虽然找到了，但以什么时间死去比较好呢？要到另一个世界去，也许在傍晚时较好吧！经过一番商量，我们就在天将暮时，同往曼迪尔寺祈祷，然后到寺院后面准备自杀。正当我们拿起曼陀罗的果实准备放进嘴巴时，却犹豫起来了。我心里想：“如果吃下曼陀罗的果实并不立刻就死，反而要受挣扎痛苦的罪，那将怎么办？何况再过几年，我就成年了，难道这段短暂的时间就不能忍受吗？”

当我产生这种念头时，虽然已经吞下了两三粒果实，却没有勇气再继续吞食下去，又再经过一番讨论，我们终于决定放弃自杀的念头。现在我才明白，想自杀很容易，但要真正实行却非常困难，后来每当听到有人说要自杀，我一点也不惊讶，总是一笑置之，因为我知道这需要足够的勇气。经过这次的觉醒，我便不再捡食烟蒂，也不再偷仆人的钱买烟了。

更值得欣慰的是，从此以后，我不但不再抽烟，甚至连想抽烟的念头都没有。我觉得抽烟是有损健康的不良习惯，为什么有些人会嗜烟如命呢？这一点，我实在想不透。

此外，我还做了一件很不光荣的事，在我 15 岁那年，我向二哥借了 25 卢比。为了清偿这笔债，我曾偷拿二哥的纯金手镯，削下一点金属去卖，把卖得的钱来还债。可是，债务虽然还清了，我的心情并不轻松，反而非常难过，因为不论在我醒着或睡着，都有一种声音在我心里响起：“啊，默罕达，你又当一次小偷了。”由于受不了这种良心的谴责，我便到没有人的地方，大声咒骂自己，但心里的痛苦并未消除一分一毫。最后，我终于想到只有把这件事说出来，否则我的良心永远无法得到安宁。于是，我便准备一五一十地向父亲坦诚认罪，但每当我走到父亲面前，却怎么也开不了口。并不是我怕父亲责备，而是担心父亲知道他的么儿这样不肖，一定会感到伤心。

经过再三的考虑，我终于下定决心写一封自白书给父亲，把一切犯过的错误都供述出来，并在信末说：“我向神发誓，从今以后，绝不再犯同样的错误，请父亲原谅我年幼无知所犯的不光荣行为吧！”

这时，父亲正因夙疾复发，卧病在床，当我鼓足勇气把信交给他时，父亲满脸讶异的表情，慢慢地抽出信笺来看。而我则坐在父亲床沿，等待他老人家的责骂。

但事实并不如我想象的那样，父亲既未责骂，也没有处罚我，只见他眼泪簌簌而下，沾湿了信纸，使字迹浸染得模糊起来。接着，父亲闭眼沉思了一会儿，便把信撕碎了，这时，我禁不住大叫一声“爸爸！”而痛哭起来。

生了一个这么不肖的儿子，父亲内心的失望和痛苦是可想而知的，可是，

他却没有片语只字的责备，只把痛苦强忍在心中，他那万分无奈的表情，至今仍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令我终生难忘。父亲用他慈祥的眼泪，涤净我污浊的心灵，用爱心代替鞭打，他的眼泪胜过千言百语的训诫，愈加坚定我改过向善的决心，虽然当时我准备接受任何严厉的处罚，如果父亲真的责备我，可能会引起我的反感，而无益于我德行的进长。自从这次事件发生后，我便发誓绝不重犯错误，即使牺牲生命，也要坚守这项原则。

记得印度教的驿歌里面，有一节这样的歌词：

“被爱的箭射过的人，才能领会爱的力量是多么伟大。

……。”父亲对我所采的方式，正是用爱的箭射入我的心坎，使我体会到“爱的力量是多么伟大”。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堂堂正正地做人，光明磊落地活下去。

【前苏联】捷尔任斯基（1877～1926）

捷尔任斯基，前苏联共产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生于维尔纳省一个波兰小贵族家庭。1895年参加维尔纳社会民主党组织，不久成为职业革命家。因积极投入波兰和俄国的革命运动，屡遭逮捕和流放。十月革命后，任全俄肃反委员会（简称契卡）主席，著有《捷尔任斯基选集》、《日记和书信》等。

这是捷尔任斯基第二次被捕后，在1901年11月初于谢德尔采监狱中给他的大姐阿莉多娜和姐夫格迪明写的一封信。

致阿莉多娜和格迪明

亲爱的格迪明和阿莉多娜：

你们的信和孩子们的照片我都收到了，你们的诚意使我非常感动。

现在我想稍微写一点关于你们孩子们的事。他们和所有的孩子一样，都是非常可爱的，如果他们做了什么坏事或好事，他们是无意的，他们表里一致，随心所欲，无所顾忌，毫不作假。鞭打、过分的严厉以及盲目的管教，这对孩子们来说是最坏的教育方法，只能教孩子们伪善、说假话。他们由于害怕，往往言不由衷，表里不一。鞭打只能使人疼痛，如果他们的心灵娇弱，这种疼痛将迫使他们违心地行事；鞭打将又使他们成为自身软弱的奴隶，像一块压在他们身上的沉重的石头，永远压着他们，使他们成为没有灵魂、出卖良心、脆弱无能的人。而他们未来的生活——比鞭打更为疼痛，更加充满难忍的痛楚的生活将不可避免地处于良心与痛苦的经常斗争之中，并且，良心将会让步。你们不妨看看自己本身，看看你们周围的人们，看看他们的生活；生活是在良心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经常搏斗中度过的，现实生活使人们违背良心，良心总是首先让步。

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父母和教养人员在使孩子们的良心发育成熟的时候，在教会他们应该怎样生活，指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时候，没有同时教育他们，在他们身上培养正义的事业所需要的精神力量；抽打他们，大声斥责他们，用各种方法处罚他们，父母和教养人员正是用这些办法削弱了这些未来的人的力量，妨碍了自己孩子们的良心健康地发育成熟。抽打、过分的严厉以及体罚永远也不可能成为一种触动孩子的心灵、感动他们天良的理想方法，因为在孩子的意识中永远留下的只是来自更强有力一方的暴力，或者使他养成一种执拗脾气，甚至当他自己意识到他做了坏事以后，他还是固执；或者使他养成一种致命的胆怯及虚伪……

只有用这种办法来纠正：那就是迫使犯错误者承认他做了坏事，认识到要换一种方式来生活和行动。那时他就会努力不再做坏事。鞭打也只不过短时间内起作用。孩子们一旦长大，就不再怕挨打，随之也就丧失良心，开始堕落、撒谎，一旦遇到坏人，就会走上犯罪的道路，因为他们不再害怕鞭打和体罚，而他们的良心将会沉默。对孩子们来说，鞭打和体罚是世界上最坏的事情。恫吓只能使孩子变得卑鄙、堕落、伪善、胆怯……恐吓不会教会孩子们区别善恶……

阿莉多娜！你大概还记得我孩提时那种发狂的固执。正是由于这种固执，也由于人们当初没有打我，所以，今天，不管怎样我才有同邪恶作斗争的力量。不要打孩子，让你们以对孩子们的爱来控制你们自己吧，而且要记住，

尽管你们用鞭打来教育他们时，他们还小，还没有自卫能力，但他们长大以后，你们就得不到他们的欢乐和爱了，因为你们用体罚和过分的严厉伤害了他们的心灵。一次也不要打他们，因为孩子的智慧和心里是多么容易留下痕迹。如果有时候由于自己控制不住，急躁了，由于要为这么多孩子操心或由于生气，你处罚了他们，打骂了他们，你一定要在事后向他们道歉，爱抚他们，立即就做出样子，使他们幼小的心灵感觉到你对他们的母爱，使他们感到温暖，在他们痛苦与羞愧时要给以安慰，以便消除你发脾气时在他们心中留下的一切痕迹。母亲要培育自己幼小孩子的心灵，而不是相反，因此，你要记住，他们还是孩子，他们是无法了解你的，所以，无论如何不要在他们面前发火。

我就记得，有一次，妈妈痛打了我一顿。那时她一个人为我们所有的孩子操劳，家务事是多么繁重，你和娅德维加都不在家（好像那时你们已经在维尔诺，我记不清了）；我淘了气，妈妈马上朝我发起火来，我声嘶力竭地哭，哭得没有了眼泪，就钻到角落里一个放花的书架下面，不到天黑再也不出来。我记得很清楚，妈妈是怎样在那里把我找到的，她把我紧紧地搂住，热烈而又亲切地吻我，于是我又哭起来了，但这已经是平心静气的、愉快的眼泪，不再是原来那种赌气的眼泪，而是幸福、欢乐、得到宽慰的眼泪，那时我是多么高兴啊！后来我得到了一个新鲜的小白面包（妈妈把它烤成了面包干）和一块方糖，感到非常幸福，我已记不清那时我几岁，可能是六七岁，那是在我们老家捷尔任诺沃村的事。

亲爱的，这下你可看见了，爱与罚对孩子起了什么作用。爱温暖人心，使他有力量，善良，富有同情心，而恐惧、疼痛与羞愧只能使灵魂变丑恶。爱是一切善良、崇高、坚强、温暖和光明事物的创造者。要教会孩子们辨别好坏，因为他们是一无所知的。孩子们还没有自制力，因此要原谅他们的顽皮，不要生他们的气，要少说：“你要这样做，这个你不要做。”孩子一不听话就处罚，那时只有疼痛和恐惧才是他的良心，这样他也就不会在生活中辨别善与恶。

孩子喜欢爱他的人……也只有爱才能培养他。当孩子看到并感觉到父母对自己的爱的时候，他会努力听话，不惹父母生气。如果孩子由于生性好动、天真活泼而作了顽皮的事，他自己会后悔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意志力也日益增强，当他善于控制自己的时候，他会自己支配自己的良心，不会让那种坏的伙伴和外界的生活条件等等来支配自己，而那是经常会导致道德败坏的。

孩子会理解他所喜欢的人的痛苦。最小的事，哪怕是一点琐事都会对他幼小的心灵发生影响，所以切忌当着孩子的面发脾气，吵架，骂人，挑拨是非，尤其不能言行不一。孩子会发现这一点，即使不记得，也会留下痕迹，而这种由童年留下的印象会形成他灵魂、良心和精神力量的基础。意志力也是要培养的。父母溺爱和骄惯孩子，满足他们的任性要求，他们长大就会堕落，成为意志薄弱、自私自利的人。因此，父母的爱不应该是盲目的……

我举个例：一个病孩要黑面包，或者一个健康的孩子要过多的糖果，他不愿听妈妈对他说的话，又哭又闹，直到拿到他所要的东西才罢体，你们说，哪一个妈妈的爱更多一些：是给固执的孩子以满足的那个妈妈，还是不给孩子以满足的那个妈妈呢？还是要抚慰孩子，如果这不管用，那也不要处罚他，还是要把他放下，让他去哭，等到他累了，稍为平静一些时，就可以用他能

理解的语言给他解释，告诉他为什么他不应该得到他所想要的东西，告诉他，他的哭声让爸爸妈妈生气了……

你们面前有一个很重大的任务：培养你们孩子们的心灵。你们要注意！孩子们的功过，很大程度上责任在父母。关于孩子们的事，我还想多写一些，但我不知道你们将怎样对待我的劝告，你们会不会感到我不恰当地干涉了你们的事情。请你们相信，在任何情况下，我都是出于对你们孩子的爱。请代我衷心地亲吻他们……愿他们健康、愉快地成长，爱自己的父母，爱其他人；愿他们成为勇敢的、身心健康的人；愿他们永远不要拿自己的良心做交易；愿他们比我们更幸福……

我要结束我的信了，因为我累了……

至少我的精神力量，我确信，是相当大的，但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么大了，亲爱的阿莉多娜！在信里，在牢房里，我似乎是片面的，但我是很坚强的……不过，我也有自己的缺点，那是无法从信中知道的。为了使你不致认为我是一个比我本身更好的人，我以后再写这些，因为我仇恨任何的虚假和伪善。

吻你们六个人。

你们的费利克斯

【前苏联】马卡连柯（1888～1939）

马卡连柯，前苏联教育家和作家。生于铁路技工家庭。1920年起从事对流浪儿和少年违法的教育改造工作。他主张学校应该培养出有政治觉悟、有高度责任感和荣誉感、遵守纪律、朝气蓬勃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员。认为这样的教育必须通过集体、结合生产劳动来进行，并证明了在集体中进行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主要著作有《父母必读》、《儿童教育演讲集》等。

幸福的父母往往会有最优秀的子女

（1938年7月22日）

每一个人都要说：我要我的儿子成为一个能够立功的人，成为一个心地好的、热情的、有希望和有志气的真正的人，同时我要他不致成为能把一切都花光的废物，因为，您看，这种好心地会使他成为一个穷光蛋，使老婆、孩子也陷入穷困的状态，而且由于这种善良甚至也会丧失精神上的财富。

我们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所赢得的、年年都在增长着的那种人类的幸福应该属于所有的人，我呢——作为一个个别的人——也有权利来享受这种幸福。我想成为一个英雄，我想立功，我想给国家和社会以更多的贡献，同时，我也想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我们的孩子也应该是这样的。必要的时候，他们应该毫不犹疑，毫无盘算，幸福也好，悲哀也好，不去斤斤计较地把自己贡献出来，而从另一方面来说呢，他们应该成为幸福的人。

可惜，我还没有做完全的检查，但是，我已经看到，幸福的父母往往会有最优秀的子女。而所谓幸福的父母，并不等于说他们的住宅有煤气装置，有澡盆，有一切舒适的设备。完全不是这样的。我看见许多人的住宅有五个房间，有煤气设备，有热水、冷水，此外还有两名家庭女工，可是孩子们并不好。有的妻子走掉了，有的丈夫走掉了，有的不好好上班了，有的想要第六个房间或者另要一座别墅了。我也看到许多幸福的人，他们在许许多多方面都感到缺乏。我在我本人的生活当中就有这样的情况，然而，我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我的幸福是不依赖任何一种物质福利的。请回忆一下你们自己的最妙妙的时代罢，那时候好像不是缺这个，就是少那个，可是在心灵里有一致的精神力量，可以放心前进。

这种纯粹的幸福的全部可能性，它的必要性、义务性是由我们的革命所赢得的，是由苏维埃制度保证的。我们的人的幸福在于我国人民的团结一致，在于对党和伟大的斯大林的信任。应该成为一个诚实的、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当中具有党性的人，因为，幸福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信念，就是正确地生活下去，就是并不在暗地里隐藏着卑鄙、懦弱、狡猾、陷害以及任何一种其他的败行。这种光明磊落的、诚实的人的幸福不但给本人带来极大的好处，而且首先给自己的儿女带来极大的好处。因此，请允许我对你们这样说：为了有优秀的儿女起见，你们都要成为幸福的人。鞠躬尽瘁，使用你们全部的天才、全部的能力，带动你们的朋友、熟人，都成为具有真正的人类幸福的人。可是，往往也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人打算获得幸福，于是就抓住了几块石头，将来用它们来建立幸福。我自己有一回也犯了这样的错误。在我看来假如我一抓住这个东西的话，这当然还不是幸福，而是在以后，要在这个东西上面求得幸福。完全不是这么回事。这些作为地基用的石头，这些为了以后在它们上面盖成幸福的宫殿的石头，后来却往往砸破了人的头脑，造成了

纯粹的灾难。

这一点是不难想象的，那就是说，有些幸福的父母，他们是由于自己的社会活动、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生活而感到幸福的，他们也善于支配这种幸福，——这些父母经常会有优秀的子女，他们经常能正确地教育子女。

这个定义的要点就在这里，关于这个定义，我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到了，在我们的教育活动当中是应该有一个中庸之道的。中庸是介于我们的重大的、献身于社会的工作与我们从社会取得的幸福之间的。不管你们采用哪一类家庭教育方法，你们都需要找到一尺度，因此，也就需要在自己的身上培养分寸感。

拿最困难的一个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人们的一个最困难的问题）来说罢——这就是关于纪律的问题。严厉和慈爱——这是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

可是，在大多数场合，人们不善于给慈爱和严厉制定标准，而在教育上，这种本领是完全必要的。最常引人注意的是人们虽然在解决这些问题，可是他们心里却在想：不错，严厉是应当有标准的，慈爱是应当有标准的，不过，这是孩子长大到六七岁的时候才需要的，6岁以前是可以不要什么标准的。事实上，主要的教育基础是在五岁以前奠定的，还有，你们在五岁以前所作的一切，等于整个教育过程里的百分之九十的工作，以后，一个人的教育还在继续进行，一个人的锻炼也还在继续进行，不过，一般说来，你们却开始尝到了果实，至于你们所照料的那些花朵，却在5岁以前就开过了。因此，在5岁以前，有关严厉和慈爱的尺度的问题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人们往往过分地让一个孩子去耍脾气，让他整天叫喊，完全不让他哭泣。另一个孩子乱忙乱闹，把一切都抓在手里，这个也问问，那个也问问，没有一分钟的安静。第三个完全惟命是听，像一个玩偶似的，不过，在我们这里，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

你们都可以在所有的这三种情况当中看到严厉和慈爱的缺乏标准。自然，在五岁六岁以至7岁的时候，这个标准，这个黄金一般的中庸，某种介于严厉和慈爱之间的和谐，永远是应该具备的。

有人在这一点上反驳我说：您谈的是严厉的尺度，然而，教育孩子是可以不要任何一种的严厉的。假如您理智地、慈爱地处理一切，那么，您一辈子也用不着去严厉地对待孩子的。

我认为严厉并不是什么愤怒，也不是什么歇斯底里的叫喊。完全不是这样的。严厉这个东西只有当它并不具有歇斯底里的任何特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

我在自己的实践当中学会了怎样在非常慈爱的口吻中保持严厉。我能够十分温和、慈爱而又冷静地说出一些话，但是我的学生们会由于这些话而变得脸色苍白起来。严厉不一定是以大嚷大叫为前提的。这是多余的。你们的镇静、你们的信念、你们的坚决的意志，即使你们表现得很慈爱，同样会造成强烈的印象。“出去”——这会造成这种印象，如果说“请你离开这里了。”——也同样是造成那种印象，或许，甚至会造成格外强烈一些的印象。

第一条规则就是，要特别在你们过问孩子生活的程度这个问题上有某种标准的规则。这是一个异常重要的问题，它在家庭里面往往解决得不很正确。独立性的成分应该有多么大，要给孩子什么样的自由，在哪一种程度上需要“手把着手指导”，在哪一种程度上需要把自己来加以解决，禁止什么，什么应该取决于他本人的意志？

孩子走到街上去了。你们高声大叫：别往那里跑，别往这里走。这在哪一程度上才算是正确的呢？如果你们想到的只是对孩子的无限自由，那么，这是有害的。可是，假如孩子应该什么都问，应该永远到你们那里来，经常由你们去决定并且按照你们所说的那样去行动，那么，孩子就没有发挥自己的主动性、机动性和从事个人冒险的任何余地了。这也是要不得的。

我谈到了“冒险”这两个字。孩子在六七岁的时候已经应该在他自己的行为当中冒一冒险了，你们应该看着他冒险，应该在一定程度上允许他去冒险，以便使孩子成为一个勇敢的人，以便使孩子不要完全由于你们的责任心的影响而形成这样的性格：妈妈说过了，爸爸也说过了，他们什么都知道，一切应该由他们来决定，我将要按照他们所说的那样去做。你们的那种最大限度的过问，会使儿子不能长大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有时长大成为一个毫无主见的、既不能作出任何的决定、又不能做任何的冒险和勇敢行为的人，而有时候适得其反，他服从，在某种程度上服从于你们的压力，然而，奔腾着的、要求出路的力量有时爆发起来，结果演成家庭的乱事。“本来是一个好孩子，结果却成了这么一副样子。”事实上，当他服从、听话的时候，他一直是在变成这副样子的，不过是自然所赋予他的，随着成长和学习而发展着的那种力量产生了它的行动罢了，起初，他秘密地进行反抗，而以后是公然反抗而已。

往往也有另一种极端。这也是屡见不鲜的，就是人们认为孩子应该表现出全部的主动性，应当为所欲为，至于孩子们究竟在怎样的生活，他们正在干些什么，人们却完全不去注意，这样，孩子们就习惯于毫无拘束的生活、思维和作决定了。许多人这样想，在这种场合，在孩子身上是培养着坚强的意志的。其实不是这样。在这种场合并没有培养任何意志，因为真正的坚强的意志不是一种想什么就获得什么的那种本事。坚强的意志——这不但是想什么就获得什么的那种本事，也是迫使自己在必要的时候放弃什么的那种本事。意志——这不单纯是欲望和欲望的满足，同时也是欲望和制止，欲望和放弃。假如你们的孩子仅仅受到实现自己的愿望的训练而没有受到克制那种愿望的训练，他是不会有最大的意志的。没有制动器就不可能有汽车，而没有克制也不可能有任何意志。

我们公社社员们对于这样的一个问题一向是非常熟悉的：“你为什么不克制自己，你已经知道，这里需要抑制，”我问他们。而在同时要求：“你为什么不放心，你为什么拿不定主意，等我来告诉你吗？”同样是有错误的。

在孩子身上需要培植制止和抑制自己的能力。这自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我将要在自己的书里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

此外，还需要培养一种十分重要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培养起来并不十分困难：这就是判断的能力。它常常表现在一些小事小节上。你们要从你们孩子的幼年时代就注意他怎样辨别事物。他说些什么话。这时候，如果来了一个外人，也许不完全是一个外人，而是你们在社会和你们家庭的附加分子，如访问者、客人、姨妈或者祖母，孩子们就应该懂得什么话需要说，什么话这时候不需要说（例如在上岁数的人的面前不需要说老年的事情，因为他们不喜欢听这种话。一开始的时候听人讲话，后来自己说等等）。儿子对于他们所处的情况的感觉能力，对所处时间的感觉能力——这种能力是极其需要培养的，也是不难加以培养的。只要在两三件事情上充分地注意一下，再跟儿女谈一谈，你们的推动就会产生良好的影响。判断能力对于周围的人来说、

对于掌握和精通它的人来说是非常有益的，令人愉快的。

【英国】卓别林（1889～1977）

卓别林，英国著名电影艺术家。生于伦敦。五岁登台唱歌，后加入卡尔诺剧团表演哑剧。1913年进美国基斯通公司从影。自《夏尔洛和雨伞》起，一生主演八十多部影片，大都是自编、自导、自演、自己作曲。有电影喜剧大师之称，曾获奥斯卡荣誉奖。代表作有《淘金记》、《摩登时代》、《大独裁者》等。

1959年，卓别林的儿子新婚不到一年便离婚了。卓别林得知后，怀着慈父般的温暖之情，给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充满至亲的关怀、忠告和一个饱经生活忧患的人的哲理谏言。

给儿子的信

亲爱的查利：

许久没有给你写信，抱歉得很。想必你已听说我在写回忆录。它至少还要一年才能完稿，目前我成天忙于删改和抄写。

我收到过你妻子一封亲切感人的信，使我对她产生了很好的印象。你们俩不能生活在一起，那实在太遗憾了。你们有牢固的基础，还有一个美丽可爱的小女儿，她应该是你们之间紧密联系的纽带。

查利，随着时光的流逝，你会明白，有一个恬静舒适的归宿该是多么重要。这里我所指的是有一个你已多年了解的贴心人。你有一个如此美丽可爱的孩子。你一定要竭尽全力使她幸福地成长起来。在她的少年时代，除非父母和她生活在一起，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给她幸福和平安了。

我年迈70。对于我的孩子们，我想得很多，也想到了你，想到你所从事的事业。你千万不要虚度年华！你有才干，有骨气，有引人入胜的本事。我看过你的表演，知道你有多方面的才能。只是要严肃地对待它。

我不想把这封信写成一封训诫性的东西。但我一听到你离婚的消息，感到十分伤心……

乌娜向你问好，孩子们也问你好。他们时常想念你，并为她的美丽的小侄女感到无比的骄傲。他们想知道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到这儿来。孩子们正在成长中：杰拉尔丁已15岁，迈克尔快14岁了，乔西快满11岁，维基8岁，尤金6岁，简2岁，小婴儿才三天。

祝好！

父亲

【美国】艾森豪威尔（1890～1969）

艾森豪威尔，美国第三十四任总统（1953～1961），生于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人。五星上将。曾任欧洲盟军最高统帅、美国陆军参谋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等职。

我的父母一向教子有方

我的父母一向教子有方，对六个儿子管教甚严。父亲在高级法院供职，母亲既做家务，又充当家庭教师，这也许会令人难以置信，不过这是真的。我从没听他们拌过嘴。在孩子们面前，他们并不流露彼此的爱慕之情，可家庭却时刻洋溢着真诚的信任与和悦的气氛。这对我们几个孩子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祖父送给父亲一块相当大的农场做为结婚礼物，可父亲不喜欢务农，他卖掉田产，在一家商店入了股。头几年生意挺兴隆。可是有一年，蝗虫几乎吞食了堪萨斯州迪金森县全部的庄稼。父亲想帮助难民度过难关，不断向难民赊销商品，父亲的合伙人发现入不敷出，深感此事无法向各位股东交待，于是便带上剩余现金，逃之夭夭了。谁也不知他到底躲到什么地方。

这事之后，父亲只好另寻工作。他含辛茹苦，只为尽快偿还商店债权人的钱。这才是代人受过呢。几年之后，他终于还清了债务。但是这段艰辛岁月在他的心里留下了深痛的伤痕。他养成一个怪毛病，从不再欠一文钱，他也不敢赊销商品了，一律现金交易，一手交钱，一手提货。

父亲起初是在得克萨斯州丹尼森县挣钱还债，我就是在那儿出生的。我的哥哥都生在迪金森县。我快两岁的时候，我们又学家迁回迪金森县。在那儿，父亲先在一家奶制品厂做技师，后来又经营一家化工厂，还干过其它行当。工作紧张繁重，收入却很微薄。父亲每星期要工作六天，早晨6点半出门，晚上5点才回家。他整天都在盘算着怎样维持生计，孩子上学吃饭，以及其它家庭开销都要一一安排妥当。真够他操心的。

母亲是个性情温和的女人。可是自从父亲破产后，她连续几年在家里研究法律，盼望有朝一日能用法律手段使携款出逃的家伙归案伏法。她经常告诫儿子们，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现在想来，母亲操持家务非常不易。至少在三间房子里给六个孩子安置舒适的床铺便是个难题。可她巧妙地把我们安顿下来，免得我们每夜打闹不休。她让我们轮流值日，做家务。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了帮厨、洗碗洗衣服；学会了修剪果树，采摘果子并把它们贮存过冬；学会了给菜园锄草，堆垛；还学会了喂鸡、挤牛奶。要使一个八口之家的日子充满欢愉的情趣，持家度日的本领十分重要。

母亲很少采用棍头教子的方法，即使动了肝火，也只是用尺子打一下手掌。她深信自我体察修养觉悟的作用。她看出每个孩子各有特性，于是便因人施教。正是母亲教子有方，我们兄弟立身处事才规矩稳重，我们倒不是因为害怕惩处，而是认为理当如此，父亲则是火暴脾气，他从不吝惜挥舞棍棒。一旦发现哪个孩子故意捣蛋，他便使出拿手好戏：棍棒相见。他对我们真是“赏罚分明”。

我父母都讨厌争吵和殴斗，也鄙视不懂规矩礼仪的举止行为。但我发现父亲也不是个逆来顺受的人。一天下午，我从学校回家，一个同我年龄相仿

的粗壮结实的男孩在后面追我，我不敢迎战，只想逃跑。父亲看见后，冲我大喊：“你干吗容忍那小子追得你满街跑？”

我当即委曲地反驳说：“因为我还手，不管输赢，结果都是挨你的鞭子。”

“去把那小子赶走！”

有他这话，我还怕什么？我猛地转回身，怒发冲冠。那个追赶我的男孩被我的突然反击吓坏了，他慌忙地夺路而逃。我穷追不舍，一把将他抓住。当即把他放翻在地，并且正颜厉色地警告他：如果他再找麻烦，我就每天揍他一顿。通过这件事，我悟出一个道理：惯于称霸，耀武扬威的人，其实不过是耍弄唬人的把戏，外强中干。

从上学那天起，父母就鼓励我们不断深造，考取大学。他们还总对我们说：“只要谁爱读书，谁就能升学。”父亲因为没有按照祖父的意愿去经营农场，所以在我们未来的专业选择上，他从不横加干涉。

父亲注重读书，曾为此引起过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埃德加上中学时就想仿效阿瑟。他想去挣钱，而不愿继续读书。为此连续几个月，他假装上学，实则去给两位医生帮忙。一天，他无故旷课的报告送到了父亲手里。父亲勃然大怒，我看这火大得有点空前绝后。那天中午，埃德加和我回家吃午饭，父亲出人意料地从奶制品厂赶回来。他在马房找了我俩。只见他的脸由于怒气而扭曲着。不容分手，他抄起一根马鞭，拽住埃德加的衣领，劈头盖脸地抽起来。

当时刚过 12 点，我先是大声地央求父亲住手，随后又扯开嗓子惊恐地哭嚎。我是指望母亲能赶来解围。

我转到父亲身后，想抱住他的胳膊。父亲转身冲着我喝道：“噢，你也尝尝滋味是吧？关你屁事！”

我回答说：“谁也不能这样抽人，就是狗也不能这样打。”不知为什么，我并未受到惩罚。

现在，我和埃德加恐怕都清楚，父亲如此粗暴地对待埃德加，不过是想使这个任性的顽童安心读书罢了。回过头来看，要不是父亲的皮鞭，埃德加恐怕早就成了堪萨斯州没出息的勤杂工。

兄弟之间友好互助的习惯，是我们小时候养成的。许多年后，阿瑟成了粮食市场、金融银行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埃德加则是有名气的律师和一家工厂的董事长；厄尔开办了一家广播电台；米尔顿荣任约翰·霍普金斯家学校长；而我自己则有幸成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难怪朋友们经常问我：你家为什么没出一个孬种？

我么，答案并不复杂，只因为我家父母从不斤斤计较、鼠目寸光，而提倡阖家团结，真诚相爱，共勉共进。说真的，我去西点军校前，竟不知道有人委身在破裂的家庭、陌生的家庭和孤独的家庭中。责任感是一个人成熟的重要标志。在我家里，关心别人是理所当然的事。父母从小就向我们灌输，一个人既要有雄心壮志，又不能自高自大目中无人，自立自强是生活的基本原则。一旦我们兄弟当中：哪个人渴望得到力不能及的东西时，母亲便说：“莫要不自量力，也莫要自暴自弃，去脚踏实地地追求吧！”

养成我们性格的原因还有我们的自信心，我们坚信这样一句名言：天生我才必有用。今天我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从孩提时起就培养孩子们对家庭的和乐幸福的责任感，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也是家中的劳动者贡献者，是一个有用的人，那么，他们一旦走上社会。就能够主动地发挥创造性才干，为

国家做出贡献。

我 10 岁那年，母亲同意我的两个哥哥阿瑟和埃德加出去过万圣节。按照习惯，在万圣节前夕，孩子们可以挨门挨户地要礼物。并且嘴里可以不住地念叨：“不请客就捣乱！”父亲和母亲都说我年纪太小，不许我同去。为此我大哭大闹。我叫嚷着为自己争辩，直到两个哥哥动身上路，我还没罢休。

此后的事我记不清了，但是，父亲攥着我肩头使劲摇晃的情景仿佛还在眼前。父亲本想让我冷静下来，可我却用拳头连续猛击一棵苹果树。鲜血从手上滴下来。父亲只好用老法子惩治我，用山核桃木鞭条抽我一顿后，命令我上床睡觉。

大约一小时后，母亲走进我的房间。我正趴在枕头上抽泣，哭诉对我太不公平。母亲坐在床边的摇摆椅里，好长时间一声不吭。过了一阵，她开始劝我不要任性，并引用《圣经》上的话开导我。她包扎起我的伤手，对我说：“不要记人之过，更不要对长辈的管教耿耿于怀，你大发雷霆结果受罚的还是你自己。”她还说，在她的孩子中，我是最欠管教的。

我一直记着母亲的教诲，把它当作做人的重要准则。我时常告诫自己不要记恨别人，即使有人行为卑劣，特别是对我有所冒犯，我也尽量一笑了之。

母亲的谆谆教导使我逐渐养成了一种胸怀，对那些言行荒谬可笑的人，我也不在大庭广众之下言辞激愤地指名攻击。当然，我在私下场合，面对其人还是直言不讳、坚持真理的。用这种待人方式，即便我有时态度生硬，可我的部下也能欣然从命。可见不记前嫌光明磊落，是做人必不可少的品德和修养。我想，母亲也一定会同意我的观点。

【英国】阿加莎·克里斯蒂（1891～1976）

阿加莎·克里斯蒂，英国女小说家。生于德文郡托尔奎市。她以侦探小说闻名于世，被誉为“侦探小说之王。”主要作品有《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牧师住宅凶杀案》、《东方快车》、《十个小黑人》、《捕鼠器》等。

她生长在英国，有一个和睦的家庭和美好的童年。母亲聪敏、睿智，对于子女的教育具有独到的见解。当小阿加莎到了入学的年龄时，她并没有把她送入学校，而是让她在家里接受早期的启蒙教育和法语教育。

母亲为我请法语教师

母亲为我雇了一位保育员，每天白天照看我。她是位英国姑娘，只是生来一直住在帕安，她的法语说得跟英语一样流利，甚至比英语说得更好。母亲想让我跟她学习法语，但效果并不像她期望的那么理想。马卡姆小姐每日早晨来找我，带着我出去散步——这是姑娘们每天早晨照例要做的事。一路上，她指点着各种物体，一遍又一遍地说出它们的法语名称：“一只狗，”“一幢房子，”“一位警察，”“面包店。”我心不在焉地重复着，不过当我提问的时候，我就只能用英语，而她也用英语回答。我当时厌恶白天，腻烦在马卡姆小姐的陪伴下无休止地漫步。她人很好，待我和蔼，责任心也很强，就是太刻板。

母亲不久就决定不再要我跟马卡姆小姐学法语了，而是由一位法国女人每天下午定时来给我上法语课。新教师叫曼古海特太太。她身材高大，体态丰腴，披着褐色的披肩。

曼古海特太太尤其喜欢故作多情。她的过分多情使我更感到怯生生的。我愈来愈感到难以向她作出同等的反应。她那尖细的嗓音拖着令人肉麻的长腔：“噢，亲爱的宝贝！多乖呀，我的宝贝？噢小宝贝，让我们一起来读几课有趣的课文，你看好吗？”我有礼貌地冷冷地瞧着她。母亲在一旁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我喃喃地应了句：“好的，谢谢您，”我当时的法语水平也就只能表达有限的一点意思。

法语课的气氛还算和睦。我一直很听话，但头脑显然很笨。母亲很希望看到立竿见影的成效，对我学习的进展大为不满。

“她进步得太慢了，本来应该再快点，弗莱德，”她对父亲抱怨道。

父亲总是那么宽厚，回答说：“噢，她需要时间，克拉拉，需要一定的时间。那个女人才来了不到十天。”后来，母亲还是把这位家庭教师辞了。

母亲一直考虑着我的法语教育问题。她和姐姐当时正在城里一家裁缝店订做衣服。一天，母亲注意到店里的一位年轻的女工，她是一位负责试衣样的师傅的助手，主要协助顾客穿试衣样，为师傅递别针。她的师傅是位性情暴烈的中年妇女。母亲发现那位年轻的女工脾性温顺，颇有耐心，决定进一步考查她。在第二次和第三次试衣样时，母亲一直留神观察她的言行。后来又拉住她聊了起来。她叫玛丽·塞西，22岁，父亲是一个小咖啡店的老板。她有一个姐姐、两个弟弟和一个小妹妹，姐姐也在裁缝店工作。母亲漫不经心地问她是否愿意跟她去英国。姑娘听了喜出望外，兴奋得有些语无伦次。

母亲约好时间拜访了塞西太太，两人仔细地商量了这件事。直到这时，她才跟父亲谈起自己的打算。

“可是，克拉拉，”父亲反对道，“这位姑娘不是家庭教师，在这方面完全是外行。”

母亲却认为玛丽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种人。“她不懂英文，一句话也不会说，阿加莎不得不跟她学说法语。这位姑娘温文尔雅，脾气也好，她们家的名声也不错。她愿意随我们去英国，她还能为我们做衣服和各种针线活。”

同以往一样，母亲的异想天开又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时至今日，只要我一阖上双眼，玛丽那副可爱的青容笑貌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红润的圆脸，扁塌的鼻子，乌黑的头发在头顶盘成一个发髻。后来她告诉我，第一天早上她提心吊胆地走进我的卧室，用头天晚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学会的两句英语跟我打招呼：“早上好，肖（小）姐！祝您身体健康！”遗憾的是，由于她的法语口音很重，我一个字也没听懂，只是疑虑地注视看她。整整一天，我们就好像两只不会说话的狗，只是相互介绍了一下自己。两人几乎都没怎么说话，惶惑不安地瞧着对方。

不到一个星期，我和玛丽就不知不觉地能够交谈了。我使用法语，东一个词，西一个词，凑起来竟然也能表达自己的思想了，到了第一个周末的时候，我们竟成了一对忠实可靠的朋友。跟玛丽一道外出散步是件乐事，跟她在一起干什么都有趣。这是令人愉快的良好开端。

玛丽也跟母亲一样偶而给我读读法语书。有一天，我拿起一本叫《一个蠢驴的回忆录》的书一页页地翻看，我忽然欣喜地发现我已经能顺利的读下来了。大家都向我表示祝贺，母亲却一句褒奖的话也没有说。经过艰苦的磨难，我终于学会了法语，可以阅读书籍了，尽管遇到较难的段落还需要有人给我讲解，但我毕竟自己能读了呀。

8月底，我们离开高特里茨去巴黎，高特里茨令我终身难忘，在那里我度过一生中几个最愉快的夏天中的一个。

【日本】和田加津（1907～）

和田加津，日本著名企业家。1930年开创八百半商店。1956年改店名为八百半食品百货商店（株式会社），并实行现金明码实价销售，年销售额大增，成为日本商业巨头。从70年代起，开始向海外发展，在巴西、新加坡、美国等国设立分店，形成八百半国际流通集团。

和田加津创业成功的经验之一，就是教育职工树立“奉献与爱”的八百半精神。同时，她也以这种精神进行家庭教育，改进教育方法，进入母亲的角色，使自己的五个儿子都成为优秀的人。

认识母亲的角色

神户的伯母送我一本书名为《培养好孩子》的书。这是谷口雅春先生的书。那时，我既不知道成长之家，也不知道谷口先生的大名，正是一心扑在买卖上又为带孩子困扰的时候。

我们夫妇的愿望就是无论如何让孩子们能大学毕业，各奔前程。为此才这样呕心沥血，要求孩子的成绩也必须令人满意，所以申斥孩子时就说：

“就这样能行吗？这样甭想上大学！爸爸妈妈真不知道这么辛辛苦苦、整天满身泥水地干到底是为了什么？”长期以来，这种想法成了规劝孩子们的尺度，孩子们对这句话也要默默地服从。

然而，读了谷口先生的书以后我懂得：只求成绩好，能战胜竞争考试合格是不能成为出色的人的，也不会度过幸福的人生，确实，再聪明的孩子，如果心里乌云笼罩，是个连父母的话都不听的不诚实的孩子，那就再糟糕不过了。培养好孩子不仅要成绩好，还要陶冶“人格”。书上说“人格”即“人”自身，像我这样只是一味逼迫孩子学习绝非上策。

总之，“要培养好孩子，首先要表扬、肯定孩子的优点”。书的开头赋予我新的震惊和感动，使我一口气读完了《培养好孩子》一书。以往我认为教育只是学校当老师的责任，但是书中却告诉我并非如此，父母和家庭也有很深的关联，而且父母不懂得正确的教育方法还会对孩子犯下不可饶恕的错误。

书中还讲：“人都是上帝之子。作为上帝之子的人都有生就的天才，而父母不懂真理才没有把他当成天才。孩子身上的天才是未经加工的钻石，所以不能因为表面上没有天才的闪光而失望。这种天才要靠表扬来磨制。夸奖孩子，让自己的孩子发挥出他所有的能量吧！”孩子们本来就是好的，这种想法使我倍受感动，犹如心里射进一道阳光，为我教育好孩子增添了勇气。

我在脑海中浮现出每个孩子的面孔和成长的过程，自言自语道：“你们都是特别好的孩子啊！”

过去自己对孩子做了什么呢？我坦率地进行了反省。尽管我也做了极大努力，希望他们成为学习好、体魄健壮的好孩子，但在做法上也有许多欠妥之处。

《培养好孩子》一书中还谈到，“孩子的言行就像一面镜子，反映着家庭和父母的精神，所以希望孩子好，首先自己要起模范作用。父母或教育者的日常性言行，对培养孩子的人格有最强的说服力。”

我也因为一心扑在买卖上，时常和丈夫发生口角，而且有时是在孩子们面前动了感情。虽说是夫妻间在工作上的争论，但在孩子们的眼中，则是父母在吵架，这样下去确实不行。我意识到这一点便马上行动，把过去丈夫良

平作为模范店员受表彰的三张奖状贴到了孩子们的房间，告诉他们：“你们的爸爸了不起，爸爸是好样的。”还讲了他在学徒时代雪天赤脚送菜的事。我意识到，能向孩子们讲他们的父亲除了我这个当妻子的别无他人，这里也有做母亲的角色。

每当召开家长会，我都比以前加倍热心地出席，从不缺席。而且家长会开始前都要找老师，除了了解学习成绩外，还了解有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以及最近做得好的和应该改正之处。在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讲孩子的优点：“老师表扬你了。你一受到表扬，妈妈脸上也有光，真让人高兴。”

对每个孩子都公平地给予表扬，而需要改正的问题则个别指出：“这儿要是这样做就好了。”指出正确方向，诱导孩子接受。

作为母亲，我改变了过去一见孩子就批评、申斥的做法，经常鼓励、赞许孩子，“好样的，干得不错！”虽说同是围坐在一起吃饭，但话题变成了表扬、被表扬的内容，吃饭的气氛随之变得愉快、和谐，应该说这是最了不起的变化。

有一次在热海举办青年辩论大会。长子一夫也申请参加这个大会，写好了草稿反复练习。

不久，这一天来到了。

“爸爸、妈妈，请务必去听我的演讲。”

我高兴地想，这是好事。自己参加的辩论大会能邀请父母参加，事情看起来似乎理所当然，但实际上并非轻易能做到。

当然，我们夫妇把商店的工作安排好，带上他的弟弟们，全家前去声援。我们坐到会场的最前排，满怀期待地等着儿子登台演讲。这一天有七个人参赛，都是通过预选选拔上来的青年，所以都不错。

就要发表评审结果了。老实说，我们认为自己的儿子不是第一。虽然不坏，但觉得还有比儿子更好的。按儿子的表现来说，不是第三就是第四，不过还是听听专业评审员先生们发表的结果吧。没想到第一的人名出来后，接着发表第二、第三、第四，一夫竟然是最后一个，第七名！

我们坐在头一排，可是评审结果儿子却是最后一名，这使我们又惊异、又沮丧、又难堪，简直抬不起头来。可是仔细一想，最沮丧的还是一夫本人啊。每天练习，并且通过了预选赛，在这一显身手的时刻特意请来父母、兄弟，结果却得了个最后一名，这对他本人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

待周围人们散去以后，在静悄悄的会场上我夸奖、鼓励一夫：“一夫，你演讲的内容很好。决不是当母亲的偏向，你演讲的内容充实，论点明确，理应第一。不过演讲的技巧还有些欠缺。今天是一次难得的练兵，以后要继续努力，不能气馁。”

两年以后，一夫在成长之家全国青年大会上通过青年部辩论大会的预选，最后荣获了全国第一桂冠。儿子接受了“人皆上帝之子，只要努力坚持不懈，任何困难都能克服”的宝贵经验。话虽这么说，如果我不知道来自信仰的教诲也许会说“太让人难堪了，以后别费那个劲了”，那样儿子也会因为自卑感而心绪郁结。

但是，我认为正是通过这种体验的积累，一夫社长今天才能承担起接连不断讲演的重任。

1986年9月，一夫社长收到一封寄给他的英文邀请信。“由世界30个国家、5000名大学教授、专家组成的‘国际经营学会’将于本年11月23日

在夏威夷召开世界大会，请您届时为本会做基调讲演。”

虽然一夫回信婉言谢绝，说自己不是那块材料，但经不住对方再三邀请，终于同意接受此任，在国际会议上发表了题为《环太平洋时代的经营哲学与经营战略》的基调讲演。

【美国】里根（1911～）

里根，美国第四十任总统（1981 - 1988）。早年从事电影演员工作，曾在五十部电影中担任角色。1962年加入共和党。1966年当选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1970年重新当选，1980年当选为美国第四十任总统。1984年再次当选连任。

1983年3月4日，美国总统里根和他的夫人南希，在白宫庆祝了他们结婚三十五周年纪念。后来，美国《好家政杂志》独家采访了里根总统，请他谈了他的妻子、孩子、以及美国家庭未来发展的问題，本文是这次谈话的摘要。

谈家庭生活

记者：你们的头一个女儿帕蒂出生后，南希夫人决定放弃自己的演艺事业。今天，美国的许多妇女也必须面对这样的抉择。那末，当时你们是否就此讨论，才作出了这个决定？

里根：不，没有讨论过，这全是南希自己的意思。众所周知，在我与南希结婚时，她已经是一位非常成功的演员了。我一向认为，她很有天份，她所拍摄的十二部影片的制片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就在我俩结婚前，我们一起合拍过一部影片，之后又有好几次一起参加拍摄电视片，在同一部片子里担任角色。

南希的母亲也是一位女演员，她就说过：“如果你想同时身兼两职，既当演员又管好孩子，那末其中一项必定会弄得很糟。”所以南希最终决定，放弃女演员生涯，当好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我可以这样评价南希，她不论当女演员，或者做家庭主妇，都是非常出色的。

记者：有些观察家认为，你与南希是那么亲密和谐，以致没有可能容纳其他人的存在，这是否也包括着你们的孩子在内。你同意这种看法吗？如果从头再生活，你是否仍以同样的方式来教育自己的孩子？

里根：我不赞成这种看法。南希与我都觉得我们同自己的孩子是很亲密的。这是我俩一向的感觉。南希总是说我是位亲切而又疼爱自己孩子的父亲。

我想我是一个好父亲，在过去拍影片的岁月里，每当我拍完一部影片，我就抽出空余时间，与孩子们在一起共享天伦之乐。我相信，假如我从头生活起，那末我是会继续维持自己原来的教育孩子的方式。

记者：你认为，今天的美国，父母亲对待自己孩子的最大错误是什么？

里根：我相信，今天的美国父母亲，可以做得像以往任何时期的父母亲一样的好，那就是要去爱孩子，引导孩子，对孩子作出必要的牺牲，并以自己的孩子为荣。

当然，对孩子必须作出的某些牺牲，是可以用的方式来表达的。譬如，要给孩子一定的时间，在他们睡觉之前为他们讲故事，一起运动、一起进餐，教他们用餐的礼貌，这些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无形中能使父母与孩子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使他们有一种安全感。

当我们的儿子15岁时，有一次他问我们敢不敢带他去野外露营，结果我们为此特地安排了一次为期四天的野外活动计划。白天我们和孩子骑马在山谷中奔驰，晚上我们围着篝火，露天睡在睡袋里，清晨到河里抓鳟鱼。记得这次野外活动的最后一天中午，我们要经由一条小径，跨越3000英尺高的峭

壁。南希一向有高山反应症，可是她为了孩子，为了这次野外活动的成功，克服困难，照样爬山。

我想不是每个家庭，都有骑马登山、露天宿营的野外活动，但仍有许多其它的活动，有助于全家成员紧密地连结在一起，使父母与孩子们息息相关。

我认为今天有些美国父母所犯的最大错误是，忽视了对孩子的关心与照顾，以及有效地鼓励孩子们的责任感和认识到自我价值。一般而言，缺乏父母支持的孩子，往往自我价值感较低，妨碍了他们建立良好的品行和达到较高的成就。这不但影响着孩子个人和家庭，而且对国家也不利。

记者：你是否认为造成美国今天的破碎家庭，是父母的责任？

里根：每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失败负责。我国社会的结构，是由家庭、教会、学校、左邻右舍、政府，以及娱乐场所等交织而成的。在所有与孩子发展有关的因素中，都包含着一种角色的模仿，而影响角色模仿最大的，便是为人父母者。

1986年，我曾向白宫工作小组指出，要他们对美国家庭作一番调查，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发现，是证实了家庭确实影响到我们的社会问题，那就是一般人的是非观念混淆不清。而建立生活的是非观念最好的办法，是父母在日常生活中的以身作则。因此，作为教育孩子的父母，必须小心检视自己的行为。

记者：政府是否也有责任？

里根：不管政府的福利措施有多么好；结果也可能使本来有能力自食其力的家庭，因为有了政府的援助，反而自甘堕落，这样就造成了社会问题。

记者：你认为所谓传统的家庭的未来将是怎么样的？

里根：虽然美国的家庭今天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美国人依然渴望家庭的存在。民意测验表明，“美满的家庭生活”仍然高居其他社会价值的第一位，它胜过健康的身体、自尊、自由的选择等。经过社会上的许多变化，像单身、独居、同居等，美国人仍然认同家庭这个根本观念。这种对建立美满家庭的追求，以及我们的不屈精神，都将使我们克服过去所犯的错误，重新把重视家庭的观念支撑起来。

记者：一直有增无减的单身家庭，是否仍是全国性的问题？

里根：任何一个孩子因死亡、离婚、被抛弃而失去父母，永远是个悲剧。有些单身家庭确实也尽到了照顾自己孩子的责任，但是多数美国人认为，单身家庭并不是理想的模式。

确实有很多孩子，在父母单身或双亡的困境中，生存了下来，但孩子对父母的需要，仍是人本性中不可抹杀掉的。

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民族性格，也是家庭中，由上一代传给下一代的。我深信，父母双亲俱全的家庭总是胜过单亲家庭的。

【美国】小托马斯·沃森（1914～）

小托马斯·沃森，美国著名企业家。生于俄亥俄州代尔顿。毕业于布朗大学，后加入美国空军，成为一名飞行员。二次大战结束后退役，辅助父亲管理公司，任公司副总裁。1956年继承父业，担任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总裁。1971年辞去总裁职务。在他的苦心经营下，IBM成了世界计算机行业中独占鳌头的巨型公司，而且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五大工业企业。

1991年他出版了《父亲·儿子·公司》，一书，描述了他与父亲之间深沉的父子之情，以及父亲如何教育培养他接掌公司总裁大权的。

父亲·儿子·公司

1956年我接替父亲执掌IBM公司总裁大权后刚刚六个星期，父亲便抛下他一手开创的事业与世长辞了。十年来他苦心孤诣培养我继承父业，而我也雄心勃勃迫不及待地想施展自己的才华。

我从小生活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之中，进私立学校，作环球旅行，地位显赫，家财万贯，这一切都可能导致前程的毁灭。

少年时代我缺乏积极向上的进取心。上大学时终日沉湎于学开飞机，最后勉强才从大学毕业。二次大战爆发，我最喜爱的娱乐活动——驾机飞行，成了我的业务专长，我加入美国空军，当了一名驾驶员。几年的军旅生活，使我的性格和能力得到了锤炼。1943年我晋升为空军中校。退役时我第一次满怀信心地意识到自己有能力挑起经营IBM公司的重担。然而，战前我在父亲心目中一直显得能力平平。他很难相信我已今非昔比，能够接好他的班。二次大战后的十年里，我辅佐父亲管理公司事务。公开场合里他极力夸耀我精明能干，才思敏捷，私下里我们却在所有重大问题上各持己见，互不相让。1950年我提出尽快发展计算机的研制生产，这意味着要增加数千名工程技术人员，花费几千万美元兴建工厂和实验室，尽管父亲也意识到计算机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但在风险面前他望而却步了。

最后我们终于决定倾全力以他人无可比拟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计算机，结果，数年内公司发展到两万余名职工的规模。

父亲和我在从事他所开创的事业过程中，既充满了爱，又贯穿着无数次不同意见的争论。他使我逐渐懂得了应该如何对待权力的道理。我还学到了许多望子成龙的父亲应有的经验教训。当孩子们问我，他们究竟是否应该继承父亲的事业，我的回答是：能则为之。

父亲从未直接对我说要我继承他的事业，但从小我就意识到他希望我加入IBM公司并接管它，挑起经营整个公司的重担。记得5岁时父亲就带我到公司所属的一家工厂，装配线上散发出刺鼻的金属气味，金属铸件冒着滚滚浓烟，一台台机器发出隆隆声响，这些情景至今在我脑海中记忆犹新。

父亲用自己的一举一动来影响我，熏陶我，使我的言谈举止带上一副绅士派头。他认为这是待人接物最重要的技巧。他喜欢带我到各地旅行，旅途中他常给行李工一些小费。一次去芝加哥，他出手就给10美元，这在当时是相当可观的数目。他说他这样做有两个目的，一是行李工整晚辛劳，很值得可怜；二是那些服务人员虽地位低微，但如果不注意关心其生活，他们也会使你名誉扫地的。

旅行使我和父亲之间的关系日渐亲切起来，但一回到家里他又变得冷若

冰霜。也许他年事已高，工作太忙，无法理解儿子的心情。在这种环境下，我 13 岁便得了严重的忧郁症，终日躺着不愿起床，家人逼着我才吃饭、洗澡。在 19 岁上大学之前，每年我都要发作两次，严重时几乎导致自杀。

大学毕业后，我进入 IBM 公司的销售学校学习，后被安排当了推销员。我第一次外出推销产品就碰了个大钉子。我来到销售补剂的马尔蒂尼公司，好不容易见到财务主管，当他得知我是 IBM 公司老板托马斯·沃森的儿子后，便大谈某公司老板儿子游手好闲，挥金如土，不好好工作，最后沦为酒鬼被父亲解雇的故事，而对我要推销的穿孔卡片会计机则毫无兴趣。看他那种煞有介事教训人的样子，气得我真想放弃 IBM 公司的事业。

经过几年推销员的坎坷经历后，我被父亲安排到 IBM 公司新曼哈顿总部，开始迈出自己事业的第一步。

父亲平时十分注意观察我的一举一动。当我发表讲演时，他站在听众席认真听我讲话，当我加入某个慈善机构时，他又很注意阅读报纸上的有关报道。为了培养提高我的处事能力，他总是放手让我在工作中自己拿主见。

1950 年朝鲜战争爆发，导弹、密码破译和气象预报等军事业务对计算机的需求猛增，我们研制了一种名叫“国防计算机”的设备，使 IBM 公司迅速跻身竞争的行列。研制国防电子计算机就是父亲让我作的第一次大冒险。

国防计算机研制成功后，父亲曾带领董事会全体成员参观了样机。我等待着父亲对机器评头品足，但他始终不置一词。他有意让我按自己的思路来发展计算机。

当我还是个不谙世事、学习成绩相当糟糕的孩子时，父亲给我的是爱和鼓励；当我成了一名推销员时，他给我以不遗余力的帮助；但是当我行将执掌拥有成千上万职工的企业大权时，他却迫使我在每一个重大问题上和他来番争论，使我了解他思考和处理问题的方法。

1948 年，父亲在 75 岁寿辰到来之际便急于想把 IBM 公司的一半交给我弟弟迪克掌管。多年来我一直担心弟弟的成长会把我甩在后面，虽然他比我小 5 岁，但也善于交际，待人处事谦恭有礼，不卑不亢，风度翩翩，在他面前我常感矮人三分。

父亲打算让我掌管 IBM 公司的国内部分，经营范围限于美国本土。弟弟掌管 IBM 公司的国外部分，名为 IBM 环球贸易公司，即 IBM 设在世界各地的办事处和工厂组成的子公司。那是父亲晚年苦心经营创立的产业，也是他一生中最为惊人的成就。我当即反对他的这一设想，指出建立环球贸易公司势必加剧官僚主义，增加费用开支，降低整个 IBM 的生产效率，最后我提出不应该将加拿大的业务划归环球贸易公司。这时，父亲抑制不住心头的怒火，猛然站起来咆哮道：“不让弟弟得到发展事业的机会，你究竟想干什么？”

当着大家的面，挑起我们兄弟之间的矛盾，真使我非常尴尬。最后父亲说道：“记住，孩子们，你们要和睦相处！”听到这儿，我的心软了。

我希望和父亲建立一种融洽和谐的关系，我可以随意走进他的办公室，双脚搁在桌子上，和他共同探讨 IBM 公司未来的发展。1950 年，我的业务技巧已渐趋成熟，但只是个执行副总裁，父亲清楚地表示，倘若我想掌握更大的权力，就必须在每一个问题上继续和他争论下去。我抱怨他的态度太粗暴，他大声呵斥道：“我已经没有许多时间来跟你啰唆，那是我教你工作的唯一办法。”看来这就是他培养我、锻炼我、造就我的一套办法。

我们最激烈的争论不是发生在他的办公室，而是发生在第 75 号东街我父

母的寓所里。一次我有事未回自己的家，便在那里住了一夜。那天父母恰好外出参加社交活动，回家时我早已呼呼入睡。父亲假装和我道晚安，故意把我叫醒，他坐在床边椅子上，说过几句玩笑话后，便要和我讨论开辟西部地区销售业务的问题。

这是我研究了很长时间刚刚解决的问题，可他对处置方法很不满意，想把我辛辛苦苦研究得来的成果毁于一旦。我怒不可遏，睡意顿消，立即和他大吵起来。父亲脸色铁青，下颚颤抖着。气氛紧张到了极点。

已是凌晨1点半，听到我们一声高过一声的争吵声，母亲身穿睡衣，散乱着发来到我的房门口。她从不偏袒哪一方，只是说：“别吵了，老家伙，赶快睡觉好不好。”

争吵终于以我们相对唏嘘而结束。我们互相拥抱，发誓化干戈为玉帛，永不再吵，可是不到两个星期，新的意见分歧又再度升级为一场白热化的争论。令人奇怪的是天下竟有如此父子，互相折磨，永不休止。

国防计算机的研制成功使IBM公司的销售额迅速增长，1952年突破了2.5美元，就在此时，我和父亲又发生了一场令人难忘的争吵。

那时公司下属的打印机分部经理去世，为了表示对他的哀悼，我决定亲自前往加利福尼亚参加葬礼。临去机场前，父亲把我叫去，为某项业务我们之间又展开了一场互不相让的争论。为了赶班机，我匆匆离开了他的办公室。谁知父亲竟已抢先到了机场。当时他已78岁的高龄，老态龙钟，从候机楼外的荫凉处步履蹒跚地向我走来。他伸出布满青筋的手拉住我的手臂，我心中升起一股无名怒火，大声吼道：“真见鬼，老家伙，别老缠着我好不好？”我使劲抽回胳膊，转身朝飞机走去。

那是我平生经历的最长的一次九小时飞行。恐惧笼罩在我的心头，真担心父亲会因我的无礼而突然死去，我将带着曾经咒骂过自己父亲的歉疚而抱恨终生。飞机一降落，我急忙给他挂电话，诉说我为今天的举动而无比内疚。

不久，我携全家乘船沿东海岸南下到切萨皮克湾度假。我的心始终无法平静，于是以仟悔的心情提笔给父亲写了封信。

亲爱的爸爸：

在我乘船前往切萨皮克湾的海上，就想给您写封信。望着那碧海蓝天，三十八年的往事飞来眼底。尽管我一次次感受到您对儿子的关怀、爱护、体贴和理解，但惟有当我自己有了儿子时才对此有了真切的体会，但愿我的儿子不会像我和您那样与我争吵不体，因为这会给父亲带来多么大的痛苦。

我们之间频生争执，其中十有八九您是对的。剩下的一次，倘若我是个体贴您的儿子，本该克制忍让才是。您和母亲堪称人生的楷模，我虽力图效法你们的榜样，努力做个值得你们骄傲的人，可惜在许多方面实在难如人意。

我深深地爱您、敬重您，希望有机会向您表达我的心情。公司是您的事业和健康之本，我当像您一样克尽职。我从来像现在这样渴望聆听您的教诲和得到您的帮助。今后我一定会和您和睦相处，做一个无愧于您的儿子。

纸短情长，辞不达意。

爱您的汤姆

写完信我如释重负，想必父亲读后一定会得到些微欣慰。尽管后来我们并未停止过争执，但不再像以前那样固执己见。

IBM公司的事业发展顺利。1955年，公司销售额即将突破5亿美元大关。年增长率达20%，实现10亿美元的目标已为期不远。

我弟弟也在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终日奔波，忙忙碌碌，出色地管理着千头万绪的各项事务。1954年环球贸易公司的销售额突破了1亿美元，业务范围扩大到世界上76个国家，其规模举世无双。

1956年5月，父亲将IBM公司总裁的职务正式移交给我，一周后又把环球贸易公司总裁的职务移交给了迪克。我原以为他会留在公司担任顾问之类的职务，殊不知死神之手已悄悄伸向了他。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严重的胃溃疡使他无法进食。医生诊断，疤痕组织已将幽门堵塞，当时只要作一次简单手术便可使他转危为安，但他讨厌刀子在他身上划来划去。因此拒绝手术。结果消化越来越糟，几乎在饥饿的痛苦中挣扎着。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老人的精神特别饱满。3月份在华盛顿举行了一次销售会议，五百人聚集在一家饭店大厅内。父亲晚到一步，站在大厅的后面。会议主持人发现后，请他到台前致辞。当时父亲已82岁高龄，瘦骨嶙峋。他慢慢挺直身躯，小心翼翼沿着倾斜的侧廊向主席台走去。随着人们热烈的掌声，他的身躯越来越挺拔，步履越来越轻捷，最后竟一步跨两级台阶纵身跃上了主席台。在场的人们个个激动不已。他手扶台前的矮墙，紧握拳头，鼓励人们抓住大好时机，让IBM公司的事业永远蒸蒸日上。我永难忘怀父亲弥留之际的情景。病房里灯光通明，母亲和我们五个子女围在他病榻的周围。他静静地躺着，双眼紧闭、头略向上仰起。每次呼吸都比上一次艰难，间隔越来越长，最后他缓慢而深长地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地吐了出去，似乎在说，“咳，世间的一切忧愁烦恼已与我无关了。”父亲就这样永远停止了呼吸。

【印度】甘地夫人（1917～1984）

甘地夫人，印度前总理。生于北方邦阿拉哈巴德市，尼赫鲁的独生女。曾在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学习，后入牛津大学攻读政治、历史、人类等学科。12岁就参加国大党的反英政治活动。印度独立后任其父尼赫鲁总理的私人秘书。1959年任国大党主席。1964年尼赫鲁去世后入阁，任新闻和广播部长。1966年1月当选国大党议会党团领袖，政府总理。1967年，1971年和1980年三次出任总理。1983年主持第七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任不结盟运动主席。1984年10月31日遇刺身亡。

做母亲是最崇高的天职

拉吉夫的出生是我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刻之一，虽然我应该说那时候他看起来长得相当丑。泰戈尔写道：“每个婴儿的出世都带来了上帝对人类并未失望的信息。”

但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做母亲是个最崇高的天职。她把一个新的生命带进这个世界，看着他成长，梦想他有伟大的前程。这真是最令人陶醉的体验，使人总感到新奇和兴奋。

由于政治斗争，我自己的童年过得很不正常，充满了孤独和不安，因此我下决心要拿出足够的时间来照顾我的两个孩子。孩子们之需要母亲的爱抚，犹如幼苗之需要阳光和雨露一样。对一个母亲来说，她应该经常把孩子放在首位，因为孩子们对母亲有着非常特殊的依赖。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好我所负责的公职和我对家庭、孩子应尽的义务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在拉吉夫和桑贾伊还是婴儿的时候，我就不赞成那种叫别人来关照孩子的想法。我尽自己所能为孩子们多做些事情。在他们上学以后，我就在他们上课时间安排约会，以便孩子回家后我有空闲。桑贾伊还很小的时候，有一次幼儿园的一个小朋友和他的母亲来到我家。这位母亲是位有钱人家的妇女。她在评论我的公务活动时说，我不可能有很多时间同孩子们在一起。这句话刺伤了桑贾伊。在我还没想好如何答复时，他就冲口而出地替我解围，说道：“我妈妈有许多重要的工作要做，但是，她同我玩的时间比你同你儿子玩的时间还多。”

看起来他的小朋友对他母亲玩桥牌有怨言。

然而，问题不在于在孩子身上花多少时间，重要的是对花这种时间抱什么态度。当一个人只有很有限的时间供自己支配时，他自然会花在最需要的地方。不管我怎么忙、怎么累、怎么不舒服，我总要抽一些时间和我的儿子一块玩，一块读书。

最好的教育是一身作则。孩子们对谎言或虚伪非常敏感，极易察觉。如果他们尊重你、依赖你，他们就是在很小的时候也会同你合作。我的大儿子拉吉夫是个活泼、愉快的孩子，但在他3岁的时候，他的小弟弟出生了，加上我们迁离了住惯的阿拉哈巴德市等等变化，使他非常不快。我当时身体也很不舒服。我发现他的脾气非常暴躁。要是骂他吧，情况就会更糟。所以我尽力同他讲道理，我告诉他，我还是和过去一样地爱他，他的大吵大闹使我很不安。

他说：“我有什么办法？我不想哭可总是忍不住。”

我说：“花园里的喷泉多美。你想哭的时候就到喷泉那儿去哭去吵。”

在那以后，每逢我看到他要流泪的时候，我就轻声地说“喷泉”，他也

就走开了。在花园里有许多东西能吸引他的注意力，他会很快忘掉一切烦恼。

孩子长大后，就到寄宿学校上学了。孩子不在家时，我开始到全国各地旅行，只是在假日里才同孩子们在一起。在同孩子们分开时，我至少每星期给他们写一封信，有时还多一些。这样他们就会知道我一直在惦念着他们。

生活总是有快乐也有忧伤。从广泛的意义上说，教育是陶冶身心，培养健全的个性，以便能够从容不迫地适应生活中的各种变化。这是从学校和课本知识中所得不到的。主要负担落在母亲的肩上，她必须帮助孩子发展自我克制的能力，加强对他们的品行的培养。真正的爱并不是迁就孩子，让他们随心所欲，而是要随时约束和教育他们。

拉吉夫还不到 12 岁的时候，不得不动一次手术。医生想告诉他，手术并不痛苦。但我认为，孩子已经懂事了，这样反而不好。因此我打断了他的话，告诉拉吉夫，手术后有几天会相当痛苦。要是我能替他受苦，我一定乐于承受，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让他准备自己忍受，哭泣或叫苦都不能减轻痛苦，也许还会引起头痛。拉吉夫一次也没有哭，一次也没有叫苦，含笑忍受了一切。医生说，就是在成年人中也没见过这样好的病人。

我有时因公务而与孩子们分离。然而就是他们也认为这是值得的，因为我正是通过这些活动，为所有印度儿童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工作。

就是在比较先进的国家里，承认孩子们的个性及其特殊权利也只是近来才有的事。这是通过长期的探索与失败才承认的。人们意识到，不承认它，不辅以必要的行动，就会产生重大的社会问题。

工业革命开始以来，我们的生活节奏就无情地加速着。为了生存、谋生和像他们所说的出人头地，为了所有这一切而进行的斗争，越来越使人心力交瘁。

为了跟上形势的发展，人们必须经常使自己适应周围的变化。年事渐高的人对这些变化自然就更难于适应。结果是，出现了两代人之间日益扩大的思想鸿沟。

著名诗人、哲学家卡利尔·吉布兰在写诗抒发对子女之情时说：

孩子们自有孩子们的头脑，
能百般爱护他们哟，
却无法让他们跟着父母跑。
孩子们的心啊正飞往未来世界，
锁得住他们的身呀，
锁不住他们的心。
未来世界呀无法寻找，
就连梦中也无法寻找。

有多少父母察觉到了这个思想鸿沟呢？多数人都把孩子看作是自己的延续，想让他们实现自己的未酬壮志。

这意味着青年人出于对父母的爱和尊重，有时不得不抑制自己的愿望和爱好，放弃自己所选择的、也许有着特殊兴趣和才能的领域，而去屈从父母或保护人的愿望。

这种痛苦的选择往往足以压抑他们的热情和对人生的乐趣。这对社会来说是在已经死气沉沉的生活中又增添了一个消极因素，而不是增加一份生气勃勃的力量，这支力量能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发挥作用，造福社会。

只要可能，哪有做母亲的不愿意愉快地为儿女分担痛苦的？但令人感叹

的是我们早就听过这种说法：“到头来，我们既不是父亲也不是母亲，既不是丈夫也不是妻子或儿女，我们都只不过是个自我的、孤独的个体，我们应按自己的法则、自己的个性生活。”难道做父母的到头来只能作为一个旁观者，任凭子女自行其是，不予劝阻，不加指导吗？不，生活并不那么简单。我们做父母的担负着悉心指导子女这一极其复杂而又细微的重任，不应该力图用我们的个性去影响孩子或把我们的愿望强加于他们。

我们应该赋予子女以勇气和自信，还要帮助他们加以发展，正如牛津大学巴利奥尔学院院长史密斯 1919 年给英国首相的信中所写的那样：

“心胸开阔，目光敏锐，热爱真理，就能抵制无理诡辩、陈腐信仰、哗众取宠和伪善之言。”

如果这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就可以为子女取得成就和生活保障提供坚实的基础，而这决不是眼下努力为他们安排一个舒适的工作所能得到的。

【苏联】苏霍姆林斯基（1918—1970）

苏霍姆林斯基，苏联当代著名教育家。生于乌克兰基洛沃格勒的贫民家庭。毕业于波尔塔瓦师范学院。历任巴甫雷什中学教师、教导主任、校长、区教育局长、中学校长。是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主要论著有《把心灵献给儿童》、《学生的精神世界》、《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等，并出版了教育文集。

苏霍姆林斯基擅长做人的教育工作，对自己儿女也不例外。这三封信，就是他对刚刚步入青春期的女儿和跨入大学门槛的儿子所作的透彻而切实、严肃而又温馨的告诫。

给儿女的信

亲爱的女儿：

你的问题使我激动不已。

现在你 14 岁，正在跨越成为一个成年女子的门坎。你问道：“爸爸，爱情是什么？”

当我意识到，我现在已经不是在同一个小女孩谈话时，我的心在激烈地跳动。在你跨越这个门坎时，我祝你幸福。但是，只有当你成为一个有头脑的贤慧姑娘时，你才能得到幸福。

千百万女性，特别是年纪尚幼的 14 岁的女性，心儿突突地跳着想：爱情是什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每个男青年，当他成长为一个成年男子的时候，也在考虑这个问题。现在，我亲爱的女儿，我给你的信的写法，和从前不一样了。我内心深处的一个愿望是传授给你一种生活智慧，它就叫生活技能。我希望从父亲的每句肺腑之言中，就像从一粒小小的种子中一样，萌发出你自己的观点和信念的幼芽。

“爱情是什么”这个问题，也曾使我心中很不平静。在童年时代和青年的早期，我最亲近的人是祖母玛利姬——一个令人赞叹的人，我心灵上一切美好的、聪明的、诚实的东西都是她给予我的。她在战争前夕去世了。她为我打开了神话、祖国语言和人类之美的广阔世界。有一次，在一个早秋寂静的傍晚，坐在苹果树的浓荫下，看着向温暖国度飞去的仙鹤，我突然地问道：“奶奶，爱情是什么？”

最复杂的问题她也会用神话来解释。她的一双蓝色的眼睛流露出沉思和不安的神色，她用一种极特殊的从来也未有的方式看了我一眼。接着，她就讲开了：

爱情是什么？……当上帝创造世界时，他在地球上安排了各种生灵，并教给他们用自生同类的办法延续自己的种族。他给男人和女人划出了田地，并教给他们如何建造窝棚，给了男人一把铁锹，给了女人一小撮种子，他对他们说：“在这里生活和传宗接代吧，我干自己的事去啦。一年以后我再来，看看你们过的怎么样。”

刚好过了一年，上帝和天使长加福雷依尔来了。是在一个大清早，太阳刚刚升起的时候来的。上帝看到：男人和女人坐在窝棚旁边，他们面前庄稼地里的谷物正在成熟，他们身旁有一个摇篮，摇篮里的婴儿正在睡觉。这男人和女人有时仰望天空，有时互相对视。在他们相互对视的瞬间，上帝在他们眼里发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美和一股特别神秘的力量，这种美赛过蓝天、红日，超过宽广的大地和金黄色的麦田，比上帝亲手制做的一切东西更美好。

这种美使上帝震颤、惊奇、发呆。

“这是什么呀？”上帝向天使长加福雷依尔问道。

“这是爱情。”

“爱情是什么？”

天使长耸了耸肩说不知道。上帝走到男人和女人跟前，并问他们，什么是爱情。可是他们不能向他解释清楚。于是上帝生气了。

“啊哈，是这样！现在你们接受我的惩罚：从此时此刻起，你们将会死。你们每活一小时，就将消耗掉你们的一分青春和活力！五十年以后我再来，看看你们眼里还有什么，你们这些人啊……”

“上帝生哪一门子气呢？”我向祖母问道。

因为人不经请示上帝就创造了一种连上帝也不认识的东西。你听我往下说：五十年以后，上帝和天使长又来了。上帝看到：在窝棚旁边建起了一座用圆木造的木屋，在空地上培植的鲜花开满了花园，田地里的庄稼正在成熟，儿子们在耕地，女儿们在收割小麦，而孙子们在草地上玩耍。在木屋门前坐着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婆，他们有时遥望鲜红的朝霞，有时相互对视。上帝在他们的眼睛里看到的那种美比以前更巨大，那种力量比以前更强烈，并且还包括一种新的东西，

“这是什么？”上帝向天使长问道。

“忠诚。”天使长答道，依然没人能够做出解释。

上帝更生气了。

“人啊，光让你们衰老还不够吗？你们活不了多久啦。那时我再来瞧瞧，看你们的爱情会变成什么东西。”

三年以后，上帝和天使长又来了。上帝看到，一个男人在一个小土丘旁坐着。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悲伤，可是里面依然存在着那种莫名其妙的美和那股特别神秘的力量，而且其中不只有爱情和忠诚，又增添了一种什么东西。

“而这又是什么？”上帝问天使长。

“心灵的怀念。”

上帝持了一下自己的胡须，就离开了坐在小土丘旁的那位老人，他扭过脸，向长满小麦的田地望鲜红的朝霞望去，于是他看见：在金黄色的麦田旁站着许多年轻的男女，他们有时仰望天边的彩霞，有时相互对视……上帝站在那儿望了他们很久，然后，陷入了沉思，从那时起，人成了地球上的主人。

你瞧，我的乖子孙，这就是爱情。爱情——它比上帝还崇高。爱情就是人类千古不朽的美和永恒的力量。人类一代一代地相互交替。我们每个人都要变成一堆灰烬，而爱情却以充满活力的、永不衰退的联系保留下去！

我亲爱的女儿，这就是爱情。千万种生灵生活着、繁衍着、延续着自己的种族，可是，只有人能够爱。如果一个人不会爱，他就不能到达人类之美的这个顶峰，那就是说，他只不过是一个生物，虽是一个人，但却不会爱。

亲爱的女儿：

现在我和你谈话就像两个大人谈话一样了，这有多好啊！你已在深入思考人类智慧的最难理解的一页，这又是多么叫我这个做父亲的人高兴呀。假如所有的年轻人——男子和女人——都毫不例外地能彻底理解这一页，我们的社会就会和谐得多，幸福就会成为每个人相依为命的东西和终生财富。

一代一代的年轻人在多大程度上具备这一伟大的智慧——学会爱，不仅个人的幸福取决于这一点，我们整个社会的美、道德纯洁和安定也取决于它。

显然，我在这里强调的仅仅是我们生活的一个方面，我并未忽视其它方面。一个人可以学会从事最伟大的建筑——建造水电站和宫殿，建造宇宙飞船和核潜艇，可是，如果他没有学会真正地爱，他就依然是一个野人。而一个有教养的野人，要比一个无教养的野人危险一百倍。

我们的生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的劳动，生产劳动，人的社会面貌和每个公民应有的创造性，对人民和社会应尽的义务；另一方面属于精神心理和道德伦理关系领域，家庭、子女、父母对子女的和子女对父母的义务与责任。在这个领域，令人遗憾的是，人常常还是无知的、奴性十足的或是卑劣的。

一个在精神心理和道德伦理关系方面不完善的人，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真正的创造者，真正的爱国者。个性潜力是多方面的，就其发展的可能性和表现形式来说，是无限的，但它万变不离其宗：某一方面的优点和缺点必然会在所有其他方面表现出来，内部的一切联系，一切相互影响，是人所固有的。

我经常收到和你同龄的和比你稍大的姑娘们的许多来信，你回家以后读一读吧，足有几千份。里面既有真正的人类呼声，也有发人深省的提示：人的爱情应当去创造、去培养，它不会遗传、也不可能继承，它不会像人种延续的本能那样，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

一位 17 岁的姑娘(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写道：她同一个小伙子认识了，交上了朋友，很快活。可是她发现，小伙子爱喝酒，说话很粗暴。姑娘为此哭过，烦恼过，但是原谅了这小伙子的所有一切越轨行为，实际上，也原谅了他的一些低俗举动。这位姑娘自我原谅说：“反正我是爱他的呀。”一件本来可以预料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她怀孕了。这姑娘委身于那青年，与其说是出自爱情，不如说是出于恐惧：她担心，如果拒绝他的要求他会抛弃她，去找更顺从，更好说话的姑娘……。当姑娘告诉那青年说，“我们将有孩子了”时，他吃惊地说：“怎么说‘我们’呢？是‘你’将有孩子。”于是他抛弃了她。这姑娘不得不中断了学业，迁到了另一个城市生活。她的一生就这样给毁了。我觉得，这些信的每一张每一页就像烧红的金属片一样炽热、灼人，不时从中发出绝望和惶恐的呼喊：他爱我，可是不尊重我；为了使他不仅爱我，而且尊重我，该怎么办？

你瞧，我的好闺女，我所讲的我祖母的那个富有哲理的神话，我和你关于爱情是什么的谈话，不是没来由的吧。我想使你避免许多姑娘犯过的不得不付出昂贵代价的那种错误，有的姑娘因为犯这样的错误而牺牲了自己的幸福、欢乐、健康、甚至生命。人的爱情不仅应当是美好的、忠诚的、可靠的，而应当是明智的、慎重的、机警的和是非分明的，只有这样，它才能带来快乐和幸福。记住这一点吧，我的女儿。记住：生活中不仅有美好和崇高的东西，令人痛心的是也有丑恶、奸诈和卑鄙行为。你不仅要有一颗坦率、善良的心，这颗心同时还必须是端正的、坚毅的和严格的。亲爱的儿子：你好！

你请我就如何经济地合理地（这完全正确——合理地）利用时间给你提些建议。你抱怨说：“工个一件紧接着一件，转瞬间一天就过去了。原定要做的事情结果没有做完。”从你的来信中，我清楚地知道，在你的身上，压着一大堆书需要读，就像你说的那样，来不及读完建议你读的全部书籍。

根据我的经验，向你提出几点建议：

1. 第一位的和最基本的（关于这一点，早在去年我就写信给你说过）就

是善于在听课过程中节约并积累时间。不善于听课，会使大学生的脑力劳动出现“紧急动员”的时候。测验（或考试）前的几天，他就一个劲地死啃课堂笔记本，而在测验的时候，就开夜车，一昼夜只睡两三个小时。他把每天应当做完的工作都堆积到这“紧急日子”里去做。据我计算，这种“紧急日子”、“紧急动员”的日子，在一年之中集中起来，不少于五十天，差不多是全年工作时间的四分之一。这是隐藏着时间不够的一个最主要的根源，必须防止这种“火急地”昼夜不眠地啃课堂笔记的作法。要学会在课堂上思考大纲，天天复习笔记，即使只用两小时也好。我建议你吧笔记分成两项（栏）为好：第一项记上简要的讲课内容，第二项记上需要思考的问题；这里要记中心、主要问题。这是个骨架，这门课程的全部知识联结在这个骨架上。这些骨架似的问题，你需要天天思考。要思考清楚，就要天天读书，就像我说过的那样。如果你能按照这个要求对待这门课程，那你就不会有“紧急动员”的日子了，就不需要在准备考试或测验的时候死啃笔记了。课程的骨架是一个独特的大纲，在它的基础上去记忆这门课程的全部材料。

2. 如果你想有充裕的时间，那你就天天读书。天天读，并且要仔细阅读若干（四一六）页在某种程度上同课程有联系的科学文献。专心阅读、深入思考。你所读的一切，就是你用以治学的知识底子，底子越雄厚，学习越容易。你每天读的东西越多，你的时间后备就越充足，因为在你阅读的东西之中，有千百个接触点，同你在课堂上所学的材料连接起来。我把这些接触点称之为记忆的锚。它们把必须有的知识同围绕着人的知识的海洋连接在一起了。要学会强迫自己天天读书，不要把今天的工作搁到明天。今天丢弃了的东西，明天怎么也补不上了。

3. 要从早晨6点钟左右开始你的工作日。5点30分起床，作完早操，喝一杯牛奶（不要养成喝茶的习惯，成年以后喝也来得及），吃一个圆面包，开始工作。如果你习惯了自己的工作日从6点开始，那就要努力再提早15—20分钟着手工作。这是良好的内在动因，能促进整天的工作。

清晨起来，上课以前，用功一个半小时，这是黄金般的时间。凡是早晨我能做到的事，我都要把它做完。三十年来，我都是早晨5点开始自己的工作，一直工作到8点。三十本有关教育学方面的书，以及三十多篇别的学术著作，都是利用早晨从5点到8点的时间写成的。我已经养成了脑力劳动的节律；即使我想在早晨睡觉，也是办不到的；我的全部身心，在这个时间只能从事脑力劳动。

我建议你用早晨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去从事最复杂的创造性的脑力劳动。思考理论上的中心问题，钻研艰深的论文，写专题报告。如果你的脑力劳动带有研究的成分，那只能在早晨的时间去做它。

所以，你不能逗留到半夜，至少要在10点或10点半入睡，这要成为自己的作息制度，这是为了解除疲劳。

4. 要善于确立自己的脑力劳动制度，这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我是指事物的主次关系而说的。不要把它挤到次要的地位上去。主要的事情要善于安排时间去做。要确定哪些是最重要的学术问题，你能否成为工程师，有赖于对这些学术问题的理解，有一系列的问题是相互渗透的，它们贯穿着许多的学科。主要的学术问题，应当在你早晨脑力劳动中放在第一位去钻研。要善于寻找那些与主要学术问题有关的、最基本的书籍、科学著作，去仔细、认真地钻研它们。

5. 善于给自己创造内在的动因。在脑力劳动中，许多事情并非都是那么有趣的，都是你很想去做。经常的、唯一的动因就是需要。脑力劳动正是由此开始的。要善于把思想集中在理论的细节上，而且要集中到这样的高度，以致渐渐地把“我需要”变成“我想要”。最有兴趣的工作，总要放在工作快结束时来做。

6. 书刊的大海包围着你。在大学的年代，必须很严格地选择你要阅读的书刊。求知心切，好学心强的人什么书都想看。但这是办不到的。要善于限定阅读范围，超越这个范围，那就要破坏劳动定额。但同时也要记住，随时都会出现你预先没有列入计划的必读新书。这就需要备用时间。如像我已经写给你的那样，这些备用时间，是困善于进行课堂学习、善于做笔记并防止了“紧急动员”的时日而挤出来的。

7. 要善于提醒自己：很多活动包围着你。有科学小组，文艺活动小组，运动队，跳舞晚会，许多俱乐部；这些地方都可以消磨时间。而你要表现坚定，要善于选择。因为这些多式多样的活动都具有诱惑力，它们能给你带来很大的损害。娱乐和休息都是需要的，但是不能忘记主要的：你是个劳动者。国家在你身上花了大笔金钱，因此，占第一位的不应当是跳舞，而应当是劳动。为了休息，我主张下象棋，读文艺作品。在极度寂静中，聚精会神地下棋，这是调节神经系统，使思想条理化的最好方法。

8. 不要至度时光。我指的是空谈，白白地浪费时间。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几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像俗语说的那样，闲聊起来。一小时、两小时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做，任何高明的思想也没有谈出来，而时间却一去不复返了。要善于把自己和同志们的谈话变成充实自己精神世界的源泉。

9. 要学会减轻自己今后的脑力劳动，我说的是要善于建立未来的时间后备。为此，必须养成系统地记笔记的习惯。我现在有四十本笔记。每一本笔记都是用作记载关于教育学方面的一个专题的清晰而又仿佛是昙花一现的思想（这些思想“习惯”于只在头脑中出现一次，不再复现）。笔记中我只记录我阅读过的关于这个问题的最有趣的卓越思想。所有这些，将来都是有用的，都能很好地减轻脑力劳动。

10 对于每一件工作，都要寻找最有效的脑力劳动的方法。避免公式化和老套子。要不惜花费时间去深刻地思考那些同你有关的事实、现象和规律的实质。你对问题思考得越深刻，记忆就越牢固。没有理解之前，就不要费心去记忆，那样做是白费时间。一看就懂的东西，不必细读，浏览一下就行了。但是切忌走马观花地浏览那些费解的东西。任何“走马观花”、“不求甚解”都会迫使你对某些事实、现象和规律，不得不回过头来去多次重新认识。

11. 如果住在一个房间里的人们不能协商好去共同严格遵守某些要求，任何个人的脑力劳动都不能顺利进行。因此首先必须严格地约定，在一定的时间内严禁谈话、争吵，或者做破坏肃静的事情。在集中精力从事脑力劳动的时间，每个人都必须完全独立地进行工作。

12. 脑力劳动要求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互相交替进行。要交替地阅读科学文献和文艺书籍。

13. 要改掉某些坏习惯，我指的是：开始工作以前闲坐 15 分钟、20 分钟；毫无必要地翻阅那明明知道不要阅读的书本；睡醒了，在被窝里再躺 15 分钟，等等。

14. “明天”，是勤劳的最危险的敌人。任何时候都不要把今天该做的事

搁置到明天。而且应当养成习惯，把明天的一部分工作放在今天做完。这将是一种美好的内在动因，它对整个明天都有启示作用。

15. 任何时候都不要停止脑力劳动，一天也不要停。每天不要丢开书本。每天都要用知识珍品来丰富自己，这是脑力劳动所必须的时间来源之一。

这就是十五诫，我认为，这十五诫是每个大学生都应当遵守的。

祝你身体健康，精神愉快！

你的父亲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1918）

纳尔逊·曼德拉，南非总统，南非民族解放运动活动家，南非黑人领袖。生于南非坦布族酋长家庭。毕业于南非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1944年成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青年联盟的创始人之一。1952年任非洲人国民大会副主席，后组织并主持南非人民大会，通过《自由宪章》。后多次被捕，1990年2月11日获释。1991年7月任非洲人国民大会主席。

这是他给小女儿的信。当时他在狱中，得知女儿在写作上取得初步进展，而在恋爱中遇到了一些麻烦，便怀着深深的父爱写下了这封信。

生活并不是玫瑰花圃

我很高兴地获悉，你已正式成为《挚爱》杂志的专栏作者。在你17岁的年纪，这是一项不小的成绩。约翰内斯堡能为你提供这样一个富有挑战意味的机会，真是够好的了。写作是受人敬仰的职业，它可以把你直接推到世界的中心；而要成为第一流的作家，你就必须付出实实在在的艰苦劳动，追求美好而新颖的主题，简单明了的表述，不可更替的词汇选择。

为了适应你今天的处境，你正在进行自我调整，设法使自己感到幸福。对此，我激动万分。你说得好极了，孩子，只要有钢铁般的意志，你可把不幸变成优势，如果不是这样，你妈妈该变得失魂落魄了。

关于那位男朋友，我对他情况了解不够，难以为你提供恰当的建议。生活中，很少有人能找到十全十美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一般说来，双方真诚相爱就足够了，剩下的是相互谅解和相互影响的问题。坦率而求实的讨论可能使那些微妙的难题迎刃而解。

如果在做了最大努力之后，你仍觉得你们的关系没有真正改善，那就毫不迟疑地结束这种关系。有一种事要永远牢记，永远不能允许任何人欺侮你，不管他是谁，不管你爱他受得多么深。我详细地回顾了过去，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试图欺侮你们的妈妈。我们都是平等地讨论问题。我不能容忍任何企图欺侮你的人。这样说一说是否会使你稍稍感到轻松些呢？

现在，你的学业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事情，要不惜一切取得英语奖学金。这是妈妈和我所愿意看到的事。

生活中会有这样的时刻：人们忘记了他们作为人的可贵天赋，忘记了使他们在所到之处和任何困境中都闪耀着光辉的高尚情操。生活中也有这样的时刻：永远充满自信的人开始犹豫不决，潜在的天才看上去还不及平庸之辈。本来强悍有力的男子汉在危难降临时瘫软得像那蜷缩在壳壁之中毫无生气的水母。当人们说生活并不是玫瑰花圃时，说的就是这层意思……

【美国】亚科卡（1924—）

亚科卡，美国著名企业家。1970年任福特公司总裁。1973年他负责生产的新型轿车销路大增，并打入西欧市场。但老板福特三世唯恐亚科卡威胁到本家族企业继承权，在1978年解雇了他。同年11月，他应聘到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工作。1980年接任该公司董事长兼业务主管。此时正值公司危难之际，他大胆改革，到1984年，公司净赚24亿美元，被誉为美国新时代的英雄，企业界的超级明星。

“太阳还会出来”，正是父亲这一教诲，激励亚科卡奋力拯救了濒于破产的克莱斯勒公司。

父亲的教诲

大萧条时期，我父亲开出的支票不止一次地被退回来，上面永远是这几个大字：存款不足。这总使他大吃一惊，因为他认为，可靠的客户信贷对一个人或一家企业的信誉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他经常向迪尔玛和我灌输他对财务责任的信条，敦促我们花钱要量入为出。他认为挂账办法会坑了自己。在我们家里，谁也不准使用信用卡或者赊购任何东西——决不允许！

在这方面，父亲比他的时代稍为先进些。他预见到，分期付款买东西和抵押都会破坏人们在金钱方面的责任感。他预言，随随便便地赊欠，终将使我们整个社会遭到腐蚀和破坏，顾客要是把他们手中的小塑料卡（信用证）当成存在银行里的钱来用，那他们就会吃苦头了。

“要是你借个什么东西，”他时常告诉我，“哪怕是从同学那里借了20美分，也一定要记下来，免得忘了还他。”我常常想，如果他能活到1981年见到我为了维持克莱斯勒公司的生产而债台高筑的情况，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这一次我欠的债不是20美分，而是12亿美元。虽然我并没有忘记父亲的教诲，但是我却有点好笑：这笔贷款就是不记下来我也不会忘记的。

每当我们家遇到困难时，总是父亲鼓励我们振作精神。不论发生什么事，他总是我们的靠山。他是一个思想豁达的人。关于世事人情他有许多格言和警句。他最喜欢谈论的话题是：人生有起落，每个人处于逆境都要安之若素。“你得明白，生活中稍不如意的事总是有的。”当我在学校里考试成绩不佳或者遇到一些不顺心的事时他总是这样对我说：“没有一些不如意的事作比较，你就不会真正懂得什么是幸福了。”

同时，他不喜欢见到我们有谁愁眉不展的，并且总是千方百计地让我们振作起来。每当我有什么烦恼的事，他总是说：“告诉我，利多！上月或者去年，你有什么这么不顺心的事？此刻你自己都记不起来了！所以你今天如此烦恼，有些事到头来也许并不真那么糟呢。别想它啦，明天好好干吧！”

遇到困难时，他总是乐观主义者。“先别急，等一等，”我有什么事情看来不妙时他总是说“太阳还会出来。它会照常出来的！”许多年之后，当我奋力拯救克莱斯勒公司，使之免于破产时，我就怀念父亲那些安慰人的话了。那时候，我常自言自语道：“啊！爸爸，太阳在哪儿？太阳在哪儿呀？！”他从不准我们准伤心绝望的。我得承认，1981年我曾不止一次地准备认输。但是，凭着回忆父亲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我在那些日子里保持自己清醒的头脑。他说：“此刻看起来是够困难的，但是要记住，就是这种困难也会过去的。”

她是一个善于调动人们积极性的人，不管你是做什么的。如果我们到外边饭馆里吃饭，女招待员态度不好，吃完饭后他就会招呼她过来，奉献给她

他心爱的格言。“我要送给你一点真正的小费，”他说，“你干这个工作为啥这么不高兴呢？是谁强迫你做女招待啦？你干起来这么不高兴，就等于告诉每一个人说，你不喜欢你做的这价工作。你看，我们出来是为了得到愉快，却让你给搅了。如果你真的愿意当招待员，那你就应当当个世界上最棒的招待员，否则不如去另找一份工作。”

在他自己的餐馆里，如果有招待员对顾客态度不好，他就会立即把他解雇。他说：“不管你人有多好，你在这里工作不相宜，因为你把顾客都吓跑了。”他说话总是一针见血，我想我也是这样的。我还认为，世界上所有有才干的人都不会原谅那种故意无礼的行为的。

父亲经常提醒我应当及时享受人生的乐趣，他自己就是这么做的。不论工作多繁忙，他还是要留出充分的时间进行娱乐活动。他喜欢打保龄球和扑克，还讲究吃喝，尤其喜欢交朋友。他还常常跟我的同事交朋友。我在福特公司工作期间，我认为，他认识那里的人比我还多。

1971年，即父亲逝世前两年，我为我父母结婚50周年举行了一次大型招待会。我有一个在美国造币局工作的堂兄弟，我委托他铸造了一块金质纪念章，一面是我父母的肖像，另一面则是他俩在意大利举行婚礼的那座小教堂。在招待会上，我们向每个客人都赠送了那枚纪念章的铜质复制品。

现在，每当我回忆起我的父亲，我记起的总是一个精力充沛、力气永远用不完的人。有一次，我在棕榈泉召开福特汽车公司经销人的会议，我也请父亲顺便前去玩几天。会议结束后，我们几个人出去打高尔夫球。尽管父亲一生中并没有上过高尔夫球场，我们还是请他一起去了。

他一击球，就追着球跑起来——70岁的人了，还是球滚到哪里跑到哪里。我得在旁不断地提醒他：“爸爸，慢点！高尔夫球是锻炼走路的运动！”

但那正是我的父亲。他总是说：“既然你还能跑，干吗还要一步一步地走呢？”

【美国】布什（1924）

布什，美国总统。生于马萨诸塞州一个富有家庭。毕业于耶鲁大学。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美国海军航空兵部队当飞行员。1967年当选为州议员，开始步入政坛。曾任共和党主席、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中央情报局局长。1981年任副总统，1989年任美国第四十一届总统。

我的父母

我父亲，老普雷斯科特·布什，是一个成功的实业家。他是布朗兄弟投资银行及哈里曼公司的合伙人，挣的钱不算少。这样，就使得我们家生活得很舒适，但并不奢华，因为父亲信奉印在习字帖上的老本·富兰克林的格言：边挣边存，量入为出。另一方面，他和母亲有着浓重的清教伦理思想，深明教义之精髓。他们的孩子。即我的兄弟普雷斯、约翰、伯克，我的姐姐南希，还有我，都是在这种思想的熏陶下长大的，我们都知道生活不是任意开销的账单。无论我们想要得到什么，都得靠自己挣。从小时起我们就认识到，如果有谁生了病或遇到了什么不幸，我们都会尽力去帮助。但是，一旦我们离家独立生活，那不论是事业，还是生活，都要靠自个儿去开创，去奋斗。

如果真有那么一个实实在在的生意问题要进行讨论，我将毫不犹豫地去找爸爸。然而不管我们自己怎样看，布什和芭芭拉的农场显然是项高风险、无收益的投资。

不去向父母要钱，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摆脱旧有生活的框框。这意味着要自力更生。我在海军服役期间共积攒了三千美元。这些钱虽然不多，但已足以供我们独立地开始自己的生活。我们还年轻，才20刚出头。我们要开创自己的路，犯自己的错误，创造自己的未来。

实际上，我只是在重复父亲和母亲过去所做过的一切。他们原是中西部人，后来移居到新英格兰谋生。父亲来自俄亥俄州的哥伦布。母亲生于圣·路易的多蕾西·沃克。

当初，父亲是为了求学而来到东部。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他成为一名陆军野战炮兵军官，当时美国正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海外战争期间，他升至上尉军衔。以后复员回到家乡开始了其实业家生涯。他的父亲、我的祖父塞缪尔·P·布什是位于哥伦布的俄亥俄铸钢厂的董事长。但父亲对在那里的的工作不感兴趣，他在我母亲家乡圣·路易斯的西蒙斯五金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

父亲是个善于经营的实业家，他的拿手好戏是重组濒临倒闭的公司，使其扭亏为赢。在西蒙斯公司工作了几年后，他又被哈普制造公司的债权人所聘用，负责清理这家生产地板铺饰物的公司之账目。当父亲明确指出该公司症结所在——在这个案子中，问题的性质是非法谋利——哈普先生就亲自出马了。这导致了某种商业管理条例第101条所未曾列入的危机：我父亲不得不在自己办公桌抽屉里放入一把上了膛的手枪以防不测。这种情况直到哈普以诈骗罪被判刑后才告结束。哈普公司的债权人要求父亲继续留在该公司主持工作，父亲同意了，并且在以后的经营中取得了成功。在经历一系列兼并之后，这家公司成了美国橡胶公司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父亲和母亲还经营着一个五口之家。我大哥小普雷斯科特生于1922年。当时，父亲还在位于田纳西州金斯波特的西蒙斯公司工作。我生

于1924年6月12日。当我出生时，我们家已搬到马萨诸塞州的米尔顿。这时父亲已在美国橡胶公司工作。当这家公司总部搬到纽约后，我们便在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附近定居了。

父亲的五个孩子，特别是我和哥哥小普雷斯科特，都是在康涅狄格的格林威治长大的。在人生观的形成过程中，父亲对我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一位记者曾在他的文章里写道，父亲对我的一生“产生了唯一的最重大的影响”。这种说法只对了一部分。不能忽视的是，母亲的影响和榜样也同样重要。如果说父亲教会了我们怎样去尽责，怎样去工作的话，母亲则教会了我们怎样对待生活，怎样为人处世。

像父亲和祖父一样，母亲也是一位一流运动员。她的身材并不高大，但她在网球、高尔夫球、篮球、棒球等方面都可与任何人较量。在我的记忆中，任何竞走比赛，只要有妈妈参加，第一就非她莫属。即使当我们几个男孩长到十来岁个头已超过她时，只要我们稍微表现出一点自以为了不起时，她马上就可以使我们明白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

五十年以后，母亲仍然保持警觉，不允许她的任何一个孩子有任何一点“大吹大擂。”曾经有一次，在读完一篇关于竞选演说的消息报道后，她对我说：“乔治，你谈论自己未免太多了些吧。”我告诉她，作为候选人，选民们希望我告诉他们关于我各方面的情况。她思索了一会儿，才勉强让步，对我说：“噢，我理解这一点，但你还是得尽量把握好自己。”

甚至，在我当上副总统以后，有一次，正当电视转播总统向全国宣读国情咨文时，屏幕上出现了我的镜头。过后，母亲直言不讳地教训我说：“总统正讲话时，你在看其它东西，这是不对的。”我解释道，白宫发言人“长舌”奥尼尔和我都有一本总统讲话的初稿，我们正在看它，以便能跟上总统的讲话。她还是不听我的解释：“我看不出那有什么必要，只有认真听，你才能领会总统讲话的实质。”

有时，从她关于我作为副总统该如何举止行动的建议中，更可见她心细如发。“乔治，我注意到里根总统对南希是如何礼貌有加的。”她有次打电话对我说，“我从未见到他先于南希登上飞机或走在她前面，他想得可真周到。”我品出了个中三味。

但是，母亲对孩子们的批评，同父亲一样，总是建设性的，从来也不是压制性的。父亲和母亲是我们最大的支持者，总是出现在我们最需要的地方。他们遵循传统的家庭教育方式——宽厚仁爱和严格要求相结合。宗教教育也是我们家庭生活的一部分。每天早晨，我们全家都要聚集在餐桌前，由爸爸、妈妈给我们诵读圣经教义。我们全家都是圣公会成员。每星期六，我们都要去格林威治的基督教堂参加礼拜。

我们家是一个亲密团结的幸福家庭。再好也没有的时刻是每年夏天我们全家挤进一辆旅行汽车——五个孩子，外加两条狗，母亲掌着方向盘——去走访缅因州肯纳邦克波特的沃克斯角之时。这个地名得自我外祖父乔治·赫伯特·沃克和曾外祖父大卫，他们在那里共同营造了我们的家庭度假地。

【英国】撒切尔夫人（1925-）

撒切尔夫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生于格兰瑟姆一个杂货商家庭。毕业于牛津大学化学专业。后当过律师。1959年当选国会议员，开始从政，曾任政务次官、教育和科学大臣、保守党领袖。1979年5月出任首相。1983年、1987年又两次连任首相。

撒切尔夫人在政坛上持强硬态度，以“铁女人”著称。但在家中却是个充满爱心的母亲，她把家庭视作避风港，尽可能抽时间与儿女们在一起。

我的避风港

结婚两年之后，1953年8月我生下了一对双胞胎，男孩叫马克，女孩叫卡罗尔。

我生孩子那天正是我国赢得曲棍球大奖赛的日子——这天确实难忘。那是星期六，到处找我丈夫都找不到，这对双胞胎拖了好长时间才生下来，而他却不知逛到哪儿去了。过了四个月我就参加了律师最后考试，并取得了律师资格。当时我想过：我要是不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恐怕以后真的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我去报名参加律师的最后考试。这真是一次意志的考验呵，我觉得要是不做这番努力，恐怕就真的全完了：所以能不能真正坚持下来：对我来说真是一场考验。当时，孩子们还很小，要喂奶，要洗的东西也很多，事情真难办呀；幸亏我有帮手。

生下双胞胎之后，我觉得有趣的是：两个孩子的性格完全不同——真是一生下来就两样，完全两样。双胞胎要么长得完全不同，要么是很像，一男一女不可能完全一样，他们的差别总很大；马克和卡罗尔就是这样。他们才1岁，我就开始了律师生涯；律师事务所离家不远，20分钟路程，因此一有需要就能马上回去。

我同他们玩的时间很多。我离不开他们。我觉得要是带小孩的母亲住在伦敦郊外，简直就无法当国会议员；否则，她会两三天见不着孩子的，那种损失真是难以弥补的。孩子小的时候，你得有规律地照料他们，孩子们替你的工作排好了规律。记得有一次我外出两周，孩子跟外祖母过。等我回家时，硬是用了差不多一整天才又使他们习惯于让我照料——这件事真叫我大吃一惊。

我并不十分苛求孩子，对他们的教育严到中等程度就行了，要教育孩子懂得是非，当然也得有些纪律，但是不要为纪律而纪律，要说明道理。孩子会没完没了地问个明白，你要始终十分耐心；不管怎么样，你得说明道理，答复他们的问题。有些父母对自己的孩子说得不够，这是当前的重要问题之一。我家很运气，有人帮忙照料孩子，他告诉我同孩子谈话有多么重要。让他们洗澡时，你得不停地同他们闲聊。当然，做母亲的经常很忙，压力很大，但也得设法挤时间，把事情说清楚。每天从喝茶时直到洗澡睡觉，都得陪着孩子。然而，不是每个母亲都做得到的。问题不在于你在他们身上花了多少时间，而是在这些时间里你对他们关心得如何。

我们在乡下住时，总要带孩子去教堂做礼拜。后来，他们住校读书了，星期天就在那儿的教堂做礼拜。只要学校允许父母探视，我和丹尼斯总要去，还带他们去做礼拜。但是从那以后，我并不非要他们去教堂不可。我觉得原因可能是我年轻时大人要求我做的事太多了。

我小时候全家很少出去娱乐，而人们又常常想让孩子领略自己没有领略过的事情，所以，我们带孩子出门的机会就多得多了。但是我并不鼓励他们什么事都做。我们的家在伦敦，不充分利用这里的各种机会，那太不堪想象了。可是，我也知道：如果我对孩子们说“好，这个星期天下午我们去艺术画廊吧”，那么，他们不会感到这是娱乐，而觉得是去受教育。但是，要让他们知道有哪些地方可以去，等到合适时候，他们如果想去，自己会去的。卡罗尔的确对参观艺术画廊兴趣很高。我们还带他们去看各种戏剧，向他们介绍歌剧。我们几乎事事都教给他们，他们能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我们在家里为他们举行过不少招待会，他们还外出参加同学的社交集会。

大约在他们6岁那年，我当了国会议员。我的工作也就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幸亏我的选区在伦敦，家在伦敦，工作也在伦敦；这种情况是少有的。我想他们长大一些以后，对他们的影响会更大，因为他们也会成为公众关注的人了，这对他们确实是件难事！我认为现在的情况同我的童年相比最大的区别在于：那时妈妈和姨妈常常是紧邻，或者稍拐个弯就到了；因此，妈妈要是出去工作，家里会有人存在的；孩子回家的时候，家里总有人。那时候，一家常常是两三辈人同住，或在一个镇、一个村。好在有许多人还这样生活；这样能使一个地区稳定。无论如何我总觉得：孩子回家时，家里总该有个人。当然对许多人来说，这是难以做到的，我也理解。

一个人既要事业成功，又要全家欢乐，关键在于每个人的性格。只有大家协调起来才能做到。要让全家有机地组织起来，让全家都同意你做的工作，不能靠你来订硬性规定，规矩要大家一齐订。

家庭非常重要，太重要了！快乐的家庭生活使你大不一样。俗话说：“血浓于水”，亲人总比外人强，这种关系是相互的。一人有事，你总在他身边；反之，不论你处境如何，他们也总在你身边。别人批评你，你可能受不了；但同样的批评如果来自家里人，你就能够接受了。家是你的立身之本，家是你最后的归宿。一旦有了孩子，就意味着有生以来你第一次要为他人活着：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空前的变化。孩子们的遭遇如何，比对你自己还关心得多。这种感受的深度与别的完全不同。

【日本】池田大作（1928-）

池田大作，日本社会活动家和宗教活动家。生于东京，毕业于富士大学。曾任日本最大的佛教团体创价学会会长、名誉会长，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日莲正宗法华讲总首席讲师。1983年获联合国和平奖。主要著作有《人的革命》、《展望二十一世纪》、《黑夜盼望黎明》、《论生命》等。

育子谈

我有三个男孩子。时间过得真快，大儿子已经 20 岁，去年举行了成人仪式，现在是大学二年级学生。二儿子 18 岁，绰号大鹏，大学一年级学生。小儿子 14 岁，是初中三年级学生。最值得庆幸的是三人身体都很健康。要问我做父亲后祈求过什么，那就是但愿孩子健康地成长。自然，我在这件事上操心最多，但好像总算达到了目的。

为什么我首先关心的是孩子出生后的健康呢？这是因为我从少年到青年时期一直体弱多病的缘故。若说痛苦，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了。况且是在战时的艰难时期，这对病人来说是双重的痛苦。我的几个哥哥都被赶上了战场，战争使我的家业败落不振。在这样的状况下，父母为我体弱多病而担忧，经常照料我吃药、看病、住院。

本应是心情舒畅、绚丽多彩的青春期，我却遗憾地在和自身作激烈的斗争中度过了。只有想活下去这种少年的顽强的生命力是唯一的支柱，防止了我掉进死亡的深渊。

当时我非常懊恼，心里想：哪怕是身体和常人一样地健康也好啊！无论做什么事，体弱多病都成了障碍。在当时的情况下，有时我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连生存的权利也被剥夺了，经常沉浸于无谓的悲伤之中。病人的乖僻对身心都起着破坏作用。我幸而受到慈母的抚爱，才平安地长大起来。可是经常发烧的身体使我束手无策，给许多长辈增添了麻烦，战争期间的辛苦劳动也只好中途停下。在家时，附近的人们认为我年纪轻轻的却没有志气，拿白眼看我，心里非常难受。家庭被强制疏散，全家遭受到空袭带来的灾难，全国到处都是战争受害者。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甚至产生一种近似于幻灭的情绪，对战争的发展感到痛心。

只要身体健康，我就能忍受任何的艰难困苦。——年轻的我在死神的威胁下心情烦乱，有多少次在内心深处产生过这种懊恼愤慨的情绪啊！一个人如果身体不好，一切都谈不上。——20 岁不到的我就已经懂得了这种老年人的体会，而把它作为自己生活的信条了。当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出生时，我不得不把他们的健康放在一切问题的首位来优先考虑，这也是懊恼愤慨的青春时代那种恐怖的体验给我带来的教训。

值得庆幸的是每个孩子都健康地长大了。至于他们的学习成绩如何，性格怎样等，我几乎没有操过心。一个人只要健康，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到。我一向认为，即使孩子们过着极其平凡的生活，只要身体健康，幸福就在他们的身边，问题只在于争取不争取。可是我们家是三个男孩子，由于他们的身体过于壮实，有时家中就变成了摔跤场。他们打破了玻璃窗，弄断了纸拉门的框架，碰落了壁龛板，连洗澡桶的底儿也掉了好几次。妻子对这三个粗暴的儿子毫无办法，常常唉声叹气。但我却觉得正是健康的证明，如同对待别人的事一样，付之一笑而已。我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看到了自己首要的

生活信条在自己的家里落实了。

我家教无方，只把健康作为重点。这种方针却出乎意外地年复一年顺利地取得了进展。这大概是由于每个人都常有不同的才能而降生，只要留心别让嫩芽遭到霜打就行了。这三个孩子中，有一个好像很喜爱读书，他可以跟谁也不说话，而面向书桌一直坐到三更半夜；有一个正春风得意，尽情地在享受着学生生活；还有一个迷上了星星，学着观测宇宙，甚至在隆冬的深夜仍在瞅着望远镜。三个人确实有着不同的才能，而健康无疑地使他们的才能顺利地得到发展。我因此而不愿让我的孩子重蹈自己痛著的覆辙的决心，总算获得了一些成果。

我认为，作为父母，要给孩子积蓄起一笔终身用之不竭的“心之财富”。这便是必须留给孩子的最重要的遗产。要让孩子拥有一颗又深沉又丰富的心，可以说只在这个意义上，父母才是必要的。也就是说，父母每天拼命生活下去的身影映入孩子眼中，尽管十分平凡，也能使孩子的“心之财富”积累起来。

我想，在今天，既然“自立”已成为教育的骨架，那么“家教”的内容也该相应变化了。父母常说：“你那么做要挨骂的！”“不许这样做！”光这老一套恐怕不行了吧。要这样说：“嗯，这就对了”，这种正面的引导已成为必要的教育方式。例如孩子打扰了别人，仅仅斥责一顿是不够的，要使他心悦诚服地去向人家道歉，也就是说，让他在自己良心驱使下行动，培养出这样的孩子不正是你的期望吗？

今天的父母们，让你的孩子吃点苦头吧，起码，要每天培养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吧。总是让孩子靠在父母身上，白天给他遮住灼热的阳光，晚上给他挡住凛冽的寒风，早晨便使他的手软弱了，黄昏又让他的腿萎缩了。这样养育出的孩子，若某一天失去了庇护，必死于残酷的大自然之手。有些父母不教导孩子努力完成作业，任其闲适度日，而一旦暑假结束，孩子却因完不成作业自杀了，若说这些父母没责任，我是绝不同意的。

孩子形成中的自我意识，还是非常脆弱的，因此，父母要像农民那样，小心地拔草施肥，其责任确实重大。但是，若不施予肥料，而洒上毒药，便使好不容易生长出的生气勃勃的嫩芽一下子枯萎了。这是众所周知的。这毒药出人意料地藏在了你们的身边，包含在父母的自私心及妨碍孩子自立的随口所说的语句中。

身为父母，责任重大，你们要给予孩子什么东西呢？提到这个问题，具体地说可以列出很多条。但首先要明确一个大前提，即如何对待孩子，怎样控制他们，这是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我要告诉你们：即使是孩子，也有一个人格，也是一个独立的人，这个前提必须明确。孩子决不是父母的所有物，他的人格是构成社会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一个人格必须用充沛的爱情来培育。

尽管孩子们说不出，他们也能切身感受到父母的生活态度。与其用嘴向他们灌输正义良知，不如父母在自己的生活中用身体力行来示范，可以说这才是最高明的方法。我认为：能否正确地教育引导孩子，归根结底，并不是教给孩子什么东西之类的教育技术问题、而是父母本身作为一个人，是否能正确履行职责的生活方式问题。

家庭是一个小社会，父母孩子是其成员，如果这个小社会和睦、健全、繁荣，就能为人类大社会作出贡献。父母孩子都是这种家庭的共同建设者，

确立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我坚信：在家庭中树立起比较远大的共同目标，就能自然地形成牢固美满的亲子关系。

把孩子培养成优于父母的人，这是父母给自己规定的任务，由于这个可能的未来，父母用尊敬的目光注视着孩子；父母为孩子成为更优秀的社会人奠定了基础，为此孩子把他们看作老师，肃然起敬。真正的亲子血肉联系就是在这种互敬互爱的气氛中形成的。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不可或缺的，亲子联系便是这种基本精神的产物，它不仅联系了父母孩子，而且是联结全体人类的牢固的绳索。

试将理想的父亲和理想的母亲对比一下。父亲以宠爱孩子为好，而母亲在必要时要牢牢管束孩子，有时也要加以严厉的斥责。父亲老是吵吵嚷嚷，过于严格，孩子就会对他敬而远之。而母亲再怎么严厉，只要出自一片爱心，孩子仍然寸步不离地跟着她。或者说，只有这样，母亲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孩子到了一定的年龄，可以和他们商定，让他们干些修剪花园草坪、打扫房间、跑跑腿之类的事，并给以报酬。让他通过劳动获得零用钱，采取这种方式也是可以的。这决不是父母的自私自利，而是教给孩子劳动的喜悦，并传授长辈的生活经验。

即使是给零用钱、点心，也不可让孩子哭闹或强求的情况下给。零用钱一天给多少，点心在几点钟给多少，认真立下规矩是很重要的呢。这是个和母亲的主体意识有关的问题。孩子在这些定好的规矩中，学到了如何使用钱物的知识，也许会决定不用这天的零用钱，把它储蓄起来，这样，孩子的主体意识也就确立起来了。

有时也必须严厉地斥责孩子。这只是指关系到孩子的生命，或时他的将来十分重要的事情，这时再怎么严厉也是必要的。可以说，这种斥责是在信任孩子的基础上进行，而且是从一片爱心出发的。除此之外，我认为应该让孩子自由奔放地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说，孩子的世界是想象的世界，其梦想如同奔驰于宇宙的骏马，所见所闻都让他感到惊奇，能唤起新奇的想象。这种想象力、创造力对人生来说是无价之宝，我们要随时温柔地加以培育。

孩子的求知欲非常旺盛，母亲常遭到孩子们“这是什么”、“为什么”之类的连珠炮式提问围攻。但是因为怕麻烦，母亲常常不好好回答，有时会说“烦死了，这孩子！”之类的话。没有比这更伤孩子的心了。我希望你们明白，这样做等于亲手掰掉茁壮成长的嫩芽，这可不行呀。你们要把这些问题当作不可或缺的阶梯。引导孩子走上宽广的教育之路。

虽然人们可以说“我的孩子”，但他决不是父母的所有物，对于孩子，父母并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母亲夺去孩子的生命，便等于自我否定自己作为人的资格。人并不是仅凭本能生存的动物，那么，光强调母爱是永恒的本能之爱，便撒手不管，这是不行的。总之，必须用人类理性来指导这个母爱。可以说，目前的问题在于人们对生命的感觉麻木了，那种轻视生命的思潮必须扫除干净，这便是我们面临的课题。

尊重孩子的人格，孩子便学会尊重人。在家庭里，要从小把孩子当作独立的社会人来养育。这样培育出的孩子，走上社会就能够成为独立的社会人，并具有“后生可畏”的劲头。理所当然，由新一代如此培育出的孩子，会承认下一代社会人的存在资格吧。

在任何情况下，首先要让孩子自由自在地生长，这才是父母情深的表现，

而且必须将这样的深情作为治家的宗旨。父母心胸狭窄，感情用事，或光依靠长辈的权威等等，对家庭教育都是有害无益的。父母可以有理想，但干涉孩子各自的理想，就等于不承认孩子的人格。青少年不良行为的种子，最初就是从这里萌芽的。

孩子像一段洁白的布，不知不觉就染上了色彩，母亲的教诲、礼仪家教自不必说，甚至连大人下意识的动作也被他模仿，这种吸取是无微不至的。自古人们就说：“孩子是母亲的镜子”，但这种映像一旦照入，就不易消失，将终生留在孩子身上，考虑到这一点，镜子的比喻恐怕就不够贴切了。

要培养孩子的好习惯，如自己的事情尽可能自己做，不要给人添麻烦，和别人和睦相处，正确的事情就要干到底，等等决不能强调孩子小就掉以轻心，当然，没必要对孩子歇斯底里地发脾气，也没必要唠叨个不停。早晨起来要洗脸刷牙，外出归来要洗手，弄乱的东西要放回原处等等，只要有机会就自然地教导孩子，这样不就行了吗？

【意大利】索菲亚·罗兰（1934-）

索菲亚·罗兰，意大利电影演员。14岁在“那不勒斯选美竞赛”中夺得“大海公主”称号。15岁开始电影演员生涯。1954年因影片《那不勒斯的黄金》一举成名，后主演《两个女人》（获1961年夏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意大利式结婚》（获1965年莫斯科国际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等名片。1966年与喜剧大师卓别林合作主演《香港女伯爵》。同年担任夏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索菲亚有过两次流产，一次难产，所以她对做母亲的责任怀有特别温厚的感情。

母亲就是母性美

那是在我住进瑞士旅馆里的第三十周的周末，我的临产时刻到来了。晚上，沃特维尔医生来看我。他通知我次日清晨6时有一辆小轿车将直接开到旅馆的舞厅门口，以便避开摄影记者们的骚扰，把我送到医院去。他同时告诉我分娩时将施用剖腹产手术，大约在午餐时间全部手术即可结束。我期待已久的时候终于到来了。那晚我整夜没有入睡，思潮起伏，不能自己。我似乎什么都想，又好像什么都不想，可就是一个奇异的念头吸住了我的心：我不愿让我的孩子离开我，我不想让妊娠期就此终止。

那天晚上和次日早晨的一切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走在旅馆走廊里的每一个脚步，在黎明前的黑暗中轿车驶进来的声音，医院里洁白的病房……当我静悄悄地睡在病房里待产，忽然从隔壁房间传来婴儿的啼哭声，它使我万分激动，我想到几小时后我也将听到自己的婴儿的哭声了。为了听到这一声啼哭，若要我无尽期地等待我也心甘情愿。在那一阵时间里我并不惊慌，只是我不想让孩子离开我的身躯，他是完完全全属于我的。

这是我开始做母亲时的心境，也是小生命来到世界的开始。至此，我才明白怀孕是一回事，做母亲又是一回事。

一个妇女在待产之际，她会变得更加容忍，更加勇敢，敢于排解忧虑，勇于面对现实。到了分娩时刻，她的思想整个集中在这个生理上的大事件中，她对即将来临的一切具有信心。孩子出生以后，她更需要先前已经发展了的勇气和容忍。在妊娠时期和分娩时所积累的经验在这时看来似乎已微不足道了（甚至根本不再回顾，不再体味），她做母亲了，她需要的是一个母亲的智慧和力量。

我深信不疑，做母亲是我一生中最伟大的任务，它给予我的乐趣和责任感是任何东西甚至获得奥斯卡奖都不能比拟的。我相信妇女都有一种本能的欲望：有的要组织一个家庭，有的把人生的欲望表现在她们的工作上，有的则把毕生奉献给她们的理想。在我，做母亲的强烈愿望是任何别的欲望无可取代的。

我怀孕一开始，对事业的关注就淡薄了。除了腹中的胎儿以外什么都无所谓。如果需要的话，为了孩子我宁愿舍弃工作。如果这就意味着我的思想赶不上时代，那就算我这样吧。我相信一个婴儿就是需要尽可能地和他的母亲在一起。那种濡之以沫、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是母爱的集中表现。正是这种深沉的爱，成为保护他这个小生命的最安全的庇护所，如果你对童年的回忆能让自己唤起当时在你母亲的照料下的那种温暖的爱和安全感，那你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人，反之，童年的回忆仅是充满着噩梦般的恐惧和被抛弃的痛苦，这些人即使到了成年以后也难以感受到真正的安宁和幸福。

说实在的，我心中也并不希望我所讲的这番话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我看到现在有许多妇女产后很快就回到工作岗位去了，我真诚地希望她们的孩子都能活泼愉快地长大，而我的理想的确是过时的了。但是，如果我承认下班以后仅几个小时能在家里照顾一下孩子完全足以代替与孩子朝夕相处的乐趣，那我在撒谎。

如果你与我有同感而且确实渴望能与孩子在一起，那就不必有什么顾虑，要是有人说你是个老古董，就让人家去说吧！按你自己的愿望去做，尽情地与孩子们同乐吧！你如确能安心地在家享受做母亲的乐趣，你的孩子们必然能领会你的心情，整个家庭的生活也将变得更加安乐和幸福。

我认为：母爱，就是母性美。

【美国】尤伯罗斯（1937-）

尤伯罗斯，美国著名企业家，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主席兼经营者。生于伊利诺斯州埃文斯敦。早年创办“客运咨询公司”。1972年，他用近百万美元购买了“问福斯特先生”旅社，后易名为“第一旅游”旅行社，成为在美国仅次于运通公司的第二大旅行社。从此，尤伯罗斯成为美国旅游事业的巨子，并以“善于抓住机会”而著称。1984年承办洛杉矶奥运会的过程中，他表现出了“沃伦梯子（即志愿参加者）”的精神，使这次奥运会在财政上获得空前成功，他也因此名扬天下。

父亲的启示

我父亲总是把厚厚的百科全书和一叠报纸堆放在餐桌旁边。每天晚上他都要选出其中一卷，或从报纸上抽出部分内容，对我们进行各种不同题目的智力测验。这些智力问题时常在家里引起热烈的讨论，从而也使我们学会了如何才能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有时爸爸是辩论者，有时又成了调解人。作为一个还没念完高中的人来说，他所掌握的各门学科的知识似乎是奥博无穷的。爸爸从未对体育发生过兴趣，而体育却是我青少年时期的最大爱好。念高中时，他只看过我打过一场足球。这是一场乙级队比赛，还是吉尔硬把他拽去看的。我是新队员，而且是队里的第四后卫。吉尔知道由于别的后卫都有伤，我必须得上场。后来，做准备活动的时候，另一名后卫也把脚给崴了，这意味着我非得打满全场。那真是交好运的一天。有一次，我给中锋传递了一记臭球——球太高了——但却直落网底。我投中了十二分。事后我父亲说：“我就知道你打得不错。”我很得意。这句话出自他这样一位严厉的工头之口，实在是一种很高的褒奖。

我父亲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并坚持要求我们关注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我还记得联合国首次在旧金山开会时他异常激动的那副样子。他向我们解释，联合国为什么是国际联盟的继承者，为什么他认为联合国的出现是朝世界和平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虽然他是个登过记的共和党人，但他对直言不讳的政治家都有好感，而且不计他们党派如何。所以，他对哈里·杜鲁门是支持的。

他从未坐过飞机，但这丝毫不能减弱他对航空工业的迷恋。他和我经常把车停在离家不远的海湾公路旁，一边聊天，一边望着泛美航空公司的克里帕水上飞机在海湾的水面上降落。他不厌其烦地解释说，航空将取代国内外其它形式的交通手段。直到许多年后，我仍能从这些谈话中得到启示。

他对我们的学习分数或要读什么大学从不勉强。他总是说：“你们想学什么由你们自己拿主意。”他让我们自己选择我们要走的道路。“你们应该让自己处在能掌管具体交易的位置上，”他常说：“因为这是做生意的根本。”

若干年后，我在费里—摩尔斯公司谋到一份暑期工作，当上了种子旅行推销员。这时我才明白他这套理论的价值所在。

【日本】王贞治（1940-）

王贞治，日本棒球运动员。1958年高中毕业后参加巨人棒球队，成为职业棒球运动员。1962年首创“金鸡独立式”打法，一举获得日本垒打冠军。曾连续十九年保持木垒打三十支以上的纪录，九次被评为日本优秀选手、十五次获本垒打冠军，并创造了八百六十八支本垒打的世界纪录。1977年获日本第一号国民荣誉奖。

父亲是旅日华侨，那诚实、厚道、勤劳的人品，从幼时就熏陶了他的性格，对他的人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对孩子的教育也有其独特的看法。

让孩子干他感兴趣的事

孩子的教育和管教，我全托付给了妻子。想必妻子整天为三个女儿的事情忙得晕头转向。但是，由于我一年到头几乎不在家，所以把孩子托给妻子也是不得已的。

虽说如此，但从最近的教育状况来看，有时又不得不使我这个有三个女儿的父亲深思：“这可不是别人的事呀！”

最近，好像以学校为题材的电视剧如《金八先生》、《热中时代》等很受欢迎。另一方面，在社会上“差生”之说成了一个问题。另外，我还听说了些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想象的触目惊心的新闻。例如：高考落榜的失学者用金属球棒打死父母啦，校内的暴力事件日趋增多啦，等等。

我的看法是：学习如不是自发的便没有意义。不论现在和过去，有的孩子不用大人督促也会埋头学习，也有孩子死活都不愿学习。我认为，强制不爱学习的孩子用功，命令他们考入大学，其思想方法是不是有些问题呢？

可是，社会风气似乎与我的看法不一致。世上大多数做父母的好像都认为：一定要让自己的儿子和女儿上大学，这是父母的义务和责任。并且好像都想把自己的子女运进比别人好一点的学校、好一点的大学。这一来，孩子可就够呛了。

这难道不是父母的虚荣心的表现吗？有时不妨站在被你一个劲儿地督促用功的孩子的立场上设身处地为孩子们想想，这样可能会悟出些道理来的。

当今的日本是个偏重学历的社会，要想生活得更好些，还是学历顶事。因此，那种认为让孩子得到学历是父母的责任的想想法也不难理解。但是，孩子在今后的生活道路上，真正需要些什么？读书就是一切吗？其它方面不需要关照吗？恐怕只有父母才能设身处地认真地为孩子考虑这些问题吧。

无论谁都有个适合于或不适合干的问题。应该说，有的孩子学习成绩虽然不好。但让他于其它工作却不比任何人逊色。为了“学历”把孩子的这种才干全部扼杀，这大概也含有父母私欲的因素吧。

有关子女的教育，可能以真正理解子女、关心子女的宽阔胸怀来进行为好，而不应用父母在社会上的面子这根尺子衡量。为此，父母似应有某种程度的度量。

暂且不谈这些，看来如今的“教育爸爸”、“教育妈妈”们已经忘记自己小时候的事了。

孩子们已经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感受到了人世的严酷，孩子们也够苦的了。每当看到天天上补习班而无时间玩耍的孩子，我总这么想。由于好奇心和冒险心而总目光闪烁，这难道不是孩子本来的样子吗？……

孩子是不怕风雨的。所以，那些钻进被炉缩成一团或者在有冷气的室内茫然若失的孩子的样子，只要想象一下就觉得可怜。

我小时候是自由自在的。进入早实高中后，被当成球星对待，因而没过多少孩子式的生活。

另外，当哥哥对我说了“也要想想输球一方的心情”以后，就是赢了球我也没有洋洋得意，总担心得罪周围的人和老队员。因此，说实在的，我真羡慕那些天真烂漫地尽情表达自己感情的朋友们。但是，正因为我走了一条我所喜欢的路，所以才凡事都迎难而上，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由此产生了一定的信心。如果我走了一条自己讨厌的路，那会怎样呢？想到这点，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

强迫不爱读书的孩子读书，那是没有多大意义的。我之所以敢于这样说，是基于我自身的这种经验。如果我没有打棒球的能力，我的人生很可能是极其平凡的。

我家有三个女儿，加上妻子，要说男的，只有一个经常在外的我。洗好澡的我时常只穿一条短裤，在很少有机会接触我的女儿们面前走来走去。我是想让她们多少了解一下什么是男性，什么是男人。如果我有男孩子，我会让他于他感兴趣的事并严格地指导他的。

一个男孩，只要让他于他感兴趣的事，是能够接受各种艰辛的。而且会成长为父母所惊异的刚强汉。

培养男孩子的天地应广阔一些，要让他们吃苦。男孩成长、战斗的地方当然不是“考试”这个小圈子。

男孩肩负着自己开拓自己人生道路的使命。只有战斗，才是男子的工作。

但是，听我这么一说，可能有人会讲“应考学习也是战斗”。然而，我要说：那不是战斗。理由是：即便打赢应试一仗，进入自己希望的大学，也还不能说战斗到此结束。升了学，只是刚刚站到起跑线上，仅此而已，难道不是这样吗？况且，如果人们的面孔都像逢年过节时的“金太郎糖果”一样完全相同，那就太单调乏味了。

孩子各自具有自己的个性，无论是哪个孩子，都会有一两点胜于他人的长处，样样都不行的孩子是没有的。谁都有一个对路不对路的问题。发现它的，既不是父母也不是老师，而是他自己。

父母能给孩子创造一个发现本人适宜干什么的机会就可以了。至于他今后究竟如何很好地施展自己的才能，则完全取决于本人的努力，父母不应该再出来帮忙了。不过，孩子所必需的最小限度的钱还是要供给的，父母还应该承认孩子的人格，鼓励鞭策孩子。这就是我的想法。

但是，孩子是不会按父母的想法发展的，这一点也应深刻理解才是，孩子不会永远是孩子。眼看着他们成长为初中生、高中生，父母试图让他们按照自己划好的路线走，毕竟有些勉强。

可是，不论孩子长多大，做父母的好像总替他们担心。

我的父亲也是如此。我已经是40岁的人了，可他还在替我担心。我想，他是在为我的工作担心和不安，关于我的生活态度，他没有丝毫悬念。这是因为、父亲是看着我长大的，他知道我凡事都拼着命去干的这种性格和生活态度。

我要是有个男孩子，也会像我的父亲一样，即使多少有些担心，仍会让他做他所喜爱的事的。

如果他说爱打棒球，初中之前就随他的便。直至孩子确立自己的目标，不限制他，让他自由成长。至于今后的事，孩子自己会考虑的，他一定能够以他自己的方式很好地生活下去。如果父母做不到这一点，孩子们就不清楚他们在这个世上生活的意义。

我深深感到：所谓人，乃是以信赖换取信赖的动物。

【匈牙利】克拉拉·波尔加（1945-）

克拉拉·波尔加，享誉国际棋坛的匈牙利波氏三姐妹的母亲。1968年与匈牙利的中学教员拉斯洛·波尔加结婚。波尔加夫妇非常注重孩子的早期教育。在他们精心培养下，三个女儿都成了世界著名的国际象棋高手，堪称家庭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大女儿苏珊，4岁时就夺得布达佩斯国际象棋儿童冠军，六次名列国际女子名次榜首。二女儿索菲娅，14岁获奥运会金牌。小女儿尤迪特更是“天才少女”，11岁半获奥运会金牌，九次名列世界女子名次榜首，16岁击败前男子世界冠军，是当今国际象棋头号女子选手。

天才是培养出来的

在教育孩子方面说不上有什么秘密，要说有，也就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开始得早，三个孩子从三四岁时就开始下棋，这对培养她们一生兴趣极为重要，孩提时候接受能力最强。实际上，每个孩子都可以培养成为天才。这是我丈夫的观点，我也同意，每个人都可以达到最高水平。其次是要选准一个目标，我们也试过别的项目，如数学等，但不理想，象棋还有个客观衡量标准，一下就知道。最后可否说要有个良好环境，尤其是和谐的家庭气氛，能鼓励孩子们学习，自然还要讲究科学方法。

1965年，我首次来到布达佩斯。第一次见面时，洛齐（拉斯洛的爱称）就谈到他以后要六个孩子，并计划如何教育他们。结婚第二年，我们的大女儿苏珊出世。我们一开始就下决心对她进行某种教育，但一时不知从何入手，也没发现她有特别才能。不能说我们生了个天才。休完二年半产假后，我到了幼儿园工作。我们欠了一大笔债，急需钱用。一次我下班回家，看见洛齐和苏珊在下象棋。她是从一个抽屉里找到棋子的，就拉着爸爸教她。洛齐教会她步法后，奇迹出现了：爱动、活泼的女儿忽然变得文静、沉思，吵吵嚷嚷要和爸爸下棋，甚至连其它玩具都视而不见，而且进步神速。一年多后，我们开始带她出去和其他小朋友比赛，但常常遭到非议，她太小了。但一开始比赛，当十来岁的男孩败在她手下时，人们开始惊讶，继而折服。

说实在的，我是按母亲本性行事的。看到女儿这么喜欢下棋，我还能说什么？在这方面我可以说我帮了洛齐最大的忙，他们父女俩愿意干的事，我绝不阻拦。五年半后，我们相继又有了两个女儿——索菲娅和尤迪特。等到她们长到二三岁时，苏珊要另请高明。由于老二和老三只差一岁半，所以她们俩经常在一起玩。令两个小不点儿奇怪的是，姐姐总不同她们一起玩。严肃的大人们出入她的房间，屋里静得很。她们往姐姐房里窥视秘密，爸爸阻止她们说，只有会下棋的人才能进去。两个小的忙不迭地答应下来，学会了棋步。从此，象棋成了家里的头等大事。苏珊从苏联人办的一家幼儿园出来后，两个小的又进去学语言，因而姐妹三人俄语都说得很好。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棋艺日新月异，但麻烦事也接踵而至：劝告、揶揄、讽刺，扰乱了宁静的家。我们也曾动摇过：孩子不能正常学习，洛齐不能上白班，大量时间、精力花在相互劝慰上。1979—1980年是我们最困难的年代。我在一所服务学校教俄语、德语，洛齐上夜班，为的是多教孩子。我还教苏珊德语，她又从一位棋友那里学会了世界语。

1981年夏天，我要陪12岁的苏珊去英国参加一次世界锦标赛，但学校却不准我假。我一气之下辞了职，专心教育三个孩子，这对我来说很不容易，

我热爱教育，但我宁可省吃俭用。经济上困难些，精打细算，一个福林当几个用，把教育孩子的事置于首位。促使我下决心的另一件事是一位罗马尼亚女象棋运动员对我的劝告，她的女儿因故自杀，她一辈子悔恨没有多和孩子在一起。尽管放弃工作极其痛苦，但我坚定不移。我曾有当导游的理想，但庆幸的是，现在我不是陪外国人，而是陪女儿去世界各国，我们生活得很有意义。

至于说到三个女儿，苏珊真是个好姑娘，很听话，有事总是征求我们的意见。她的教育问题最少，原因是她同大人们在一起的时间最多。当然，她小时候我们精力充沛，热情高。她闲静、稳重，许多时候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比我还深刻，不知道她从哪里懂得那么多。她小时候有段时间下棋不看棋盘，环顾左右，我很生气，以为她不专心，其实她不管往那里看，心里总有棋盘。

从教育角度说，索菲娅最麻烦。她太敏感，心思分散，又注重美。她穿着最讲究，把自己的东西布置得很艺术。专家们认为她在棋盘里也在寻求美，不用对她讲女人的“美学”。她嘴也最快，很快会说出自己的想法，在学校里事儿最多。

尤迪特也很自信，她同索菲娅年龄相近，老在一起，无话不说，包括对教练都有自己的看法。学校里孩子有的缺点，她们都有：淘气、任性。如要问问其他孩子的区别，她们只是好强，特别是尤迪特，好胜，认准目标不回头，喜欢有自己的棋迷。苏珊就谦虚些，尽管有主见，却不爱评论。

至于我丈夫，他是个能人，好话能说许多，但固执、不听话。作为丈夫，他很称职，一心扑在这个家上，但脾气犟，同我原来想象的丈夫不一样。我曾想，我们一年休两次假，周末去旅游。但实际上不是这样，他总是有主意，起初我搞不清楚，也看不到前景。我不否认我曾怀疑过他做得对不对。我妈也说，不要听他的，日子不用过得这么苦。我们总是忙得很，没有空，但确实每天都过得很充实。愉快，尤其看见孩子们迅速成长。我一开始只信他百分之二，而且因为是我的丈夫，但现在我信他百分之一百五十。他的确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知道做什么，该怎么做，对孩子的成绩也预计到了。女人心肠软，对孩子不像他那样要求严，为此我们也发生过几次小冲突。但当孩子们需要我的慈爱时，我也坚持我的观点。我们相互补充，他的脾气急，而我则比较冷静，因此他有时也听我的。当他要放弃全部试验时，我就劝慰他，而当我动摇时，他就过来安慰我。我想我们这样做是值得的。是的，我在国内不怎么抛头露面，但到国外则一起去，有时全家都在比赛场上。回到国内，所有家务事都等着我，洗涮、做饭。洛齐则对外，应付记者、生意人，办签证，买机票。

【法国】普拉蒂尼（1955-）

普拉蒂尼，法国足球运动员。生于法国洛林。17岁成为职业运动员。23岁入选国家队。1982年世界杯赛后入选世界最佳阵容。曾率法国队夺得1984年欧洲锦标赛冠军；率尤文图斯队先后夺得欧洲优胜者杯、超级杯、冠军杯赛冠军和丰田杯赛冠军。1983~1985年连续三年当选欧洲足球先生，荣获金球奖。被誉为“任意球之王”和足球场上的“拿破仑”。1988年挂靴。1989年出任法国足球队教练。

我的父母

我的家庭在我的生活中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我的父母亲既是最热情的支持者，又是最严厉的批评者。多亏了父亲，我才有今天的成就。假如我父母不帮助我，假如他们拉我的后腿，或者阻挡我走自己的道路，那我真不知道自己会成为什么样子。尽管他们知道在大约200万持有证书的足球运动员中，仅仅只有500人能进入职业运动员的行列，能够以足球为生，但是他们仍然消除了种种忧虑，从物质上和精神上支持我。我父亲说过，他之所以作出让步，是因为他预感到我所做的一切完全有可能获得成功。我15岁时，地区俱乐部就对我很感兴趣。这使他在思想上更加确信我有能力闯出自己的道路。“像米歇尔那样有才干的男孩子，一代人中只有一个。”最近他还公开这样说，几乎使我感到脸红。我15岁时就已经是个少年运动员，此后又是AS热福队中的“小青年”。这是千真万确的。爸爸决心让我朝自己喜爱的方向去努力：在公众面前踢球。不久以后，他深信我很有灵感，决定让我中断高二的学习，把全部时间用在足球上。

不过，尽管父母在家中想尽一切办法使我们生活得舒服一些，但他们并不向我姐姐玛尔丹和我灌输疯狂追求荣誉的欲念。他们不是那类人。他们从不给我们零用钱。这一点也说明，我们很少受到溺爱。不管是吃的、穿的或是用的，都不允许浪费。我受到的教育是理想的。这种教育的基础主要是对爱、对生活、对信仰等各种事物都有正确的价值观念。

我的父母致力于我们的事业和我们的发展前途。他们抚育我们，把幸福看作是主要财富。因此，我在心理上和身体上都很平衡和谐，因此有事业心，有责任感，厌恶吸毒和一切危害健康的代用毒品。可是，今天却有许多青年人被迫用吸毒来代替接受良好的教育。我的“可卡因”，我的“毒品”，始终是大自然和各种体育活动。对一个足球运动员来说，过量的体育运动对个人并没有什么损害。一个小小的圆球，一个奶油草莓馅饼，外加一瓶汽水就够了！

我所以能够这样谈论吸毒问题，是因为我有幸出生在一个理想的家庭里，有幸与毒品不沾边。这一切都归功于我父母亲的胆识。他们甘冒风险不让我走一般市民成功的道路——一条现成的、平平安安的路。他们适时地放弃了一些“准则”，让我离开了我所说的“直路”，让我在南锡从事职业球员的生涯。当然，这种决定是我们共同作出的。事后，我父母可能也意识到从事这种职业的危险性，但他们从不让我半途而废。即使在十四年之后的1986年5月，我同尤文图斯队签订的合同期满时，我父亲仍然站在我一边，给我提了一些恰如其分的建议：“跟他们签订延长一年的合同，你不能在31岁时就改变你的足球运动员的生活。那些人待你不错。你是穿着很高级别的

运动衫参加比赛的。再签一年的合同吧。然后，再看情况……。”当然，我照他说的做了。我从不后悔听从他那深思熟虑的建议。我爱你，这理想的家庭！……

至于我的母亲，让我怎么说好呢，她的角色，不，她的职责是我的第一个热情的支持者。我的父亲凭借自己的丰富经验，对我看得很准。当时我还是个小毛孩，竟用“贝利蒂尼”来签名。在我的心目中，克鲁伊夫是足球运动员完美的理想楷模。妈妈自从赞成我从事职业足球以后，便用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坚持不懈地支持我。在我长达十五年的职业足球生涯中，她没有错过我任何一场重要比赛——不管比赛是在南锡、圣太田，还是在尤文图斯队本部或者是同蓝衣球队一块出征。每逢我参加世界杯赛，她每场必到：1978年在阿根廷，1982年在西班牙，1986年在墨西哥……

许多观众和我的朋友们都可能注意到了这一点：只要我参加比赛，我母亲总是在看台上。这是多么神圣的场面啊！有人告诉我，我母亲经常冲着裁判大喊大叫和打手势。有一天，我在萨尔格明举行比赛，母亲陪同父亲和As热福队的队员一块来观战，她差一点被人扔进河里。从此以后，只要母亲来看我的比赛，我都佯作不认识她和她的朋友帕妮夫人。帕妮夫人和我母亲一样热情奔放，说起话来滔滔不绝。1986年6月，法国队跟加拿大队比赛时。在阿兹特克体育场里，《法兰西晚报》的记者伊万·萨姆埃尔同我父母亲坐在同一排看台上。据他说，我妈妈当时用自己家乡最难听的话辱骂那个倒霉的裁判。她使用的词句非常粗鲁，我不能写在这里。只有科吕什的崇拜者们才知道这句我不能写出来的话。当然，我父亲常常用各种办法不让她大声嚷嚷：“安娜，小声点，别说话。”他的激动情绪只是埋藏在心里。他说话总是慢吞吞的，声音很低，像是在道白。他很少说骂人的话。萨姆埃尔说，就在这场法国队对加拿大队的比赛中，由于帕班误失了一个关键性的球，爸爸竟大声地一连说了三个“他妈的”。然而这样的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是罕见的。一般情况下，他都是用无精打采的声调来请求，来求，致使坐在他前面的观众常常回过头来看着他。“米歇尔，射门，快，射门！”而我母亲呢，她的谩骂总是针对裁判，而且不停地骂。这样的“坚定性”也许是无可非议的。有一次，当对方向罗什托凶狠地扑过来的时候，她竟按捺不住，跳了起来，冲着裁判大声喊叫：“快掏你的黄牌！”与此同时，我父亲却低下头，脸色阴沉，低声地咕哝着：“对罗什托的这种进攻真是太惨了！……但是裁判应当主宰比赛……”妈妈认为爸爸不应当对一切都这样忍气吞声。“像这样的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你会吃惊地发现他都坚持不住了，肚子都气疼了！”

【美国】迈克尔·杰克逊（1958-）

迈克尔·杰克逊，世界超级摇滚歌星。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7岁登台，与兄弟们组成“杰克逊五兄弟”乐队。成名作为《我要你归来》，并首创霹雳舞太空步。《颤栗者》唱片创下空前的五千万张销售量。他经常在全美作巡回演出，并多次荣获唱片的“奥斯卡”奖——葛莱美奖。

献给我们的母亲

自从我们主宰自己的命运并开始制作我们自己的音乐后，我的或我们乐队的每一个唱片集上都题有献给我们的母亲凯瑟琳·杰克逊的字样。我最初的记忆就是她抱着我唱诸如《你是我的阳光》和《棉花地》之类的歌子。她常常给我和兄弟姐妹们唱歌。尽管我的母亲已在印第安纳居住了些时光，但她是在亚拉巴马长大的，而在这个国家的那个地区，黑人伴随着收音机里的本国和西方音乐长大就像他们在教堂里听圣歌一样司空见惯。至今她还喜欢威利·尼尔森的歌。她有一副漂亮的嗓音，而且我想我的演唱才能来自我的母亲，当然，也来自上帝。

妈妈演奏单簧管和钢琴，她教我的大姐莫琳——我们叫她雷比——奏这些乐器，后来她又教我的另外一个姐姐拉托雅。我的母亲从很小就知道她决不会在别人面前表演她喜爱的音乐，不是因为她不具备这种天资和才能，而是因为她小时候因患小儿麻痹症而成为跛足。她战胜了疾病，但却总是要一瘸一拐地行走。童年时她不得不因此而耽误了许多学业，可是她告诉我们，在许多人因这种病而丧生的情况下她能复原真是幸运。我记得对她来说让我们吃疫苗糖丸是多么重要。她甚至使我们误了看一个青年俱乐部在周六下午的演出——这说明这件事在我们家是何等重要。

我的母亲知道她的小儿麻痹症不是个灾祸而是上帝赐予的要她获胜的一次考验，她教育我要始终如一地怀有对上帝的爱。她教导我，我的演唱和舞蹈天资就像美丽的落日或风暴后留给孩子们玩耍的白雪一样全是上帝所赐。尽管我们总是把时间花在排练和旅行上，妈妈还是要找出时间带我去耶和華见证会的天国堂，她通常还带雷比和拉托雅一道去。

在离开加里的几年后，我们演了“埃德·沙利文节目”，这是一个实况转播的周日晚上的综合演出节目，美同人从中首次观赏到了披头士乐队、埃尔维斯以及灵活的家庭滚石乐队的表演。演出结束后，沙利文先生对我们一一表示赞赏和感谢；但我却在思考着他在演出前对我说的话。我就像百事可乐广告节目中的小孩一样一直在后台闲逛，结果撞上了沙利文先生。他似乎很高兴见到我并跟我握手，但他在放开我的手之前特意教训了我一番，那是1970年，是一些搞摇滚乐的好手因吸毒和酗酒而丧生的一年。演出业中年长而比较明智的一代对于失去其年少的演员毫无准备。有些人已经说我使他们想起了弗兰基·莱蒙，一个就是这样丧命的50年代的杰出的年轻歌手。埃德·沙利文可能就是想起了这一切，他对我说：“千万别忘了你的天资来自哪里，你的天资是上帝的赠予。”

对于他的好意我不胜感激，但我或许可以告诉他，我的母亲从不让我忘记这点。我从未患过小儿麻痹症，这种病对一个舞蹈演员来说真是想起来就不寒而栗，可我知道，上帝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考验我及我的兄弟姐妹的——人口众多的家庭，拥挤狭窄的住所，勉强糊口的微薄收入，以及在我们排

练时朝我们窗口抛石头的邻居妒忌的孩子，他们大喊我们决不会成功。当我想起我的母亲以及我们早期的岁月时，我可以告诉你们，有些报偿是远远超越了金钱、观众的喝彩及奖赏的。

我的母亲是出色的奉献者。如果她发现我们中有人对某件事感兴趣，只要有可能她就要鼓励这种兴趣。比方说，如果我对电影明星产生了兴趣，她回家时就会带着一包有关著名明星的书。尽管有九个孩子，她对待我们每人都像对待独生子女一样。我们中谁都没有忘记她是怎样的一个辛勤的操持者和出色的奉献者。这是个并不时新的说法。每个孩子都认为他们的母亲是世上最伟大的母亲，但我们杰克逊家的孩子从未失去这种感觉。由于有了凯瑟琳的仁慈、温暖和关心，我不能想象没有母亲的爱怎么能长大成人。

我知道对孩子来说有这么一种情况，即如果他们从父母那儿得不到他们需要的爱，他们就会从别人那儿得到它，并依恋那个人，祖父母，或任何人。有了母亲在身边我们从不必去寻求别人。她对我们的教诲是非常宝贵的：和善、友爱、体贴别人居于首位；不要伤害别人；决不乞求；决不占别人的便宜。与之相反的做法在我们家都是罪过。她总是要我们给予，但她从不要我们索取或乞求。她就是这样的人。

我记得有一个美好的故事能说明母亲的性情。一天，还是在加里时，那时我很小，有个人在大清早挨家挨户地敲门。他流血流得那么厉害，以至你都能看得见他在附近一带都去了哪些地方。没人愿意让他进门。最后他来到我家门前，并开始拍打敲击。母亲立即让他进屋。当时，多数人不敢那样做，可是我的母亲那样做了。我还能记得当一觉醒来时发现地板上的血迹时的情景。我希望我们都能更像妈妈一些。

【美国】刘易斯（1961 ~ ）

刘易斯，美国男子田径运动员。出身于田径世家。1983年第一届世界田径锦标赛获100米、跳远和4x100米接力三项冠军。1984年第二十三届奥运会上，获100米、200米和跳远个人项目金牌；还与队友合作，在4x100米接力赛中，打破世界纪录，获冠军。他是继欧文斯之后第二个在一届奥运会上夺取四枚金牌的男运动员，被誉为“欧文斯第二”。

刘易斯这些赫赫战绩的取得，与他父亲的支持和教育不无关系。因此，在他父亲的葬礼上，刘易斯把奥运会百米金牌永远献给了父亲。

金牌永远属于父亲

1987年5月5日，父亲病逝了，我沉浸在无限的悲哀中。不管我干什么，我总会想到父亲，想起在威灵伯勒的岁月，他的教诲，他教育我不管做什么都必须尽力做好的道理，想起我们一起在世界各地的旅游。父亲敏感而理智。他能整整一天与任何人谈论任何事。与人为善，心胸开阔。但是一旦你说了他的坏话，或者做出违背他信仰的事，他就会与你干到底。

他一再教导我们做自己认为是对的事。“并不是你想要做的任何事都可以做，而是你认为是对的，你才可以做。”他继续说：“如果你认为你正在做一件正确的事，而且深信它是正确的，就不要受外界的任何干扰。”这就是他的处世哲学。在1984年，当许多人指责我，许多记者报导和广播有关我的谣言时，父亲说：“卡尔，你没有做任何的错误；没有做伤害他人的事；没有中伤过其他人；也没有错待过任何人，这些事你都没做过，你做得很好，坚持你自己的主见，不要理会你周围发生的一切，事情会好起来的。”

而母亲对我在1984年奥运会期间和之后所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态度，与父亲截然不同。她总想反击那些说了或者写了我坏话的人，甚至想给每一个她知道电话号码的人打电话，告诉他们她对这些评论的看法。但父亲说：“不，没有必要这样做。那些事情都无关紧要。只要卡尔相信他做的是对的，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不需要对任何人做出回答，现在不，将来也不。”

现在，当我准备离家动身去机场时，父亲在1984年奥运会上，特别是100米决赛时为我鼓劲的场面，又一次浮现在眼前。我从房里一大堆录相带中找出那场比赛的带子，放进录相机，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父亲在那场比赛中起如此大的作用，每件事，每个成功和胜利都是他带给我的，包括比赛那天的勇气和因胜利带来的激情。

父亲用不同的方式给了我如此多的东西。现在，我该送些什么呢？我想到1984年奥运会的100米金牌，这是我能给他的。它代表凝结我们共同努力的所有美好回忆的唯一东西，代表着由于他的精心培育而发生在我身上的光辉业绩。

在这以前，我从未把珍藏在银行贵重物品储藏室里的奖牌取出来过。但是那一天，在去机场的路上，我去银行取出奖牌，放在茄克衫上装口袋里，我要把它带到新泽西，带给我的父亲。

葬礼的前一大晚上，我们都在威灵伯勒的家里，母亲给我们介绍一些有关葬礼的事宜。她认为，如果我能葬上唱一首歌，那将是很有意义的。她让我选一首歌，但我决定自己写一首，更能表达我们的怀念。“太好了”，母亲说。于是，我坐在我作为圣诞礼物送给父亲的椅子上，开始回忆。涌现

在我脑海里的第一件事，就是发生在汽车里，父亲对我和卡罗尔所说的“我们将会永远爱你们”。此事启发我写歌词的灵感，一旦开了头，歌词很快就出来了。从我记事时起，我看到的就是你。

当我逐渐长大时。
你把我的理想树立。
你所告诉我的一切，
帮我铺平道路，
让我成为我自己，
向世界展示我们的前进道路。

我将永远爱你们，
是你告诉我的话。
你的生命虽然短暂，
你的爱将永远陪伴我们。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却永远不会忘记。

你去了，
你的精神永存。
有一天，我们都必须永远离开，
因为主召唤我们。
你又回家了，
又回家了，
你又回到家了，
就在今天。

写完后，我继续沉浸在对父亲的怀念中，轻轻地哼着新编的曲，心里默默地对父亲说：“我们也将永远地爱你，爸爸。”

葬礼那天，当我们一家最后向父亲遗体告别时，我取出那枚奖牌，放在父亲的手里。当时，除了威利·高尔特外，其余的全是家庭成员。这正是我所希望的，因为我不想让外人知道我在干什么。

母亲轻声地问我，是否打算把奖牌也一起埋掉。我回答：“是的，它将永远属于父亲。但是，我会赢得另一枚。”然后，回过头面对父亲的遗体，我继续说：“不用担心，爸爸，我会再赢得一枚的。”这是对我自己，也是对父亲的承诺。他躺在那儿，如此的宁静、安详。他的手静静地放在胸前。当我把奖牌放在他手里时，一切看起来都是如此的神圣和完美。

【中国】刘邦（前 256 ~ 前 195）

刘邦，西汉王朝的建立者。

手敕太子

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自践柞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昔所行，多不是。

尧舜不以天子与子而与他人，此非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马尚惜，况天下耶？吾以尔是元子，早有志意。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大事也。今定汝为嗣。

【中国】曹操（155～220）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人，三国时魏的奠基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

唯才是举三令书

一

自古受命及中兴之君，曷尝不得贤人君子与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贤也，曾不出闾巷，岂幸相遇哉？上之人求取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有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

二

夫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陈平岂笃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士有偏短，庸可废乎？有司明恩此义，则士无遗滞，官元废业矣。

三

昔伊挚、傅说出于贱人，管仲，桓公贼也，皆用之以兴。萧何、曹参，县吏也，韩信、陈平负污辱之名，有见笑之耻，卒能成就王业，声著千载。吴起贪将，杀妻自信，散金求官，母死不归，然在魏，秦人不敢东向，在楚，则三晋不敢南谋。今天下得无有至德之人放在民间，及果勇不顾，临敌力战；若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或堪为将守；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其各举所知，勿有所遗。

【中国】嵇康（224～263）

嵇康，字叔夜，“竹林七贤”之一，官中散大夫，世名嵇中散，与阮籍齐名。不满当时掌握政权的司马氏集团，为司马昭所害。

家戒

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有所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议而后动。若志之所之，则口与心誓，守死无二。耻躬不逮，期于必济。若心疲体懈，或牵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则议于去就。议于去就，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役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匮而败之。以之守则不固，以之攻则怯弱，与之誓则多违，与之谋则善泄，临乐则肆情，处逸则极意。故虽繁华熠熠，无结秀之勋，终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叹息也。

不须行小小束修之意气，若见穷乏而有可以赈济者，便见义而作。若人从我，欲有所求，先自思省，若有所损废，多于今日，所济之义少，则当权其轻重而拒之，虽复守辱不已，犹当绝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无我有，故来求我，此为与之多也。

夫言语君子之机，机动物应，则是非之行著矣，故不可不慎。若于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则当惧有不了之失，且权忍之。后视向不言此事，无他不可，则向言或有不可，然则能不言，全得其可矣。

外荣华则少欲，自非至急，终无求欲，上美也。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裕；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若临朝让官，临义让生，若孔文举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节。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强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则有忌于我。今知而不言，则便是不知矣。若见窃语私议，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时逼迫强于我共说，若其言邪险，则当正色以道义正之，何者？君子不容伪薄之言故也。

匹帛之馈，车服之赠，当深绝之，何者？常人皆薄义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为而作。鬻货徼欢，施而求报，其俗人之所以甘愿而君子之所大恶也。

【中国】陶渊明（372～427）

陶渊明，一名潜，字元亮，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人。因不满现实而去职归隐。

与子俨等疏

告俨、俟、份、佚、佟：

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圣贤，谁独能免。子夏有言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四友之人，亲受音旨。发斯谈者，岂非穷达不可妄求，寿夭永无外请故耶？

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邑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余尝感孺仲贤妻之言，败絮自拥，何惭儿子，此既一事矣。

但恨邻靡二仲，室无莱妇，抱兹苦心，良独内愧。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羲皇上人。意浅识罕，谓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机巧好疏。缅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

汝辈稚小家贫，每役柴米之劳，何时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鲍叔、管仲，分财无猜；归生、伍举，班荆道旧。遂能以败为成，因丧立功。他人尚尔，况同父之人哉。

颖川韩元长，汉末名士。身外卿佐，八十而终。兄弟同居，至于没齿。济北记稚春，晋时操行人也。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尔，至心尚之。汝其慎哉！吾复何言。

【中国】范晔（398-445）

范晔，南朝宋时著名史学家。字蔚宗，顺阳（今河南淅川）人。博涉经史，擅长文章，妙解音律。历任新蔡太守、尚书吏部郎。迁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参与机要，为宋文帝所亲信。后因彭城王刘义康谋反案所牵连，下狱被杀。

狱中与诸甥侄书

吾狂衅覆灭，岂复可言，汝等皆当以罪人弃之。然平生行己任怀，犹应可寻。至于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不悉知。

吾少懒学问，晚成人。年三十许政始有向耳。自尔以来，转为心化，推老将至者，亦当未已也。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自尽。为性不寻注书，心气恶，小苦思，便愤闷，口机又不调利，以此无谈功。至于所通解处，皆自得于胸怀耳。文章转进，但才少思难，所以每于操笔，其所成篇，殆元全称者。常耻作文士文，患其事尽于形，情急于藻，义牵其旨，韵移其意。虽时有能者，大较多不免此累。政类工巧图绩，竟无得也。常谓情志所托，故当以意为主，以文传意。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以文传意，则其词不流。然后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条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谓颇识其数。尝为人言，多不能赏，意或异故也。性别宫商，识清浊，斯自然也。观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言中旨有实证，非为空谈。年少中谢往最有其分，手笔差易，文不拘韵的也。吾思乃无定方，特能济难适轻重，所禀之分，犹当未尽，但多公家之言，少干事外远致，以此为恨，亦由无意于文名故也。本来关史书，政恒觉其不可解耳，既造《后汉》，转得统绪。详观古今著述及评论，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无例，不可甲乙辨，后赞于理近无所得，唯志可推耳。搏瞻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杂传论，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约其词句。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尝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虽事不必多，且使见文不得尽。又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之失，意复未果。赞自是吾文之杰思，殆无一字空设，奇变不穷，同含异体，乃自不知，所以称之。此书行，故应有赏音者。纪传例为举其大略耳，诸细意甚多。自古体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尽之，多贵古贱今，所以称情狂言耳。

吾于音乐，听功不及自挥，但所精非雅声为可恨。然至于一绝处，亦复何异邪？其中体趣，言之不尽，弦外之意，虚响之音，不知所从何处，虽少许处，而旨态无极。亦尝以投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传矣！

吾虽中小小有意，笔势不快，余意不成就，每愧此名。

【中国】刘义隆（407-543）

刘义隆，即宋文帝，小字车儿，南朝宋武帝刘裕第三子，公元424—453年在位。在位期间，加强集权，整顿吏治，取得过暂时的稳定。在对北魏的战争中，连连失利，国势日趋衰微。后被太子刘劭所杀。

诫江夏王义恭书

汝以弱冠便亲方任，天下艰难，家国事重。虽曰守成，实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岂可不感寻王业，大惧负荷。今既分张，言集未日，无由复得动相规诲。宜深自砥砺，思而后行，开布诚心，厝怀平当。亲礼国士，友接佳流，识别贤愚，鉴察邪正，然后能尽君子之心，收小人之力。

接待宾侣，勿使留滞。判急务讫，然后可人问讯，既睹颜色，审起居，便应即出，不须久停，以废庶事也。

凡事皆应慎密，亦宜豫敕左右，有人至诚，所陈不可漏泄，以负忠信之款也。古人言：“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或相谗构，勿轻信受。每有此事，当善察之。

声乐嬉游，不宜令过；樗蒲渔猎，一切勿为；供用奉身，旨有节度；奇服异器，不宜兴氏。汝嫔侍左右，已有数人，既始至终，未可忽忽，复有所纳。

【中国】杨椿（455—531）

杨椿，字延寿，恒农华阴（今属陕西华阴）人，本字仲考，魏孝文帝赐改字。初拜中散，累迁至太保侍中，普泰元年为尔朱天光所害。

诫子孙

我家人魏之始，即为上客，给田宅，赐奴婢、马、牛、羊，遂成富室。自尔至今二十年，二千石、方伯不绝，禄恤其多。至于亲姻知故，吉凶之际，必厚加赠襚；来往客僚，必以酒肉饮食。是故亲姻朋友无憾焉。国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虽不记上谷翁时事，然记清河翁时服饰，恒见翁著布衣韦带，常约敕诸父曰：“汝等后世，脱若富贵于今日者，慎勿积主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为富也。”又不听治生求利，又不听与势家作婚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以渐华好，吾是以知恭俭之德，渐不如上世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盘而食，若有近行，不至，必待其还，亦有过中不食，忍饥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别食也。又愿毕吾兄弟世，不异居，异财，汝等眼见，非为虚假。如闻汝等兄弟，时有别斋独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为贫贱，然居住舍宅不作壮丽华饰者，正虑汝等后世不贤，不能保守之，方为势家作夺。

北都时，朝法严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并居内职，兄在高祖左右，吾与津在文明太后左右。于时口敕，责诸内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瞋嫌。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间传言构间者。吾兄弟自相诫曰：“今忝二圣近臣，母子间甚难，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纵被瞋责，慎勿轻言。”十余年中，不尝言一人罪过，当时大被嫌责。答曰：“臣等非不闻人言，正恐不审，仰误圣听，是以不敢言。”于后终以不言蒙赏。及二圣间言语，终不敢辄尔传通。太和二十一年，吾从济州来朝，在清徽堂豫燕。高祖谓诸王、诸贵曰：“北京之日，太后严明，吾每得杖，式右因此有是非言语。和朕母子者唯杨椿兄弟。”遂举赐回兄及我酒。汝等脱若万一蒙时主知遇，宜深慎言语，不可轻论人恶也。

吾自惟文武才艺，门望姻援不胜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书，四历九卿，十为刺史，光禄大夫、仪同，开府、司徒、太保，津复为司空者，正由忠贞，小心谨慎，口不尝论人过，无贵元贱，待之以礼，以是故至此耳。闻汝等学时俗人，乃有坐出待容者，有驱驰势门者，有轻论人恶者，及见贵胜则敬重之，见贫贱则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来，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内外显职，时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礼节，不为奢淫骄慢，足免尤谗，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气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满足之义，为一门法耳，非是苟求千载之名也。汝等能记吾言，百年之后，终无恨矣。

【中国】颜之推（531-599）

颜之推，字介，琅琊临沂人，北齐文学家，初仕梁元帝为散骑侍郎，江陵为西魏军所破，投奔北齐，官至黄门侍郎。齐亡入周，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

颜氏家训

教子篇

（一）

古者，圣王有胎教之法，怀子三月，用居别宫，目不邪视，耳不妄听，音声滋味，以礼节之。书之玉版，藏诸金匮。子生咳嗶，师保固明，仁孝礼义，导习之矣。凡庶纵不能尔，当及婴稚，识人颜色，知人喜怒，便加教悔，使为则为，使止则止。比及数岁，可省笞罚。父母威严而有慈，则子女畏慎而生孝矣。吾见世间，无教而有爱，每不能然；饮食运为，恣其所欲，宜诫翻奖，应呵反笑，至有识知，谓法当尔。骄慢已习，方复制之，捶撻至死而无威，忿怒日隆而增怨，逮于成长，终为败德。孔子云：“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是也，俗谚曰：“教妇初来，教儿婴孩”。诚哉斯言！

（二）

凡人不能教子女者，亦非欲陷其罪恶；但重于呵怒，伤其颜色，不忍楚撻惨其肌肤耳。当以疾病为谕，安得不用汤药针艾救之哉？又宜思勤督训者，可愿苛虐于骨肉乎？诚不得已也。王大司马母魏夫人，性甚严正。王在湓城里，为三千人将，年逾四十，少不如意，犹捶撻之，故能成其勋业。梁元帝时，有一学士，聪敏有才，为父所宠，失于教义：一言之是，遍于行路，终年誉之；一行之非，掩藏文饰，冀其自改。年登婚宦，暴慢日滋，竟以言语不择，为周逖抽肠衅鼓云。

（三）

父子之严，不可以狎，骨肉之爱，不可以简。简则慈孝不接，狎则怠慢生焉。由命士以上，父子异宫，此不狎之道也。抑搔痒痛，悬衾篋枕，此不简之教也。

（四）

齐武成帝子琅玕王，太子母弟也，生而聪慧，帝及后并笃爱之。衣服饮食，与东宫相准。帝每面称之曰：“此黠儿也，当有所成。”及太子即位，王居别宫，礼数优僭，不与诸王等；太后犹谓不足，常以为言，年十许岁，骄恣无节，器服玩好，必拟乘舆；常朝南殿，见典御进新冰，钩盾献早李，还索不得。遂大怒，曰：“至尊已有我何意无？”不知分齐，率皆如此。识者多有叔段州吁之讥。后嫌宰相，遂矫诏斩之，又惧有救，乃勒麾下军士，

防守殿门，既无反心，受劳而罢。后竟坐此幽薨。

(五)

人之爱子，罕亦能均。自古及今，此弊多矣。贤俊者自可赏爱，顽鲁者亦当矜怜。有偏宠者，虽欲以厚之，更所以祸之。共叔之死，母实为之。赵王之戮，父实使之。刘表之倾宗覆族，袁绍之地裂兵亡，可谓灵龟明鉴也。

(六)

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俛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兄弟篇

(七)

夫有人民而后有夫妇，有夫妇而后有父母，有父子而后有兄弟：一家之亲，尽此三而已矣。自兹以往，至于九族，皆本于三亲焉。故于人伦为重者也，不可不笃。兄弟者，分形连气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后裾，食则同案，衣则传服，学则连业，游则共方，虽有悖乱之行，不能不相爱也。及其壮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虽有笃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则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节量亲厚之恩，犹方底而圆盖，必不合矣。惟友悌深至，不为旁人之所移者，免矣。

(八)

二亲既歿，兄弟相顾，当如形之与影，声之与响。爱先人之遗体，惜己身之分气，非兄弟何念哉？兄弟之际，异于他人，望深则易怨，地亲则易弥。譬犹居室，一穴则塞之，一隙则涂之，则无颓毁之虑。如雀鼠之不卹，风雨之不防，壁陷楹沦，无可救矣。

(九)

兄弟不睦，则子侄不爱；子侄不爱，则群从疏薄；群从疏薄，则重仆为仇敌矣。如此，则行路皆蹶其面而蹈其心，谁救之哉？人或交天下之士，皆有欢爱，而失敬于兄者，何其能多而不能少也；人或将数万之师，得其死力，而失恩于弟者，何其能疏而不能亲也。

(十)

娣姒者，多争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归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佇日月之相望也。况以行路之人，处多争之地，能无间者，鲜矣。所以然者，

以其当公务而执私情，处重责而怀薄义也，若能恕己而行，换子而抚，则此患不生矣。

(十一)

人之事兄，不可同于事父，何怨爱弟不及爱子乎？是反照而不明也。沛国刘璘，尝与兄璡连栋隔壁，璡呼之数声不应，良久方答。璡怪问之，乃曰：“向来未着衣帽故也。”以此事兄，可以免矣。

(十二)

江陵王元绍，弟孝英、子敏，兄弟三人，特相爱友。所得甘旨新异，非共聚食，必不先尝。孜孜色貌，相见如不足者。及西台陷没，元绍以形体魁梧，为兵所围；二弟争共抱持，各求代死，终不得解，遂并命尔。

后娶篇

(十三)

吉甫，贤父也，伯奇，孝子也，以贤父御孝子，合得终于天性。而后妻间之，伯奇遂放。曾参妇死，谓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骏丧妻，亦谓人曰：“我不及曾参，子不如华、元。”并终身不娶，此等足以为诫。其后，假继惨虐孤遗，离间骨肉，伤心断肠者，何可胜数。慎之哉？慎之哉！

(十四)

江左不讳庶孽，丧室之后，多以妾媵终家事，疥癣蚊虻，或不能免，限以大分，故稀斗鬪之耻。河北鄙于侧出，不预人流，是以必须重娶，至于三四，母年有少于子者。后母之弟，与前妇之兄，衣服饮食，爱及婚宦，至于士庶贵贱之隔，俗以为常。身没之后，辞讼盈公门，谤辱彰道路，子诬母为妾，弟黜兄为佣，播扬先人之辞迹，暴露祖考之长短，以求直己者，往往而有。悲夫！自古奸臣佞妾，以一言陷人者众矣！况夫妇之义，晓夕移之，婢仆求容，助相说引，积年累月，安有孝子乎？此不可不畏。

(十五)

凡庸之性，后夫多宠前夫之孤，后妻必虐前妻之子；非唯妇人怀嫉妒之情，丈夫有沉惑之僻，亦事势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与我子争家，提携鞠养，积习生爱，故宠之。前妻之子，每居己生之上，宦学婚嫁，莫不为防焉，故虐之。异姓宠则父母被怨，继亲虐则兄弟为仇，家有此者，皆门户之祸也。思鲁等从舅殷外臣，博达之士也。有子基、谏，皆已成立。而再娶王氏，基每拜见后母，感慕呜咽，不能自持，家人莫忍仰视。王亦凄怆，不知所容，旬月求退，便以礼遣，此亦悔事也。

(十六)

《后汉书》曰：“安帝时，汝南薛包孟尝，好学笃行，丧母，以至孝闻。及父娶后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号泣，不能去，至被殴杖。不得已，庐于舍外，旦人而洒扫。父怒，又逐之，乃庐于里门，昏晨不废。积岁余，父母惭而还之。后行六年服，丧过乎哀。既而弟子求分财异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财。奴婢取其老者，曰：‘与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庐取其荒顿者，曰：‘吾少时所理，意所恋也。’器物取其朽败者，曰：‘我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数破其产，还复赈给。建光中，公车特征，至拜侍中。包性恬虚，称疾不起，以死自乞。有诏赐告归也。”

治家篇

(十七)

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父慈而子逆，兄友而弟傲，夫义而妇陵，则天下之凶民，乃刑戮之所摄，非训导之所移也。

(十八)

答怒废于家，则竖子之过立见；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治家之宽猛，亦犹国矣。

(十九)

孔子曰：“奢则不孙，俭则固；与其不孙也，宁固。”又云：“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已。”然则可俭而不可吝也。俭者，省约为礼之谓也；吝者，穷急不卹之谓也。今有奢则施，俭则吝；如能施而不奢，俭而不吝，可矣。

(二十)

生民之本，要当稼穡而食，桑麻以衣。蔬果之畜，园场之所产；鸡豚之善，埭圈之所生。爰及栋宇器械，樵苏脂烛，莫非种植之物也。至能守其业者，闭门而为生之具以足，但家无盐井耳。今北土风俗，率能躬俭节用，以赡衣食。江南奢侈，多不逮焉。

(二十一)

梁孝元世，有中书舍人，治家失度，而过严刻，妻妾遂共货刺客，伺醉而杀之。世间名士，但务宽仁，至于饮食饕餮，僮仆减损，施惠然诺，妻子节量，狎侮宾客，侵耗乡党；此亦为家之巨蠹矣。

(二十二)

齐吏部侍郎房文烈，未尝嗔怒，经霖雨绝粮，遣婢糴米，因尔逃窜，三四许日，方复擒之。房徐曰：“举家无食，汝何处来？”竟元捶挞云意。尝寄人宅，奴婢彻屋为薪略尽，闻之鬻鬻，卒无一言。裴子野有疏亲故属饥寒不能自济者，皆收养之。家素清贫，时逢水旱，二石米为薄粥，仅得遍焉，躬自同之，常无厌色。邺下有一领军，贪积已甚，家童八百，誓满千人。朝夕每人肴膳，以十五钱为率，遇有客旅，便无以兼，后坐事伏法，籍其家产，麻鞋一屋，弊衣数库，其余财宝，不可胜言。南阳有人，为生奥博，性殊俭吝，冬至后女婿谒之，乃设一铜甌酒，数膋獐肉。婿恨其单，率一举尽之。主人愕然，俛仰命益，如此者再；退而责其女曰：“某郎好酒，故汝常贫。”及其死后，诸子争财，兄遂杀弟。

（二十三）

妇主中馈，惟事酒食衣服之礼耳。国不可使预政，家不可使干蛊；如有聪明才智，识达古今，正当辅佐君子，助其不足，必无牝鸡晨鸣，以致祸也。江东妇女，略无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数年间，未相识者，惟以信命赠遗，致殷勤焉。邺下风俗，专以妇持门户，争讼曲直，造请逢迎，车乘填街衢，绮罗盈府寺，代子求官，为夫诉屈。此乃恒、代之遗风乎？南间贫素，皆事外饰，车乘衣服，必贵齐整；家人妻子，不免饥寒。河北人事，多由内政，绮罗金翠，不可废阙，羸马頼奴，仅充而已；唱和之礼，或尔汝之。

（二十四）

太公曰：“养女太多，一费也。”陈蕃曰：“盗不过五女之门。”女之为累，亦以深矣。然天生蒸民，先人传体，其如之何？世人多不举女，贼行骨肉，岂当如此，而望福于天乎？吾有疏亲，家饶妓媵，诞育将及，便遣阍竖守之。体有不安，窥窗倚户，若生女者，辄持将去。母随号泣，使不忍闻也。

（二十五）

妇人之性，率宠子婿而虐儿妇。宠婿，则兄弟之怨生焉。虐妇，则姊妹之谗行焉。然则女之行留，皆得罪于其家者，母实为之。至有谚云：“落索阿姑餐。”此其相报也。家之常弊。可不诫哉！

（二十六）

婚姻素对，请候成规。近世嫁娶，遂有卖女纳财，买妇输绢，比量父祖，计较锱铢，责多还少，市井无异。或猥婿在门，或傲妇擅室，贪荣求利，反招羞耻，可不慎欤？

（二十七）

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挤阳江禄，读书未竟，虽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齐，然后得起，故无损败，人不厌其求假焉。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为童幼婢妾之所点汗，风雨虫鼠之所毁伤，实为累德。吾每读圣人之书，未尝不肃敬对之。其故纸有《五经》词义，及贤达姓名，不敢秽用也。

(二十八)

吾家巫覡祷请，绝于言议；符书章醮，亦元祈焉，并汝曹所见也。勿妖妄之费。

风操篇

(二十九)

《礼》曰：“见似目瞿，闻名心瞿。”有所感触，恻怆心眼；若在从容平常之地，幸须申其情耳。必不可避，亦当忍之；犹如伯叔兄弟，酷类先人，可得终身肠断，与之绝耶？又：“临文不讳，庙中不讳，君所无私讳。”益知闻名，须有消息，不必期于颠沛而走也。梁世谢举，甚有声誉，闻讳必哭，为世所讥。又有臧逢世，臧严之子也，笃学修行，不坠门风；孝元经牧江州，遣在建昌督事，郡县民庶，竟修笺书，朝夕辐辏，几案盈积，书有称“严寒”者，必对之流涕，不省取记，多废公事，物情怨骇，竟以不办而还。此并过事也。

(三十)

近在扬都，有一士人讳审，而与沈氏交结周厚。沈与其书，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凡避讳者，皆须得其同训以换之；桓公名白，博有五皓之称；厉王名长，琴有修短之目。不闻谓布帛为布皓，呼肾肠为肾修也。梁武小名阿练，子孙皆呼练为绢；乃谓销练物为销绢物，恐乖其义。或有讳云者，呼纷纭为纷烟；有讳桐者，呼梧桐树为白铁树，便以戏笑耳。

(三十一)

周公名子曰禽，孔子名儿曰鲤，止在其身，自可无禁。至若卫侯、魏公子、楚太子，皆名蚁虱，长卿名犬子，王修名狗子，上有连及，理未为通，古之所行，今之所笑也。北土多有名儿为驴驹、豚子者，使其自称及兄弟所名，亦何忍哉？前汉有尹翁归，后汉有郑翁归，梁代亦有孔翁归，又有顾翁宠，晋代有许思妣、孟少孤，如此名字，幸当避之。

(三十二)

昔刘文绕不忍骂奴为畜产，今世愚人遂以相戏，或有指名为豚犊者：“有识傍观，犹欲掩耳，况当之者乎？”近在议曹，共平章百官秩禄，有一显贵，

当世名臣，意嫌所议过厚。齐朝有一士族文学之人，谓此贵曰：“今日天下大同；须为百代典式，岂得尚作关中的旧意？明公定是陶朱公大儿耳！”彼此欢笑，不以为嫌。

（三十三）

昔侯霸之子孙，称其祖父曰家公；陈思王称其父为家父，母为家母；潘尼称其祖曰家祖。古人之所行，今人之所笑也。今南北风俗，言其祖父及二亲，无云家者；田里猥人，方有此言耳。凡与人言，言已世父，以次第称之，不云家者，以尊于父，不敢家也。凡言姑姊妹女子：已嫁，则以夫氏称之，在室，则以次第称之。言礼成他族，不得云家也。子孙有得称家者，轻略之也。蔡邕书集，呼其姑姊这家姑家姊；班固书集，亦云家孙，今并不行也。凡与人言，称彼祖父母、世父母、父母及长姑，皆加尊字，自叔父母已下，则加贤字，尊卑之差也。王羲之书，称彼之母与自称已母同，不云尊字，今所非也。昔者王侯自称孤、寡、不穀，自兹以降，虽孔子圣师，与门人言皆称名也。后虽有臣仆之称，行者盖亦寡焉。江南轻重，各有谓号，具诸《书议》。北人多称名者，乃古之遗风，吾善其称名焉。

（三十四）

南人冬至岁首，不诣丧家。若不修书，则过节束带以申慰。北人至岁之日，重行吊礼，礼无明文，则吾不取。南人宾有至不迎，相见捧手而不揖，送客下席而已；北人迎送并至门，相见则揖，旨古之道也，吾善其迎揖。

（三十五）

言及先人，理当感慕，古者之所易，今人之所难。江南人事不获已，须言阙阙，必以文翰，罕有面论者。北人无何便尔话说，及相访问，如此之事，不可加于人也。人加诸已，则当避之。

（三十六）

别易会难，古人所重。江南饯送，下泣言离。有王子侯，梁武帝弟，出为东郡，与武帝别，帝曰：“我年已老，与汝分张甚以恻怆。”数行泪下。侯遂密云，赧然而出，坐此被责，飘摇舟渚，一百许日，卒不得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然人性自有少涕泪者，肠虽欲绝，目犹烂然。如此之人，不可强责。

（三十七）

古者，名以正体，字以表德，名终则讳之，字乃可以为孙氏。孔子弟子记事者，皆称仲尼；吕后微时，尝字高祖为季；至汉爱种，字其叔父曰丝；王丹与侯霸子语，字侯霸为君房；江南至今不讳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辩之。名亦呼为字，字固呼为字，尚书王元景兄弟，皆号名人，其父名云，字罗汉，

一皆讳之，其余不足怪也。

(三十八)

《礼·闲传》云：“斩缞之哭，若往而不反，齐缞之哭，若往而反；大功之哭，三由而偯；小功缞，哀容可也。此哀发于声音也。”《孝经》云：“哭不偯。”皆论哭有轻重质文之声也。礼以哭有言者为号，然则哭亦有辞也。江南丧哭，时有哀诉之言耳；山东重丧，则唯呼苍天，期功以下，则唯呼痛深，便是号而不哭。

(三十九)

江南凡遭重丧，若相知者，同在城邑，三日不吊则绝之；除丧，虽相遇则避之；怨其不己悯也。有故及道遥者，致书可也。无书亦如之。北俗则不尔。江南凡吊者，主人之外，不识者不执手；识轻服而不识主人，则不于会所而吊，他日修名诣其家。

(四十)

偏傍之书，死有追杀。子孙逃窜，莫肯在家；画瓦书符，作诸厌胜；丧出之日，门前燃火，户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断注连；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乃儒雅之罪人，弹议所当加也。己孤，而履岁月及长至之节，无父，拜母，祖父母，世叔父母、姑、兄、姊、则皆泣；无母，拜父、外祖父母，舅、姨、兄、姊、亦如之：此人情也。江左朝臣，子孙初释服，朝见二官，皆当泣涕；二官为之改容。颇有肤色充泽，无哀感者，梁武薄其为人，多被抑退。裴政出服，问讯武帝，贬瘦枯槁，涕泗滂沱，武帝目送之曰：“裴之礼不死也。”

(四十一)

二亲既没，所居斋寝，子与妇弗忍入焉。北朝顿丘李构，母刘氏夫人亡后，所住之堂，终身锁闭，弗忍开入也。夫人，宋广州刺史纂之孙女，故构犹染江南风教。其父奖，为扬州刺史，镇寿春，遇害。构尝与王松年、祖孝徵数人同集谈燕。孝徵善画，遇有纸笔，图写为人。顷之，因割鹿尾，戏截画人以示构，而无他意。构怆然动色，便起就马而去。举座惊骇，莫测其情。祖君寻悟，方深反侧，当时罕有能感此者。吴郡陆襄，父闲被刑，襄终身布蔬饭，虽姜菜有切割，皆不忍食，居家惟以掐摘供厨。江宁姚子笃，母以烧死，终身不忍啜炙。豫章熊康，父以醉而为奴所杀，终身不复尝酒。然礼缘人情，恩由义断，亲以噎死，亦当不可绝食也。《礼经》：“父之遗书，母之杯圈，感其手口之泽，不忍读用。”政为常所讲习，讎校缮写，及偏加服用，有迹可思者耳。若寻常坟典，为生什物，安可悉废之乎？既不读用，无容散逸，惟当緘保，以留后世耳。

(四十二)

《礼》云：“忌日不乐。”正以感慕罔极，恻怆无聊，故不接外宾，不理众务耳。必能悲惨自居，何限于深藏也？世人或端坐奥室，不妨言笑，盛营甘美，厚供斋食；迫有急卒，密戚至交，尽无相见之理；盖不知礼意乎？魏世王修，母以社日亡，来岁社日，修感念哀甚，邻里闻之，为之罢社。今二亲丧亡，偶值伏腊分至之节，及月小晦后，忌之外，所经此日，犹应感慕，异于余辰，不预饮燕，闻声乐及行游也。

（四十三）

刘绶、缓、绥，兄弟并为名器，其父名昭，一生不写照字，惟依《尔雅》火旁作召耳。然凡文与正讳相犯，当自可避，其有同音异字，不可翻然。刘字之下，即有昭音。吕尚之子，如不为上，赵壹之子，傥不作一；便是下笔即妨，是书皆触也。尝有甲设燕席，请乙为宾，而旦于公庭见乙之子。问之曰：“尊候早晚顾宅？”乙子称父已往，时以为笑。如此比例，触类慎之，不可陷于轻脱。

（四十四）

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鍼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贫贱愚智，名之为试儿。亲表聚集，致燕享焉，自兹已后，二亲若在，每至此日，尝有酒食之事耳。无教之徒，虽已孤露，其日皆为供顿，酣畅声乐，不知有所感伤。梁孝元年少之时，每八月六日载诞之辰，常设斋讲，自阮修容薨歿之后，此事亦绝。

（四十五）

梁世被系劾者，子孙弟侄，皆诣阙三日，露跣陈谢，子孙有官，自陈解职。子则草履粗衣，蓬头垢面，周章道路，要候执事，叩头流血，申诉冤枉。若配徒隶，诸子并立草庵于所署门，不敢宁宅，动经旬日，官司驱遣，然后始退。江南诸宪司弹人事，事虽不重，而教义见辱者，或被累系而身死狱中者，皆为怨仇，子孙三世不交通矣。到洽为御史中丞，初欲弹刘孝绰，其兄溉先与刘善，苦谏不得，乃诣刘涕泣，告别而去。

（四十六）

兵凶战危，非安全之道。古者，天子丧服以临师，将军凿凶门而出。父祖伯叔，若在军阵，贬损自居，不宜奏乐宴会及婚冠吉庆事也。若居围城之中，憔悴容色，除去饰玩，常为临深履薄之状焉。父母疾笃，医虽贱虽少，则涕泣而拜之，以求哀也。梁孝元在江州尝有不豫，世子方等亲拜中兵参军李猷焉。

（四十七）

四海之人，结为兄弟，亦何容易。必有志均义敌，令始如终者，方可议之。一尔之后，命子拜伏，呼为丈人，申父友之敬，身事彼亲，亦宜加礼。比见北人，甚轻此节，行路相逢，便定昆季，望年观貌，不择是非，至有结父为兄，托子为弟者。

(四十八)

昔者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餐，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见者七十余人。晋文公以沐辞坚头须，致有图反之诮。门不停宾，古所贵也。失教之家，阍寺元札，或以主君寝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探以为耻。黄门侍郎裴之礼，号善为士大夫，有如此辈，对宾杖之；其门生僮仆，接于他人，折旋俯仰，辞色应对，莫不肃敬，与主无别也。

慕贤篇

(四十九)

古人云：“千载一圣，犹旦暮也；五百年一贤，犹比髀也。”言圣贤之难得，疏阔如此。倘遭不世明达君子，安可不攀附景仰之乎？吾生于乱世，长于戎马，流离播越，闻见已多；所值名贤，未尝不神醉魂迷向慕之也。人在年少，神情未定，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对，无心于学，潜移默化，自然似之；何况操履艺能，较明易习者也？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墨翟悲于染丝，是之谓矣。君子必慎交游焉，孔子曰：“无友不如己者。”颜、闵之徒，何可世得！但优于我，便足贵之。

(五十)

世人多蔽，贵耳贱目，重遥轻近。少长周旋，如有贤哲，每相狎侮，不加礼敬；他乡异县，微籍风声，延颈企踵，甚于饥渴。较其长短，核其精粗，或能彼不能此矣。所以鲁人谓孔子为东家丘，昔虞国宫之奇，少长于君，君狎之，不纳其谏，以至亡国，不可不留心也。

(五十一)

用其言，弃其身，古人所耻。凡有一言一行，取于人者，皆显称之，不可窃人之美，以为己力；虽轻虽贱者，必归功焉。窃人之财，刑辟之所处；窃人之美，鬼神之所责。梁孝元前在荆州，有丁覘者。洪亭民耳，颇善属文，殊工草隶；孝元书记，一皆使之。军府轻贱，多未之重。耻令子弟以为楷法，时云：“丁君十纸，不敌玉褒数字。”吾雅受其手迹，常所宝持。孝元尝遣典签惠编送文章示萧祭酒，祭酒问云：“君王比赐书翰，及写诗笔，殊为佳手，姓名为谁？那得都无声闻？”编以实答。子云叹曰：“此人后生无比，遂不为世所称，亦是奇事。”于是闻者稍复刮目。稍仕至尚书仪曹郎，未为晋安王侍读，随王东下。及西台陷没，简牍淹散，丁亦寻卒于扬州。前所

轻者，后思一纸，不可得矣。

（五十二）

侯景初入建业，台门虽闭，公私草扰，各不自全。太子左卫率羊侃坐东掖门，部分经略，一宿皆办，遂得百余日抗凶逆。于时城内四万许人，王公朝士，不下一百，便是恃侃一人安之，其相去如此。古人云：“巢父、许由，让天下，市道小人，争一钱之利。”亦已悬矣。

（五十三）

齐文宣帝即位数年，便沉湎纵恣，略无纲纪，尚能委政尚书令杨遵彦，内外清谧，朝野晏如，各得其所，物无异议，终天保之朝。遵彦后为孝昭所戮，刑政于是衰矣。斛律明月，齐朝折冲之臣，无罪被诛，将士解体，周人始有吞齐之志，关中至今誉之。此人有兵，岂止万夫之望而已哉！国之存亡，系其生死。张延雋之为晋州行台左丞，匡维主将，镇抚疆场，储积器用，爱活黎民，隐若敌国矣。群小不得行志，同力迁之，既代之后，公私扰乱，周师一举，此镇先平。齐亡之迹，启于是矣。

勉学篇

（五十四）

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此事遍于经史，吾亦不能郑重，聊举近世切要，以启寤汝耳。士大夫子弟，数岁以上莫不被教，多者可至《礼》、《传》，少者不失《诗》、《论》。及至冠婚，体性稍定；因此天机，倍须训诱，有志尚者，遂能磨砺，以就素业；无履立者，自兹堕慢，使为凡人。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工巧则致精器用，伎艺则沉恩法术，武夫则惯习弓马，文士则讲议经书。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商，羞务工伎。射则不能穿札，笔则才记姓名。饱食醉酒，忽忽无事，以此销日，以此终年。或因家世余绪，得一阶半级，便是为足，全忘脩学；及有吉凶大事，议论得失，蒙然张口，如坐云雾；公私宴集，谈古赋诗，塞默低头，欠伸而已。有识旁观，代其人地。何惜数年勤学，长受一生愧辱哉！

（五十五）

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至于谚云：“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经求第，则顾人答策；三九公宴，则假手赋诗。当尔之时，亦快士也。及离乱之后，朝市迁革，铨衡选举，非复曩者之亲；当路秉权，不见昔时之党。求诸身而无所恃，施之世而无所用。被褐而丧珠，失皮而露质。兀若枯木，泊若穷流。鹿独戎马之间，转死沟壑之际。当尔之时，诚弩材也。有学艺者，触地而安。自荒乱以来，诸见俘虏，虽百世小人，知读《论语》、《孝经》者，尚为人

师；虽千载冠冕，不晓书记者，莫不耕田养马。以此观之，汝可不自勉耶？若能常保数百卷书，千载终不为小人也。

（五十六）

夫明《六经》之指，涉百家之书，纵不能增益德行，敦厉风俗，犹为一艺，得以自资。父兄不可常依，乡国不可常保，一旦流离，无人庇荫，当自求诸身耳。谚曰：“积财千万不如薄技在身。”技之易习而可贵者，无过读书也。世人不问愚智，皆欲识人之多，见事之广。而不肯读书，是犹求饱而懒营馔，欲暖而惰裁衣也。夫读书之人，自羲、农已来，宇宙之下，凡识几人，凡见几事，生民之成败好恶，固不足论，天地所不能藏，鬼神所不能隐也。

（五十七）

有客难主人曰：“吾见强弩长戟，诛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文义习吏，斥时富国，以取卿相者有矣；学备古今，才兼文武，身元禄位，妻子饥寒者，不可胜数，安足贵学乎？”主人对曰：“夫命之穷达，犹金玉石也。脩以学艺，犹磨莹雕刻也。金玉之磨莹，自美其矿璞，木石之段块，自丑其雕刻；安可言木石之雕刻，乃胜金玉之矿璞哉？不得以有学之贫贱比于无学之富贵也。且负甲为兵，咋笔为吏，身死名灭者如牛毛，角立杰出者如芝草；握素披黄，吟道咏德，苦辛无益者如日蚀，逸乐名利者如秋荼，岂得同年而语矣。且又闻之：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所以学者，欲其多知明达耳。必有天才，拔群出类，为将则暗与孙武、吴起同术，执政则悬得管仲，子产之教，虽未读书，吾亦谓之学矣。今子即不能然，不师古之踪迹，犹蒙被而卧耳。”

（五十八）

人见邻里亲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学之，不知使学占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马被甲，长弰强弓，便云我能为将；不知明乎天道，辨别地利，比量逆顺，鉴达兴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积财聚谷，便云我能为相；不知敬鬼神移风易俗，调节阴阳，荐举贤圣之至也。但知私财不入，公事夙办，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诚己刑物，执辔如组，反风灭火，化鸱为凤之术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狱；不知同辕观罪，分剑追财，假言而奸露，不问而情得之察也。爱及农商工贾，厮役奴隶，钩鱼屠肉，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利于事也。

（五十九）

夫所以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未知养亲者，欲其观古人之先意承颜，怡声下气，不惮劬劳，以致甘暖，惕然惭惧，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授命，不忘箴谏，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骄奢者，欲其观古人之恭俭节用，卑以自牧，礼为教

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敛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观古人之贵义轻财，少私寡欲，忌盈恶满，矧穷恤匮，赧然悔耻，积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观古人之小心黜己，齿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贤容众，恭然沮丧，若不胜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观古人之达生委命，强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奋厉，不可恐慑也：历兹以往，百行皆然。纵不能淳，去泰去甚。学之所知，施无不达。今世人读书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无闻，仁义不足。加以断一条讼，不必得其理；宰千户县，不必理其民。问其造屋，不必知楣横而税竖也；问其为田，不必知稷早而黍迟也。吟啸谈谑，讽咏辞赋，事既优闲，材增迂诞，军国经纶，略无施用。故为武人欲吏所共嗤诋，良由是乎。

(六十)

夫学者所以求益耳。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如此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古之学者为己，以补不足也；今之学者为人，但能说之也。古之学者为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学者为己，脩身以求进也。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脩身利行，秋实也。

(六十一)

人生小幼，精神专利，长成已后，思虑散逸，固须早教，勿失机也。吾七岁时，诵《灵光殿赋》，至于今日，十年一理，犹不遗忘；二十之外，所诵经书，一月废置，便至荒芜矣。然人有坎坷，失于盛年，犹当晚学，不可自弃。孔子云：“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魏武、袁遗，老而弥笃，此皆少学而至老不倦也。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荀卿五十，始来游学，犹为硕儒；公孙宏四十余，方读《春秋》，以此登丞相；朱云亦四十，始学《易》、《论语》；皇甫谧二十，始授《孝经》、《论语》，皆终成大儒，此并早迷而晚寤也。世人婚冠未学，便称迟暮，因循面墙，亦为愚耳。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

(六十二)

学之兴废，随世轻重。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宏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来不复尔，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于经业。梁朝皇孙已下，总非之年，必先入学，观其志尚，也身已后，便从文吏，略无卒业者。冠冕为此者则有何胤、刘瓛，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宏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縯等，兼通文史，不徒讲说也。洛阳亦闻崔洛、张伟、刘芳，邺下又见邢子才。此四儒者，虽好经术，亦以才传擅名。如此诸贤，故为上品，以外率多田野闲人，音辞鄙陋，风操蚩拙，相与专固，无所堪能。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邺下语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使汝以此为师，令人气塞。孔子曰：“学也，禄在其中矣。”今勤无益之事，恐非业也。夫圣人之书，所以设教，但明练经文，粗通注义，常使

言行有得，亦足为人：何必“仲尼居”，即须两纸疏义，燕寝讲堂，亦复何在？以此得胜，宁有益乎？光阴可惜，譬诸逝水。当博览机要，以济功业；必能兼美，吾无间焉。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吾初入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云：“文集止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议曹，与诸博士争宗庙事，引据《汉书》，博士笑曰：“未闻《汉书》得证经术。”魏便忿怒，都不复言，取《韦玄成传》，掷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寻之。达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

（六十三）

夫老、庄之书，盖全真养性，不肯以物累已也。故藏名柱史，终蹈流沙；匿迹漆园，卒辞楚相，此任纵之徒耳。何晏、王弼，祖述玄宗，递相夸尚，景附草靡，皆以农、黄之化，在乎己身，周、孔子业，弃之度外。而平叔以党曹爽见诛，触死权之网也；辅词以多笑人被疾，陷好胜之阱也；山巨源以蓄积取讥，背多藏厚亡之文也；夏侯元以才望被戮，无支离拥肿之鉴也；荀奉倩丧妻，神伤而卒，非鼓击之情也；王夷甫悼子，悲不自胜，异东门之达也；嵇叔夜排俗取祸，岂和光同尘之流也；郭子元以倾动专势，宁后身外己之风也；阮嗣宗沉酒荒迷，乖畏途相诫之譬也；谢幼舆赃贿黜削，违弃其余鱼之旨也。彼诸人者，并其领袖，元宗所归。其余桎梏尘滓之中，颠仆名利之下者，岂可备言乎！直取其清谈雅论，辞锋理窟，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谈。周宏正奉赞大酺，化行都邑，学徒千余，实为盛美。元帝在江、荆间，复所爱习，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悲愤，辄以讲自释。吾时颇预末筵，亲承音旨，性既玩鲁，亦所不好云。

（六十四）

齐孝昭帝侍妾太后疾，容色憔悴，服膳减损。徐之才为灸两穴，帝握拳代痛，爪入掌心，血流满手。后既痊愈，帝寻疾崩，遗诏恨不见太后山陵之事。其天性至孝如彼，不识忌讳如此，良由无学所为。若见古人之讥欲母早死而悲哭之，则不发此言也。孝为百行之首，犹须学以脩饰之，况余事乎！

（六十五）

梁元帝尝为吾曰：“昔在会稽，年始十二，便已好学。时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闲斋张葛帟避蝇独坐，银瓯贮山阴甜酒，时复进之，以自宽痛。率意自读史书，一日二十卷，既未师受，或不识一字，或不解一语，要自重之，不知厌倦。”帝子之尊，重稚之逸，尚能如此，况其庶士，冀以自达者哉？

（六十六）

古人勤学，有握锥投斧，照雪聚莹，锄则带经，牧则编简，亦云勤笃。梁世彭城刘绮，交州刺史勃之孙，早孤家贫，常无灯晰获尺寸，然明夜读。孝元初出会稽，精选寮案，绮以才华，为国常侍兼记室，殊蒙礼遇，终于金紫光禄大夫。义阳朱詹，世居江陵，后出扬都，好学。家贫无资，累日不爨，乃时吞纸以实腹。寒无毡被，抱犬而卧。犬亦饥虚，起行盗食，呼之不至，哀声动邻，犹不废业。卒成大学士，官至镇南录事参军，为孝元所礼。此乃不可为之事，亦是勤学之一人。东莞臧逢世，年二十余，欲读班固《汉书》，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刘缓乞丐客刺或书翰纸末，手写一本，军府服其志尚，尚卒以《汉书》闻。

（六十七）

齐有主宦者内参田鹏鸾，本蛮人也。年十四五，初为阉寺，便知好学，怀袖握书，晓夕讽诵。所居卑末，使役苦辛，时间间隙，周章询请。每至文林馆，气喘汗流，问书之外，不暇他语。及覩古人节义之事，未尝不感激沉吟久之。吾甚怜爱，倍加开奖。后被赏遇，赐名敬宣，位至侍中开府。后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参伺动静，为周军所获。问齐主何在，给云：“已去，计当出境。”疑其不信，欧捶服之，每折一支，辞色愈厉，竟断四体而卒。蛮夷童叟，犹能以学者忠诚，齐之将相，比敬宣之奴不若也。

（六十八）

邺平之后，见徙入关。思鲁尝谓吾曰：“朝无禄位，家无积财，当肆筋力，以申供养。每被课笃，勤劳经史，未知为子，可得安乎？”吾命之曰：“子当以养为心，父当以学为事。使汝弃学徇财，丰吾衣食，食之安得甘？衣之安得暖？若务先王之道，绍家世之业，藜羹缁褐，我自欲之。”

（六十九）

《书》曰：“好问则裕。”《礼》云：“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盖须切磋相起明也。见有闭门读书，师心自是，稠人广坐，谬误差失惭者多矣。《穀梁传》称公子友与莒挈相搏，左右呼曰“孟劳”。“孟劳”者，鲁之宝刀名，亦见《广雅》。近在齐时，有姜仲岳谓：“‘孟劳’者，公子左右，姓孟名劳，多力之人，为国所宝。”与吾苦诤。时清河郡守邢峙，当世硕儒，助吾证之，赧然而伏。又《三辅决录》云：“灵帝殿柱题曰：‘堂堂乎张，京兆田郎。’”盖引《论语》，偶以四言，目京兆人田凤也。有一才士，乃言：“时张京兆及田郎二人皆堂堂耳。”闻吾此既，初大惊骇，其后寻愧悔焉。江南有一权贵，读误本《蜀都赋》注，解：“蹲鴟，芋也，”乃为“羊”字；人馈羊肉，答书云：“损惠蹲鴟”。举朝惊骇，不解事义，久后寻迹，方知如此。元氏之世，在洛京时，有一才学重臣，新得《史记音》而颇纰缪，误反“颀项”字，项当为许录反，错作许缘反，遂谓朝士言：“从来谬音‘专旭’，当音‘专翺’耳。”此人先有高名，翕然信行；期年之后，更有硕儒，苦相究讨，方知误焉。《汉书·王莽赞》云：“紫色蛙声，余分

闰位。”谓以伪乱真耳。昔吾尝共人谈书，言及王莽形状，有一俊士，自许史学，名价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鸱目虎吻，亦紫色蛙声。”又《礼乐志》云：“给太官桐马酒。”李奇注：“以马乳为酒也，捶桐乃成。”二字并用手捶桐，此谓撞捣挺桐之，今为酪酒亦然。向学士又以为种桐时，太官酿马酒乃熟。其孤陋遂至于此。

(七十)

谈说制文，援引古昔，必须眼学，勿信耳受。江南闾里间，士大夫或不学问，羞为鄙朴，道听途说，强事饰辞。呼徵质为周、郑，谓霍乱为博陆，上荆州必称陕西，下扬都言去海郡，言食则糊口，道钱则孔方，问移则楚丘，论婚则宴尔，及王则无不仲宣，语刘则无不公干。凡有一二百件，递相祖述，寻问莫知源由，施安时复夫所。庄生有乘时鹤起之说，故谢朓诗曰：“鹤起登吴台。”吾有一亲表，作《七夕》诗云：“今夜吴台鹤，亦共住填河。”《罗浮山记》云：“望平地树如荠。”故戴嵩诗云：“长安树如荠。”又邺下有一人《咏树》诗云：“遥望长安荠。”又尝见谓矜诞为夸毗，呼高年为富有春秋，皆耳学之过也。

(七十一)

夫文字者，坟籍根本。世之学徒，多不晓字读：《五经》者，是徐邈而非许慎，习赋诵者，信褚诠而忽吕忱；明《史记》者，专皮、邹而废篆籀；学《汉书》者，悦应、苏而略《苍》、《雅》。不知书音是其枝叶，小学乃其宗系。至见服虔、张揖音义则贵之，得《通俗》、《广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况异代各人乎？

文章篇

(七十二)

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也。吾见世人，至无才思，自谓清华，流布丑拙，亦以众矣，江南号为詖痴符。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詖攀。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赞说，便击牛酹酒，招延声音。其妻，明鉴妇人也，泣而谏之。此人叹曰：“才华不为妻子所容，何况行路。”至死不觉。自见之谓明，此诚难也。

(七十三)

学为文章，先谋亲友，得其评裁，知可施行，然后出手；慎勿师心自任，取笑旁人也。自古执笔为文者，何可胜言；然至于宏丽精华，不过数十篇耳。但使不失体裁，辞意可观，便称才士；要动俗盖世，亦俟河之清乎！

(七十四)

不屈二姓，夷、齐之节也；何事非君，伊箕之义也。自春秋已来，家有奔亡，国有吞灭，君臣固无常分矣，然而君子之交绝无恶声，一旦屈膝而事人，岂以存亡而改虑？陈孔章居袁裁书，则呼操为豺狼；在魏制檄，则目绍为虺虺。在时君所命，不得自专，然亦文人之巨患也，当务从容消息之。

（七十五）

或问扬雄曰：“吾子少而好赋？”雄曰：“然。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也。”余窃非之曰：虞舜歌《南风》之诗，周公作《鸛鹑》之咏，吉甫、史克《雅》、《颂》之美者，未闻皆在幼年累德也。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自卫返鲁，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大明孝道，引诗证之。杨雄安敢忽之也？若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但知变之而已，又未知雄自为壮夫何如也？著《剧秦美新》，妄投于阁，周章怖慑，不达天命，童子之为耳。袁亮以胜老子，葛洪以方仲尼，使人叹息。此人直以晓算术，解阴阳，故著《太玄经》，为数子所惑耳；其遗言余行，孙卿、屈原之不及，安敢望大圣之清尘？且《太玄》今竟何用乎？不啻覆酱瓿而已。齐世有席毗者，清干之士，官至行台尚书，嗤鄙文学，嘲刘逖云：“君辈辞藻，譬若朝菌，须臾之玩，非宏才也；岂比吾徒千丈松树，常有风霜，不可凋悴矣！”刘应之曰：“既有寒木，又发青华，何如也？”席笑曰：“可哉！”

（七十六）

凡为文章，犹乘骐驎，虽有逸气，当以衔策制之，勿使流乱轨躅，故意填坑岸也。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今世相承，趋末弃本，率多浮艳，辞与理竞，辞胜而理伏，事与才争，事繁而才损。放逸者流宕而忘归，穿凿者补缀而不足。时俗如此，安能独违？但务去泰去甚耳。必有盛才重誉，改革体裁者，实吾所希。

名实篇

（七十七）

名之与实，犹形之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今不脩身而求令名于世者，犹貌甚恶而责妍影于镜也。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佑，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脩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干浮华之虚称，非所以得名也。

（七十八）

人足所履，不过数寸，然而咫尺之途，必颠蹶于崖岸，拱把之梁，每沉溺于川谷者，何哉？为其旁元余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至诚之言，

人未能信。至洁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声名，无余地也。吾每为人所毁，常以此自责。若能开方轨之路，广造舟之航，则仲由之证鼎，重于登坛之盟，赵熹之降城，贤于折冲之将矣。

（七十九）

吾见世人，清名登而金贝人，信誉显而然诺亏，不知后之矛朝，毁前之于櫓也。虑子赋云：“诚于此者形于彼。”人之虚实真伪在乎心，无不见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为察之所鉴，巧伪不如拙诚，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让卿，王莽辞政，当于尔时，自以巧密；后人书之，留传万代，可为骨寒毛竖也。近有大贵，以孝著声，前后居丧，哀毁逾制，亦足以高于人矣。而尝于苦块之中，以巴豆涂脸，遂使成疮，表哭泣之过。左右童竖，不能掩之，益使外人谓其居处饮食，皆为不信。以一伪而丧百诚者，乃贪名不已之故也。

（八十）

治点子弟文章，以为声价，大弊事也。一则不可常继，终露其情；二则学者有凭，益不精励。

（八十一）

邺下有一少年，出为襄国令，颇自勉笃。公事经怀，每加抚卹，以求声誉。凡遣兵役，握手送离，或赍梨枣饼饵，人人赠别，云：“上命相烦，情所不忍；道路饥渴，以此见恩。”民庶称之，不容于口。及迁为泗州别驾，此费日广，不可常周，一有伪情，触涂难继，功绩遂损败矣。

（八十二）

或问曰：“夫神灭形消，遗声余价。亦犹蝉壳蛇皮，兽远鸟迹耳。何预于死者，而圣人以为名教乎？”对曰：“劝也，劝其立名，则获其实。且劝一伯夷，而千万人立清风矣；劝一季札，而千万人立仁风矣。劝一柳下惠，而千万人立贞风矣；劝一史鱼，而千万人立直风矣。故圣人欲其鱼鳞凤翼，杂沓参差，不绝于世，岂不宏哉？四海悠悠，皆慕名者，盖因其情而致其善耳。抑又论之，祖考之嘉名美誉，亦子孙之冕服墙宇也，自古及今，获其庇荫者亦众矣。夫脩善立名者，亦犹筑室树果，生则获其利，死则遗其泽。世之汲汲者，不达此意，若其与魂爽俱升，松柏偕茂者，惑矣哉！”

涉务省事篇

（八十三）

士君子之处世，贵能有益于物耳，不徒高谈虚论，左琴右书，以费人君禄位也。国之用材，大较不过六事：一则朝廷之臣，取其鉴达治体、经纶博雅；二则文史之臣，取其著述宪章，不忘前古；三则军旅之臣，取其断决有

谋，强干习事；四则藩屏之臣，取其明练风俗，清白爱民；五则使命之臣，取其识变从宜，不辱君命；六则兴造之臣，取其程功节费，开悟有术。此则皆勤学守行者所能辨也。人性有长短，岂责具美于六涂哉？但当皆晓指趣，能守一职，便无愧耳。

（八十四）

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堂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可以应世经务也。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已下，尚书郎中书舍人已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高，盖护其短也。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心，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

（八十五）

梁世士大夫，皆尚褻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周宏正为宣城王所爱，给一果下马，常服御之，举朝以为放达。至乃尚书郎乘马，则糺劾之。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步行，体羸气弱，不耐寒暑，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建康令王复，性既儒雅，未尝乘骑，见马嘶喷陆梁，莫不震慑，乃谓人曰：“正是虎，何故名为马乎？”其风俗至此。

（八十六）

古人欲知稼穡之艰难，斯盖贵谷务本之道也。夫食为民天，民非食不生矣，三日不粒，父子不能相存。耕种之，莠鋤之，刈获之，载积之，打拂之，簸扬之，凡几涉手，而入仓廩，安可轻农事而贵末业哉？江南朝士，因晋中兴，南渡江，卒为羈旅，至今八九世，未有力田，悉资俸禄而食耳。假令有者，皆信僮仆为之。未尝目观起一撮土，耘一株苗；不知几月当下，几月当收，安识世间余务乎？故治官则不了，营家则不办，皆优闲之过也。

（八十七）

铭金人云：“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至哉斯戒也！能走者夺其翼，善飞者减其指，有角者无上齿，丰后者无前足，盖天道不使物有兼焉也。古人云：“多为少善，不如执一；鼯鼠五能，不成伎术。”近世有两人，朗悟士也，性多营综，略无成名，经不足以待问，史不足以讨论，文章无可传于集录，书迹未堪以留爱玩，卜筮射六得三，医药治十差五，音乐在数十人下，弓矢在千百人中，天文、画绘、棋博、鲜卑语、胡书、煎胡桃油、炼锡为银，如此之类，略得梗概，皆不通晓。惜乎，以彼神明、若省

其异端，当精妙也。

止足养生篇

（八十八）

《礼》云：“欲不可纵，志不可满，宇宙可臻其极。”情性不知其穷，唯在少欲知足，为立涯限尔。先祖靖侯戒子侄曰：“汝家书生门户，世无富贵；自今仕宦不可过二千石，婚姻勿贪势家”。吾终身眼膺，以为名言也。

（八十九）

大地鬼神之道，皆恶满盈，谦虚冲损，可以免害。人生衣趣以覆寒露，食趣以塞饥乏耳。形骸之内，尚不得奢靡，己身之外，而欲穷骄泰邪？周穆王、秦始皇、汉武帝，富有四海，贵为天子，不知纪极，犹自败累，况士庶乎？

（九十）

夫养生者先须虑祸，全身保性，有此生然后养之，勿徒养其无生也。单豹养于内而丧外，张毅养于外而丧内，前贤所戒也。稽康著《养生》之论，而以做物受刑；石崇冀服饵之征，而以贪溺取祸。往世之所迷也。

（九十一）

夫生不可不惜，不可苟惜。涉险畏之途，于祸难之事，贪欲以伤生，谗慝而致死，此君子之所惜哉；行诚孝而见贼，履仁义而得罪，丧身以全家，泯躯而济国，君子不咎也。自乱离已来，吾见名臣贤士，临难求生，终为不救，徒取窘辱，令人愤懑。候景之乱，王公将相，多被戮辱，妃主姬妾，略无全者。唯吴郡太守张嵯，建义不捷，为贼所害，辞色不挠。及鄱阳王世子谢夫人，登屋诟怒，见谢而毙。夫人，谢遵女也。何贤智操行若此之难？婢妾引决若此之易？悲夫！

【中国】李世民（599—649）

李世民，唐代有作为的皇帝，著名政治家。

帝范·纳谏篇

夫王者高居深视，方聪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厥而莫补。所以设鞞树木，思献替之谋；倾耳虚心，伫忠正之说。言之而是，虽在仆隶刍豢，犹不可弃；言之而非，虽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其谈可观，不责其辨；其理可用，不责其文。至若折槛坏疏，标之以作戒；引裾却坐，显之以自非。故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臣无以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昏主则不然。说者拒之以威，劝者穷之以罪。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不言。恣暴虐之心，极荒淫之志，其为壅塞，无由自知，以为德超三皇，才过五帝。至于身亡国灭，岂不悲矣！此拒谏之恶也。

帝范·崇俭篇

夫圣代之君，存乎节俭。富贵广大，守之以约；睿智聪明，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骄人，不以德厚而矜物。茅茨不剪，采椽不所，舟车不饰，衣服无文，土阶不崇，大羹不和；非憎荣而恶味，乃处薄而行俭。故风淳俗朴，比屋可封，此节俭之德也。

斯二者荣辱之端，奢俭由人，安危在己。五关近闭，则令德远盈；千欲内攻，则凶源外发。是以丹桂抱蠹，终摧耀日之芳；朱火含烟，遂郁凌云之焰。故知骄出于志，不节则志倾；欲生于身，不遏则身丧。故桀纣肆情而祸结，尧舜约己而福延，可不务乎？

帝范·后序

古人有言：非知之难，唯行不易；行之可勉，唯终实难。是以暴乱之君，非独明于恶路，圣哲之主，岂独见于善途。良由大道远而难遵，邪径近而易践。小人皆俯从其易，不能力行其难，故祸败及之。君子劳处其难，不能逸居其易，故福庆流之。是故祸福无门，惟人所召。欲悔非于既往，唯慎过于将来。择哲王以师，与无以吾为前鉴。夫取法于上，仅得为中；取法于中，故其为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吾在位已来，所缺多矣。奇丽服玩，锦绣珠玉，不绝于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台深池，每兴其役，此非俭志也。犬马鹰鹞，无远必致，此非节心也。数其行幸，以亟人劳，此非屈己也。斯数事者，吾之深过也。勿以兹为是而后法焉。但我济育苍生，其益多矣；平定区宇，其功大矣。益多损少，民不以为怨；功大过微，德之未亏。然犹尽美之踪，于焉多愧；尽善之道，顾此怀惭。况乎无纤毫之功，直缘基而履庆，若崇善之广德，则业泰而身安。若肆情以纵非，则业倾而身丧。且成迟败速者，国之基也；失易得难者，天之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慎哉！

【中国】姚崇（650～721）

姚崇，唐朝大臣。历任武则天、睿宗、玄宗朝宰相。

遗令诫子孙文

古人云：富贵者，人之怨也。贵则神忌其满，人恶其上。富则鬼瞰其室，虜利其财。自开辟以来，书籍所载，德薄任重，而能寿考元咎者，未之有也。故范蠡、疏广之辈，知知足之分，前史多之。况吾才不逮古人，而久窃荣宠。位逾高而益惧，恩弥厚而增忧。往在中书，^避疾虚备。虽终匪懈，而诸务多缺。荐贤自代，屡有诚祈，人欲天从，竟蒙哀允。优游园沼，放浪形骸，人生一代，斯亦足矣。田巴云：“百年之期，示有能至。”王逸少云：“俯仰之间，已为陈迹。”诚哉此言！比见诸达官身亡以后，子孙既失覆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岂唯自玷，乃更辱先。无论曲直，俱受^螻毁。庄田水碾，既众有之，递相推倚，或至荒废。陆贾、石苞，皆古之贤达也，所以预为定分，将以绝其后争。吾每静思，深所叹服。昔孔子至圣，母墓毁而不修；梁鸿至贤，父亡席卷而葬。昔杨震、赵咨、卢植、张奂，皆当代英达，通识今古，咸有遗言，属令薄葬。或濯衣时服，或单帛幅巾。知真魂去身，贵于速朽。子孙皆遵成命，迄今以为美谈。凡厚葬之家，例非明哲。或溺于流俗，不察幽明。咸以奢厚为忠孝，以俭薄以慳惜，至今亡者致戮尸暴骸之酷，存者陷不忠不孝之谗。可为痛哉！可为痛哉！死者无知，自同粪土，何烦厚葬，使伤素业。若也有知，神不在柩，复何用违君父之令，破衣食之资。吾身亡后，可殓以常服，四时之衣，各一副而已。吾性甚不爱冠衣，必不得将入棺墓。紫衣玉带，足便于身，念尔等勿复违之。且神道恶奢，冥途尚质。若违吾处分，使吾受戮于地下，于汝心安乎？念而思之。

【中国】李治（628—684）

李治，唐高宗，字为善，唐太宗第九子。贞观二十三年（649）六月即帝位，在位三十四年。谥曰天皇大帝，庙号高宗。

诫滕王元婴书

王地在宗枝，寄深磐石。幼闻《诗》、《礼》，夙承义训。实冀孜孜无怠，渐以成德；岂谓不遵轨辙，踰越典章。且城池作固，以备不虞，关钥闭开，须有常准。鸠合散乐，并集府僚，严关夜开，非复一度。遏密之悲，尚缠比屋，王以此情事，何遽纷坛？又巡省百姓，本观风问俗，遂乃驱率老幼，借狗求置，志从禽之娱，忽黎元之重。时方农要，屡出败游，以弹弹人，将为笑乐。取适之方，亦应多绪，何必此事，方得为娱？晋灵虐主，未可取则，赵孝文趋走小人，张四又倡优贱隶，王亲与博戏，极为轻脱，一府官僚，何所瞻望？凝寒方甚，以雪埋人，虐物既深，何以为乐？家人奴仆，侮弄官人，至于此事，弥不可长。朕以王骨肉至亲，不能致王于法，今与王下上考，以愧王心。人之有过，贵在能改；国有宪章，私恩难再。兴高及此，惭叹盈怀。恶，日不觉悟，以至于戒正性，贼天理，生前为造化剩物，歿复与灰土俱委，此岂不为辜负日月之光景耶！

吾常睹汝辈趣向，尔诚全得天性者，况夙能承顺严训，皆解甘心服食古圣人道，知其必非雕缺道义，自埋于偷薄之伦者。然吾自于名在京城，免魄已十九晦矣，知尔辈惧旨甘不继，困于薪粟日丐于他人之门。吾闻此，益悲此身使尔辈承顺供养至此，亦益忧尔辈为穷窳而斯须忘其节，为苟得眩惑而容易徇于人，为投刺牵役而造次情其业。日夜忆念，心力全耗。且欲书此为戒，又虑尔辈年未甚长成，不深谕解。今会鄂骑归去，遂置石于书函中，乃笔用砥之功，以寓留意。欲尔辈定持刚质，昼夜淬厉，使尘埃不得间发而入。为吾守固穷之节，慎临财之苟，积习肄之业；上不貽庭闱忧，次不貽手足病，下不貽心意愧。欲三者不貽，只在尔砥之而已，不夫他人。若砥之不已，则向之所谓切金涵星之用，又甚琐屑，安足以谕之？然吾固尔辈常置砥于左右，造次颠沛，必于是思之，亦古人韦弦铭座之义也。因书为砥石命，以警尔辈，兼刻辞于其侧曰：

剑之锷，砥之而光；人之名，砥之而扬。砥乎砥乎，为吾之师乎！仲兮季兮，无坠吾命乎！

【中国】舒元舆

舒元舆，出身寒微，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中进士，善于文辞。任过监察御史，敢于弹劾奸恶。文宗大和九年（835），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为谋除专权的宦臣，事败被杀。

贻诸弟砥石命

昔岁吾行吴江上，得亭长所贻剑，心知其不莽卤，匣藏爱重，未曾褻视。今秋在秦，无何发开，见惨翳积蚀，仅成死铁。意惭身将利器，而使其不光明之如此，常絨求淬磨之心于胸中。数月后，因过岐山下，得片石，如绿水色，长不满尺，阔厚半之，试以手磨，理甚膩，纹甚密。吾意异其异石，遂携入城，问于切磋工，工以为可以为砥。吾遂取剑发之，初数日，浮埃薄落，未见快意，意工者相给，复就问之。工曰：“此石至细，故不能速利坚铁，但积渐发之，未一月当见真貌。”归，如其言，果睹变化，苍惨剥落，若青蛇退鳞，光劲一水，泳涵星斗，持之切金钱三十枚，皆无声而断，愈始得之利数十百倍。

吾因叹以为金刚首五材，及为工人铸为器，复得首出利物。以刚质铦利，苟暂不砥砺，尚与铁无以异；况质柔铦钝，而又不能砥砺，当化为粪土耳，又安得与死铁伦齿耶？以此益知人之生于代，苟不病盲聋瘖哑，则五常之性全；性全，则豺狼燕雀亦云异矣。而或公然忘弃砺名砥行之道，反用狂言放情为事，蒙蒙外埃，积成垢

【中国】李华（710～766）

李华，字遐叔，唐代散文家。开元二十三年中进士，是唐朝“文章中兴”的开启者。

与外孙崔氏二孩书

八月十五日，翁告崔氏之子两孩省：吾出身人仕，行四十年；晚有汝母，已养汝二人矣。吾逮事裴氏、郑氏、崔氏诸姑、于氏堂姑，皆贤明淑哲，为内外师范。意欲与汝言之。裴氏姑恩慈，见吾一善，未尝不流涕祝吾成立。见吾伯仲书题，海责疏略，话及旧事，云无此例。吾伯仲书题比今日中外书题，其间疏密不啻百十也。吾小时犹省长幼，每日两时栉盥：起居尊行，三时侍食。饮食讫然后敢食，犹责不如礼。今者诸子曰出高眠，争览盘器，何曾有此仪？可为叹息！世教如此，何得不乱？妇人亦要读书解文字，知今古情状，事父母舅姑，然可无咎。诗序云：“哀窈窕，思贤才，而元伤善之心焉，是关雎之义也。”《易》曰：“主中馈，无攸遂。”妇人但当主酒食待宾客而已，其余无自专之礼。《诗》云：“将翱将翔，佩玉琼琚。”此奉舅姑肋祭祀之仪也。又曰：“将翱将翔，弋鳧与雁。”此主酒待宾客之仪也。《礼经》所载，汝其记之。又妇人将嫁三月，教于公宫，祖庙既毁，教于宗室，嫁则庙见，不见庙者，不得为妇。今此礼凌夷，人从苟且：妇人尊于丈夫，群阴制于太阳。世教沦替，一至于此，可为堕泪。汝等当学读《诗》、《礼》、《论语》、《孝经》，此最为要也！吾小时南市帽行，见貂帽多帷帽少。当时旧人，已叹风俗；中年至西京市，帽行乃无帷帽，貂帽亦无，男子衫袖蒙鼻，妇人领巾覆头。向有帷帽褻离，必为瓦石所及，此乃妇人为丈夫之象，丈夫为妇人之饰，颠之倒之，莫甚于此。触类而长，不可胜言。举其一端，告及汝耳，勿谓幼小，不遵训诫。所见所闻，颓风败俗。故申明旧事，不能一一也。阿马来，说汝诵得数十篇诗赋。丽丽已能承顺十五姊颜色，十七伯极钟念。吾旅病，乍闻甚慰。意凡人不患尊行不慈训，患身不能承顺耳。汝承十五姊仁慈，十七伯训诱，又质性柔顺，当不扶自直。吾所告者括羽汝耳，不次，翁告崔氏二子省。

【中国】李观（766—794）

李观，字元宾。李华的侄子。唐贞元八年（792），登进士第，次年授太子校书郎。一年而卒，年29。

报弟兑书

六年春，我不利小宗伯。从初誓心不徒还，乃于京师穷居，读书著文，无阙日时。是年冬，复不利见不宗伯。呜乎！天难谏，命难言！圣人且犹盘桓，我安得如料而决志哉？但坚节不去，躁机不来，兢兢而强，勉勉而为耳！于是顾逆旅而无聊，图俟时而尚遐；发能迁之虑，緘莫知之嗟。乃以其明年司分之月，乘罢驴出长安，西游一二诸侯。求实于囊，往复千里，投身其难。殊不知西陲数州，界在虜关，土塞门民犷，荣战陋儒。我见其将，遗我纒胡；我见其士，赋我从军。向之之谋既感激心，卒无所开，只忽一念。我家如在长安，或遇适戍而宿，随登陴而望。有东方之人，老在塞下者，为我言用兵之勤。及五十年。每岁孟秋，边风便寒，达于坚冰。武夫操戈，僵不得起；胡兵^猘戮，寇罔于常。方言，会候人举烽。我茫然谓戎来，遂夜奔归。长安穷处，萧条犹初。乃开而居，乃出而书；上下敢偶，下不敢专。鄙苟得之名，谢姑息之交。愚与介并，直与谄违。是用人不合余，余不合人。故身有负俗之议，文多自我之非。然斯者略不损明，其犹荆民不誉宋玉，臧仓之疑孟轲。及我而三，奚足屑哉！然特苦者，旦暮之供，出处之虞也。而幸有一仆赁之童，纯义而诚，服事只勤；傭蓄以给我，为隶以奉余；久而不求直，殆而不施劳；盘餐之廉，汗马之庸，不能过焉。古者孔子门人，皆曰上贤；及在瘠^隄穷；有愠见者。吾老君亦有从看徐甲，老君去官，甲亦求去。夫孔老之道，于我也则小大较然，其门人从者之操；则何远斯童哉！吁！我尝独歌而悲，客有造曰：“子之穷达，在时与人。”我曰：“不在时，乃在人，不在人，乃在斯童。”何者？仲尼适周，鲁君乃与一乘车两马一竖子。自周而还，其道益明。则圣人经为，亦用其资，独作恒人乎？今我所以能于京师保穷居，读书著文，无废日时者，乃斯童之力也。非我之能也，非父亲骨肉之力也。成我洪名，阶我青云有日矣，汝知之乎？汝我季也，我空言哉？吾违养以来不忘归，归而无名，为亲之羞。困而行之，穷苦日寻。俯而自安，穷则可也；流亲之羞，归不可也，念二途日夜腐心。浑元循环，三岁一朝；油然而思，众恨长短。居人游人相属之忧，宁同时哉！行至八月，天地凄凉；叶下西郊，我在空房。晨起吟咏，阒乎无人；夜卧不寐，寒漏自长。意可覆也，难可缕陈。我书不稀，汝书亦新；异日两至，同慰一身，岂不旨哉！年不甚幼，近学何书？拟举明经，为复有文？明经世传，不可堕也；文贵天成，不可强高也。二事并良，苟一可立，汝择处焉，无乃不修。系书黄耳，依依有遗。千万孝弟，其兄云云。

【中国】韩愈（768—824）

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人。早孤贫，由兄嫂抚养。历任国子博士、刑部侍郎等职，因谏佛骨贬潮州，后官至吏部侍郎，谥文。反对藩镇割据，尊儒排佛，倡导古文运动，为唐宋八大家之首，其诗力求新奇而流于险怪。

答李翱书

使至尊书，欢愧来并，不容于心，嗟乎！子之言意皆是也，仆虽巧说，何能逃其责耶！然皆子之爱我多，重我厚，不酌时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于时人也。

仆之家本穷空，重遇攻劫，衣服无所得，养生之具无所有，家累仅三十口，携此将安所归托乎？舍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行，不可也，足下将安以为我谋哉？此一事耳。

足下诚谓我入京城，有所益乎？仆之所有，犹有不知者，时人能知我哉？持仆所守，驱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间，开口论议，其安能有所合乎？仆在京城八九年，无所取资，日求于人，以度时月。当时行之不觉也，今而思之，如痛定之人，思当痛之时，不知何能自处也。今年已加长矣，复驱之使就其故地，是亦难矣。所贵乎京师者，得不以明天子在上，贤公卿在下，布衣韦带之士谈道谊者多乎？以仆遑遑于其中，能上闻而下达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爱不相忌者又加少，内无所资，外无所从，终安所为乎？

嗟乎！子之责我诚是也，爱我诚多也，今天下之人有如子者乎？自尧舜以来，士有不遇者乎？无也。子独安能使我洁清不污。而处其所可乐哉？非不愿为子所云者，力不足，势不便故也。

仆于此岂以为大相知乎？累累随行，役役逐队，饥而食，饱而嬉者也。其所以上而不去者，以其心诚有爱于仆也。然所爱于我者尤少，不知我者尤多，吾岂乐于此乎哉？将亦有所病而求息于此也。

嗟乎！子诚爱我矣，子之所责于我者诚是矣。然恐子有时不暇责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责且自悲也。及之而后知，履之而后难耳。昔者孔子称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彼人者，有圣者而为之依归，而又有箪食、瓢饮，足以不死，其不忧而乐也，岂不易哉！若仆无所依归，无箪食、无瓢饮，无所取资则饿而死，其不亦难乎！子之闻我言亦悲矣。

嗟乎！子亦慎其所之哉。离违久，乍还侍左右，当日欢喜，故专使驰此，侯足下意，并以自解。愈再拜。

【中国】吕温（772～811）

吕温，字和叔，一字化光。唐代贞元十四年，擢进士第。当时王叔文执政，他被迁为左拾遗；后使吐蕃，被留不遣。元和元年（806）才还朝。进户部员外郎。本文是作者写给族叔的一封信。文中强调了继承儒家文学传统的重要，说明了培养新人的必要。

上族叔齐河南书

大尹叔父阁下：某闻水官修而龙至，官失其方，物乃坻伏；以文章而言，则先进为后进之官也。亦宜正褒贬，别雅郑，宣六义，合三变。以修其官，使后进之徒，靡然向风，皦然知方。能者劝，不能者止。于是乎文章之可见也，如扫除氛昏，澄定波涛；穹天清而日月耀，沧海晏而蓬壶出。今夫先进之废官久矣，文犹龙也。其可见乎？

伏惟叔父蕴特进之明，哀雅颂之缺，常欲以三代制度训斯文。前罢镇南服，入侍东掖；词林耸仰，如日登观。莫不结轍连驷，怀编捧轴；差池道路，奔走光尘，人人自以为齐公之遇矣。及乎昌言金马，高议承明；悬大雅之衡，以权后进，则以小子为称首。达勾明而茂以柯叶，翼雏鷇而使之颡颡；选达改观，同类骇听；誉动朝端，声驰毂下；循顾反复，诚非所堪。窃料叔父之意，岂不欲使滥音窃吹者，闻士会而西逃秦境；敦行守正者，望郭隗而北首燕路。夫如是，则小子敢贺天下文章，废而复兴，不敢自当其遇也。然大匠虽哲，不能化拥肿之材；大风虽壮，不能起凝滞之物。曩充乡赋，荐辱公议。昨诏贤良，猥尘清举。叔父以唱高寡和，小子以名浮易丧。间关堙郁，卒用无成；取笑薄徒，贻羞左右。虽失鹄而知反，终胡颜而敢安。愧惧惭惶；夙夜苦厉。

叔父蹈中庸之德，遭兼济之运；荷深知于明主，悬大望于苍生。一朝秉唐之钩，埏埴万物；而高明不夺于独见，鄙分克彰于日新。茫茫前途，未敢自料。岂遽以一第为得丧哉。由是思之，勃焉增气。遂欲摄迹声利，潜心道艺；穷六籍之统纪，尽三变之形容。使学通天人，文正雅俗，然后抗衡当代，为叔父之荣，虽知其难，志不可夺。谨献近文七首，徒跂圣人之域，未臻作者之方。姑务自强，式酬与进。伏愿特纆省览，光赐教诲，指以远踪，责以大成。惠何加焉，非敢望也。

【中国】李翱（772—841）

李翱，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西北）人。贞元进士。历官中书舍人，桂、潭等州刺史，桂管湖南观察使。武宗会昌元年，卒于山南东道节度使任所。

寄从弟正辞书

知尔京兆府取解，不得如其所怀，念勿不意。凡人之穷达所遇，亦各有时尔，何独至于贤丈夫而反无其时哉？此非吾徒之所忧也。其所忧者何？畏吾之道未能到于古之人尔。其心既自以为到，且无谬，则吾何往而不得所乐？何必与夫时俗之人同得失忧喜，而动于心乎？借如用汝之，分为十焉，用其九学圣人之道，而知其心，使有余以与时世进退俯仰，如可求也，则不啻富且贵矣；如非吾力也，虽尽用其十，祇益劳其心矣，安能有所得乎？汝勿信人号文章为一艺。夫所谓一艺者，乃时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于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则仁义之辞也。恶得以一艺而名之哉？仲尼、孟子歿千余年矣，吾不及见其人，吾能知其圣且贤者，以吾读其辞而得之者也。后来者不可期，安知读吾辞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诬也。夫性于仁义者，未见其无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见其不力于仁义也。由仁义而后文者，性也；由文而后仁义者，习也。犹诚明之必相依尔。贵且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无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爱而屑屑其间哉？仁义与文章，生乎内者也，吾知其有也，吾能求出充之者也。吾何惧而不为哉？汝虽性过于人，然而未能浩浩于其心，吾故书其所怀以张汝，且以乐言吾道云耳。

【中国】刘禹锡（772～842）

刘禹锡，字梦得，洛阳人，永贞元年（805）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事败，贬朗州司马。元和十年（815）诏赴京师，因诗涉讥讽，为执政排挤，又贬播州刺史，后历刺连州、夔州、和州。大和二年（828）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官终检校礼部尚书。

犹子蔚适越戒

犹子蔚晨跪于席端曰：“臣幼承叔父训，始句萌至于扶疏。前日不自意，有司以名污贤能书；又不自意，被丞相府召为从事。重兢累警，惧貽叔父羞。今当行，乞辞以为戒。”余曰：“若知彝器乎！始乎斫轮，因入规矩，剖中廉外，枵然而有容者，理膩质坚，然后加密石焉。风戾日晞，不剖不罄。然后青黄之，鸟兽之，饰乎瑶金，贵在清庙。其用也冪以养洁。其藏也楛以养光。苟措非其所，一有毫发之伤，儻然与破甑为伍矣。汝之始成人，犹器之作朴，是宜力学习斲斫，亲贤为青黄，睦僚友为瑶金，忠所奉为清庙，尽敬以为冪。慎微以为楛，去怠以护伤，在勤而行之耳。没有人思披重霄而挹颡色，病无阶而升，有力者揭层梯而倚泰山，然而一举足而一高，非独揭梯者所能也。凡天位未尝旷，故世多贵人，唯天爵并者乃可伟耳。夫伟人之一顾，踰乎华章，而一非，亦惨乎黥剔。行矣，慎诸！吾见垂天之云在尔肩腋间矣。昔吾友柳仪曹尝谓吾文雋而膏，味无穷而灰。炙愈出也。迟汝到丞相府，居一二日，袖吾文入谒，以取质焉。丞相，我友也。汝事所从，如事诸父，借有不如意，推起敬之心以奉焉。无忽！”

【中国】柳玭（773～819）

柳玭，唐末人。祖公绰，父仲郢，皆以理家严谨闻名，有“言家法者，世称柳氏”之誉。

柳氏家书

夫门第高者，可畏不可恃。可畏者，立身行己，一事有坠先训，则罪大于他人。虽生可以苟取名位，死何以见祖先于地下。不可恃者，门高则自骄，族盛则人之所嫉。实艺懿行，人未必信；纤瑕微累，十手争指矣。所以承世胄者，修己不得不恳，为学不得不坚。夫人生世，以己无能而望他人用，以己无善而望他人爱。无状则曰：“我不遇时，时不急贤。”亦系农夫鹵莽种之，而怨天泽之不润，是欲弗馁，其可得乎？予幼闻先训，讲论家法。立身以孝悌为基；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以交结为末事；以弃义为凶人；肥家以忍顺；保友以简敬。百行备，疑身之未周，三缄密，虑言之或失。广记如不及，求名如傥来。去吝与骄，庶几减过。莅官则洁己省事，而后可以言守法，守法而后言养人。直不近祸，廉不沽名。廩禄虽微，不可易黎甿之膏血；榷楚虽用，不可恣褊狭之胸襟。忧与福不偕，洁与富不并，比见家门子孙，其先正直当官，耿介特立，不畏强御。及其衰也，唯好犯上，更无他能。如其先逊顺处己，和柔保身，以远悔尤。及其衰也，但有暗劣，莫知所宗。此际几微，非贤不达。夫坏名菑己，辱先丧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志之。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淡泊。苟利于己，不恤人言。其二，不知儒术，不悦古道。懵前经而不耻，论当世而解颐。身既寡知，恶人有学。其三，胜己者厌之，佞己者悦之。唯乐戏谭，莫思古道。闻人之善嫉之，闻人之恶扬之。浸渍颇僻，销削德义，簪裾徒在，厮养何殊。其四，崇好慢游，耽嗜曲蘖。以衔杯为高致，以勤事为俗流。习之易荒，觉已难悔。其五，急于名宦，昵近权要。一资半级，虽或得之，众怒群猜，鲜有存者。兹五不韪，甚于痼疽。痼疽则砭石可疗，五失则巫医莫及。前贤炯诫，方册具存。近代覆车，闻见相接！夫中人以下，修辞力学者，则躁进患失，恩展其用；审命知退者，则业荒文芜，一不足采。唯上智则研其虑，博其闻，坚其习，精其业。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苟异于斯，岂为君子。

【中国】元稹（779～831）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唐代著名诗人。这封家书是作者写给侄儿们的。

诲侄等书

告仑等：吾谪窜方始，见汝末期，粗以所怀，贻诲于汝。汝等心志未立，冠岁行登。古人讥十九童心，能不自惧？吾不能远谕他人，汝独不见吾兄之奉家法？吾家世俭贫，先人遗训常恐置产怠子孙，故家无樵苏之地，尔所详也。吾窃见吾兄自二十年来，以下士之禄持窘绝之家，其间半是乞丐羈游以相给足。然而吾生三十二年矣。知衣食之所自始。东都为御史时，吾常自思：尚不省受吾兄正色之训而况于鞭笞诘责乎！呜呼！吾所以幸而为兄者，则汝等又幸而为父矣！有父如此，尚不足为汝师乎？吾尚有血诚将告于汝：吾幼乏岐嶷，十岁知文，严毅之训不闻，师友之资尽废。忆得初读书时，感慈旨一言之叹，遂志于学。是时尚在凤翔，每借书于齐仓曹家，徒步执卷就陆姊夫师授，栖栖勤勤，其始也若此。至年十五，得明经及第，因捧先人旧书于西窗下，钻仰沉吟，仅于不窥园井矣。如是者十年，然后粗沾一命，粗成一名。及今思之，上不能及乌鸟之报复，下未能减亲戚之饥寒，抱衅终身，偷活今日。故李密云：生愿为人兄，得奉养之日长。吾每念此言，无不雨涕。汝等又见吾自御史来，效职无避祸之心，临事有致命之志，尚知之乎？吾此意，虽弟兄未忍及此。盖以往岁乔职谏官，不忍小见，妄干朝听，谪弃河南，泣血西归，生死无告。幸余命不殒，重戴冠纓，常誓效死君前，扬名后代，殁有以谢先人于地下耳。呜呼！及其时而不思，既思之而不及，尚何言哉！今汝等父母天地，兄弟成行，不于此时佩服诗书以求荣达，其为人耶？其曰人耶？吾又以吾兄所识易涉悔尤。汝等出入游从亦宜切慎。吾诚不宜言及于此。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不曾于喧哗纵观，汝信之乎？吾终鲜姊妹，陆氏诸生，念之倍汝、小婢子等。既抱吾殁身之恨，未有吾克己之诚，日夜思之，若忘生次。汝因便录吾此书寄之，庶其自发，千万努力，无弃斯须。稹付仑、郑等。

【中国】赵灵（939～997）

赵灵，宋太宗，原名匡义，即位后改灵。太祖赵匡胤之弟。继位后来用各个击破的方法对付割据政权，使吴越被迫“纳土”，后又灭北汉，内政上加强集权统治，增设科举进士名额，使文臣修《太平御览》，加强“重文”风气。

诚皇属

朕即位十三年矣，外绝游览之乐，内却声色之娱。汝等生于富贵，长自深宫，夫帝子亲王，先须克己。每著一衣，则悯蚕妇；每餐一食，则念耕夫。至于听断之间，勿先恣其喜怒。朕每亲监庶政，岂敢惮于焦劳。汝等勿鄙人短，勿恃己大，乃可永久高贵以保终吉。先贤有言“逆吾者是吾师，顺吾者是吾贼”。不可不察也。

【中国】范仲淹（989～1054）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进士出身。仁宗时，参知政事，为人正直有气节。力主加强对西夏的防御，巩固边防。在政治上他主张改革。

告诸子及弟侄

吾贫时，与汝母养吾亲，汝母躬执爨而吾亲甘旨，未尝充也。今得厚禄，欲以养亲，亲不在矣。汝母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贵之乐也。

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以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敬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以入家庙乎？

京师交游，慎于高义，不同当言责之地。且温习文字，清心洁行，以自树立平生之称。当见大节，不必窃论曲直，取小名招大悔矣。

京师少往还，凡见利处，便须思患。老夫屡经风波，惟能忍穷，固得免祸。

大参到任，必受知也。惟勤学奉公，勿忧前路。慎勿作书求人荐拔，但自充实为妙。

将就大对，诚吾道之风采，宜谦下兢畏，以副士望。

青春何苦多病，岂不以摄生为意耶？门才起立，宗族未受赐，有文学称，亦未为国家用，岂年循常人之情，轻其身汨其志哉！

贤弟请宽心将息，虽清贫，但身安为重。家间苦淡，士之常也，省去冗口可矣。请多著工夫看道书，见寿而康者，问其所以，则有所得矣。

汝守官处小心不得欺事，与同官和睦多礼，有事只与同官议，莫与公人商量。莫纵乡亲来部下兴贩，自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营私利。汝看老叔自来如何，还曾营私否？自家好，家门各人好事，以光祖宗。

【中国】苏洵（1009～1066）

苏洵，字明允，宋眉山人，以文章著称于世。所作文章言及抗辽，土地兼并，特权等现实内容，文风雄健。与子苏轼、苏辙并称“三苏”，俱为“唐宋八大家”的作家。

安乐铭

人禀天地正气，原为万物之灵。
家齐而后国治，正己始可修身。

圣贤千言万语，无非纲纪人伦。
竭力孝养父母，劬劳恩似海深。

晨昏省候安否，凡事体顺颜情。
当效返哺之义，寻思跪乳之恩。

追想父母爱我，爱子之心爱亲。
为子出入必告，倘如有事可寻。

有病不离左右，汤药扶持辛勤。
不幸百年归世，厚治棺椁衣衾。
兄弟同胞一体，弟敬兄爱殷勤。
须要同心竭力，毋分尔我才真。

后世因听妻语，争论视若仇人。
假使乖伤骨肉，悠悠四海谁亲？

若是分居各爨，财产务要公平。
父在遵依父命，父歿听凭宗亲。

肥瘦相兼品搭，高低估值均匀。
备写分书阉定，免得日后相争。

莫因些小事务，有伤手足恩情。
弟兄或有亡故，教养子侄成人。

男女惟选贤德，门当户对为姻。
访其家教可否，不须爱富嫌贫。

富家子女骄傲，轻慢姑舅尊亲。
娶嫁须过二十，庶免夭折伤身。

夫莫嫌妇貌丑，丑妇乃是家珍。
妇以敬夫为主，理宜严肃闺门。

饱不温。

女眷戒其长舌，牝鸡不可司晨。
盛衰患难相守，不以存亡易心。

金玉休愁不富，儿孙但愿成人。衣食酌量时度，调养不

休餐生冷甜辣，莫佩珠宝金银。
能食教用右手，能言戒使娇音。

一有知识训读，不训玷辱家门。
作揖要他端正，行步戒其忙奔。

写字笔画真楷，读书字句分明。
幼时习学易记，老来记不入心。

事若不知就问，舜因好问成人。
入则孝顺父母，出则和睦乡邻。

长上有问必答，在座定要抬身。
不可虚言戏谑，不可斜侧骄矜。

莫呼长上表号，开口就要尊称。
饮食先让长者，行路当随后行。

年过十五六岁，戒近游荡闲人。
莫学吹弹唱和，莫学双陆棋枰。

谅其资才授业，事成安享终身。
试看荒疏无赖，多因失教无成。

不但六亲可敬，须知九族当尊。
本源同是一体，各要谦和为心。
亲近有德君子，远离无益小人。
善人久可处约，恶人反面无情。

君子小人易别，听其言语知音。
君子所言道德，小人开口浮轻。

或言饮食好歹，或认衣服旧新。
或评女色美丑，或谈势利欺凌。

见人富贵即重，见人贫贱就轻。
结识皆系狂悖，相与歃血联盟。

百千计较何用？怎如积德行仁？
为善终须迪吉，作恶果报儿孔。

仰不愧于天理，俯不作于人情。
勿以善小不为，勿以恶小可行。

人有患难危急，就思济弱扶倾。
恤怜鳏寡孤独，救护鸟兽虫鳞。

成人一切好事，解人一切纷争。
戒食耕牛守犬，休伤走兽飞禽。

虽仇不可排陷；落火不可添薪。
宁可人来负我，不可我去负人。

字千金，
五谷须当珍重，颗粒来自艰辛。敬惜遗弃字纸，须知一

行藏存乎天理，动静存其良心。
莫道鬼神无报，半点不肯饶人。

明中惧怕王法，暗里惧怕鬼神。
试看官事罪犯，枷锁夹打牢刑。

饥寒残缺水火，疾病痛楚呻吟。
曾见前人失跌，后人把稳行程。

只须回心学好，方免灾祸来临。
惟以德行为主，上天何有疏亲。

贫富俱当早起，一日之计在寅。
莫分朝夕劳苦，作事务要专心。

凡事莫推明日，明日最是误人。
一年几个明日？三百六十有零。

还有寒暑风雨，往来喜庆迎宾。
疾病灾横时遇，算来皆是日辰。

曾见几个拙汉，平生懒惰因循。
本是今日之事，却推明日早晨。

明日偶然阴雨，又说待到天晴。

天晴复有别务，前事担搁无成。
却自怨天恨地，无故骂鬼詈神。
只因明日耽误，叠做一起难清。

试看天上日月，昼夜环转如轮。
君王五更发殿，文武百宰朝临。

在外大小官职，夜眠晨起操心。
武将顶盔贯甲，刀枪剑戟为能。

群臣文武宾客，尚且个个辛勤。
我等庶民子弟，岂可自在安身。

朱门多生饿莩，白屋倒出公卿。
顽石琢成美器，铁杵磨为绣针。

趁着年青才壮，不可虚度光阴。
莫待老来衰败，吁嗟怨悔伤情。

文士用心勤读，达则为相为卿。
乡农春耕夏种，及时灌溉收成。

受得苦中之苦，方为人上之人。
世上岂有难事？都缘人不专心。

家中有银千两，每日只用三星。
倘若终朝安享，不消十载无存。
坐吃山崩壁倒，口是无底之坑。
一朝产业破散，饥寒褴褛羞人。

纵有良田万顷，不敌日进分文。
成人不得自在，自在不得成人。

虽然大富由天，其实小富由勤。
如肯着实努力，做事何患无成。

治家须要清白，男女不可乱伦。
大体不宜皆昧，细事不必逼明。

早起焚香礼拜，敬谢天地君亲。
洒扫厅堂前后，拂拭桌凳灰尘。

吩咐厨中女眷，碗碟擦净洗新。
客到热茶相待，自然光壮门庭。

兴家创业大智，不用奸佞邪人。
家长分事人众，人众务各为成。

屋宇墙垣损坏，急宜修补坚新。
多备开门七事，外边体面衣巾。

不拘银钱到手，也要聚积三分。
有日常思无日，天晴防备天阴。

家中莫断盐米，厨下休缺柴薪。往来喜庆礼物，当行也要施行。

昼夜谨防火盗，三姑六婆休亲。
园内多栽菜蔬，笼中莫养飞禽。

门户向晚早闭，空处防贼存身。
夜或响动喝起，莫言猫鼠无惊。

有贼只宜吓退，不可追逼伤人。
若是擒拿杀戮，贼党怨结仇深。

须知谦虚有益，却嫌气岸相争。
欲要上人一步，要辞下己为能。

不可倚财仗势，十年消长虚盈。
多少先贫后富，许多先富后贫。

才能搦管稍解，满脸文学聪明。
不知仲尼大圣，何曾夸耀于人？

客到用心恭敬，大小坐次分明。
切莫打犬骂仆，劝酒致意殷勤。

若赴大会筵席，牢系帽带衣襟。
打点大小二便，礼节从容徐行。

撞到筵中器皿，打破席上钟瓶。
自己面上惶恐，东君心内生嗔。
务要瞻前顾后，轻快稳便起身。
坐次凭东安席，谦逊在己虚心。

与人同席共坐，阔窄两让均平。
饮酒只叙谈话，自然细语低声。

东君请行酒令，先须禀告席尊。
尊者说过委托，要观人物施行。

务使人人晓得，须教个个欢欣。
若是单行孤令，蛮人必定生嗔。

演戏须拣端的，内恐忌讳伤人。
倘有舞酒之辈，早离免生祸因。

处世最宜谨慎，温良恭俭和平。
切莫喝大骂小，不可暴怒横行。

到处隐恶扬善，何须妒富欺贫？
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

凡百待人接物，和颜下气低声。
若或自尊自大，谁人来往规箴？

过失还当归己，是非莫去尤人。
责己己能无过，尤人人不相亲。
不要与人急竞，有理不在高声。
十分他来欺我，傍人路见不平。

吩咐家人妇女，不可冲撞乡邻。
开门日日相会，也须留些人情。

恶事虽有千万，第一首数奸淫。
我不淫人妻女，妻女亦不淫人。

若恋烟花嫖荡，费钱惹病亡身。
产业因而消散，真同陷人之坑。

最嫌赌博牌骰，费时失事劳神。
不到破家不止，且为贼讼之根。

好讼甘刑求胜，怀仇斗力为能。
纵然幸免夹打，奴颜屈膝公庭。

只要哄钱过手，任你自取输赢。
个个如狼似虎，家财立见消倾。

譬如一件磁器，原日多少工程。
打破只消一下，何能补整如新？

败无成。

曾闻唾面自拭，须知百忍家兴。
忍字刀从心刺，不忍终不安宁。

十分机关用五，一半留与儿孙。试看奸巧诡譎，到后涂

除了性理本业，余外不习为精。
若是多学纷扰，徒劳枉费精神。

无益之事休做，岩墙之下少停。
一物不敢妄费，一事不敢胡行。

莫学打拳斗智，灯头戏首逞能。
若是妄为妄作，难免灾祸来临。

但凡与人说话，腹中先要思忖。
不干已事休说，不当言处莫论。

不可信口乱道，不可说谎无诚。
不可扬人之恶，不可夸己之能。

不可诉贫诉苦，不可笑丑笑贫。
不可夺人言语，不可当面破人。

言语不可轻发，不会演文莫文。
说得有头无尾，被他识破胸襟。

古言要有出处，时语要有来因。
略说大概情节，言烦人则厌闻。

衣食婚丧等事，酌量家计而行。
切莫扮穷做富，切莫奢华逞英。
未富先富不富，未贫先贫不贫。
省使俭用过世，粗衣淡饭为主。

亲朋往来攀谒，只宜淡味陶情。
眼前小羞宜过，后来债大难伸。

若有当为之事，合用勿得悭吝。
十分鄙猥太过，却又倒了门庭。

切莫叠借冷债，债叠不由不贫。
年债年还不觉，一总算取难禁。

幸遇清平盛世，荷适有道明君。
况生中华福地，又兼须发男身。

粗衣淡饭饱暖，身强耳聪目明。
切勿心怀戚戚，时常喜笑欣欣。

世界从来缺陷，全福能有几人？
但将下等比较，自然心和气平。

遇饮酒时饮酒，得开心处开心。
就事论事行乐，莫辜美景良辰。

万古此身难再，百年展眼光明。
纵不同流天地，也休污了乾坤。
书内语言粗俗，要劝愚者通明。
必须熟读谨守，福寿绵远家兴。

【中国】司马光（1019—1086）

司马光，字君实，陕州夏县人。宋神宗时，他极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熙宁三年知永兴军，次年退居洛阳著述。哲宗即位诏入朝，废新法，为相八个月病死，追封温国公。

训子孙文

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真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在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

为人父祖者，莫不思利其后世，然果能利之者鲜矣。何以言之？今之为后世谋者，不过广营生计以遗之，田畴连阡陌，邸肆跨坊曲，粟麦盈囷仓，金帛充篋笥，慊慊然求之犹未足，施施然自以为子子孙孙累世用之莫能尽也。然不知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自于十数年中，勤身苦体以聚之，而子孙以岁时之间，奢靡游荡以散之，反笑其祖考之愚，不知自娱，又怨其吝啬无恩于我而厉之也。

夫生生之资，固人所不能无，然勿求多余，多余希不为累矣。使其子孙果贤耶，岂疏糲布褐不能自营，死于道路乎？其不贤也，虽积金满堂室，又奚益哉？故多藏以遗子孙者，吾见其愚之甚。然则圣贤不预子之孙匱乏耶？何为其然也，昔者圣贤遗子孙以廉以俭。

温公家训

今之为后世谋者，不过广营生计以遗之，田畴连阡陌，邸肆跨坊曲，粟麦盈囷仓，金帛充篋笥，慊慊然求之犹未足，施施然自以为子子孙孙累世用之莫能尽也。然不知以义方训其子，以礼法齐其家。自于十数年中，勤身苦体以聚之，而子孙以岁时之间，奢靡游荡以散之，反笑其祖考之愚，不知自娱。又怨其吝啬无恩于我而厉之也。给则欺给攘窃以充其欲，不足则方约举债于人，以俟其死而偿之。观其意惟患其祖考之寿也，甚者至于有疾不疗，阴行酖毒，亦有之矣。然则向之所以利后世者，适足以长子孙之恶而为身祸也。顷尝有士大夫，其先亦国朝名臣也，家甚富而尤吝啬，斗升之粟，尺寸之帛，必身自出纳，锁而封之。昼则佩钥于身，夜则置钥于枕下。病甚困绝，不知其子孙窃其钥，开藏室，世篋笥，取其资财。其人复苏，即们枕下求钥不得。愤怒遂卒。其子孙不哭，相与争匿其财，遂致斗讼，其处女亦蒙首执牒自呈诉于府庭，以争嫁资，为乡党笑。盖由子孙自幼及长，惟知有利，不如有义故也。夫生生之资，因人所不能无，然勿求多馀，多馀希不为累矣。使其子孙果贤耶，岂疏糲布褐，不能自营，死于道路乎？若其不贤耶，虽积金满室，又奚益哉！故多藏以遗子孙，吾见其愚之甚也。

训俭示康

吾本寒家，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华靡。自为乳儿，长者加以金银华美之服，辄羞赧弃去之。二十忝科名，闻喜宴独不戴花。同年曰：“君赐，

不可违也！”乃簪一花。平行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服垢敝以矫俗干名，但顺吾性而已。众人皆以奢靡为荣，吾心独以俭索为美。人皆嗤吾固陋，吾不以为病，应之曰：“孔子称：‘与其不逊也宁因’。又曰：‘以约失之者鲜矣！’又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古人以俭为美德，今人乃以俭相诟病。嘻，异哉！

近岁风俗尤为侈靡，走卒类士服，农夫蹑丝履。吾记天圣中先公为群牧判官，客至未尝不置酒，或三行五行，多不过七行。酒沽于市，果止于梨、栗、枣、柿之类，肴止于脯、醢、菜羹，器用瓷漆。当时士大夫家皆然，人不相非也。会数而礼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肴非远方珍异，食非多品，器皿非满案，不敢会宾友。常数日营聚，然后敢发书。苟或不然，人争非之，以为鄙吝，故不随俗靡者，盖鲜矣。嗟乎！风俗颓弊如是，居位者虽不能禁，忍助之乎！

又闻昔李文靖公为相，治居第于封丘门内，厅事前仅容旋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参政鲁公为谏官，真宗遣使急召之，得于酒家。既入，问其所来，以实对。上曰：“汝为清望官，奈何饮于酒肆？”对曰：“臣家贫，客至无器皿肴果，故就酒家觞之。”上以其无隐，益重之。张文节为相，自奉养如为河阳掌书记时。所亲或规之曰，“公今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公虽自信清约，外人颇有公孙布被之讥，公宜少从众。”公叹曰：“吾今日之俸，虽举家锦衣玉食，何患不能？顾人之常情，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吾今日之俸，岂能常有？身，岂能常存？一旦异于今日，家人习奢已久，不能顿俭，必致失所。岂若吾居位、去位，身在、身亡，常如一日乎？”呜呼！大贤之深谋远虑，岂庸人所及哉！

御孙曰：“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共，同也。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夫俭则寡欲。君子寡欲，则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小人寡欲，则能谨身节用，远罪丰家。故曰：俭，德之共也。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贵，在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丧身败家。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大也。

昔正考父饘粥以糊口，孟僖子知其后必有达人；季文子相三君，妾不衣帛，马不食粟，君子以为忠；管仲镂簾朱紘，山濬藻税，孔子鄙其小器；公孙文子享卫灵公，史鳅知其及祸，及戊，果以富得罪出亡；何曾日食万钱，至孙以骄溢倾家；石崇以奢靡夸人，卒以此死东市；近世寇莱公豪侈冠一时，然以功业大，人莫知非，子孙习其家风，今多穷困。其余以俭立名，以侈自败者多矣，不可遍数。聊举数人以训汝，汝非徒身当服行，当以训汝子孙，使知前辈之风俗云。

【中国】王安石（1021—1080）

王安石，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庆历二年（1042）进士。熙宁二年（1069）任参知政事，次年拜相。在神宗支持下，实行变法，使国力有所增强。熙宁九年辞相，退居江宁，潜心著述。元祐元年病卒。

与吴司录议王逢原姻事书

某启：新正伏惟二舅都曹尊体动止万福！向曾上状，不审得达左右否？王令秀才见在江阴聚学，文学智识与性行诚是豪杰之士。或传其所为过当，皆不足信。某此深察其所为，大抵只是守节安贫耳。近日人从之学者甚众，亦不至绝贫之；况其家口寡，亦易为贍足。虽然不应举，以某计之，今应举者未必及第，未必不困穷，更请斟酌。此人但恐久远非终困穷者也，虽终困穷，其畜妻子当亦不至失所也。渠却望二舅有信来，决知亲事终如何。幸一赐报也。

尚寒，伏乞善保尊重！

【中国】苏轼（1037—1101）

苏轼，北宋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一字仲和，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眉山）川人。

与堂兄书

轼启。累捧来诲，伏承尊履休胜，侄男女各安康，深慰！深慰！轼此与以下并安。累蒙令问奏案次第。近问得一的当人，云兄已书杖六十公罪，又系去官，必无虞。非久，上矣。千万无虑。问得甚的，不欲详言也。但可惜石同年不免耳。近蒙惠书，冗中未及答。且告多致慰。宦途常事，不足介意。

轼近乞外补，蒙恩除杭倅充阙。旦夕般攀往宛丘，相聚四五十门，竣凉而行。愈远左右，益增倾企。伏署方炽，万乞保重。临行百冗，奉状草率，幸恕之，不备，弟拭再拜者曹二哥、县君二嫂左右。六月十七日。

料钱请至二月，已缴纳讫。去年寄一笏，令孙潜带与鲜于子骏，转达大哥处。自后又寄蓬州十奉去，并有数子在大哥处也。

【中国】黄庭坚（1045—1105）

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出苏轼门下，世称“苏黄”。开创了江西诗派，诗风奇折险拗。又能词。书法纵横奇倔，以侧险取势，是宋四大家之一。

家戒

庭坚自总角读书及有知识迄今，四十年时态，历览谛见润屋封君巨姓，豪右衣冠世族，金珠满堂，不数年间，复过之，特见废田不耕，空困不给，又数年，复见之，有縲继于公庭者，有荷担而倦于行路者。问之曰：“君家曩时蕃衍盛大，何贫贱如是之速耶？”有应于予曰：“嗟乎！吾高祖起自优勤，噍类数口，叔兄慈事，弟侄恭顺。为人子者告其母曰：‘无以为争，无以小事为仇。’使我兄叔之和也。为人夫者告其妻曰：‘无以猜忌为心，无以有有为怀。’使我弟侄之和也。于是共扈而食，共堂而燕，共库而泉，共廩而粟。寒而衣，其布同也；出而游，其车同也。下奉以义，上谦以仁，众母如一母，众儿如一儿，无尔之我辨，无多寡之嫌，无私贪之欲，无横费之财。仓箱共目而敛之，金帛共力而收之。故官私皆治，富贵两崇。逮其子孙蕃息，妯娌众多，内言多忌，人我意殊，礼义消衰，诗书罕闻，人面狼心，星分瓜剖，处私室则包羞自食，遇识者则强曰同宗，父无争子而陷于不义，夫无贤妇而陷于不仁，所志者小而失者大，至于危坐孤立，遗害不相维持，此所以速于苦也”。庭坚闻而泣曰：“家之不齐，遂至如是之甚，可志此以为吾族之鉴”。

答洪驹父书

驹父外甥教授：别来三岁，未尝不思念。闲居绝不与人事相接，故不能作书，虽晋城亦未曾作书也。专人来，得手书。审在官不废讲学，眠食安胜，诸穉子长茂，慰喜无量。

寄诗语意老重，数过读，不能去手；继以叹息，少加意读书，古人不雄到也。诸文亦皆好，但少古人绳墨耳，可更熟读司马子长、韩退之文章。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始终关键，有开有阖。如四渎虽纳百川，或汇而为广泽，汪洋千里，要自发源注海耳。老夫绍圣以前，不知作文章斧斤，取旧所作读之，皆可笑。绍圣以后，始知作文章。但以老病情懒，不能下笔也。外甥勉之，为我雪耻。

《骂犬文》虽雄奇，然不作可也。东坡文章妙天下，其短处在好骂，慎勿袭其轨也。甚恨不得相见，极论诗与文章之善病，临书不能万一。千万强学自爱，少饮酒为佳。所寄《释权》一篇，词笔纵横，极见日新之效。更须治经，深其渊源，乃可到古人耳。《青琐》祭文，语意甚工，但用字时有未安处。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

文章最为儒者末事，然索学之，又不可不知其曲折，幸熟思之。至于推之使高，如泰山之崇崛，如垂天之云；作之使雄壮，如沧江八月之涛，海运吞舟之鱼。又不可守绳墨、令俭陋也。

与堂弟书

云夫七弟，得书，知待奉廿五叔母县君万福，开慰无量。诸兄弟中有肯为众竭力治田园者乎？鰥居亦何能久堪，复议昏对否？寄示兄弟名字曲折，《合族图》成为完书矣。但欲为其中有才行者立小传，尚未就耳。庞老《伤寒论》，无日不在几案间，亦时时择默识者。传本与之，此奇书也。颇校正其差悞矣，但未下笔作序。序成，先送成都开大字板也，后信可寄矣。蕲州《藏记》亦不忘，但老来极懒，故稽缓如此耳。

寿安姑东卿一月中俱不起，闻之悲塞。二子虽有水碓为生资，子顾弟亦能周旋之乎？窀穸之事，计子顾必能尽力矣。

叔母不甚觉老否？徐氏妹孀居，如何调护，令不爽耶。无期相见，千万为亲自爱。十月十一日。兄庭坚报云夫七弟。

【中国】陆游（1125—1210）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南宋文学家。其诗内容以收复中原、统一祖国、反对投降为主题，慷慨激昂，雄浑豪放。

放翁家训·序

昔唐之亡也，天下分裂，钱氏，崛起吴越之间。徒隶乘时，冠履易位。吾家在唐为辅相者六人，廉直忠孝，世载令闻。念后世不可事伪国苟富贵，以辱先人，始弃官不仕。东徙渡江，夷于编氓。孝悌行于家，忠信著于乡，家法凛然，久而弗改。

宋兴，海内一统。祥符中天子东封泰山，于是陆氏及与时俱兴。百余年间，文儒继出，有公有卿，子孙宦学相承，复为宋世家，亦可谓盛矣。

然游于此切有惧焉，天下之事，常成于困约，而败于奢靡。游童子时，先君谆谆为言，太傅出入朝廷四十余年，终身未尝为越产；家人有少变其旧者，辄不悛；其夫人棺才漆，四会婚姻，不求大家显人；晚归鲁墟，旧庐一椽不可加也。楚公少时尤苦贫，革带敝，以绳续绝处。秦国夫人尝作新襦，积钱累月乃能就，一日覆羹污之，至泣涕不食。太尉与边夫人方寓宦舟，见妇至，喜甚，辄置酒，银器色黑如铁，果醢数种，酒三行而已。姑嫁石氏，归宁食有笼饼，亟起辞谢曰：昏耄不省是谁生日也。左右或匿笑。楚公叹曰：吾家故时数日乃啜羹，岁时或生日乃食笼饼，若曹岂知耶？是时楚公见贵显，顾以啜羹食饼为泰，愀然叹息如此。游生晚，所闻已略；然少于游者，又将不闻。而旧俗方已大坏。厌藜藿，慕膏粱，往往更以上世之事为讳，使不闻。此风放而不还，且有陷于危辱之地，沦于市井降于皂隶者矣！复思如往时父子兄弟相从，居于鲁墟，葬于九里，安乐耕桑之业，终身无愧悔，可得耶！

呜呼！仕而至公卿，命也；退而为农，亦命也。若夫挠节以求贵，市道以营利，吾家之所深耻。子孙戒之，尚无堕厥初。乾道四年五月十三日太中大夫宝谟阁待制游谨书。

【中国】袁采

袁采，字君载，南宋信安（今广东高要）人，登进士第三，以廉明刚直见称。《袁氏世范》本名《训俗》，分《睦亲》《处己》《治家》三卷。每卷又有若干条，皆冠以标题，阐明处世之道、睦亲治家之理，精确详尽，明白切要。

袁氏世范

人之有子，多于婴孺之时，爱忘其丑，恣其所求，恣其所为。无故叫号，不知禁止，而以罪保母；陵轹同辈，不知戒约，而以咎他人。或言其不然，则曰：“小未可责”。日渐月渍，养成其恶，此父母曲爱之过也。及其年齿渐长，爱心渐疏，微有疵失，遂成憎怒，掖其小疵，以为大恶，如遇亲故，妆饰巧辞，历历陈数，断然以大不孝之名加之，而其子实无他罪，此父母妄憎之过也。爱憎之私，多先于母氏，其父若不知此理，则徇其母氏之说，牢不可解。为父者须详察此：子幼必待以严，子壮无薄其爱。

人之智识，固有高下，又有高下殊绝者。高之见下，如登高望远，无不尽见；下之视高，如在墙外，欲窥墙里。若高下相去差近，犹可与语；若相去远甚，不如勿告，徒费舌颊尔。譬如弈棋，若高低止较三五著，尚可对弈，国手与未识筹局之人对弈，果如何哉？

行高人自重，不必其貌之高；才高人自服，不必其言之高。人之性行，虽有所短，必有所长。与人交游，若常见其短而不见其长，则时日不可同处；若常念其长而不顾其短，虽终身与之交游可也。

骨肉之失欢，有本于至微而终于不可解者，止由失欢之后，各自负气，不肯先下尔。朝夕群居，不能无相失，相失之后，有一人能先下气，与之话言，则彼此酬复，遂如平时矣，宜深思之。

寡妇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嫁，如内外亲戚，有高议者，宁若与之议亲，使鞠养于舅姑之家，俟其长而成亲。若随母而归义父之家，则嫌疑之间，多不自明。

大抵富贵之家，教子弟读书，固欲其取科第，及深究圣贤言行之精微。然命有穷达，性有昏明，不可责其必到，尤不可用其不到而使之废学。盖子弟知书，自有所谓无用之用者存焉。史记载故事，文集妙词章，与夫阴阳卜筮，方技小说，亦有可喜之谈。篇卷浩博，非岁月可竟，子弟朝夕于其间，自有资益，不暇他务。又必有朋旧业儒者，相与往来谈论，何至饱食经终日，无所用心，而与小人为非也。

言语简寡，在我可以少悔，在人可以少怨。

世有无知之人，不能一概礼待乡曲，而因人的富贵贫贱，设为高下等级。见有资财有官职者，则礼恭而心敬，资财愈多官职愈高，则恭敬又加焉。至视贫者贱者，则礼傲而心慢，曾不少顾恤。殊不知彼之富贵，非我之荣，彼之贫贱，非我之辱，何用高下分别如此。长厚有识君子，必不然也。

【中国】严羽

严羽，南宋文学批评家。论诗推崇盛唐，反对宋代江西诗派和四灵江湖诗派。他的诗学观点，对明清两代诗学理论影响很大。

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

仆之《诗辨》，乃断千百年之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其间说江西诗病，真取心肝刽子手。以禅喻诗，莫此亲切。是自家实证实悟者，是自家闭门凿破此片田地，即非傍人篱壁、拾人涕唾得来者。李杜复生，不易吾言矣。而吾叔靳靳疑之，况他人乎？所见难合固如此，深可叹也。

吾叔谓：说禅非文人儒家之言。本意但欲说得诗透彻，初无意于为文，其合文人儒者之言与否，不问也。

高意又使回护，毋直致褒贬。仆意谓：辨白是非，定其宗旨，正当明目张胆而言，使其词说沈着痛快，深切著明，显然易见。所谓不直则道不见，虽得罪世之君子，不辞也。

吾叔《诗说》其文虽胜，然只是说诗之源流，世变之高下耳。虽取盛唐，而无一然使人知所趋向处。其间异户同门之说，乃一篇之要领。然晚唐、本朝，谓其如此，可也；谓初唐以来至大历之异户同门，已不可也；至于汉、魏、晋、宋、齐、梁之诗，其品第相去，高下悬殊。乃混然称之，谓锱铢而较实有不同处，大率异户而同门。岂其然乎？

又谓：韩、柳不得为盛唐，犹未落晚唐。以其时则可矣，韩退之

固当别论，若柳子厚五言古诗，尚在韦苏州之上，岂元、白同时诸公所可望耶？高见如此，毋怪来书有甚不喜分诸体制之说。吾叔诚于此未瞭然也。作诗正须辨尽诸家体制，然后不为旁门所惑。今人作诗；差人门户者，正以体制莫辨也。世之技艺，犹各有家数。市嫌帛者，必分道地，然后知优劣。说文章乎？仆于作诗，不敢自负，至识则自谓有一日之长，于古今体制，若辨苍素，甚者望而知之。来书又谓：忽被人捉破发问，何以答之？仆正欲人发问而不可得者。不遇盘根，安别利器？吾叔试以数十篇诗，隐其姓名，举以相试，为能别得体制不否？惟辨之未精，故所作或杂而不纯。今观盛集中，尚有一二本朝立作处，毋乃坐是而然耶？

又谓：盛唐之诗，雄深雅健。仆谓此四字，但可评文，于诗则用“健”字不得。不著《诗辨》雄浑悲壮之语，为得诗之体也。毫厘之差，不可不辨。坡、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只此一字，便见吾叔脚跟未点地处也。

所谓屈原《离骚》，则深得之；实前辈之所未发，此一段文亦甚佳。大概论武帝以前皆好，无可议者。但李陵之诗，非虏中感故人还汉而作，恐未深考。故东坡亦惑江汉之语，疑非少卿之诗，而不考其胡中也。

妙喜自谓参禅精子，仆亦自谓参诗精子。尝谒李友山论古今人诗，见仆辨析毫芒，每相激赏，因谓之曰：吾论诗，若那吒太子析骨还父，析肉还母。友山深以为然。当时临川相会匆匆，所惜多顺情放过，盖倾盖执手，无暇引惹，恐未能卒竟其辨也。鄙见若此，若不以为然，却愿有以相复，幸甚！

【中国】朱嘉（1130～1200）

朱熹，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在经学、史学、文学诸方面均有很大成就，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与长子受之

早晚受业请益，随众例不得怠慢。日间思索有疑，用册子随手笱记，候见质问，不得放过。所闻诲语，归安下处，思省切要之言，逐日笱记。归日要看。见好文字，录取归来。

不得自擅出入，与人往还。初到，问先生有合见者见之，不合见则不必往。人来相见，亦启禀然后往报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

居处须是居敬，不得倨肆情慢。言语要谛当，不得戏笑喧哗。凡事谦恭，不得尚气凌人，自取耻辱。不得饮酒，荒思废业，亦恐言语差错，失已忤人，尤当深戒。不可言人过恶，及说人家长短是非。有来告者，亦勿酬答。于先生之前，尤不可说同学之短。

交游之间，尤当审择，虽是同学，亦不可无亲疏之辨。此皆当请于先生，听其所教。大凡敦厚忠情，能言吾过者，益友也；其馅谀轻薄，傲慢褻狎，导人为恶者，损友也。推此求之，亦自合见得五七分，更问以审之，百无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从善，则益者不期疏而日远，损者不期近而日亲。此须痛加检点而矫革之，不可荏苒渐习，自趋小人之域。如此虽有贤师长，亦无救拔自家处矣。

见人嘉言言行，则敬慕而纪录之；见人好文字胜己者，则借来熟看，或传录之，而咨问之，思与之齐而后已。不拘老少，惟善是取。

以上数条，切宜谨守。其所未及，亦可据此推广。大抵只是勤谨二字，循之而止，有无限好事。吾虽未敢言，而窃为汝愿之。反之而下，有无限不好事。吾虽不欲言，而未免为汝忧之也。

盖汝若好学，在家足可读书作文，讲明义理，不待远离膝下，千里从师。汝既不能如此，即是自不好学，已无可望之理。然今遣汝者，恐汝在家汨于俗务，不得专意；又父子之间，不欲昼夜督责；及无朋友闻见；故令汝一行。汝若到彼，能奋然勇为，力改故习，一味勤谨，则吾犹有望。不然则徒劳费，只与在家一般；他日归来，又只是旧时伎俩人物。不知汝将以何面目，归见父母亲戚乡党故旧耶？

念之，念之！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在此一行，千万努力。

【中国】许衡（1209～1281）

许衡，宋元之际学者。元世祖时，任京兆提学，于关中大兴学校。

许鲁斋家书

称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议人之失，宜就心上言。盖人之初心。本自无恶，特以利欲驱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终至于不可救。仁人虽恶其去道之远，然亦未尝不悯其昏暗无知，误至此极也。故议之必以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闻也，足以自新而无怨，而吾之言，亦自为长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从而美之，不必更求隐微，主为一定之论。在人，闻则乐于自勉；在我，则为有实益而又无他日之弊也。

凡在朋侪中，切戒自满，惟虚故能受，满则无所容，人不我告，则止于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个人之见，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于百人千人，则在我者，可量也哉。

前人谓得便宜事，莫得再做，得便宜处，不得再去。休说莫得再，只先一次，已是错了。汝既多取了他人的，便是欠下他的，随后却要还他。世间人都有合得分限，你如何多得他便宜？万无此理。又人道，得便宜，是落便宜，实是所得便宜无几，而于天理人心，欠缺不可胜道。天理也，不容汝；人心也，放你不过。外面事不停当，反而求之，此心歉然，于义理所欠多矣。稍能自思自反者，此理不难见也。其反报甚速，大可畏也。可为爱便宜者之戒。

【中国】庞尚鹏

庞尚鹏，嘉靖进士。曾任右金都御史，福建巡抚等职。为政颇得民心。浙江、福建、广东人皆感德之，立祠祭祀。

庞氏家书

学贵变化气质，岂为猎章句、干利禄哉。如轻浮则矫之以严重，褊急则矫之以宽宏，暴戾则矫之以和厚，迂迟则矫之以敏迅。随其性之所偏，而约之使归于正，乃学问之功大。以古人为鉴，莫先于读书。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凡饮食不知节，言语不知谨，旨自贼其身，夫谁咎？

处身固以谦退为贵，若事当勇往而畏缩深藏，则丈夫而妇人矣。古人言若不出口，身若不胜衣，及义所当为，虽孟贲不能夺，此以义为尚者也。

【中国】方孝孺（1357—1402）

方孝孺，明宁海（今属浙江）人，惠帝时任侍讲学士。燕王（即咸祖）兵入京师后。他固不肯为成祖起草登基诏书，被杀，凡灭十族（九族及方的学生），死者达八百七十余人，被史书称为忠节之士。

家人箴

自省

言恒患不能信，行恒患不能善，学恒患不能正，虑恒患不能远，改过恒患不能勇，临事恒患不能辨。

绝私

厚己薄人，因为自私；厚人薄己，亦非其宜。大公之道，物我同视。循道而行，安有彼此？

虑远

无先己私而后天下之虑，无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贵，……无苟一时之安而招终身之累。难操而易纵者，情也；难完而易毁者，名也；贫贱而不可无者，节也贞也；富贵而不可有者，意气之盈也。

择术

古之为家者，汲汲于礼义，礼义可求而得，守之无不利也。今之为家者，汲汲于财利，财利求未必得，而有之不足恃也。舍可得而不求，求其不足恃者而以不得为忧。咄！嗟乎若人！

幼仪杂箴

言

发乎口为臧为否，加乎人为喜为嗔，用乎世为成为败，传乎节为贤为愚。呜呼！其发也，可不慎乎？

取

非吾义，锱铢勿视；义之得，千驷无愧。物有多寡，义无不存。

杂铭

衣

服不美，人不汝尤；德不美，乃汝之羞。

衾

己之温，思人之寒；己之安，思人之艰。

床屏

蔽汝身，毋蔽汝心。

席

宴席溺人，甚于洪波；溺身可济，心溺奈何？

门

非礼之事勿行，非义之货勿入。

礼义所出，是为清门；悖傲所出，是为祸门；货财所出，是为幸门；仁贤所出，是为德门。

牖

蔽则暗，启则明，克去欲兮，天德乃弘。大其牖，天光入；公其心，万善出。

食器

毋以一食而忘天下，毋以苟安而忽永图。适己而忘人者，人之所弃；克己而利人者，众之所戴。

酒卮

人不嗜水而唯酒之嗜，酒之味美而水无味。呜呼！淡泊者无毒，而好美者可畏，人焉可以不识！

【中国】吕坤（1536—1618）

吕坤，明代著名教育家，大文人。在启蒙教育方面贡献尤大，所作《续小儿语》、《醒世词》、《闰范》、《好人歌》等在旧时有极其广泛的影响。

闺范

夫妇之道

《易》之《家人》曰：“夫夫妇妇，而家道正”。夫义妇顺，家之福也。故择夫妇之贤者以示训焉。

晋冀缺耨，其妻馐，夫妇相敬如宾。晋大夫臼季过而见之，载以归，言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文公以为下军大夫。

汉鲍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尝就少君父学，父奇其清苦，以少君妻之，资装甚盛。宣不悦，曰：“少君生富骄，习美饰，而吾实贫贱，不敢当。”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约，故使妾待执巾栉。既承奉君子，唯命是从。”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归待御服饰，更著短衣裳，与宣共挽鹿车归乡里。拜姑礼毕，提瓮出汲，修行妇道，乡邦称之。

妇人之道

妇人者伏于人也。温柔卑顺，乃事人之性情；纯一坚贞，则持身之节操。至于四德，尤其所当知。妇德尚静正，妇言尚简婉，妇功尚周慎，妇容尚闲雅。四德备，虽才拙性愚，家贫貌陋，不能累其贤；四德亡，虽奇能异慧，贵女芳姿，不能掩其恶。今采古人之贤者。

乐羊子妻，不如何氏女。羊子尝行路，得遗金一饼，与其妻。妻曰：“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况拾金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惭，乃捐金于野。

尝远寻师学，一年来归。妻跪问故，羊子曰：“久行怀思，无他意也。”妻乃引刀就机而言曰：“此织生于蚕茧，成于机杼。一丝之累，以及于寸，累寸不已，逐成丈匹。今若断斯织也，则捐成功。废时日。夫子积学，当日有成，若中道而归，何异断斯织乎？”羊子感其言，还就学，七年不反。妻躬勤养姑，又远馈羊子，俾之卒业。

尝有盗人其家，欲犯之，不得。乃劫其姑。妻闻，操刀而出。盗曰：“速从我！不从我，杀汝姑。”仰天恸哭，举刀刎颈而死。盗大惭，舍其姑而去。太守闻之，赐钱帛，以礼葬之。号曰“贞义”。

贤妇

爱夫以正者也。成其德，济其业，恤其患难，皆正之谓也。

高叡妻，秦氏女也。叡为赵州刺史，为默啜所攻，州陷。仰药不死，众异至默啜所。默啜示以宝刀异袍曰：“尔欲之乎？降我当赐尔官，不降且死。”叡视秦，秦曰：“君受天子恩，，贵为刺史。城不能守，乃以死报，分也。”

即受贼官，虽阶一品，何荣之为？”自是皆瞑目不语。默啜知不可屈，乃并杀之。

母道

母不取其慈而取其教，溺爱姑息，教所难也。继母不责其教而责其慈，忌嫌憎恶，慈所难也。慈母不传，而慈继母传，为继母者可以省矣。乳保列于八母，故亦附焉。

礼母教之以礼，正家以礼者也。若孟母，礼不足以尽之，而事归于礼，故以礼名。

孟母，仇氏。舍近墓，孟子少嬉戏为墓间事。母曰：“此非吾所居。”乃去舍市旁。孟子嬉戏为贾衍卖事。母曰：“此非吾所居。”复徙舍学宫之旁。孟子嬉戏乃设俎豆，揖让进退。母曰：“可矣。”遂届之。乃孟子长，学六艺而归，母方织，同学所至。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断其织，曰：“子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知，奈何废之？”孟子惧，旦夕勤学。

正母望子以正者也。无儿女之情，惟道义是责。

范滂母，有贤行。汉灵帝建宁中，大诛党人。诏捕滂。滂诣狱，其母就之诀。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养。滂从龙舒君归黄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辞。

仁母以慈惠教子者也。一念阴德，及于万姓。

隗不疑为京兆尹，行县录囚还，其母辄问。有所平反，母喜笑，饮食言语异于他时。或无所出，母怒，为之不食。由是不疑为吏不残。君子谓不疑母能以仁教。

廉母，以贪戒子者也。妇人廉，世所希，故录之。

唐崔元 晔 母卢氏，尝戒元 晔 曰：“吾闻姨兄辛元 驭 云：‘儿子从宦者，有人来云贫乏不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货充足，裘马肥轻。此是恶消息。’吾尝以为确论。比见亲表中仕宦者，务多财以奉亲，而其亲不究所从来，但以为喜。若出乎禄廩，可矣。不然，何异盗乎？纵无大咎，独不内丑于心？汝今为吏，不务洁清，无以戴天履地。宜识吾意。”故元 晔 所至以清白著。

严母，威克缺爱者也。有父道焉。

陈尧咨母冯氏，有贤德。尧咨善射，为荆南太守，秩满归谒其母。母曰：“尔典名藩，有何异政？”对曰：“州当孔道，过客以儿善射，莫不叹服。”母曰：“忠孝以辅国，尔父之训也。尔不行仁政，以善化民。顾专卒伍一夫之技，岂父之训哉？”因击之以杖，金鱼佩袋坠地。

智母，达于利害之故者也。

孙叔敖为儿时，外游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见其母而泣。母问故，对曰：“吾闻见两头蛇者死，今者出游见之。”其母曰：“蛇安在？”对曰：“吾恐他人复见，杀而埋之。”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阴德者，必有阳报。德弭众妖，仁除百祸，《书》不云乎？‘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你默矣，必兴于楚。”及叔敖长为令尹。君子谓叔敖之母知天道。

慈继母，恩及前子者也。

珠崖令死，后妻生子，九岁，前妻之女名初，十三岁，相携扶椽以归。法，携珠入关者死。继母有珠系臂，弃之，其子拾而置之母奩，皆不知也。至海关，关吏索之，得珠，曰：“嘻，死矣！谁当坐者？”初恐母服罪，对曰：“父亡之日，母弃系臂。初心异惜之，取而置诸镜奩，母不知也。”继母亦以初为实，然怜之，因谓吏曰：“愿且待，幸勿劾儿，儿诚不知也。夫不幸，妾解系臂，忘而置诸奩中，妾当坐。”初固曰：“母哀初孤，而强活之，初当坐，母不与也。”相与涕泣哽咽。送葬者尽哭，路人莫不下泪。关吏执笔垂泣不能就一字，乃曰：“吾宁坐之，不忍刑慈母，孝女也。”俱谴之。后乃知其男也。

李穆姜，南郑人，安众令程文钜之妻也，有二子。而前妻四子以穆姜非所自出，谤毁日积。穆姜衣食抚育，皆倍所生。或谓母：“四子甚矣，何以慈为？”对曰：“四子无母，吾子有母。设吾子不幸。宁忍弃乎？”长子兴，疾困笃，母亲调药膳，忧劳憔悴。兴愈，呼三弟谓曰：“继母慈仁，出自天性。吾兄弟禽兽其心，惭负深矣。”遂将三弟诣县，陈母之德，状已之罪，乞就刑。县言之郡，郡守表异其母，四子许令自新，皆为孝子。

乳母，所保他人子也。只以受人之托，遂尽亲爱之情，或身与俱死，或以子代死。为人保子，义当如是。

秦攻魏，破之，杀魏主瑕，诛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国曰：“得公子者，赐多千镒，匿之者，夷三族。”乳母与公子俱逃。魏故臣见乳母而识之，曰：“公子安在？”母曰：“不知。虽知之，不可以言。”故臣曰：“国破族灭，子尚为谁乎？且千金，重利也，夷族，极刑也。汝其图之。”母曰：“见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弃义者，乱也。今持逆乱而求利，吾不为。且为人养子者，务生之，非为杀之也。岂可利赏，畏诛，废正义而行逆节哉？”遂逃公子于泽中。故臣以告，秦军争射之。乳母以身蔽公子，遂同死焉。秦王闻之，以卿礼葬乳母，祠之太牢，宠其兄为王大夫，赐金百镒。

姊妹之道

姊妹，女兄弟也。气分一体，情自相关。先王以妇人内家也，每割恩焉，然亲爱出于天性，则休戚岂同路人？取其笃情重义者，不敢尽以中道律之也。

齐攻鲁，至郊望见一妇人，抱一儿，携一儿，军且及矣，弃其所抱，抱典所携而走。儿随而啼，妇人不顾。齐将问儿走者谁，曰：“吾母也。”齐将追而问妇，对曰：“所抱者兄子，所弃者妾之子也。军至，力不能两存，宁弃妾子耳。”齐将曰：“兄子与己子孰亲？”妇人曰：“己之子，私也；兄之子，公也。子虽痛乎，独谓义何？”于是齐将按兵而止，使言于君曰：“鲁未可伐也。山泽妇人犹知行义，而况士大夫乎？”遂还。鲁君闻之，赐妇人束帛百端，是曰“义姑姊”。君子曰：“义其大哉！虽在匹妇，国犹赖之。”

姒娣之道

姒娣，今所谓妯娌也。异姓而处人骨肉之间，构衅起争，化同为异，兄弟之斧斤也。录古今贤妯娌。

昌化章氏兄弟二人皆未有子。兄先抱族人子育之，未几其妻生子诩。弟曰：“兄既有子，安用所抱之儿为？幸以与我。”兄告其妻，妻曰：“无子而抱之，有子而弃之，人谓我何？”弟固请，嫂曰：“无已，宁与我所生。”

弟不敢当，嫂竟与之。后二子皆成立。长曰栩，季曰诩。栩之子樵、标，诩之子铸、 ，皆相继登第，遂为名族。

姑嫂之道

舅姑之女，兄弟之妻，分莫亲，情莫厚者也。然二人者每不相得，则女过为多矣。父母无终身之依，姊妹非缓急之赖，继父母者而亲我者谁也？独奈何目前城社伤后日松萝哉？夫君子言古道，不计世情，余云云，为儿女子说也。

欧阳氏，宋人，适廖忠臣。逾年而舅姑死于疫，遗一女闰娘，才数月。欧阳适生女，同乳哺之。又数月，乳不能给，乃以其女分邻妇乳，而自乳闰娘。二女长成，欧阳于闰娘每倍厚焉。女以为言，欧阳曰：“汝我女，小姑祖母之女也。且汝有母，小姑无母，何可相同？”因泣下。女愧悟，诸凡让姑，而自取余。忠臣后判清河，二女及笄，富贵家多求姪氏。欧阳曰：“小姑未字，吾女何敢先？且聘吾女者，非以吾爱吾女乎？其问诸邻人。”卒以富贵家先闰娘，管珥、衣服、器用，罄其始嫁妆奁之美者送之，送女之具不如也。终其身如是。闰娘每谓人曰：“吾嫂，吾母也。”欧阳歿，闰娘哭之至呕血，病岁余。闻其哭者，莫不泪下。

【中国】顾宪成（1550—1612）

顾宪成，明无锡（今属江苏）人。世称东林先生，也叫东阳先生。万历进士，官至吏部文选司郎中。后革职还乡，与弟允成和高攀龙等在东林书院讲学，和赵南星、邹元标号为三君。

示淳儿帖

凡为父兄的，莫不爱其子弟；凡爱子弟的，莫不愿其读书进取。目今府县考童生，汝弟方病瘵，度未能赴，且所尚幼，何须著急？汝则长矣，往年又曾经考过来，而今岂能不重以得失为念。然吾始终不欲以汝姓名一闻于主者，非恹然于汝也，汝质尽可望进一步，吾又非弃汝而不屑也，吾自有说耳。何以言之？就义理上看、男儿七尺之躯，顶天立地，何如开口向人道个求字？孟夫子《齐人》一章便是这个字的行状，至今读之尚为汗颜，不可作等闲认也。就命上看，人生穷通利钝，即堕地一刻都已定下，如何增损得些子？眼前熙熙攘攘赴童生试的哪个不要做秀才，赴秀才试的哪个不要做举人，赴举人试的哪个不要做进士？到底有个数在。若是贵的可以势求，富的可以力求，那不会求的便没有份，造化亦炎凉也。就我分上看，我本薄劣无尺寸之长，赖天之佑，祖父之庇，幸博一等，再仕再不效，有丘山之罪，然犹饱食暖衣安享太平，在昔大圣大贤往往穷厄以老，甚而有囚有窜，流离颠沛不能自存者。我何人，斯不啻过分矣！更为汝十进耶，是无厌也。就汝分上看，但在汝自家志向何如，若肯刻苦读书，到得功夫透彻，连举人进士也自不难，何有于一秀才？若又肯寻向上支要做个人，……连举人进士也无用处，何有于一秀才？汝试于此绎而思之，余其恹然于汝也耶？抑爱汝以德也耶？余其汝而不屑也耶？抑玉汝而进汝以远且大也耶？此意本欲待汝自悟，恐汝究竟不察，谬生疑沮，不得不分明道破，汝若能识得，省却了多少闲心肠，省却了多少闲气力，省却了多少闲悲喜；便是一生真受用也。记之，记之！

【中国】孙奇逢（1584—1675）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世称夏峰先生，明万历举人。入清后屡征不起，致力讲学著述。

孝友堂家训

士大夫教诫子弟，是第一要紧事，子弟不成人，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贱益以固其节，从古圣人君子，多非生而富贵之人，但能安贫守分，便是贤人君子一流人；不安贫守分，毕生经营，舍易而图难，究竟富贵不可以求得，徒使自丧其生平耳。余谓童蒙时，便宜淡世俗浓华之念，子弟中得一贤人，胜得数贵人也。非贤父兄，乌能享佳子弟之乐乎？

语立雅等曰：与人相与，须有以我容人之意，不求为人所容。一言不如意，一事少拂心，即以声色相加，此匹夫未尝读书者也。韩信受辱胯下，张良纳履桥端，此是英雄人以忍辱济事。学人当进此一步。

父母于赤子，无一件不是养志。人子于父母，只养口体，此心何安？无论慈父慈母，即三家村老妪养儿，未有不心诚求之者，故事亲若曾子，仅称得一个可字。

示应试诸子孙曰：涿州史解元家，子弟赴试，老者肃衣冠设席以饯，命之曰：“衰残门户，赖尔扶持。”今老夫所望父辈扶持者，又不专在此也。为端人，为正士，在家则家重，在国则国重。所谓添一个丧元气进士，不如添一个守本分平民。

谓淦孙等曰：孟子深戒暴弃者，谓非人暴之，乃自暴之也；非人弃之乃自弃之也。暴弃不在大，亦不在久，一言之不中礼义，一事之不合仁义，即一言一事之暴弃也。行庸德，谨庸言，终身慥慥，方得免于自暴自弃。

言语忌说尽，聪明忌露尽，好事忌占尽。不独奇福难享，造物恶盈，即此三事不留，余人便侧目也。

【中国】顾炎武（1613～1682）

顾炎武，明末清初杰出的启蒙思想家、学者。他一生不忘复兴，屡次以死坚拒清廷的招聘，坚持民族气节，终身不仕。此文是顾炎武写给其外甥徐元文的答复信。信中作者针对清廷开设明史馆荐修《明史》，提出了“鉴往训今”的主张。

与徐甥公肃书

幼时侍先祖，自十三四岁，读完《资治通鉴》后，即示之以邪报；泰昌以来，颇窥崖略，然忧患之余，重以老髦，不谈此事，已三十年，都不记忆。而所藏史录奏状一二千本，悉为亡友借观；中郎被收，琴书俱尽。承吾甥来札倦倦，勉以一代文献，衰朽讵足副此？既叨下问，观书柱史，无妨往还；止未知绛人甲子、郟子云师，可备赵孟、叔孙之对否耳？

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忆昔庚辰、辛巳之间，国步贴危，方州瓦解。而老成硕彦，品节矫然。下多折槛之陈，上有转圜之听。思贾谊之言，每闻于谕旨；烹宏羊之论，屡见于封章。遗风善政，迄今可想。而昊天不吊，大命忽焉。山岳崩颓，江河日下；三风不敬，六逆弥臻。以今所睹，国维人表，视昔十不得二三。而民穷财尽，又倍蓰而无算矣。身当史局，因事纳规。造籀之谟，沃心之告，有急于编摩者；固不待汗简奏功，然后为千秋金镜之献也。

关辅荒凉，非复十年以前风景，而鸡肋蚕丛，尚烦戎略；飞刍挽粟，岂顾民生。至有六旬老妇，七岁孤独，挈米八升，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铤；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并村而张旂抗令。此一方之隐忧，而庙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吾以望七之龄，客屠斯上。饮濯餐霞，足怡贞性；登岩俯涧，将卜幽栖。恐鹤唳之重惊，即鱼潜之非乐；是以忘其出位，贡此狂言。请赋祈招之诗，以代麦丘之祝。不忘百姓，敢自托于鲁懦；维此哲人，庶兴哀于周雅。当事君子，倘亦有闻而叹息者乎！东土饥荒，颇传行旅；江南水旱，亦察舆谣。涉青云以远游：架四牡而靡骋。所望随时示以音问。不悉。

【中国】康熙（1662～1722）

康熙即爱新觉罗·玄烨，清朝第四代皇帝，系近代有所为的君主。在位期间在平定内乱，安定边疆等重大问题上均有所建树。

庭训格言

一、为人上者，用人虽宜信，然也不可急信。在下者，常视上意所向，而巧以投之，一有偏好，则下必投其所好以诱之。朕于诸艺无所不能，尔等曾见我偏好一艺乎？是故凡艺皆不能溺我。

二、凡看书不为书所愚，始善。

三、尔等凡居家，在外，惟宜洁净。人平日洁净，则清气著身；若近污秽，则为浊气所染，而清明之气渐为所蒙蔽也。

四、读书以明理为要，理明则中心有主，而是非邪正自判也。

五、《易》云：“日新之谓盛德。”学者一日必进一步，方不虚度时日。人苟能有决尼不移之志，勇猛精进而又贞常永固毫不退转，则凡技艺焉有不成者哉？

六、凡人尽孝道，欲得父母之欢心者，不在衣食之奉养也。惟持善心，行台道理，以慰父母而得其欢心，斯可谓真孝者也。

七、人果专心于一艺一技，则心不外驰，于身有益。

八、凡人持身处世，惟当以恕存心。见人有得意事，便可生欢喜心；见人有失意事，便当生怜悯心。

九、夫一言可以得人心，而一言可以失人心也。

十、人生凡事故有定数，然而其中以人力夺天工者有之。

十一、人于好恶之心，难得其正。我所喜之人，惟见其善，而不见其恶；若所恶之人，惟见其恶，而不见其善。是故《大学》有云：“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诚至言也。

十二、《荀子》云：“身劳而心安者为之，利少而义多者为之。”此二语简而要。人之一世能依此二语行之，过差何由而生。

十三、朱子云：“读书之法，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不然则虽广求博取，日诵五车，亦奚益于学哉？”此言乃读书之至要也。人之读书，本欲存诸心、体诸身，而求实得于己也，如不然，将书泛然读之何用？凡读书人皆宜奉此以为训也。

十四、为学之功，不在日用之外，检身则谨言慎行，居家则事亲敬长，穷理则读书讲义。用一日之力，便有一日之效。

十五、为学之功有三等焉。汲汲然者，上也；悠悠然者，次也；懵懵然者，又其次也。

十六、先儒有言：“穷理非一端，所得非一处。或在读书上得之，或在讲论上得之，或在思虑上得之，或在行事上得之。读书得之虽多，讲论得之尤速，思虑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实。”此语极为切当，有志于格物致知之学者，其宜知之。

【中国】郑板桥（1693～1765）

郑板桥，清代书画家、文学家，名燮，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他擅长画兰竹，工书法，能诗文，为“扬州八怪”之一。

谕麟儿

一

字谕麟儿：寄来起讲四篇，惟《有朋自远方来》题，尚属无疵。其余三题，语句太嫌稚气，虚字间有不洽处，此系欠缺功夫所致。嗣后宜奋勉用功。然初学有此成绩，资质尚属不钝。苟堪励志勤读，自能循序渐进。惟单读时文，无裨实益，宜加以看书功夫。凡经史子集，皆宜涉猎，但须看全一种，再易他种，切不可东抓西拉，任意翻阅，徒耗光阴，毫无一得。阅书时见有切于实用之句，宜随手摘录，若能分门别类，积成巨册，则作文时，可作材料，利益无穷也。尔稟所称五有廿一晚间失窃，并未入母亲卧室，四叔拟报官追辑云云，报告殊欠明晰，初窃何物，总计损失若干，尔虽不知物价，理当询明尔母，详细告我。如果损失不巨，不必追赃。窃贼固定置之於法，然彼为饥寒所迫，不得已铤而走险，不偷农户而窃宦家，彼亦知农民积蓄无多，宦室储藏丰富，窃之无损毫末，是即盗亦有道谓欤？与其农家被窃，宁使我家被窃？尔可转稟四叔，不必报官追赃，只须以后门户留心，勿再使穿窬入室可耳。尝闻古人见梁上有贼，呼之卜，询明始末，善言规诫，并赠金令作小本经营者，其度量为何如耶！

二

字谕麟徵儿：李师赴宁乡试，放假二十日，原当照常用功。一切家务、外事自有尔叔管，内事自有尔母管，何必要尔问讯。至于邻里亲戚，无论与我家有隙元隙，是亲是疏，在尔只宜尊之敬之，见面则谨执后辈礼，笑脸向人，岂可因族人背后讥笑我家，邻人曾窃我家园蔬，遇尔尊称，尔竟置之不理。枉读圣贤书，全不解“泛爱众”之义。尔在少年时代，已积下许多谦怨，将来管理家政，必致个个都是仇人，奚能立身处世？古来贤人君子，无与乡党宗族不睦者。小怨不忘，睚眦必报，乃属小丈夫之所为，尔万不可学此卑鄙行为。兹得尔母来书报告，特此郑重告诫，谨遵勿忘。读书宜勤恳勿懈，看书宜细心有恒。观看《史记》，颇切实用，每日规定看十页，必须自首至尾，逐句看下。有紧要处，摘录读书日记簿；有费解处，另纸摘出，求解于先生。今后若能看完《史记》，明年更换他书，惟无益之小说与弹词，不宜寓目。观之非徒无益，并有害处也。

三

吾壮年好骂人，所骂者都属推廓不开之假斯文；异乎当世恃才做物者之骂人，动谓人不如我，见乡墨则骂举人不通，见会墨则骂进士不通。未入学者，见秀才考卷，则骂秀才不通。既然目空一世，自己之为文，必能远胜于

人，詎知实际非特不能胜人，反不如所骂之秀才、举人、进士远甚。所为不反求诸己，徒见他人之不通。自己傲气既长，不肯用功深造，而眼高手低，握管作文，自嫌弗及不通秀才，免得献丑，索性搁笔不为文，于是潦倒终身，永无寸进。余壮年傲气亦盛，而对于胜我者，却肯低头降伏。见佳文，爱之不肯释手，虽百读不厌，故能侥幸成名，然亦四下乡场，始得脱颖而出，亦为傲气所阻也。至今思之，犹如芒刺在背。尔资质钝，赖李师辛苦栽培之力，得以冠年入场。初试原为观场计，李师与我，皆不望尔一试成名，不过有此一度经验，下届入场，便老练而不起恐慌。一试不售，奚可即出怨言？只须自知文字不佳，下帷攻苦，既有名师指导，进步较易。苟火到功深，取青紫易如拾芥也。细思吾言而力行之，予有厚望焉。

【中国】袁枚（1716～1797）

袁枚，清代中叶著名诗论家和诗人。字子才，号随园老人，钱塘人，乾隆间进士，做过溧水、江宁等地方官。

给弟香亭书

阿通年十七矣，饱食暖衣，读书懒惰。欲其知考试之难，故命考上元以劳苦之，非望其入学也。如果入学，便入江宁籍贯，祖宗邱墓之乡，一旦捐弃，揆之齐太公五世葬周之义，于我心有戚戚焉。两儿俱不与金陵人联姻，正为此也。不料此地诸生，竟以冒籍控官。我不以为怨，而以为德。何也？以其实获我心故也。不料弟与纾亭大为不平，引成例千言，赴诉于县。我以为真客气也。

夫才不才者本也，考不考者末也。儿果才，则试金陵可，试武林可，即不试亦可。儿果不才，则试金陵不可，试武林不可、必不试废业而后可。为父兄者，不教以读书学文，而徒与他人争闲气，何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哉！知子莫若父，阿通文理粗浮，与秀才二字相离尚远。若以为此地文风，不如杭州，容易入学，此之谓不与开楚争强，而甘与江黄竞霸，何其薄待儿孙，诒谋之可鄙哉！子路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非贪爵禄荣耀也。李鹤峰中丞之女叶夫人慰儿落第诗云：“当年蓬矢桑弧意，岂为科名始读书？”大哉言乎！闺阁中有此见解，今之士大夫都应羞死。要知此理不明，虽得科名作高官，必至误国、误民，并误其身面后己。无基而厚墉，虽高必颠，非所以爱之，实所以害之也。然而人所处之境，亦复不同，有不得不求科名者，如我与弟是也。家无立锥，不得科名，则此身衣食无着。陶渊明确云：“聊欲弦歌、以为二径之资”，非得已也。有可以不求科名者，如阿通、阿长是也。我弟兄遭逢盛世，清俸之余，薄有田产，儿辈可以度日，倘能安分守己，无险情赘行，如马少游所云“骑款段马，作乡党之善人”，是即吾家之佳子弟，老夫死亦瞑目矣，尚何敢妄有所希冀哉！

不特此也。我阅历人世七十年，尝见天下多冤枉事。有刚悍之才，不为丈夫而偏作妇人者；有柔懦之性，不为女子而偏作丈夫者；有其才不过工匠农夫，而枉作士大夫者；有其才可以为士大夫，而屈工匠、村农者。偶然遭际，遂戕贼杞柳以为栝椽，殊可浩叹！《中庸》有言率性之谓道，再言修道之谓教，盖言性之所无，虽教亦无益也。孔、孟深明此理，故孔教伯鱼不过学诗学礼，义方之训，轻描淡写，流水行云，绝无督责。倘使当时不趋庭，不独立，或伯鱼谬对以诗礼之已学，或貌应父命，退而不学诗，不学礼，夫子竟听其言而信其行耶？不视其所以察其所安耶？何严于他人，而宽于儿子耶？至孟子则云：“父子之间不责善”，且以责善为不祥。似乎孟子之子尚不如伯鱼，故不屑教诲，致伤和气，被公孙丑一问，不得不权词相答。而至今卒不知孟子子之为何人，岂非圣贤不甚望之子明效大验哉？善乎北齐颜之推曰：“子孙者不过天地间一苍生耳，与我何与，而世人过于宝惜爱护之。”此真达人之见，不可不知。

有门下士，因阿通不考为我快快者；又有为我再三画策者。余笑而应之，曰：“许由能让天下，而其家人犹爱惜其皮冠；鹤鹤愁凤凰无处栖宿，为谋一瓦缝以居之。诸公爱我，何以异兹？韩、柳、欧、苏，谁个靠儿孙俎豆者？”

箕畴五福，儿孙不与焉。” 附及之以解弟与纣亭之惑。

【中国】纪昀（1724～1805）

纪昀，清代文学家、学者，字晓岚。他学识渊博，乾隆年间辑修《四库全书》时，任总纂官，并主持写定《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

寄内子论教子书

父母同负教育子女责任，今我寄旅京华，义方之教，责在尔躬。而妇女心性，偏爱者多，殊不知受之不以其道，反足以害之焉。其道维何？约言之有四戒四宜：一戒晏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既守四戒，又须规以四宜：一宜勤读，二宜敬师，三宜爱众，四宜慎食。以上八则，力教子之金科玉津，尔宜铭诸肺腑，时时以之教诲三子。虽仅十六字，浑括无穷，尔宜细细领会，后辈之成功立业，尽在其中焉。书不一一，容后续告。

训诸子书

余家托赖祖宗积德，始能子孙累代居官，惟我禄秩最高。自问学业未进，天爵未修，竟得位居宗伯，抵恐累代积福，至余发泄尽矣！所以居下位时，放浪形骸，不修边幅，官阶日益进，心忧日益深。古语不云乎？跻愈高者陷愈深。居恒用是兢兢，自奉日守节俭，非宴客不食海味，非祭祀不许杀生。余年过知命，位列尚书，禄寿亦云厚矣，不心再事戒杀修善，盖为子孙留些余地耳。

尝见世禄之家，其盛焉位高势重，生杀予夺，率意妄行，固一世之雄也。及其衰焉，其子若孙，始则狂赌滥嫖，终则卧草乞丐，乃父之尊荣安在哉？此非余故作危言以耸听，吾昔年所购之钱氏旧宅，今已改作吾宗祠者，近闻钱氏子已流为叫化，其父不是曾为显宦者乎？

尔辈睹之，宜作前车之鉴。勿持傲慢，勿尚奢华，遇贫苦者宜明恤之，并宜服劳。吾特购粮田百亩，雇工种植，欲使尔等随时学稼，将来得为安分农民，便是余子肖子。纪氏之鬼，永不馁矣！尔等勿谓春耕夏苗、胼手胝足，乃属贱丈夫之事，可知农居四民之首，士为四民之末。农夫披星戴月，竭尽全力以养天下之人，世无农夫，人皆饿死，乌可贱视之乎？戒之戒之！

训次儿书

当世宦家子弟，每盛气凌轹，以邀人敬，谓之自重，不知重与不重，视所自为。苟道德无愧于贤者，虽王侯拥彗不为荣，虽胥靡版筑不能辱。可贵者在我，在外者不足计耳。如必以在外为重轻，待人敬我我乃荣，人不敬我我即辱，则舆台仆妾，皆可以自操荣辱，毋乃自视太轻耶？先师陈白崖先生尝手题于书曰：“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斯真标本之论。尔当录作座右铭，终身行之，便是令子。

【中国】林则徐（1785～1850）

林则徐，实行禁烟运动、抗击外来侵略的爱国英雄。历任东河河道总督、江苏巡抚、湖广总督。1838年9月，上书道光皇帝，力请禁烟。12月，受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主持禁烟。次年，在虎门当众销烟。1840年1月任两广总督，在广东沿海抗击英军的侵略。10月，受投降派诬陷，夺职。次年充军新疆伊犁。

这3封信是林则徐写给他的大儿子林汝舟的。当时林汝舟考中进士后在京做官，身在湖广的林则徐便以书信对他加以训示。

训长子汝舟

—

字谕汝舟儿：尔叨蒙天恩高厚，祖宗积德，年才二十八，已成进士，授职编修，是为侥幸成名，切不可自满。宜守三戒：一戒傲慢，戒奢华，三戒浮躁。尔既奉母弟居京华，务宜体我寸心，常持勤敬与和睦。凡家庭间能守得几分勤敬，未有不兴；能守得几分和睦，未有不发。若不勤不和之家，未有不败者也。尔昔在侯官，将此四字于族戚人家验之，必以吾言为有证也。尔性懒，书案上诗文乱堆，不好收拾洁净。此是败家气象，嗣后务宜痛改，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皆宜检拾伶俐，以为弟辈之榜样。勿以为是公子，是编修，一举一动皆须人服侍也。尔能勤，二弟皆学勤；匀能和，二弟皆学和；尔能孝，二弟皆学孝。尔为一家之表率，慎之慎之。

二

大儿知悉：刻接汝母书，家中大小均平安，甚慰。吾儿在京，身躯当亦如常，惟须加意调护，勿使万里外老人担忧也。广东起居饮食尚适，勿念。惟鸦片充斥，戕生耗财，殊为可忧。闻此风已传至各地，故乡子弟，亦有不幸染此癖者，殊属可恨。京中情况如何？有此毒物否？嗜此者，大率因夜眠不足，精神困顿，初则视为药品，以为稍吸无妨，继则惟知其害，而已欲罢不能矣。一失足成千古恨。吾儿须切戒之。勿以稍吸为不足虑，更勿以暂吸为不足成癖。须知此物之毒，不减鸩酒。初吸之似可振起精神，实则饮鸩止渴耳。父闻入言，精神衰颓时，吸之有奇效；然犹人当贫乏时，出重利以借债耳。借款到手，似觉舒展，实则害已中于身矣。盖借明后日之精神，以助吾此时之精神耳。一吸以后，不吸便觉委顿，而癖成矣。迨既成癖，则虽吸亦无效。犹之人当债务满身时，不再借固无以存活。即借亦不过用以支付利息，未能受用，卒之越弄越僵，不至毙命不止。吾儿须牢记之，慎勿堕入也。闻吾儿睡时甚迟，此甚不可。作事须有定时，朝早起而晚早眠。况京官究属清闲，不比外省官吏。一至夕阳在山，已可出部，何必弄至深更大半。又闻吾儿极好宾客，人在外作客，友朋固不可少，然须择人而友。京官中虽多仕流，吾儿所交者，未必尽为匪人，然亦不可不慎。言语亦宜谨慎。鸦片一物，更须屏绝。否则非吾子也。元抚示。

三

大儿知悉：接来信，知吾儿三载在外，十月内将回籍一次，并顺道沿海路来粤一游，甚为欣慰。吾儿三载离乡，汝母汝妇，虽在家安居，然或则倚闾望儿，或则登楼思夫。客子归乡，天伦之乐融如。吾儿有此家思，不以外物而撓情，为父殊深嘉许。父十一载在外，虽坐八轩，食方丈，意气豪然，然一念及家中状况，觉居官虽好，不如还乡。特以君恩深重，公务冗忙，有志未能申耳。吾儿在都，位不过司务，旅进旅退，毫无建树。而一官在身，学业反多荒弃。诚不如暂时回籍之尚得事母持家，且可重温故业、与古人为友，足以长进学识也。男儿读书，本为致君泽民。然四十而仕，尚未为迟。吾儿年方三十，不过君恩高厚，邀幸成名，何德何才，而能居此。交友日益多，志气日益损，阅历未深，而遽服官，实非载福之道。为父平日所以不言者，恐阻汝壮志，长汝暮气。今吾儿既日知汲长绠短，思告假回籍，孝以事母，静以修学，实先得吾心，又何阻为。唯有一言嘱汝者：服官时应时时作归计，勿贪利禄，勿恋权位，而一旦归家，则又应时时作用世计。勿儿女情长，勿荒弃学业，须磨励自修，以为一旦之用。是则用舍行藏，无施不可矣。吾儿其牢记之。迩来身体如何，须加意当心。父年事虽高，然精神甚旺，饭量更较前增高。汝母在家，亦甚康健，可勿深念。汝弟秋闱，虽蒙荐卷，未能入彀。此正才力不足，未可怨天尤人，闻甚郁抑。吾儿寄家书时，可以善言婉劝之，父有不便言焉。来书字迹颇潦草，何匆促至是，后宜戒之。元抚手谕。

【中国】曾国藩（1811～1872）

曾国藩，原名子诚，字伯涵，号涤生。清朝末期大臣、湘军首领、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湖南湘乡人。道光年间进士。1853年，为对抗太平天国革命，奉命在湖南办团练，继而扩编为湘军。1860年，升任两江总督。次年节制苏、皖、浙、赣四省军务。1865年任钦差大臣，对捻军作战，结果战败去职。曾与李鸿章、左宗棠创办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等军事工业。1870年调直奉总督。不久又复任两江总督。病卒于南京。

曾国藩通学问，工文章，治家甚严，对儿子时以书信训示

家训二则

—

咸丰六年丙辰九月二九日

字谕纪鸿儿：家中人来营者，多称尔举止大方、余为少慰。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良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尔读书写字，不可间断。早晨要早起，莫坠高曾祖考以来相传之家风。吾父吾叔皆黎明即起，尔之所知也。凡富贵功名，皆有命定，半由人力，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二

同治元年四月二十四日

字谕纪鸿纪泽：今日专人送家信，甫经成行，又接王辉四等带来四月初十之信。尔与澄叔各一件，藉悉一切。尔近来写字总失之薄弱，骨力不坚劲，墨气不丰腴，与尔身体向来轻字之弊，正是一路毛病。尔当用油纸摹颜字之郭家庙，柳字之琅琊碑，元秘塔，以药其病。日日留心专从厚重二字上用工，否则字质太薄，即体质亦困之更轻矣。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即以余生平言之，三十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十一月廿一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四十六岁以前作事无恒，近五年深以为戒。现在大小事均尚有恒。即此二端可见无事不可变也。尔于厚重二字须立志变改，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此嘱。

【中国】李鸿章（1823～1901）

李鸿章，字少荃。清朝末期大臣，淮军首领，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安徽合肥人。道光年间进士。1853年回籍办团练，以对抗太平军。1861年奉曾国藩之命，依湘军编制编练淮军。曾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湖广总督等。1870年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总理清政府军政、经济、外交。创办了江南制造局、上海织布局、招商局等一系列实业，为洋务派首领。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受曾国藩的影响，李鸿章也教子甚严，时以书信训诫。

谕文儿书

一

文儿来禀询文学，今为汝告。文字为思想之代表，思想为文字之基础，故二者之研练，相为表里者也。且夫思想为事实之母，今日学者听积之思想，他日皆将见诸事实者也。思想有不宜于事实者，则立身处事，安保尤自误误人之虑。是以读文宜先读纪叙文字，作文亦宜先作纪叙文字，参以文家法律，而平日要宜随时留心事物之实际。如此循序奋进，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可预决焉。读文之选择，既以真确为标准，则八股既行以后，不如八股未行以前。（更细别之，道咸以前尚佳，道咸以后，乃每况愈下矣。）唐宋以后，尤不如汉魏以前，盖古之文字，于事实较切，后世之文字，于事实多疏，不足为表示思想之模范。而汉唐以上，文字抑又为本国人素所尊信，择其尤切于世者。阐明之，于全国人精神之联贯，大有关系也。读文之法，可择爱熟诵之。每季必以能背诵者若干篇为目的，则字句之如何联合，篇段之如何布置，行思坐想，便可取象于收视反听之间。精神之研习既深，行文自极熟而流利。故高声朗诵，与俯察沉吟种种功夫，万不可少也。所以须熟读者，以吾国人素无普及教育，言语与文字，久离为二，非脑海中蓄有数百篇之佳文，三四千个可以分类（谓名代动静状介连助叹九类之文法）之字心，手必不能相应。（寻常人说话所用之字，大约三千多，但无规律耳。）秉资虽有敏拙，习性虽有文野，而此熟读功夫，则不可少耳。

二

汝兄弟来禀，以读书不得其法，颇为怅恨。要知读古文，须从头至尾，一气读完，万不可分段读。盖文贵气魄，忌散漫，分段读，势必失通篇精警处，而淡然无味也。既知读法，则一面读，应一面想。如李华吊古战场文，李陵答苏武书，能想到一幅凄凉图画，满纸生风。汉皇负德，只字泪寄千行，而为之声泪俱下者，可谓得读书之玄奥焉。此层我与伯叔等，时时论及。汝可翻阅长上之日记，就近请教四叔。汝兄弟家居，宜听诸长训言，读书写字，刻苦用功。我以身体不适，不能多及，他日当反复论之。

三

顷见曾夫子涤笙书寄其世兄一笺，亦颇可为吾儿训，录以转示。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俱要好师好友好榜样。吾儿少蓄为官之志，颇好。惟

行事尚未就于正轨，业师足为吾儿模范，惟友朋辈尚嫌未足耳。师长常具畏态之心，未敢朝亲夕近。虽有良师教训，难于转移学生性情。友朋等良则同席，出入同阶，惟有爱慕之心，不若师生间之敬惧而难于转移也。今尔友类都大家风气，习俗殊生厌恶。而有志为官者，亦所更忌者也。吾儿不可因侍父兄显贵而仗势欺人。尔知汝祖父穷乏之时，为人所凌暴，敢怒而不敢言。尔当念祖父之被困，而生反感焉。

【中国】张之洞（1837～1909）

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清朝末期大臣，近代洋务运动代表人物。直隶南皮人。同治年间进士，1884年任两广总督，中法战争中力主抗战。起用老将冯子材，收复镇南关。同时大办洋务，设水陆师学堂，创枪炮厂，开矿务局等。后调任湖广总督，开办汉阳铁厂、湖北枪炮厂等，1894年调两江总督，在甲午战争中是主战派，反对签订《马关条约》。著有《张文襄公全集》。

为把儿子培养成捍卫国家的有用之材，张之洞将儿子送到日本学武，并常训诫用功，力诫节俭。

致儿子书

—

吾儿知悉：汝出门去国，已半月余矣，为父未尝一口忘汝。父母爱于，无微不至，其言恨不脰一日不离汝，然必令汝出门者，盖欲汝用功。L进，为后日国家“厂城之器，肩用之才具。方今国事扰攘，外寇纷来，边境累失，腹地亦危。振兴之道，第...即在治国。治国之迫不一一，而练兵实为首端。汝自幼即好弄，在书房中，...·遇先生外出，即跳邯鄲笑，无所不为，今幸科举早废，否则汝亦终队秀寸老其身，决不能折桂探杏，为金马上堂中人物也。故学校肇开，即送汝入校。当时诸前辈犹多不以然，然余固深知汝之性情，知决非科甲中人，故排万难以送汝入校，果也除体操外，绝无寸进。余少年登科，自负清流，而汝若此，真令余愤愧欲死。然世事多艰，习武亦佳，因送汝东渡，入日本士官学校肄业，不与汝之性情相违。汝今既入此，应努力上进，尽得其奥。勿惮劳，勿恃贵，勇猛刚毅，务必养成一军人资格。汝之前途，正亦未有限量，国家正在用武之秋，汝只患不能自立，勿患人之已知。志之，志之，勿忘，勿忘。抑余又有诫汝者：汝随余在两湖，固总督大人之贵介子也，无人不恭待汝。今则去国万里矣，汝平日所挟以傲人者，将不复可挟，万一不幸肇祸，反足贻堂上以忧。汝此后当自视为贫民，为贱卒，苦身戮力，以从事于所学，不特得学问上之益，而可借是磨练身心，即后日得余之庇，毕业而后，得一官一职，亦可深知在下者之苦，而不致予智自雄。余五旬外之人也，服官一品，名满天下，然犹兢兢也，常自恐惧，不敢放恣。汝随余久，当必亲炙之，勿自以为贵介子弟，而漫不经心，此则非余之所望于尔也，汝其慎之。寒暖更宜自己留意，尤戒有狭邪赌博等行为，即幸不被人知悉，亦耗费精神，抛荒学业。万一被人发觉，甚或为日本官吏拘捕，则余之面目，将何所在？汝固不足惜，而余则何如？更宜力除，至嘱，至嘱！余身体甚佳，家中大小，亦均平安，不必系念。汝尽心求学，勿妄外骛。汝苟竿头日上，余亦心广体胖矣。父涛示。五月十九日。

二

示谕吾儿知悉：来信均悉，兹再汇汝日本洋五百元，汝收到后，即复我一言，以免悬念。儿自去国至今，为时不过四月，何携去千金，业皆散尽？是甚可怪！汝此去，为求学也。求学宜先刻苦，又不必交友酬应，即稍事闲绰，不必与寒酸子弟相等，然千金之资，亦足用一年而有余，何四月未几，即已告罄，汝果用在何处乎？为父非吝此区区，汝苟在理应用者，虽每日百

金，力亦足以供汝，特汝不应若是耳。求学之时，即若是其奢华无度，到学成问世将何以继？况汝如此浪费，必非饮食之豪，起居之阔，必另有所消耗。一方之所消耗，则于学业一途，必有所弃，否则用功尚不逮，何有多大光阴，供汝浪费？故为父于此，即可断汝决非真肯用功者，否则必不若是也。且汝亦尝读《孟子》乎？大有为者，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困心衡虑之后，而始能作。吾儿恃有汝父庇荫，固不需此，然亦当稍知稼穡之艰难，尽其求学之本分。非然者，即学成归国，亦必无一事能为，民情不知，世事不晓。晋帝之“何不食肉糜”，其病即在此也。况汝军人也，军人应较常人吃苦尤甚，所以备戮力王家之用，今汝若此，岂军人之所应为？余今而后恐无望于汝矣！余固未尝一日履日本者也，即后日得有机会东渡，亦必不能知其民间状况。非不欲知也，身份听在，欲知之而不得。然闻人言，一学生之在东者，每月有三十金，即足维持。即饮食起居稍顺适者，每月亦无过五十金。今汝倍之可也，亦何至千金之贖，不及四月而消亡殆尽，是必所用者，有不尽可告人之处。用钱事小，而因之怠弃学业，损耗精力，虚度光阴，则固甚大也。余前曾致函戒汝，须努力用功。言犹在耳，何竟忘之？虽然成事不说，来者可追，而今而后，速收收邪心，努力求学，非遇星期，不必出校；即星期出校，亦不得擅宿在外，庶几开支可省，不必节俭而自节俭，学业不荒，不欲努力而自努力，光阴可贵。求学不易，儿究非十五六之青年、此中甘苦，应自知之，毋负老人训也。儿近日身体如何？宜时时留意。父身体甚佳，家中大小，亦皆安康，汝勿念。父涛白。八月初九日。

【中国】张謇（1853—1926）

张謇，中国著名实业家，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1895年筹建通州大生纱厂。支持戊戌维新。后相继开开通海垦牧公司、上海大达外江轮步公司，创办通州师范、南通图书馆等。1910年组织国会请愿活动，为国内立宪派领袖。民国成立后，任南京临时政府实业总长。1913年任农林、工商总长兼全国水利局总裁，后回南通从事实业、教育和地方自治。

本文是他的儿子赴欧美、日本考察实业之际，他写给儿子的临别训言。

怡儿使行之训

古者男子自十年就傅，至四十始仕，中更二十三十，皆学为士备用于世之年记。所谓十年出就外傅，学书计幼仪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十五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三十理男事，博学无方，孙友视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谋发虑，道合则服从，不合则去是也。士不轻任国家事如此，而国家之于士也。自家塾党痒术序国学，率以致事之大夫士为之师。有一年离经辨志之视，有三年敬业乐群之视，有五年博习亲师之视，七年论学取友之视，又有九年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之视。其所以培之厚，埏之绸，而不轻任以事又如此。若非其年时，而或有命，又必就所命之事而习焉。所谓君命大夫与士肄，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库言库，在朝言朝者是。是学与仕，固有时用资而相为用。子夏氏所谓仕优则学，学优则仕，义或本此。要之三代盛时，士无不学之时，国无不学之士，人自贵重而仕无速化，则可以断言也。至周之衰替矣，士或有不待年而效于国。战国及秦汉，盖数数见。而后汉称盛，耿弇邓禹，事功彪炳。其他志节忠亮若田畴陈登，姿才卓越若周瑜陆逊，年皆二十有奇耳。诸葛亮之出，年亦仅二十有七，蔚为时栋。凡之数人者，非独天赋英迈，亦渐染于东汉经学之余风。师友之濯磨，闻见之启牖。而世变推激，亦若有预焉者也。顷者政府恤国步之艰，民生之瘁，特命儿子怡祖使欧美、日本诸国，考察实业。怡今载二十有五岁，吾滋惧焉。计怡之生，当逊清变政之初，旧学新学蜕委面革之际，上无古人弱冠迄强仕二十年之修养，下乏葛生平日德业切劘。若司马崔石孟徐辈之师友，学既不足，而识又脆焉。实业赅古农工商，卯今声光电化，事有越于周礼地官冬官之外者。而使期多或一年，少仅数月，求至繁赜之事，适至辽远之域，用至迫促之期，而承之以学不足而识脆之人，其何能淑，吾滋惧焉。大举万目之网者必振其纲，筑九仞之台者必虑其础。中国地大物博，待兴之业，百端未举。望治之人，若饥企食，而兵争不已，材匮于上，而力弊于下。其于实业，虽百虑而一为之，犹或未暇，况百虑而欲百为之，几何不画地作饼，地尽而饼不得一适口也。然则今言实业，其必度我所尤需，审我所能至，准天时而因地利，权国势而导人情，庶几不大相刺谬乎？昔张骞当汉承平使绝域，周流百有余国，经历十有余年，尽知其习俗。而所得仅大蒜、葡萄，苜蓿蔬类而已，甚矣其无当于今与怡之为也。怡奚以胜此使乎？虽然，使有要道焉。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考察亦有要道焉。记曰：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夫学非可猝求，行亦非可专已。而问也、思也、辨也，则有择而定其方，无涉而浮其慕，怡其犹可勉欤，而安己于笃敬之行，愜人以忠信之言，怡其尤当勉焉。蘧伯玉、卫之贤大夫也，其使于孔氏之人，知伯玉之欲寡过而未能，孔子称之至不容口。盖友好寻常之将命也。而国之使

可知矣，而膺今日之使命，尤可知矣。孔子之言忠信笃敬，记之言学问思辨行。凡为士凡为学者，无事时言之也。怡今临事拟于仕矣，顾未可以为仕也，犹以为学焉其可乎？学宁必藉仕，士宁可忘学，而学有质焉，质有先焉，其惟戒慎恐惧。怡往哉，弥念父言，毋陨使命。

【中国】孙中山（1866～1925）

孙中山，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本篇是孙中山就他胞兄被推举为都督一事，致电劝他不要接受。

致孙眉电

（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孙寿屏大哥鉴：粤中有人议举兄为都督，弟以为政治非兄所熟习。兄质直过人，一人政界，将有相欺以其方者。未登舞台，则众人属望，稍有失策，怨亦随生。为大局计，兄宜专就所长，专任一事，如安置民军、办理实业之类，而不必当此大任。且闻有欲用强力胁迫他人以举兄者，以此造因，必无良果，尤不可不避也。弟文叩。

【中国】梁启超（1873～1929）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著名学者。清末曾与康有为倡导新法，积极参与百日维新，失败后逃亡日本。

致梁思庄

庄庄：

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么不早同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你离开我很久，你的思想近来发展方向我不知道，我所推荐的学科未必合你的式，你应该自己体察作主，用姐姐哥哥当顾问，不必泥定爹爹的话，但是新学期若已经选定生物学，当然也不好再变，只得勉强努力而已，我很怕因为我的话扰乱了你治学针路，所以赶紧寄这封信。

八月五日爹爹

【中国】徐特立（1877—1968）

徐特立，又名立华，字师陶，湖南善化（今长沙县）人。早年在湖南任教。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南昌起义。1928年赴苏联学习，归国后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教育部副部长、代部长。后参加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全国人大常委会等职。

给刘萃英的信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十日）

萃英吾媳：

我快离湖南，你的问题望你最后决定，决定后我好准备怎样帮助你。

目前你总是动摇不定，这很危险。你应该下一个最后的决心，或者结婚，或者不再结婚，及找什么对象结婚，需要一刀两断。你的年龄还轻，结婚是应该的，但是不过五六年转眼30岁了，因此不能不决定。

主要的不是择财产，不是择地位，是择前进的分子，有希望的人，年龄相差不远，性情相当的厚道，不致轻于弃妻，这就是足够的条件。你要知道，你择人，人也择你，结果还是女子受损失。

你的求学问题与婚姻问题有密切关系，如果准备终身不结婚，那末，就需要学一项专门职业；如果准备结婚，那末就不能不与夫同居就近学习。

你虽然不是我的儿女，但你却是我家的母亲，你有玉儿在此，永远与我们是骨肉关系。并且你比陌青更为可怜，夫死再婚比陌青的婚姻问题更不易满意，因此我更关心你的问题。你是否回桂林，如回桂林我与你面谈，如不回桂林，你把你的要求告诉自申同

特立

十一月十日

【中国】冯玉祥（1882—1948）

冯玉祥，字焕章。中国近现代著名爱国将领。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改所部为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27年，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组织抗日同盟军，任总司令。抗战胜利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这是冯玉祥写给女婿罗元铮的临别赠言。当时罗元铮是冯玉祥的秘书，在他准备上学读书时，冯玉祥亲笔在本子上写下了这篇赠言。

给女婿的临别赠言

- 一、你已有点长处，我不必只是夸讲，免得你吃苦。
- 二、必须细心地、恒性地写日记，并且万不可间断，越详细越好。
- 三、把写日记当作性命根本学问。要忠实地把所见所闻的，有关系的事记出。
- 四、没有学问谁也看不起你，如没有真正学问更是无人看得起。
- 五、目前第一步，当然是特别努力于英文英语，此为木工的斧锯一样重大之事。
- 六、革命是为同胞、为国家、为人类谋最大幸福的，不是为自己的，这是人生最高哲学的根本。
- 七、有很多假革命党，专为自己打算，不为国家民族着想，这是错误的。
- 八、在唯心的哲学上，神即是真理，真理是道，是上帝。他们把一切都是动的变化的世界看为不动的，不变的，不进化的，这是极大的谬误，小心不可上他们的大当。
- 九、平民化生活，科学化生活，是革命者应当时时注意的，不可有一点大意。
- 十、利他主义即是法天法地法万物，时时事事都求有利于大多数人。
- 十一、自己勉励自己，自己教训自己，自己批评自己，写出来自己看看，这是根本工夫，不可马虎一点。能这样坚持实行下去，即是真正进步的工夫，靠别人说是不够的。
- 十二、喜欢人说好，不喜欢人说不好，说好即高兴，一听人说不然即发气，不问自己的良心到底对得过自己否，这样的人到头来一定糟糕。必须时时自问应该不应该这样做，在不在自己良知上。看中山倒满，人人说他洪水猛兽，亲戚本家都不敢同他往来。在那时候还有无数人说君君臣臣呢！可是孙先生早看见了世上有民主国家，因此不怕人骂，并且人们越骂，他干的越有劲。
- 十三、不守时刻是最坏的习惯。起居有定时，言语动作有定规，这是好习惯，须日积月累把它养成。当然不是机械，是有时变通的，可是自己的决心自己须坚守，不可无有缘故的任意改动。
- 十四、时时替别人想想，事事代他人打算打算，那便是恕人的学问。此项工夫很要紧，如能日日如此用功，一切都会进步。
- 十五、美国有长处，亦有很大的短处；反之，我国有特点，也有缺点，冷静去看，自然明白。
- 十六、年年防贼，夜夜防贼，能时时防备意外之事发生，自然危险即少。加以为什么都是不要紧，那意外的困难即能到来。

十七、至于忠于国家，孝于父母，友于兄弟，信于朋友，节约自己，帮助他人，则不必说，因为你都作得来。

十八、千言万语，真革命党不只是说的，乃是实行的，能刻刻不忘实作实践，日久天长定能成为一个顶天立地、救世救民的大牺牲者，大革命党人。

以上十八条，因为你同我相处几个月的光景，明天你即去读书，我没有什么东西赠你，即用这几句老生常谈的话写出来向你建议，盼望你身体健康，一切快乐。

此赠。

【中国】谢觉哉（1884—1971）

谢觉哉，又名焕南。湖南宁乡人。1921年加入新民学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参加长征。曾任中央工农民主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副书记，中央人民政府年务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

谢觉哉的女儿谢亚霞和她的几个小兄妹，特别爱看书，是爸爸图书馆的热心读者。可是他们却不爱惜书，随手乱丢，谢觉哉就写了这封公开信，贴在书柜玻璃上。

一封公开信

爱护书籍、图画、报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对书籍、图画、报刊等，损坏、乱丢、散失，是一种很不好的习惯，你们必须注意。大的孩子要教导小的孩子，见有不爱护书报的事，就要互相批评，帮助改正。

教科书、作业本、课外看的书，必须好好收拾，不要丢失，不要弄坏；不可进了中学就丢了小学的，进了高年级就丢了低年级的。我书架上的书籍、图画、报刊，希望你们能看，但也希望你们爱护。

顺便讲点故事：

宋朝的大学者司马光——就是那个打破水缸救落水小孩的人，他家里的书很多，不管看过多少次，书还是像新的一样，整整齐齐地放在书架上。

你们读历史，知道赵括“徒读父书”的故事吗？赵括读了父亲的书，不知道用，是一个教条主义者。但从“读父书”的字面上，知道父亲的书儿子读，儿子读后孙子又读，书是何等被爱护！

赵括是战国时代的人，那时候还没有纸，书是写在木板上的。我小的时候读的书是本板印的，线装的，我读的书，很多是我父亲——你们的祖父读过的，我读了以后，也没有损坏。

我像××这样大的时候，把书乱七八糟塞在屉子里，被你们的祖父看见了，把我骂了一顿，并亲手给我整理。从此以后，我注意了，读的书不乱丢，放在一定地方，坏了就补。

在延安，我对书报是注意的。几年的《新中华报》、《解放日报》没有失掉一张（退出延安时埋在真武洞，被胡匪挖出毁了）。到北京，我没工夫亲自管了，这个工作，现在需要你们做。

望你们注意并学会做！

【中国】林觉民（1887—1911）

林觉民，字意洞，号抖飞，又号天外生，福建闽侯（今福州市）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与妻书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青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辞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率先汝而死乎？

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帮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之心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

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第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经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吾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想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之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而不顾汝也。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象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

吾今与汝元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依傍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吾平生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的的非吾所忍。吾爱汝至，所以为汝体者惟恐未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

而生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模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一恸！

辛亥三月二十六夜四鼓，意洞手书。

家中诸母皆通文，有不解处，望请其指教，当尽吾意为幸。

【中国】郭沫若（1892—1978）

郭沫若，原名郭开贞、郭鼎堂，号尚武。中国现代杰出的作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四川乐山人。早年留学日本，学医，后组织“夏社”、“创造社”，开始从事文艺创作。这是他1914年留学日本时写的家信，分别是1914年11月16日和1916年9月16日所写。信中倍迷父母的养育之思和思念之情，同时对侄儿侄女的教育甚表关切，再三叮咛。

致父母

—

父母亲大人膝下：

元弟十月二十六日，由成都来函接到，近想已安抵家中，喜事当亦完妥矣。男万里远隔，不能跪祝致庆于二老膝下，又不能役身分劳，不孝之罪，殊无可恕。惟念及家人团聚，二老康宁。弟兄姐妹，一堂济济，侄男侄女，长大成行，家中喜况与吾二老笑容恍惚如在目前，男亦时觉心中乐不可抑也。再元弟函中言少成因疮疾思归，家中已许，男颇愕然！少成在省两年矣，虽闻懒惰性成，然岁月集久，当亦有所长进耳。成都学校亦正完善，何能中途辍业，下乔木而入幽谷耶，人生一世，于儿童时教育最宜注意，盖幼年时代，譬如高屋地基，地基平广坚实，自然高楼大厦可因以建立而垂久。苟儿童时教育不良，则老大时终有悔不可追之候。且现在读书非仅识得几个之无便算完事，国家设立学校亦非仅教人民识得几个之无也算了事；立学校为教育起见，入学校为受教育起见。成都学校职员人物，较之其他，总见高尚，必在高尚教师而教育方法方能完善，教育方法完善，儿童乃能受益。嘉定草堂寺小学校，近来内容何如，所不悉知，然一言道尽，敢说教师价值，学生程度都总有限；且嘉定学风，从来已坏，孟母教子，择邻而居，何能遽使无知十一二岁儿童，与彼马牛为群，同受劣教育耶！劣教育犹有所谓教育存也，恐嘉中学校，乃无教育之放牛场；放牛场言或太过，大约总与从前冬烘先生散馆无相上下。然少成思归，男亦察知其意矣，想以大嫂已归，离娘思乳也。说来殊觉可笑，凡教育儿童总宜使有丈夫气，勇健活泼，不偏不倚，最是儿童美德。如少成那样儿女情态，将来如何可望有大作为？故据男意，如少成未回家，大善；如已归，可即速上省补课，或今年已迟，来春亦宜上省。儿童教育须彻头彻尾，一线到底为佳，中途如教育者更易，譬如造屋然，更易掌墨师，难望成立也。男初闻甚骇，故言之赘切焉？然使大哥知者，必亦不为满意也。元弟既决意居家，也难强夺其意，总之学业总不可荒疏；以男观，元弟来函，文气滞塞，言语多不成句，并有别字，殊出意外，屡次归函，似多提及，非好吹毛求疵，实企望甚切，望元弟尚须留意也。男顷放牛痘五枚，不甚大出，想身体无甚毒滞也。本学期行将告终矣，不久将预备试验，然在预科之科学方面，都不吃紧也。儿妇前来函云，岳家索儿像片，近来无车无暇，未遑另照，后日照得时，当多寄一份归赠也。男现居修园甚清洁，最宜读书，较前日住大家时，饶有兴致也。肃此敬请福安！

閤家均问候

男开贞跪禀

十一月十六日

二

元弟七月二日第七号挂号信一件，业已奉到。国事似销就绪，学费停止事，想不至实现矣。但男自岁五七，曾返沪一次，书物卖尽，旅费过滥，迄兹一隼，补直之余，颇形惨淡；恐一旦不测，或染病疾，或生意外事变，手无余裕，无处乞灵，故敢以汇款为请，为数百金已足，不识家中一时可能抽出否？日本学制，高等学校，实为大学预科，注重在外国言文、其他科学，实不过高等普通而已。故虽高等毕业，非再由大学毕业后，终无立身处世之长策。男想古时夏禹治水，九年在外，三过家门不入；苏武使匈奴，牧羊十九年，鬓龄冰雪。男幼受父母鞠养，长受国家培植，质虽鲁钝，终非干国栋家之器，要思习一技，长一艺，以期自糊口腹，并藉报效国家；留学期间不及十年，无夏，苏之苦，广见闻之福，敢不深自刻勉，克收厥成，宁敢歧路忘平，捷径窘步，中道辍足，以贻父母羞，为家国蠹耶！父母爱男，望勿时以男为念。方今世界大通，邮便走天下，较之古人家书万金，动需年月之苦，已不啻有万里咫尺之别。写真在望，犹男侍立膝前；家报飞传，犹男喋褰座右；虽远居异国，实则无异家居。男年已不稚，自当努力自爱，绝不至远贻父母隐忧，父母爱男，望勿时以男为念也。

大哥性过拓大，丈夫气概，自所宜然。男外来书亦罕，但审其近状，确系居京无恙，可断言也。男亦时有函促其多修家禀，以慰，慈念；定必早蒙俯纳，总以国故纠纷，鱼鸿不免有所沈滞耳，亦望父母勿过劳远虑。虽干戈照眼，猿鹤警心，然托父母之德，祖宗之灵，国家之庇，天地之惠，男等虽远离膝下，苟知自爱，当不至别有意外之虞也，五哥近日仍居省否？久不得来书，至以为念。五哥谨慎人，当此玄黄混沌之际，要宜以正义自守，庶不至迷所向往，望元弟传言，至禱。五嫂已晋省，自是庆事。培谦家读最妥当，不知近来长得好高大矣！男以为俟将来国事平定后，大嫂如能晋京，尤属两便，想此亦系大哥意中事，但顷来不大得意，未便言耳，不识父母尊意以为如何？但少成则不宜晋京，以京中非读书地，似少成现在年纪，正当施以完善教育之时，为龙为蛇，此两三年间耳。四姐归宁否？三姐六妹大侄均无恙否？閤家均在念中。此间已于十四日开课，二年课目，较一年难涩，附呈时间表一张，系一年中定目，自今年九月至来年六月，可永无变易。肃此敬请父母亲大人福安！

男开贞跪禀

九月十六日

【中国】毛泽东（1893—1976）

毛泽东，字润芝，湖南湘潭韶山冲人。伟大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本篇收录了毛泽东至家人子女的几封信，题目是编者所加。

给文运昌的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运昌吾兄：

莫立本到，接获手书，本日又接十一月十六日详示，快慰莫名。八舅父母仙逝，至深痛惜。诸表兄嫂幸都健在，又是快事。家境艰难，此非一家一人情况，全国大多数人皆然，惟有合群奋斗，驱除日本帝国主义，才育生路。吾兄想来工作甚好，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如兄家累甚重，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道路甚远，我亦不能寄旅费。在湘开办军校，计划甚善，亦暂难实行，私心虽想助兄，事实难于做到。前由公家寄了二十元旅费给周润芳，因她系泽覃死难烈士（泽覃前年被杀于江西）之妻，故公家出此，亦非我私人的原故，敬祈谅之。我为全社会出一些力，是把我十分敬爱的外家及我家乡一切穷苦人包括在内的，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但我只能用这种方法帮助你们，大概你们也是已经了解了的。

虽然如此，但我想和兄及诸表兄弟子侄们常通书信，我得你们片纸只字都是欢喜的。

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人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欢喜的。但请转知他们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

刘霖生先生还健在吗？请搭信慰问他老先生。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大举进攻，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但我们都很快乐健康，我的身体比前两年更好了些，请告慰唐家坵诸位兄嫂侄子女们。并告他们八路军的胜利就是他们大家的胜利，用以安慰大家的困苦与艰难。

谨祝兄及表嫂的健康！

毛泽东

十一月二十七日

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信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岸英岸清二儿：

很早以前，接到岸英的长信，岸清的信，岸英寄来的照片本，单张相片，并且是几次的信与照片，我都未复，很对你们不起，知你们悬念。

你们长进了，很欢喜的。岸英文理通顺，字也写得不坏，有进取的志气，是很好的。惟有一事向你们建议，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多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将来可倒置过来，以社会科学为主，自然科学为辅。总之注意科学，只有科学是真学问，将来用处无穷。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

你上进；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你们有你们的前程，或好或坏，决定于你们自己及你们的直接环境，我不想来干涉你们，我的意见，只当作建议，由你们自己考虑决定。总之我欢喜你们，望你们更好。

岸英要我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关于寄书，前年我托西安林伯渠老同志寄了一大堆给你们少年集团，听说没有收到，真是可惜。现再酌检一点寄上，大批的待后。

我的身体今年差些，自己不满意自己；读书也少：因为颇忙。你们情形如何？甚以为念。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给杨开智的信

(一九四九年十月九日)

杨开智先生：

希望你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毛泽东

十月九日

给李讷的信

(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

李讷：

念你。害病严重时，心旌摇摇，悲观袭来，信心动荡。这是意志不坚决，我也尝尝如此。病情好转，心情也好转，世界观又改观了，豁然开朗。意志可以克服病情。一定要锻炼意志。你以为如何？妈妈很着急，我也有些。找了小员、院长计苏华、主治大夫王历耕、内科大夫吴洁诸同志今天上午开了一会，一致认为大有好转。你昨夜睡了九小时，你跑出房门在小廊上看画报。白血球降下来了，特别是中性血球，已恢复正常。他们说不成问题，确有把握，你可以放心。这点发烧，应当有的，完全正常。妈妈很不放心，打了电话给她，她放心了。李讷，再熬几天，就可完全痊愈，怕什么？我的话是有根据的。为你的事，我此刻尚未睡，现在我想睡了，心情舒畅了。诗一首：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斩楼兰誓不还。这里有意志。知道吗？你大概十天后准备去广东，过春节。愿意吧。到那里休养十几天，又陪伴妈妈。亲你，祝贺你胜利，我的娃！

爸爸

二月三日上午十二时

半睡状态执笔，字迹草率，不要见怪。有话叫小员来告我。

【中国】梁漱溟（1893—1988）

梁漱溟，原名焕鼎，中国现代思想家。广西桂林人。早年参加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后潜心研究佛学，并致力于中国乡村建设。主要作品有《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我的父亲

促成我之自学的，完全是我的父亲。所以必要叙明我父亲之为人，和他对我的教育。

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做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他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与我母亲一样天生地忠厚，只他用心周匝细密，又磨练于寒苦生活之中，好像比较能干许多。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因其非天资高明的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为有豪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忽视学问，前人所称“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亲一副心肠。我最初的思想 and 做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小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也没有过。但我似乎并不是不“该打”的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执拗的。他亦是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我很早入学堂，所以亦没有从父亲受读。

十岁前后（七、八岁至十二、三岁）所受父亲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项：一是讲戏；父亲平日喜欢看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一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其意盖在练习经理事物，懂得社会人情。一是关于卫生或其他许多嘱咐，总要儿童知道如何照料自己身体。此类之嘱咐或指点极其多，并且随时地不放松。

还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见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我来看。他却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写后交与我看，亦不作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歉意。即此事亦见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斑。

到十四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为止，却从不干涉。十七、八、九岁时，有些关系颇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听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

【中国】叶圣陶（1894—1988）

叶圣陶，又名叶绍钧。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教育家。江苏苏州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曾当过教员和编辑。1949年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副署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著有长篇小说《倪焕之》，短篇小说《多收了三五斗》、《隔膜》等，主要作品收入多卷本《叶圣陶集》。

做了父亲

假若至今还没儿女，是不是要同有些人一样，感着人生的缺憾，心头总是有这么一桩失望牵索着的？

我与妻都说不至于吧；一些人没儿女感着缺憾，因为他们认为儿女是他们分所应得，应得而不得，失望是当然；也许有人说没儿女便是没有给社会尽力，对于种族的绵延不曾负责任，那是颇堂皇冠冕的话，是随后找来给自己解释的理由，查问到根柢，还是个不得所应得的不满足之感而已；我们以为人生的权利固有多端，而儿女似乎不在多端之内，所以说不至于。

但是儿女早已出生了，这个设想无从证实。在有了儿女的今日，设想没有儿女，自觉可以不感缺憾；倘今日真个还没儿女，也许会感到非常的寂寞，非常的惆怅吧，这是说不定的。

教育是专家的事业，这句话近来几成口号，但这意义仿佛向来被承认的。然而一为父母就得兼充专家也是事实。非专家的专家担起教育的责任来，大概走两条路：一是尽许多不必要的心，结果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一是结与一个“无所有”，本应在儿女的生活中充实些什么的，却并没有把该充实的充实进去。

自家反省，非意识地走着的是后面的一条，虽然也像一般父亲一样，被一家人用作镇压孩子的偶像，于没法对付时，便“爹爹，你看某某！”这样喊出来；有时被引动了感情，骂一顿甚至打一顿的事情也有；但收场往往像两个孩子争闹似的，说着“你不那样，我也不这样了”的话，其意若曰彼此再别说这些，重复和好了吧。这中间，积极的教训之类是没有的。

不自命为“名父”的，大多走与我同样的路。

自家就没有甚么把握，一切都在学习试练之中，怎么能给后一代人豫先树立处世的道理规定好了教他们呢？

学校，我想也不是与儿女有甚么了不起的关系的。学一些符号，懂得一些常识，交几多朋友，度几多岁月，如是而已。

以前曾经担过忧虑，因为自家是小学教员出身，知道小学的情形比较清楚，以为像模像样的小学太少了，儿女达到入学年龄时将无处可送。现在儿女三个都进了学校，学校也不见得特别好，但我毫不存勉强迁就的意思。

一定要有理想的小学才把儿女送去，这无异看儿女作特别珍贵特别柔弱的花草，所以须保藏在装着热汽管的玻璃花房里。特别珍贵么，除了有些国家的贵胄华族以外，谁也不肯给儿女作这样的夸大口吻。特别柔弱么，那又是心所不甘的，要抵挡得风雨，经历得霜雪，这才欢喜。——我现在作这样想，自笑以前的忧虑殊无谓。

何况世间为生活所限制，连小学都不得进的也很多，他们一样要挺直身躯立定脚跟做人；学校好坏于人究竟有何等程度的关系呢？——这样想时，

以前的忧虑尤见得我的浅陋了。

我这方面既给与一个“无所有”，学校方面又没甚么了不起的关系，这就拦到了角隅里，儿女的生长只有在环境的限制之内，用他们自己的心思能力去应付一切。这里所谓环境，包括他们所有遭值的事人物，一饮一啄，一猫一狗，父母教师，街市田野，都在里头。

父亲真欲帮助儿女，仅有一途，就是诱导他们。让他们锻炼这种心思能力。若去请教专家的教育者，当然，他将说出许多微妙的理论，但要义恐怕也不外乎此。

可是，怎样诱导呢？我就茫然了。虽然知道应该往那一方向走，但没有走去的实力，只得站住在这里，搓着空空的一双手，与不曾知道方向的并役有两样。我很明白，对儿女最抱歉的就在这一点。将来送不送他们进大学倒没有关系。因为适宜的诱导是在他们生命的机械里加燃料，而送进大学仅是给他们文凭、地位，以便剥削别人而已（有人说振兴大学教育可以救国，不知如何，我总不甚相信，却往往想到这样不体面的结论上去）。

他们应付环境不得其当甚至应付不了时，定将怅然自失，心里想，如果父亲早给与点帮助，或者不至于这样无所措吧；这种归咎，我不想躲避，也是不能躲避的。

对于儿女也有我的希望。

一语而已，希望他们胜似我。

所谓人间所谓社会虽然很广漠，总直觉地希望它有进步。而人是构成人间社会的。如果后代无异前代，那就是站住在老地方没有前进，徒然送去了一代的光阴，已属不妙。或者更甚一点，竟然“一代不如一代”，试问人间社会经得起几回这样的七折八扣呢！凭这么想，我希望儿女必须胜似我。

爬上西湖葛岭那样的山便会气喘，提十斤左右重的东西行一二里路便会臂酸好几天，我这种身体完全不行的。我希望他们有强壮的身体。

人家问一句话一时会答不出来，事故当前会十分茫然，不知怎样处置或判断，我这种心灵完全不行的。我希望他们有明澈的心灵。

讲到职业，现在做的是笔墨的事情，要说那干系之大，自然可以戴上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于是仿佛觉得并非无聊。但是能够像工人农人一样，拿出一件供人家切实应用的东西来么？没有！自家却使用了人家所生产的切实应用的东西，岂不也成了可羞的剥削阶级？文化或教育的高帽子只供掩饰丑脸，聊自解嘲而已，别无意义。这样想时，更菲薄自己达于极点。我希望他们不同我一样：至少要能够站在人前宣告道，“用了我们的劳力，产生了切实应用的东西，这里就是！”其时手里拿的是布匹米麦之类；即使他们中间有一个成为玄学家，也希望他同时铸成一些齿轮或螺丝钉。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作

【中国】林语堂（1895—1976）

林语堂，原名林和乐、林玉堂。中国现代作家。福建龙溪人。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德国。1920年获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23年获德国莱比锡大学语言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清华大学执教。1925年起曾任北京大学莫文系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莫文系主任。1936年去美国执教。1954年任新加坡南洋大学校长。1966年回台湾定居。主要作品有《京华烟云》、《剪拂集》、《暴风雨中的树叶》、《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等。

童年

父亲是无可救药的乐天派，感觉灵敏，想象力很强，而且十分幽默。在长老会牧师群中，父亲以超进步而知名，当年厦门没有几个小伙子听说过圣约翰大学，他却送孩子到上海接受英文教育。他身材短小精壮，前额突出，配上匀称的下巴和弯曲的胡子。就我记忆所及，我十岁的时候，他已经五十多岁了。最特别的是他在同辈牧师面前的悠然笑貌。他对子女很和气，但是尽量维持老父母的威严，却也不时说个笑话给我们听，或者把一碟菜推到母亲面前，间或夹菜给她。厦门是1849年最先开放传教的五个港口之一。他曾说起厦门先锋牧师塔玛奇博士（Dr. Tamage）的笑话。当时教堂分为男女两席。一个闷热的下午，他正在讲道，看见男信徒都睡着了，女信徒则七嘴八舌在聊天，没有人听讲。塔玛奇博士欠身说，“如果姐妹们别再大声讲话，这一边的男信徒就可以舒舒服服睡一个午觉了。”

父亲深得漳州基督教友的敬爱。他说话直截了当，一般人都听懂。

就我所知，父亲是自力更生的人。他曾在街上卖糖果，也曾卖米给囚犯，利润很高。他还将五里沙的竹子卖到漳州，两地距离十英里或十五英里左右。他肩膀上有一道扛竹竿造成的凹痕，一直没有消失。有一次，人家要他做个人情，从五里沙挑一担东西给一位基督教牧师。这位教友对小孩子毫不留情，挑子压得好重，锅啊盆啊都放在里边，还说，“乖，你挑得动。这才乖。”直到今天，他还记得大热天下午挑的那一副担子。所以他一直为劳工讲话。

我记得他曾和当地的税务官吵了一架，那个人领有执照，可以在五天一次的乡村市集中任意收税。有一个人去卖火柴。那个山地人得将货品挑到市集，得花三天砍柴，劈柴，熏成木炭。一捆卖两百文钱，居然要抽一百二十文的税金。父亲刚好走过。看穷人受欺侮，他打抱不平，和税务官吵了一架。群众都来围观。最后那个税务官看父亲年高望重，答应减收——我不知道减了多少。父亲回来谈起这件事，还深恨那名税务官欺侮人。

家母晚婚。她是一个生性纯朴的人。她能首“白话字”（意指厦门方言）的《圣经》。大热天她常常请农夫进来喝杯茶，歇歇腿。她虽然是牧师的太太，倒从来不摆架子，也摆不出来。她身为人家的儿媳妇，又有八个孩子，我记得她常常精疲力竭，到晚上几乎连门槛都跨不过来。但是她疼爱我们，献上无涯的母爱，我们也敬爱她。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姐姐们接掌粗重的工作，她总算轻松一点。二姐和我老爱玩“哄母亲”的游戏，告诉她各种夸张的故事。她发现我们哄她，恍然大悟说：“天下没有这种事情，你们是说来逗我的。”她的牙齿不好，当众笑的时候，习惯遮住嘴巴。

我们有六兄弟和两姐妹，我是倒数第二个。我们男孩子在家要扫地，打井水，浇灌菜园。将水桶放在井中，慢慢倾斜，这个技巧很快就能学会。井

边有围栏，虽然水桶打满了很重，我却乐此不疲，等厨房的水缸装满十二桶水，我再交给二姐负责。谁也没听说过肥皂这个东西，我十岁左右，母亲用一种豆饼来洗衣服，豆饼会洗出粘粘的汁液。后来我们改用从商务印书馆拿来的肥皂，母亲总是放在太阳下晒硬晒干，好用久一点。

暑假男孩子回来了，家里摇铃上课。父亲是我们的家庭教师。他教我们古诗、古文和一般对句的课程。他讲解古文轻松流利，我们都很羡慕他。我记得十一点左右，二姐看看墙上的日影，总是心不甘情不愿地说：“我该去洗衣服了。”

下午她又看看墙上的日影，仿佛自说自话：“我该去收衣服了。”晚上我们轮流读《圣经》，转过头来，跪在凳子上祈祷。有时候弟弟睡着了，大姐就骂他“撒旦”或“撒旦的儿子”。我们兄弟姐妹不许吵架，也从来没吵过。大家该“兄友弟恭”。日后在圣约翰大学，我不得不劝弟弟别见人就微笑。他还具有理想主义的气质，看他的来信就知道。他仍然相信，除非人人追随耶稣所指示的道路，世界和平根本无法解决。也许他说得对。他是桂格教派的和平主义者。

【中国】钱穆（1895～）

钱穆，字宾四。台湾著名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中学肄业后以自学成名家，从乡村小学教师到中学教员，继而成为大学教授。曾先后在燕京、北大、清华、北师大、西南联大任教。1949年后，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1967年定居台湾。著述甚多，主要有《国史大纲》、《朱子新学案》、《先秦诸子系年》、《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等。

先父对余之幼年教海

先父爱子女甚挚。尝语人：“我得一子，如人增田二百亩。”余之生，哭三日夜不休。先父抱之绕室，噢咻连声。语先母曰：“此儿当是命贵，误生吾家耳。”自余有知，先父自鸿声里夜归，必携食物一品，如蛋糕酥糖之类，置床前案上，覆以帽或碗。余晨起揭试，必得食。及余七岁入塾，晨起遂不见食品。先母告余曰：“汝已入塾，为小学生，当渐知学大人样，与兄姊为伍，晨起点心，可勿望矣。”余下一弟，先父最所钟爱，不幸早夭。先父抱之呼曰：“必重来我家。”次弟生，眉上有一大黑痣。先父喜曰：“我儿果重来矣。”

先父为先兄与放大风筝某伯父家一堂兄，聘一塾师，华姓，自七房桥东五里许荡口镇来，寓某伯父家。携一子，三人同塾。翌年秋，先父挈余往，先瞻拜至圣先师像，遂四人同塾。师患心痛疾，午睡起，必捧胸蹙额，绕室急步。余童无知。一日，二兄逗余，笑声纵。翌日上学，日读生字二十，忽增为三十。余幸能强记不忘，又增为四十。如是递增，日读生字至七八十，皆强勉记之。因离室小便，归座，塾师唤至其座前，曰：“汝何离座？”重击手心十掌。自是不敢离室小便，溺裤中尽湿。归为先母知，问余，不敢答。问先兄，以实告。先母默然。一日傍晚，先父来塾，立余后，适余诵《大学章句序》至“及孟子没”，时师尚未为余开讲。先父指没字问余，曰：“知此字义否？”余答，“如人落水，没头颠倒。”先父问：“汝何知此没字乃落水？”余答：“因字旁称三点水猜测之。”先父抚余头，语塾师曰：“此儿或可前生曾读书来。”塾师因赞余聪慧。先父归，以告先母，先母遂告先父余溺裤中事。年终，先父因谢师歇塾。为余兄弟学业，移家至荡口，访得一名师，亦华姓，住大场上克复堂东偏，余家因赁居克复堂西偏，俾便往返。时余年八岁，师为余讲《史概节要》及《地球韵言》两书。余对《地球韵言》所讲如瑞典挪威日夜长短等事更感兴趣。讲两书毕，不幸师忽病，不能坐塾，诸生集庭中凿池养鱼，学业全废。余家遂又迁居。在大场上之北另一街，一大楼，已旧，北向，余一家居之。余兄弟遂不上塾。余竟日阅读小说，常藏身院中一大石堆后，背墙而坐。天色暗，又每爬墙上屋顶读之。余目近视，自此始。

先父母对子女，从无疾言厉色。子女偶有过失，转益温婉，冀自悔悟。先伯父家从兄来住吾家，一日傍晚，邀余同往七房桥。谓：“汝当告婶母。”余往告先母。先母以余戏言，未理会。待晚饭，两人不至，乃知果往。先父偕侍从杨四宝，掌灯夜至七房桥。余已睡，披衣急起，随先父归。途中，先父绝不提此事。至镇上，先父挈余进一家汤团铺吃汤团，始回家，先母先姊先兄，一灯相候。先母先姊谓余：“汝反吃得一碗汤团。”促速先睡。

先父每晚必到街口一鸦片馆。镇中有事，多在鸦片馆解决。一夕，扬四

宝挈余同去，先父亦不禁。馆中鸦片铺三面环设，约可十许铺。一客忽言：“闻汝能背诵《三国演义》，信否？”余点首。又一客言：“今夕可一试否？”余又点首。又一客言：“当由我命题。”因令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是夕，余以背诵兼表演，为诸葛亮，立一处：为张昭诸人，另立他处。背诵既毕，诸客竟向先父赞余，先父唯唯不答一辞。翌日之夕，杨四宝又挈余去，先父亦不禁。路过一桥先父问：“识桥字否？”余点头曰：“识。”问：“桥字何旁？”答曰：“木字旁。”问：“以木字易马字为旁，识否？”余答曰：“以，乃骄字。”先父又问：“骄字何义，知否？”余又点首曰：“知。”先父因挽余臂，轻声问曰：“汝昨夜有近此骄字否？”余闻言如闻震雷，俯首默不语。至馆中，诸客见余，言今夜当易新题，一客言：“今夕由我命题，试背诵诸葛亮骂死王朗。”诸客见余态伍泥不安，大异前夕，遂不相强。此后杨四宝遂亦不再邀余去鸦片馆，盖先父已预戒之矣。时余年方九岁。

先父每晚去鸦片馆，先母先姊皆先睡，由先兄候门。余见先兄一人独守，恒相伴不睡。先父必嘱先兄今夜读何书，归当考问。听楼下叩门声，先兄即促余速上床，一人下楼开门。某时期，先父令先兄读《国朝先止事略》诸书，讲湘军平洪杨事。某夜，值曾国荃军队攻破金陵，李成典、萧罕泗等先人城有功。先父因言：“此处语中有隐讳。”既为先兄讲述，因曰：“读书当知言外意。写一字，或有三字未写。写一句，或有三句未写。遇此等处，当运用自己聪明，始解读书。”余枕上窃听，喜而不寐。此后乃以枕上窃听为常。先兄常逾十一时始得上床。先父犹披灯夜读，必过十二时始睡。

先父或自知体弱多病，教督先兄极严。先兄犹及赴晚清最末一期科举，然不第。时镇上新有果育小学校，为清末乡间新教育开始。先父命先兄及余往读。先兄人高等一年级，余人初等一年级。先父对余课程，似较放任，不加督促。某夕，有两客来闲谈，余卧隔室，闻先父告两客：“此儿亦能粗通文字。”举余在学校中作文，及在家私效先兄作散篇论文，专据《三国演义》写《关羽论》《张飞论》等数十篇，私藏不予先兄知之，乃先父此夜亦提及，余惊愧不已。此后遇先父教导先兄时，亦许余旁听。谓若有知，不妨臆言。

先父体益衰，不再夜出赴鸦片馆，独一人在家据榻吸食。先母先姊灯下纺纱缝衣，先兄伴读一旁。先父每召余至鸦片榻前闲话，历一时两时不休。先母先姊先兄私笑余：“汝在兄弟中貌最丑，陪侍父亲，却能多活。聒聒竟何语？”余恧然不能对。及后思之，亦不记当时先父对余何言。要之，先父似从不作正面教诲语，多作侧面启发语。例意愚昧，竟不能仰副先父当时之苦心灌输培植于万一！滋足愧也。

【中国】丰子恺（1898—1975）

丰子恺，中国现代画家、作家。浙江桐乡人。早年从师李叔同学习绘画、音乐。1921年去日本。回国后曾任开明书店编辑和上海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美术教授。五四运动后从事漫画创作，主要作品有《锣鼓响》、《饮水思源》等。

儿女

回想四个月以前，我犹似押送囚犯，突然地把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从上海的租界中拖出，载上火车，送回乡间，关进低小的平屋中。自己仍回到上海的租界中，独居了四个月。这举动究竟出于什么旨意，本于什么计划，现在回想起来，连自己也不相信。其实旨意与计划，都是虚空的，自骗自扰的，实际于人生有什么利益呢？只赢得世故尘劳，做弄几番欢愁的感情，增加心头的创痕罢了！

当时我独自回到上海，走进空寂的租界，心中不绝地浮起这两句《楞严》经文：“十方虚空在汝心中，犹如白云点太清里；况诸世界在虚空耶！”

晚上整理房室，把剩在灶间里的篮钵、器皿、余薪、余米，以及其他三年来寓居中所用的家常零星物件，尽行送给来帮我做短工的、邻近的小店坐的儿子。只有四双破旧的小孩子的鞋子（不知为什么缘故），我不送掉，拿来整齐地摆在自己的床下，而且后来看到的时候常常感到一种无名的愉快。直到好几天之后，邻居的友人过来闲谈，说起这床下的小鞋子阴气迫人，我方始悟到自己的痴态，就把它们拿掉了。

朋友们说我关心儿女。我对于儿女的确关心，在独居中更常有悬念的时候。但我自以为这关心与悬念中，除了本能以外，似乎尚含有一种更强的加味。所以我往往不顾自己的画技与文笔的拙陋，动辄描摹。因为我的儿女都是孩子们，最年长的不过九岁，所以我对于儿女的关心与悬念中，有一部分是对于孩子们——普天下的孩子们——的关心与悬念。他们成人以后我对他们怎样？现在自己也不能晓得，但可推知其一定与现在不同，因为不复含有那种加味了。

回想过去四个月的悠闲宁静的独居生活，在我也颇觉得可恋，又可感谢。然而一旦回到故乡的平屋里，被围在一群儿女的中间的时候：我又不禁自伤了。因为我那种生活：或枯坐，默想，或钻研，搜求；或敷衍，应酬，比起他们的天真、健全、活跃的生活来。明明是变态的，病的，残废的。

有一个炎夏的下午，我回到家中了。第二天的傍晚，我领了四个孩子——九岁的阿宝、七岁的软软、五岁的瞻瞻、三岁的阿韦——到小院中的槐荫下，坐在地上吃西瓜。夕暮的紫色中，炎阳的红味渐渐消减，凉夜的青味渐渐加浓起来。微风吹动孩子们的细丝一般的头发，身体上汗气已经全消，百感畅快的时候，孩子们似乎已经充溢着生的欢喜，非发泄不可了。最初是三岁的孩子的音乐的表现，他满足之余，笑嘻嘻摇摆着身子，口中一面嚼西瓜，一面发出一种像花猫偷食时候的“ngam、ngam”的声音来。这音乐的表现立刻唤起了五岁的瞻瞻的共鸣，他接着发表他的诗：“瞻瞻吃西瓜，宝姐姐吃西瓜，软软吃西瓜，阿韦吃西瓜。”这诗的表现又立刻引起了七岁与九岁的孩子的散文的、数学的兴味：他们立刻把瞻瞻的诗句的意义归纳起来，报告其结果：“四个人吃四块西瓜。”

于是我就做了评判者，在自己心中批判他们的作品。我觉得三岁的阿韦的音乐的表现最为深刻而完全，最能全般表出他的欢喜的感情。五岁的瞻瞻把这欢喜的感情翻译为（他的）诗，已打了一个折扣；然尚带着节奏与旋律的分子，犹有活跃的生命流露着。至于软软与阿宝的散文的、数学的、概念的表现，比较起来更肤浅一层。然而看他们的态度，全部精神投入在吃西瓜的一事中，其明慧的心眼，比大人们所见的完全得多。天地间最健全的心眼，只是孩子们的所有物，世间事物的真相，只有孩子们能最明确、最完全地见到。我比起他们来，真的心眼已经被世智尘劳所蒙蔽，所斲丧，是一个可怜的残废者了。我实在不敢受他们“父亲”的称呼，倘然“父亲”是尊崇的。

我在平屋的南窗下暂设一张小桌子，上面按照一定的秩序而布置着稿纸、信筐、笔砚、墨水瓶、浆糊瓶、时表和茶盘等，不喜欢别人来任意移动，这是我独居时的惯癖。我——我们大人——平常的举止，总是谨慎，细心，端详，斯文。例如磨墨，放笔，倒茶等，都小心从事，故桌上的布置每日依然，不致破坏或扰乱。因为我的手足的筋觉已经由于屡受物理的教训而深深地养成一种谨慎的惯性了。然而孩子们一爬到我的案上，就捣乱我的秩序，破坏我的桌上的构图，毁损我的器物。他们拿起自来水笔来一挥，洒了一桌子又一衣襟的墨水点；又把笔尖蘸在浆糊瓶里。他们用劲拨开毛笔的铜笔套，手背撞翻茶壶，壶盖打碎在地板上……这在当时实在使我不耐烦，我不免哼喝他们，夺脱他们手里的东西，甚至批他们的小颊。然而我立刻后悔：哼喝之后立刻继之以笑，夺了之后立刻加倍奉还，批颊的手在中途软却，终于变批为抚。因为我立刻自悟其非：我要求孩子们的举止同我自己一样，何其乖谬！我——我们大人——的举止谨慎，是为了身体手足的筋觉已经受了种种现实的压迫而痉挛了的缘故。孩子们尚保有天赋的健全的身手与真朴活跃的元气，岂像我们的穷屈？揖让、进退、规行、矩步等大人的礼貌，犹如刑具，都是戕贼这天赋的健全的身手的。于是活跃的人逐渐变成了手足麻痹、半身不遂的残废者。残废者要求健全者的举止同他自己一样，何其乖谬！

儿女对我的关系如何？我不曾预备到这世间来做父亲，故心中常是疑惑不明，又觉得非常奇怪。我与他们（现在）完全是异世界的人，他们比我聪明、健全得多：然而他们又是我所生的儿女。这是何等奇妙的关系！世人以膝下有儿女为幸福，希望以儿女永续其自我，我实在不解他们的心理。我以为世间人与人的关系，最自然最合理的莫如朋友。君臣、父子、昆弟、夫妇之情，在十分自然合理的时候都不外乎是一种广义的友谊。所以朋友之情，实在是一切人情的基础。“朋，同类也。”并育于大地上的人，都是同类的朋友，共为大自然的儿女。世间的人，忘却了他们的大父母，而只知有小父母，以为父母能生儿女，儿女为父母所生，故儿女可以永续父母的自我，而使之永存。于是无子者叹天道之元知，子不肖者自伤其天命，而狂进杯中之物，其实天道有何厚薄于其齐生并育的儿女！我真不解他们的心理。

近来我的心为四事所占据了：天上的神明与星辰，人间的艺术与儿童，这小燕子似的一群儿女，是在人世间与我因缘最深的儿童，他们在我心中占有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

1928年夏作于石门湾平屋

【中国】刘少奇（1898—1969）

刘少奇，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湖南宁乡人。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是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955年，刘少奇的二儿子刘允若在苏联学飞机无线电仪表专业。但他原本兴趣在文学，不安心所学专业，加上与同学关系不融洽，便闹着要留级和转学。刘少奇知道后，接连写了几封长信批评儿子。刘允若接信后，认识到错误，仍攻读原专业，并以优异的成绩学成回国。本文就是这凡封长信的几个片断。

给儿子的信

关于你学什么的问题，在你出国以前，我曾经同你讨论过。我说，不管你将来于什么，我劝你学一门专业，因为学一门专业知识，对于你将来不论于什么工作都有好处，如果别的工作不能干，可以于自己的专业。而如果没有一门专业知识，则可能不论什么工作都难于干好。你现在学完（只要五年）你的专业，不独不会妨害你将来干别的工作，相反，只会有帮助。例如，孙中山原来是学医的，并不妨害他后来成为伟大的政治家；鲁迅原来也是学医的，并不妨害他后来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毛主席原来是学教育的，并不妨害他成为我们党的领袖；其他这样的例子还很多。如果你是有创造才能的，你现在学完你的专业，难道会妨害你将来去干别的什么吗？不会的，只会有帮助，不会有妨害。正如孙中山、鲁迅学医，毛主席学教育，不会妨害，只会帮助他们后来成为政治家、文学家和党的领袖一样。作为一个政治家或文学家，不只是需要一门专业知识，而且要有各方面的知识，要有创造性的天才。

你说你将来去当教员，那末，学好你的专业，不会妨害你去当教员，只会使你当一个更好的教员。

关于调换学校的问题，如果你有足够的理由，是可以向组织上提出请求调换的。但根据你的来信，你要调换学校的理由是错误的。你说：‘既不是因为功课重，又不是不喜欢学航空，而是和这一帮人处不下去。’这不能成为要求调换学校的理由。你同这个学校的同学搞不好，到另一个学校难道就能吗？再搞不好又怎么办？还能再调换！转学是要得到大家的谅解和同情的，但你的理由是不会得到任何人的谅解和同情的。而且我认为你现在的的问题也不是转学可以解决的，所以你最好不要请求转学。转学对组织对你自己都很麻烦，都要引起损失的。

在你的来信中还表现了一种悲观的情绪，表现了一种错误的悲观的人生观。这是很不好的。青年人不应该有这种情绪。生一点病，是会好的，不应该影响情绪。你所表现的这种情绪，必须力求转变，必须对一切抱乐观的态度，否则，对你是危险的。

你在国内的时候，不多谈话，暴露你的思想问题也不多，因此，我也无法在思想上帮助你。你到苏联以后，却写了不少的信给我。因而也就暴露了你不少的思想问题，这就很好，就使我有可能是针对你的这些思想问题来帮助你一下：所以我写了好几封长信给你，并把这些信转给了大使馆党的组织，使党的组织也有可能来帮助你。对你的这种帮助表现为对你的错误思想的批评，而你是不大欢迎这种批评的，以为这种批评是说你的短，或者是在”

骂“你。这是不对的。不能把诚恳的恰如其分地指出你某种错误的批评同“骂人”混淆。骂人是对人的恶意的攻击，也不怎样讲究实事求是，这种毛病，我倒常见你犯过。同志式的善意的批评，则是对人的一种最好的帮助，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就是讲的这种批评，这是必须欢迎。而下应当拒绝的。接受这种批评，改正错误，也并不丧失什么“面子”，相反，凡是自爱的有自尊心的人，都应当欢迎这样的批评。不要把正当的自尊心同保存一种虚假面子混淆起来，以为接受同志们的批评，改正错误，就丧失了自尊心。

你说你已经习惯于领受这种批评，这很好。每个人人都应该习惯于虚心领受同志们的批评，这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闻过则喜”的态度，是很好的。但不要厚着脸皮，表示一种沉默的拒绝态度或者丧失自己正当的自尊心。

在你去苏联，我们告别时，我仍旧提出这点要你牢记：不要骄傲，不要看不起人，要尊重大家的意见，要肯于为大家的事情吃一点亏，而且我还引用了鲁迅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不知这些话，你是否记得。你一贯的错误，就是你在劳动人民面前，在同志们面前，不肯“俯首甘为孺子牛”。现在根据你的来信看，你这个毛病不仅未改，而且有了发展。现在你应该向你的组织声明承认错误，请求同志们批评，虚心地接受大家的意见，使相互之间的关系正常起来。就是说，在你的同志面前你要“俯首甘为孺子牛”。当你同你的同学们、你的组织方面搞不好，而且真理又不完全在你这方面时，我是不会支持你的，我只能相信和支持你的组织方面。你必须改正你的错误，否则，坚持下去，还会要犯更大的错误。

你总以为你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人家都对不起你，你却没有对不起别人，你没有替别人着想，却要别人替你着想，你不肯为别人而有所牺牲，却要别人为你有所牺牲，你不去理别人，却要别人来理你，这是一种什么态度呢？在同志之间，这是不团结合作的态度，而是同组织、同集体对立的态度，就是把自己个人放在同集体对立的地位，就是一种个人主义。而个人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思想，只有集体主义才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你必须抛弃个人主义，接受集体主义。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问题上都要首先考虑集体的利益，把集体的利益摆在前面，把个人愿望、个人利益摆在服从的地位；当个人愿望和个人利益同集体利益发生矛盾时，应该肯于为了集体的利益而牺牲个人的利益。你应该下决心成为这样一种人，决心改造自己，加强这方面的锻炼，经常注意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一有错误立即改正，否则，你将不会成为一个真正对人民有用的人。

【中国】朱自清（1898—1948）

来自清，原名自华，字佩弦。中国现代散文家、诗人。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扬州。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31年留学英国。翌年回国后，执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主要作品有诗文集《踪迹》，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你我》等，文艺论著《诗言志辨》、《论雅俗共赏》等。

儿女

我现在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想起圣陶喜欢用的“蜗牛背了壳”的比喻，便觉得不自在。新近一位亲戚嘲笑我说，“要剥层皮呢！”更有些惊了。十年前刚结婚的时候，在胡适之先生的《藏晖室札记》里，见过一条，说世界上有许多伟大的人物是不结婚的；文中并引培根的话，“有妻子者，其命定矣。”当时确吃了一惊，仿佛梦醒一般；但是家里已是不由分说结娶了媳妇，又有甚么可说？现在是一个媳妇，跟着来了五个孩子；两个肩头上，加上这么重一副担子，真不知怎样走才好。“命定”是不用说了；从孩子们那一面说，他们该怎样长大，也正是可以忧虑的事。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这只是理论，实际上我是仍旧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近来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渐渐觉得自己的残酷；想着孩子们受过的体罚和叱责，始终不能辩解——像抚摩着旧创痕那样，我的心酸溜溜的。有一回，读了有岛武郎《与幼小者》的译文，对他那种伟大的，沉挚的态度，我竟流下泪来了。去年父亲来信，问起阿九，那时阿九还在白马湖呢；信上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才好，”我为这句话哭了一场；我为什么不像父亲的仁慈？我不该忘记，父亲怎样待我们来着！人性许真是二元的，我是这样的矛盾；我的心像钟摆似的来去。

你读过鲁迅先生的《幸福的家庭》么？我的便是那一类的“幸福的家庭”！每天午饭和晚饭，就如两次潮水一般。先是孩子们你来他去地在厨房与饭间里查看，一面催我或妻发“开饭”的命令。急促繁碎的脚步，夹着笑和嚷，一阵阵袭来，直到命令发出为止。他们一递一个地跑着喊着，将命令传给厨房里佣人；便立刻抢着回来搬凳子。于是这个说，“我坐这儿！”那个说，“大哥不让我！”大哥却说，“小妹打我！”我给他们调解，说好话。但是他们有时候很固执，我有时候也不耐烦，这便用着叱责了；叱责还不行，不由自主地，我的沉重的手掌便到他们身上了。于是哭的哭，坐的坐。局面才算定了。接着可又你要大碗，他要小碗，你说红筷子好，他说黑筷子好；这个要干饭，那个要稀饭，要茶要汤，要鱼要肉，要豆腐，要萝卜；你说他菜多，他说你菜好。妻是照例安慰着他们、但这显然是太迂缓了。我是个暴躁的人。怎么等得及？不用说，用老法子将他们立刻征服了；虽然有哭的，不久也就抹着泪捧起碗了。吃完了，纷纷爬下凳子，桌上是饭粒呀，汤汁呀，骨头呀，渣滓呀，加上纵横的筷子，欹斜的匙子，就如一块花花绿绿的地图模型。吃饭而外，他们的大事便是游戏。游戏则，大的有大主意，小的有小主意，各自坚持不下，于是争执起来；或者大的欺负了小的，或者小的竟欺负了大的，被欺负的哭着嚷着，到我或妻的面前诉苦，我大抵仍旧要用老法子来判断的，但不理的时候也有。最为难的，是争夺玩具的时候：这一个的

与那一个的是同样的东西，却偏要那一个的；而那一个便偏不答应。在这种情形之下，不论如何，终于是非哭了不可的。这些事件自然不至于大天全有，但大致总有好些起。我若坐在家里看书或写什么东西，管保一点钟里要分几回心，或站起来一两次的。若是雨天或礼拜日，孩子在家的多，那么，摊开书竟看不下一行，提起笔也写不出一个字的事，也有过的。我常和妻说，“我们家真是成日的千军万马呀！”有时是不但“成日”，连夜里也有兵马在进行着，在有吃乳或生病的孩子的时候！

我结婚那一年，才十九岁。二十一岁，有了阿九：二十三岁，又有了阿菜。那时我正像一匹野马，那能容忍这些累赘的鞍鞴，辔头，和疆绳？摆脱也知是不行的，但不自觉地时时在摆脱着。现在回想起来，那些日子，真苦了这两个孩子；真是难以宽有的种种暴行呢！阿九才两岁半的样子，我们住在杭州的学校里。不知怎地，这孩子特别爱哭，又特别怕生人。一天不见了母亲，或来了客，就哇哇地哭起来了。学校里住着许多人，我不能让他扰着他们，而客人也总是常有的；我懊恼极了，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我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我近年常想着那时的光景，也觉暗然。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周岁，还不太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时真寒心呢！但我的苦痛也是真的。我曾给圣陶写信，说孩子们的磨折，实在无法奈何；有时竟觉着还是自杀的好。这虽是气愤的活，但这样的心情，确也有过的。后来孩子是多起来了，磨折也磨折得久了，少年的锋棱渐渐地钝起来了；加以增长的年岁增长了理性的裁制力，我能够忍耐了——觉得从前真是一个“不成材的父亲”，如我给另一个朋友信里所说。但我的孩子们在幼小时，确比别人的特别不安静，我至今还觉如此。我想这大约还是由于我们抚育不得法：从前只一味地责备孩子，让他们代我们负起责任，却未免是可耻的残酷了！

正面意义的“幸福”；其实也未尝没有。正如谁所说，小的总是可爱，孩子们的小模样，小心眼儿，确有些教人舍不得的。阿毛现在五个月了，你用手指去拨弄她的下巴，或向她做趣脸，她便会张开没牙的嘴格格地笑，笑得像一朵正开的花。她不愿在屋里待着；待久了，便大声儿嚷。妻常说，“姑娘又要出去溜达了。”她说她像鸟儿般，每天总得到外面溜一些时候。润儿上个月刚过了三岁，笨得很，话还没有学好呢。他只能说三四个字的短语或句子，文法错误，发音模糊，又得费气力说出；我们老是要笑他的。他说“好”字，总变成“小”字；问他“好不好”？他便说“小”，或“不小”。我们常常逗着他说这个字玩儿；他似乎有些觉得，近来偶然也能说出正确的“好”字了——特别在我们故意说成“小”字的时候。他有一只搪瓷碗，是一毛来钱买的；买来时，老妈子教给他，“这是一毛钱。”他便记住“一毛”两个字，管那只碗叫“一毛”，有时竟省称为“毛”。这在新来的老妈子，是必需翻译了才懂的。他不好意思，或见着生客时，使咧着嘴痴笑；我们常用了土话，叫他做“呆瓜”。他是个小胖子，短短的腿，走起路来，蹒跚可笑；若快走或跑，便更“好看”了。他有时学我，将两手叠在背后，一摇一摆的；那是他自己和我们都要乐的。他的大姊便是阿菜，已是七岁多了，在小学校里念着书。在饭桌上，一定得罗罗唆唆地报告些同学或他们父母的事情；气喘喘他说着，不管你爱听不爱听。说完了总问我：“爸爸认识么？”“爸爸

知道么？”妻常禁止她吃饭时说话，所以她总是问我。她的问题真多：看电影便问电影里的是不是人？是不是真人？怎么不说话？看照相也是一样。不知谁告诉她，兵是要打人的。她回来便问，兵是人么？为什么打人？近来大约听了先生的话，回来又问张作霖的兵是帮谁的？蒋介石的兵是不是帮我们的？诸如此类的问题，每天短不了，常常闹得我不知怎样答才行。她和润儿在一处玩儿，一大一小，不很合式，老是吵着哭着。但台式的时候也有，譬如这个往床底下躲，那个便钻进去追着；这个钻出来，那个也跟着——从这个床到那个床，只听见笑着，嚷着，喘着，真如妻所说，像小狗似的。现在在京的，便只有这三个孩子；阿九和转儿是去年北来时，让母亲暂时带回扬州去了。

阿九是喜欢书的孩子。他爱看《水浒》、《西游记》、《三侠五义》、《小朋友》等；没有事便捧着书坐着或躺着看。只不欢喜《红楼梦》。说是没有味儿。是的，《红楼梦》的味儿，一个十岁的孩子，那里能领略呢？去年我们事实上只能带两个孩子来；因为他大些，而转儿是一直跟着祖母的，便在上海将他俩丢下。我清清楚楚记得那分别的一个早上。我领着阿九从二洋泾桥的旅馆出来，送他到母亲和转儿住着的亲戚家去。妻嘱咐说，“买点吃的给他们吧。”我们走过四观路，到一家茶食铺里。阿九说要熏鱼，我给买了；又买了饼干，是给转儿的。便乘电车到海宁路。下车时，看着他的害怕与累赘，很觉侧然，到亲戚家，因为就要回旅馆收拾上船，只说了一两句话便出来：转儿望望我，没说什么，阿九是和祖母说什么去了。我回头看了他们一眼，硬着头皮走了。后来妻告诉我，阿九背地里向她说，“我知道爸爸欢喜小妹，不带我上北京去。”其实这是冤枉的。他又曾和我们说，“暑假时一定来接我啊！”我们当时答应着；但现在已是第二个暑假了，他们还在迢迢的扬州待着。他们是恨着我们呢？还是惦着我们呢？妻是一年来老放不下这两个，常常独自暗中流泪；但我有什么法子呢！想到“只为家贫成聚散”一句无名的诗，不禁有些凄然。转儿与我较生疏些。但去年离开白马湖时，她也曾用了生硬的扬州话（那时她还没有到过扬州呢），和那特别尖的小嗓子向着我：“我要到北京去。”她晓得什么北京，只跟着大孩子们说罢了；但当时听着，现在想着的我，却真是抱歉呢。这兄妹俩离开我，原是常事，离开母亲，虽也有过一回，这回可是太长了；小小的心儿知道是怎样忍耐那寂寞来着！

我的朋友大概都是爱孩子的。少谷有一回写信责备我，说儿女的吵闹，也是很有趣的，何至可厌到如我所说；他说他真不解。子恺为他家华瞻写的文章，真是“蔼然仁者之言”。圣陶也常常为孩子操心：小学毕业了，到什么中学好呢？——这样的话，他和我说过两三回了。我对他们只有惭愧！可是近来我也渐渐觉着自己的责任。我想，我一该将孩子们团聚起来，其次便该给他们些力量。我亲眼见过一个爱儿女的人，因为不曾好好地教育他们，便将他们荒废了。他并不是溺爱，只是没有耐心去料理他们，他们便不能成材了。我想我若照现在这样下去，孩子们也便危险了。我得计划着，让他们渐渐知道怎样去做人才行。但是要不要他们像我自己呢？这一层，我在白马湖教初中学生时，也曾从师生的立场上问过丐尊，他毫不踌躇他说，“自然罗。”近来与平伯谈起教子，他却答得妙，“总不希望比自己坏罗。”是的，只要不“比自己坏”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职业，人生观等，还是由他们自己去定的好；自己顶可贵，只要指导，帮助他们去发展自己，

便是极贤明的办法。

予同说，“我们得让子女在大学毕了业，才算尽了责任。”sK说，“不然，要看我们的经济，他们的材质与志愿，若是中学毕了业，不能或不愿升学，便去做别的事，譬如做工人吧，那也并非不行的。”自然，人的好坏与成败，也不尽靠学校教育；说是非大学毕业不可，也许只是我们的偏见。在这件事上，我现在毫不能有一定的主意；特别是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知道将来怎样？好在孩子们还小，将来的事且等将来吧。目前所能做的，只是培养他们基本的力量——胸襟与眼光；孩子们还是孩子们。自然说不上高的远的，慢慢从近处小处下手便了。这自然也只能先按照我自己的样子；“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光辉也罢，倒霉也罢，平凡也罢，让他们各尽各的力去。我只希望如我所想的，从此好好地做一回父亲，便自称心满意。——想到那“狂人”“救救孩子”的呼声，我怎敢不悚然自勉呢？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四日晚写毕，北京清华园

【中国】老舍（1899—1966）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中国现代小说家、戏剧家。北京人。早年曾赴英任教，同时开始文学创作活动。回国后在齐鲁大学、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赴美国讲学，1949年底回国。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北京市文联主席等。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骆驼祥子》、《四世同堂》，话剧《龙须沟》、《茶馆》等。

在抗战期间，老舍离开家人到武汉、重庆，主持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工作。这是他在重庆时写给北京的妻子胡琴青的信。

给妻子的信

接到信，甚慰！济与乙都去上学，好极！唯儿女聪明不齐：不可勉强，致有损身心。我想，他们能粗识几个字，会点加减法，知道一点历史，便足够了。只要身体强壮，将来能学一份手艺，即可谋生，不必非入大学不可。假若看到我的女儿会跳舞演讲，有作明星的希望，我的男孩能体健如牛，吃得苦，受得累，我必非常欢喜！我愿自己的儿女能以血汗挣饭吃，一个诚实的车夫或工人一定强于一个贪官污吏，你说是不是？教他们多游戏，不要紧逼他们读书习字；书呆子无机会腾达，有机会作官，则必贪污误国，甚为可怕！

至于小雨，更宜多玩耍，不可教她识字；她才刚四岁呀！每见摩登夫妇，教三四岁小孩识字号，客来则表演一番，是以儿童为玩物，而忘了儿童的身心教育甚慢，不可助长也。我近来身体稍强，食眠都好，唯仍未敢放胆写作，怕再患头晕也。给我看病的是一位熟大夫，医道高，负责任，他不收我的诊费，而且照原价卖给我药品，真可感激！前几天，他给我检查身体，说：已无大病，只是亏弱，需再打一补血针。现已开始。病中，才知道身体的重要。没有它，即使是圣人也一筹莫展！

春来了，我的阴暗的卧室已有阳光，桌上边有一枝桃花插在曲酒瓶中。

祝你健康！代我吻吻儿女们！

舍上三，十。

【中国】梁实秋（1902—1987）

梁实秋，号均默，原名梁治华。中国现代作家、学者。生于北京，原籍浙江杭县。1915年入清华学校，后赴美留学。1926年回国，执教东南大学、暨南大学，创办《新月》杂志，是“新月派”代表人物。1949年去台湾，从事英国文学教学与研究。著有《文学之批评论》、《雅舍小品》等，译有《莎士比亚全集》四十卷，并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

孩子

兰姆是终身未娶的，他没有孩子，所以他有一篇《未婚者的怨言》收在他的《伊利亚随笔》里。他说孩子没有什么希奇，等于阴沟里的老鼠一样，到处都有，所以有孩子的人不必在他面前炫耀。他的话无论是怎样中肯，但在骨千里有一点酸——葡萄酸。

我一向不信孩子是未来世界的主人翁，因为我亲见孩子到处在做现在的主人翁。孩子活动的主要范围是家庭，而现代家庭很少不是以孩子为中心的。一夫一妻不能成为家，没有孩子的家像是一株不结果实的树，总缺点什么；必定等到小宝贝呱呱堕地，家庭的柱石才算放稳，男人开始做父亲；女人开始做母亲，大家才算找到各自的岗位。我问过一个并非“神童”的孩子：“你妈妈是做什么的？”他说：“给我缝衣的。”“你爸爸呢？”小宝贝翻翻白眼：“爸爸是看报的！”但是他随即更正说：“是给我们挣钱的。”孩子的回答全对。爹妈全是在为孩子服务。母亲早晨喝稀饭，买鸡蛋给孩子吃；父亲早晨吃鸡蛋，买鱼肝油精给孩子吃。最好的东西都要献呈给孩子，否则，做父母的心里便起惶恐，像是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一般。孩子的健康及其舒适，成为家庭一切设施的一个主要先决问题。这种风气，自古已然，于今为烈。自有小家庭制以来，孩子的地位顿形提高，以前的“孝子”是孝顺其父母之子，今之所谓“孝子”乃是孝顺其孩子之父母。孩子是一家之主，父母都要孝他！

“孝子”之说，并不偏激。我看见过不少的孩子，鼓噪起来能像一营兵；动起武来能像械斗；吃起东西未能像饿虎扑食；对于尊长宾客有如生番；不如意时撒泼打滚有如羊痫，玩得高兴时能把家具什物狼藉满室，有如惨遭洗劫；……但是“孝子”式的父母则处之泰然，视若无睹，顶多皱起眉头，但皱不过三四秒钟仍复堆下笑容，危及父母的生存和体面的时候，也许要狠心咒骂几声，但那咒骂大部分是哀怨乞怜的性质，其中也许带一点威吓，但那威吓只能得到孩子的讪笑，因为那威吓是向来没有兑现过的。“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今之“孝子”深韪是说。凡是孩子的意志，为父母者宜多方体贴，勿使稍受挫阻。近代儿童教育心理学者又有“发展个性”之说，与“无违”之说正相符合。

体罚之制早已被人唾弃，以其不合儿童心理健康之故。我想起一个外国的故事。

一个母亲带孩子到百货商店。经过玩具部，看见一匹木马，孩子一跃而上，前摇后摆，踌躇满志，再也不肯下来。那木马不是为出售的，是商店的陈列。店员们叫孩子下来，孩子不听；母亲叫他下来，加倍不听；母亲说带他吃冰淇淋去，依然不听；买朱古力糖去，格外不听。任凭许下什么愿，总是还你一个不听；当时演成僵局，顿成胶着状态。最后一位聪明的店员建议

说：“我们何妨把百货商店特聘的儿童心理学专家请来解围呢？”众谋金同，于是把一位天生有教授面孔的专家从八层楼请了下来。专家问明原委，轻轻走到孩子身边，附耳低声，说了一句话，那孩子便像触电一般，滚鞍落马，牵着母亲的衣裙，仓皇遁去。事后有人问那专家到底对孩子说的是什么话，那专家说：“我说的是：‘你若不下马，我打碎你的脑壳！’”

这专家真不愧为专家，但是颇有不孝之嫌。这孩子假如平常受惯了不兑现的体罚，威吓，则这专家亦将无所施其技了。约翰逊博士主张不废体罚，他以为体罚的妙处在于直截了当，然而约翰逊博士是十八世纪的人，不合时代潮流！

哈代有一首小诗，写孩子初生，大家誉为珍珠宝贝，稍长都夸做玉树临风，长成则为非做歹，终至于陈尸绞架。这老头子未免过于悲观。但是“幼有神童之誉，少怀大志，长而无闻，终乃与草木同朽”——这确是个可以普遍应用的公式。“小时聪明，大时未必了了。”究竟是知言，然而为父母者多属乐观。孩子才能骑木马，父母便幻想他将来指挥十万貔貅时之马上雄姿；孩子才把一曲抗战小歌哼得上口，父母便幻想他将来喉声一啭彩声雷动时的光景，孩子偶然拨动算盘，父母便暗中揣想他将来或能掌握财政大权，同时兼营投机买卖；……这种乐观往往形诸言语，成为炫耀，使旁观者有说不出的感想，曾见一幅漫画：一个孩子跪在他父亲的膝头用他的玩具敲打他父亲的头，父亲眯着眼在笑，那表情像是在宣告“看看！我的孩子！多么活泼，多么可爱！”旁边坐着一位客人咧着大嘴做傻笑状，表示他在看着，而且感觉兴趣，这幅画的标题是：“演剧术”。一个客人看着别人家的孩子而能表示感觉兴趣，这真确实需要良好的“演剧术”。兰姆显然是不喜欢演这样的戏。

孩子中之比较最蠢，最懒，最刁，最泼，最丑，最弱，最不讨人欢喜的，往往最得父母的钟爱。此事似颇费解，其实我们应该记得《西游记》中唐僧为什么偏偏欢喜猪八戒。

谚云：“树大自直”，意思是说孩子不需管教，小时恣肆些，大了自然会好。可是弯曲的小树，长大是否会直呢？我不敢说。

【中国】巴金（1904—）

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四川成都人。1927年赴法国留学。翌年底回国。长期致力于文学创作和翻译工作。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中篇小说《寒夜》、《憩园》，散文集《随想录》。

我的第一个先生

我可以坦白他说，《我的幼年》是一篇真实的东西。然而它不是一篇完整文章，它不过是一篇长的作品的第一段。我想写的事情太多了，而我的拙劣的笔却只许我写出这么一点点。我是那么仓猝地把它结束了的。现在我应该利用给你写信的机会接着写下去。我要来对你谈谈关于我的先生的话，因为尔在来信里隐约地问起“是些什么人把你教育成了这样的？”

在给香港朋友的信里，我说明了“是什么东西把我养育大的”，现在我应该接着来回答“是些什么人把我教育成了这样的”这个问题了。这些人不是在私塾里教我识字读书的教书先生，也不是在学校里授给我新知识的教员。我并没有受到他们的什么影响，所以我很快地忘记了他们。给了我较大影响的还是另外一些人，倘使没有他们，我也许不会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我的第一个先生就是我的母亲。我已经说过使我认识“爱”字的是她。在我幼小的时候，她是我的世界的中心。她很完满地体现了一个“爱”字。她使我知道人间的温暖；她使我知道爱与被爱的幸福。她常常用温和的口气，对我解释种种的事情。她教我爱一切的人，不管他们贫或富；她教我帮助那些在困苦中需要扶持的人；她教我同情那些境遇不好的婢仆，怜恤他们，不要把自己看得比他们高，动辄将他们打骂。母亲自己也处过不少的逆境。在大家庭里做媳妇，这苦处是不难想到的。但是母亲从不曾在我的眼前淌过泪，或者说过什么悲伤的话。她给我看见的永远是温和的、带着微笑的脸。我在一篇短文里说过：“我们爱夜晚在花园上面天空中照耀的星群，我们爱春天在桃柳枝上鸣叫的小鸟，我们爱那从树梢洒到草地上的月光，我们爱那使水面现出明亮珠子的太阳。我们爱一只猫，一只小鸟。我们爱一切的人。”这个爱字就是母亲教给我的。

因为受到了爱，认识了爱，才知道把爱分给别人，才想对自己以外的人做一些事情。把我和这个社会联起来的也正是这个爱字，这是我的全性格的根柢。

【中国】傅雷（1908—1966）

傅雷，原名恕安（亦作恕庵），著名的文学翻译家。上海南汇人。1927年自费赴法国留学。回国后任教于上海美专。1949年后，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理事、书记处书记。长期从事文学翻译工作，主要译作有《约翰·克利斯朵夫》、《人间喜剧》、《老实人》、《嘉尔曼》等。

这是傅雷给儿子傅聪的信，当时傅聪正在欧洲学习音乐，并与一欧洲女子结成终身伴侣。这两封信分别是傅雷在获悉傅聪订婚和结婚以后，写给他的。

致傅聪

—

亲爱的孩子，八月二十日报告的喜讯使我们心中说不出的欢喜和兴奋。你在人生的旅途中踏上一个新的阶段，开始负起新的责任来，我们要祝贺你，祝福你，鼓励你。希望你拿出像对待音乐艺术一样的毅力、信心、虔诚，来学习人生艺术中最高深的一课。但愿你将来在这一门艺术中得到像你在音乐艺术中一样的成功！发生什么疑难或苦闷，随时向一二个正直而有经验的中、老年人讨教，（你在伦敦已有一年八个月，也该有这样的老成的朋友吧？）深思熟虑，然后决定，切勿单凭一时冲动：只要你能做到这几点，我们也就放心了。

对终身伴侣的要求，正如对人生一切的要求一样不能太苛。事情总有正反两面：追得你太迫切了，你觉得负担重；追得不紧了，又觉得不够热烈。温柔的人有时会显得懦弱，刚强了又近乎专制。幻想多了未免不切实际，能干的管家太太又觉得俗气。只有长处没有短处的人在哪儿呢？世界上究竟有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或事物呢？抚躬自问，自己又完美到什么程度呢？这一类的问题想必你考虑过不止一次。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本质的善良，天性的温厚，开阔的胸襟。有了这三样，其他都可以逐渐培养；而且有了这三样，将来即使遇到大大小小的风波也不致变成悲剧。做艺术家的妻子比做任何人的妻子都难；你要不预先明白这一点，即使你知道“责人太严，责己太宽”，也不容易学会明哲、体贴、容忍。只要能代你解决生活琐事，同时对你的事业感到兴趣就行，对学问的钻研等等暂时不必期望过奢，还得看你们婚后的生活如何。眼前双方先学习相互的尊重、谅解、宽容。

对方把你作为她整个的世界固然很危险，但也很宝贵！你既已发觉，一定会慢慢点醒她；最好旁敲侧击而勿正面提出，还要使她感到那是为了维护她的人格独立，扩大她的世界观。倘若你已经想到奥里维的故事，不访就把那部书叫她细读一二遍，特别要她注意那一段插曲。像雅葛丽纳那样只知道 love, love, love! 的人只是童话中人物，在现实世界中非但得不到 love, 连日子都会过不下去，因为她除了 love 一无所知。一无所有，一无所爱。这样狭窄的天地哪像一个天地！这样片面的人生观哪会得到幸福！无论男女，只有把兴趣集中在事业上，学问上，艺术上，尽量抛开渺小的自我（ego），才有快活的可能，才觉得活的意义。未经世事的少女往往会存一个荒诞的梦想，以为恋爱时期的感情的高潮也能在婚后维护下去。这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妄想。古语说，“君子之交淡如水”；又有一句说，“夫妇相敬如宾”。可见只有平静、含蓄、温和的感情方能持久；另外一句的意义是说，夫妇到后

来完全是一种知己朋友的关系，也即是我们所谓的终身伴侣。未婚之前双方能深切领会到这一点，就为将来打定了最可靠的基础，免除了多少不必要的误会与痛苦。

你是以艺术为生命的人，也是把真理、正义、人格等等看做高于一切的人，也是以工作为乐生的人；我用不着唠叨，想你早已把这些信念表白过，而且竭力灌输给对方了。我只想提醒你几点：——第一，世界上最有力的论证莫如实际行动，最有效的教育莫加以身作则；自己做不到的事千万勿要求别人；自己也要犯的毛病先批评自己，先改自己的。——第二，永远不要忘了我教育你的时候犯的许多过严的毛病。我过去的错误要是能使你避免同样的错误，我的罪过也可以减轻几分；你受过的痛苦不再施之于他人，你也不白白吃苦。总的来说，尽管指点别人，可不要给人“好为人师”的感觉。奥诺丽纳（你还记得巴尔扎克那个中篇吗？）的不幸一大半是咎由自取，一小部分也因为丈夫教育她的态度伤了她的自尊心。凡是童年不快乐的人都特别脆弱（也有训练得格外坚强的，但只是少数），特别敏感，你回想一下自己，就会知道对付你的恋人要如何 delicate，如何 discreet 了。

我相信你对爱情问题看得比以前更郑重更严肃了；就在这考验时期，希望你更加用严肃的态度对待一切，尤其要对婚后的责任先培养一种忠诚、庄严、虔敬的心情！

1960年8月29

二

你工作那么紧张，不知还有时间和弥拉谈天吗？我无论如何忙，要是一天之内不与你妈谈上一刻钟十分钟，就像漏了什么功课似的。时事感想，人生或大或小的事务的感想，文学艺术的观感，读书的心得，翻译方面的问题，你们的来信，你的行踪……上下古今，无所不谈，拉拉扯扯，不一定有系统，可是一边谈一边自己的思想也会整理出一个头绪来，变得明确；而你妈今日所达到的文化。艺术与人生哲学的水平，不能不说一部分是这种长年的闲谈熏陶出来的。去秋你信中提到培养弥拉，不知事实上如何作？也许你父母数十年的经历和生活方式还有值得你参考的地方。以上所提的日常闲聊便是熏陶人最好的一种方法。或是饭前饭后或是下午喝茶（想你们也有英国人喝 tea 的习惯吧？）的时候，随便交换交换意见，无形中彼此都得到不少好处：启发，批评，不知不觉的提高自己的，提高对方，总不能因为忙，各人独自生活在一个小圈子里。少女少妇更忌精神上的孤独。共同的理想，热情，需要长期不断的灌溉栽培，不是光靠兴奋时说几句空话所能支持的。而一本正经的说大道理，远不如日常生活中琐琐碎碎的一言半语来得有效，——只要一言半语中处处贯彻你的做人之道和处世的原则。孩子，别因为埋头于业务而忘记了你自已定下的目标，别为了音乐的艺术而抛荒生活的艺术。弥拉年轻，根基未固，你得耐心细致，孜孜不倦的关怀她，在人生琐事方面，读书修养方面，感情方面，处处观察，分析，思索，以诚挚深厚的爱作原动力，以冷静的理智作行动的指针，加以教导，加以诱引，和她一同进步！倘或做这些工作的时候有什么困难，千万告诉我们，可帮你出主意解决。你在音乐艺术中固然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在人生艺术中，婚姻艺术中也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这是你爸爸妈妈最关心的，也是你一生幸福所系。而且你明白，像

你这种性格的人，人生没法与艺术分离，所以要对你的艺术有所贡献，家庭生活与夫妇生活更需要安排得美满。——语重心长，但愿你深深体会我们爱你和爱你的艺术的热诚，从而在行动上彻底实践！

我老想帮助弥拉，但自知手段笨拙，深怕信中处处流露出说教口吻和家長面孔。青年人对中年老年人另有一套看法，尤其西方少妇。你该留意我的信对弥拉起什么作用：要是她觉得我太古板，太迂等等，得赶快告诉我，让我以后对信中的措辞多加修饰。我决不嗔怪她，可是我极需要知道她的反应来调节我教导的方式方法。你务须实事求是，切勿粉饰太平，歪曲真相；日子久了，这个办法只能产生极大的弊害。你与她有什么不协和，我们就来解释，劝说；她与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协和，你就来解释，劝说，这样才能做到所谓“同舟共济”。我在中文信中谈的问题，你都可挑出一二题目与她讨论；我说到敏的情形也好告诉她：这叫做旁敲侧击，使她更了解我们。我知道她家务杂务，里里外外忙得不可开交，故至今不敢在读书方面督促她。我屡屡希望你经济稳定，早日打定基础，酌量减少演出，使家庭中多些闲暇，一方面也是为了弥拉的晋修。（要人晋修，非给他相当时间不可。）我一再提议你去森林或郊外散步，去博物馆欣赏名作，大半为了你，一小半也是为了弥拉。多和大自然与造型艺术接触，无形中能使人恬静旷达（古人所云“荡涤胸中尘俗”，大概即是此意），维持精神与心理的健康。在众生万物前面不自居为“万物之灵”，方能祛除我们的狂妄，打破纸醉金迷的俗梦，养成淡泊洒脱的胸怀，同时扩大我们的同情心。欣赏前人的剧迹，看到人类伟大的创造，才能不使自己被眼前的局势弄得悲观，从而鞭策自己，竭尽所能的在尘世间留下些少成绩。以上不过是与大自然及造型艺术接触的好处的一部分；其余你们自能体会。

1961年9月14日

【中国】罗兰（1919—）

罗兰，原名靳佩芬。台湾知名散文家。河北宁河人。早年毕业于河北省立天津女师范学院师范部，音乐系肄业。先后担任过音乐教员，广播电台音乐、教育节目制作人、编辑。1962年开始文学创作。1969年获中山文艺奖。1974年、1981年获金钟奖。1979年获社会教育奖。现任台湾省警察广播电台节目制作兼主持人。主要作品有散文《罗兰小语》、《罗兰散文》，短篇小说集《花晨集》，长篇小说《绿色小屋》，诗歌剧《济公传诗歌剧》等。

我的父亲

全家中，父亲最钟爱的是我。当我小的时候，他讲故事给我听，带我去野外玩，告诉我，他小时候怎样淘气，上学时怎样顽皮，祖父怎样聪明伶俐而又善于挥霍，怎样游乐而玩世不恭。父亲的生活怎样由甘到苦，又由苦到甘。

慢慢的，我长大了。父亲送我投考，送我住校，他教会了我在依赖与自立之间，怎样抉择，使我慢慢地适应了独立生活，而且学会了用自己的力量去克服困难。

他把一只乳燕放出巢去，在这方面，他表现了最大的坚强与远见，尽管当时十二岁的我，吵着不肯离家，但父亲却一反平时对我的娇惯，对我的吵闹无动于衷。

但是，父亲对我的想念和切盼，完全流露在他这一抬头，一句“你回来了”之中。

是的，我回来了。带着日渐茁长的身体，日渐增多的知识，日渐成熟的心境，我回到了父亲的面前。

望着父亲那宽大考究的办公桌，玻璃板下还压着我上学期的成绩单。我知道，过几天，新的成绩单来了，他会把这张旧的收起来，和我以前的成绩单订在一起，放入他办公桌最下面的抽屉里。

我知道，父亲一生中，最感到骄傲的事情之一，就是我每学期都带给他一张令他满意的成绩单。尽管我自己知道，那上面的分数，多半都是我“临阵磨枪”所得来的不踏实的成绩；尽管我自己知道，我在学校的时候，除了上课之外，用在吃零食和玩闹上的时间，比用在读书上的时间多出数倍；但既然父亲为我的成绩单如此满意，我也就觉得快乐，而不好意思不督促自己多努力些了。

父亲的教育方法是鼓励，而不是逼迫和苛求。是随我们的个性发展，而决不强迫把我们铸成固定的模式。他不赞成“死用功”，时常在有意无意之间，把他幼时上学淘气，因留级而自己转学，因转学反而跳班，提早毕业的趣事讲给我们听。在我的记忆中，父亲讲他淘气的故事最多。他相信，每个人发展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他常说，一个喜欢园艺的孩子，最好是让他去经营他的花圃。我知道。他所指的是五叔。五叔中学都读不完，他不喜欢读书，但是，他把老家那广大的后园，调理得万紫千红，一片蓬勃。而且，他会金石雕刻，会做各种轻便的手工艺品。

“像这样的人，逼他去念书是没有用的！”父亲说。

而六叔也是不用功的一个。为了怕读书，他宁愿舍弃了当时富裕的家庭生活，只身跑去当兵。但在这一方面，六叔却颇有升迁。

父亲是他们兄弟行中，唯一读书有成的人。因为他喜欢化学，而且有一种属于流浪者的拓荒精神，所以他拒绝了去读可以做官的“交际学堂”或政法学院，而去读“只能做工人”的工业学校。

他说：“一个人喜欢什么，他就可以用什么来赚钱吃饭，就可以在这上面获得成就。什么也没有兴趣的力量大。”

父亲的这段话，给了我深远的影响。

我一上了中学，父亲就开始告诉我，要有“一技之长”。他说，与其做个“样样皆通，样样稀松”的好学生，不如做个有一样专精，其他稀松的专才。有了一技之长，你可以用它赚钱吃饭，你也可以在它上面获得成就。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不可能样样都成专家。”父亲时常笑嘻嘻他说，“假如样样都被你一个人独占了，别人吃什么去呀？”

但是，也就因为父亲这样不苛求我们，我们反而有了一种自发自愿的意愿，愿意把父亲认为我们不必念好的东西念好，使父亲有一个意外的惊喜。

现在想来，父亲真是教育家，他给了我们充分的自由去决定自己的前途，他只从旁略加指引，用鼓励代替打击与责罚。当我们在一些难夫面前停顿下来的时候，他总是说：

“你会把它弄好的！凭你的聪明，这点小事是难不倒你的！”

而我们往往就因为父亲这句话，奇迹似的把本来弄不好的东西弄好，对本来视为畏途的工作发生兴趣。

比如写字，我似乎最没有写字的天才，小时候，写毛笔字，总是像蜘蛛爬，既无笔力，又无间架，老师经常给以大“饼”一张，自己看了也未免泄气。

父亲把这种情形看在眼里，就不声不响地从书柜里翻出许多碑帖，一本一本拿给我看。告诉我，哪一家的字刚，哪一家的字柔，哪一家的字适于女性，哪一家的字适于男人，让我自己挑选。

而我选来选去，却选择了古拙的魏碑。那字帖旧得要命，而且是父亲自己裱的，裱得七皱八歪，凹凸不平，厚厚的一大本，父亲用不同意的眼光对我摇头。而我却是喜欢那魏碑的古香古色，和那一页页经父亲裱糊过的手迹。

妥协的是父亲。他说：“只要你喜欢，你就去写好了！”

于是，我开始有了事做。天天磨墨润笔、读帖，大练其魏碑，每写一张，就拿去给父亲看。而父亲的评语永远是“很好嘛！谁说你不会写字！”

我听得出父亲口气中的半真半假，但是，自己高兴的心情却是真的。所高兴的并不是自己字写得好，而是父亲对我的那一片爱心。

父亲的爱心常常使我在心里发下誓愿，单单为了父亲，我可以去做任何事，也可以放弃任何东西。

字并没有写得如父亲所夸奖的那么好，但是，父亲的夸奖培养并维持了我写字的兴趣。使我在日后的许多年中，仍然愿意一有空闲，就去练字。在练字的时候，我就想起父亲那和蔼的容颜，快乐的笑容，和鼓励的眼光，也想起父亲的字。他喜欢写那核桃般大小的寸楷，写字是他心绪烦乱时的镇定剂，而他似乎并不多写，每次坐下来，只是写一两首诗，写完之后，他就挪开笔，靠在椅背上，和我们谈笑了。

父亲的乐观常使我羡慕和感动。他幼年丧母，中年丧偶，老年丧子。人生中的三大不幸，他都亲身遭遇。但是，幼年丧母的孤凄岁月，并未影响到他喜欢玩闹的天性，由他口中讲述的他幼年的故事，是那样的多彩多姿，生

动活跃。中年丧偶的打击，他用一次长途旅行去忘记。那次旅行，他走遍了
中国南部七省，遍访当地名山大川，得偿他平生喜爱山水风景夙愿，然后，
带着更为豁达的心情回来。似乎他不但把悲苦交给了广漠的大自然，而且他
带回了大自然给他的更多的宽容与忍耐，使他得以安稳地度过沦陷八年和老
年丧子的悲苦黯淡的岁月，而步入优容冲淡的晚年。

我不知道是否有别人比我从父亲那里所得的更多。我用父亲的豁达应付
环境中的变故，用父亲的乐观创造自己的前程，用父亲的鼓励与宽容的方法
去教学生和孩子，用父亲对大自然和诗文的爱好来陶冶我自己的性情。

为了使自己不辜负父亲的爱和期望，我才能远离邪恶与错误，才能只身
在外而并未被人海风涛所吞没。

【中国】汪曾祺（1920—）

汪曾祺，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江苏高邮人。毕业于西南联大中文系。先后任中学教员、历史博物馆职员。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四野南下工作团。1950年调北京文联任《北京文艺》编辑。1962年调北京京剧院任编剧。主要作品有《汪曾祺文集》等。

多年父子成兄弟

这是我父亲的一句名言。

父亲是个绝顶聪明的人。他是画家，会刻图章，画写意花卉。图章初宗浙派，中年后治汉印。他会摆弄各种乐器，弹琵琶，拉胡琴，笙箫管笛，无一不通。他认为乐器中最难的其实是胡琴，看起来简单，只有两根弦，但是变化很多，两手都要有功夫。他拉的是老派胡琴，弓子硬，松香滴得很厚——现在拉胡琴的松香都只滴了薄薄的一层。他的胡琴音色刚亮。胡琴码子都是他自己刻的，他认为买来的不中使。他养蟋蟀，养金铃子。他养过花，他养的一盆素心兰在我母亲病故那年死了，从此他就不再养花，我母亲死后，他亲手给她做了几箱子冥衣——我们那里有烧冥衣的风俗。按照母亲生前的喜好，选购了各种花素色纸作衣料，单夹皮棉，四时不缺。他做的皮衣能分得出小麦穗、羊羔、灰鼠、狐狍。

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我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们那里叫“百脚”），是用染了色的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风筝可笔直的飞上去，没有“肚儿”。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清明节前，小麦还没有“起身”，是不怕践踏的，而且越踏会越长得旺。孩子们在屋里闷了一冬天，在春天的田野里奔跑跳跃，身心都极其畅快。他用钻石刀把玻璃裁成不同形状的小块，再一块一块逗拢，接缝处用胶水粘牢，做成小桥、小亭子、八角玲珑水晶球。桥、亭、球是中空的，里面养了金铃子。从外面可以看到金铃子在里面自在爬行，振翅鸣叫。他会做各种灯。用浅绿透明的“鱼鳞纸”扎了一只纺织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红染了色，上深下浅，通常做花瓣；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真是美极了。用小西瓜（这是拉秧的小瓜，因其小，不中吃，叫做“打瓜”或“笃瓜”）上开小口挖净瓜瓢，在瓜皮上雕镂出极细的花纹，做成西瓜灯。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过巷，邻居的孩子都跟过来看，非常羡慕。

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了了，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他画画，我小时也喜欢画画，但他从不指点我。他画画时，我在旁边看，其余时间由我自己乱翻画谱，瞎抹。我对写意花卉那时还不太会欣赏，只是画一些鲜艳的大桃子，或者我从来没有见过的瀑布。我小时字写得不错，他倒是给我出过一点主意。在我写过一阵“圭峰碑”和“多宝塔”以后，他建议我写写“张猛龙”。这建议是很好的，到现在我写的字还有“张猛龙”的影响。我初中时爱唱戏，唱青衣，我的嗓子很好，高亮甜润。在家里，他拉胡琴，我唱。我的同学有几个能唱戏的。学校开园乐会，他应我的邀请，到学校去伴奏。几个同学都只是清唱。有一个

姓费的同学借到一顶纱帽，一件蓝官衣，扮起来唱“朱砂井”；但是没有配角，没有衙役，没有犯人，只是一个赵廉，摇着马鞭在台上走了两圈，唱了一段“郡坞县在马上心神不定”便完事下场。父亲那么大的大人陪着几个孩子玩了一下午，还挺高兴。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他喝酒，给我也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人或以为怪。父亲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和儿子的关系也是不错的。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下放张家口农村劳动，他那时还从幼儿园刚毕业，刚刚学会汉语拼音。用汉语拼音给我写了第一封信。我也只好赶紧学会汉语拼音，好给他写回信。“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打成“黑帮”，送进“牛棚”。偶尔回家。孩子们对我还是很亲热。我的老伴告诫他们“你们要和爸爸‘划清界限’”，儿子反问母亲：“那你怎么还给他打酒？”只有一件事，两代之间，曾有分歧。他下放山西忻县“插队落户”。按规定，春节可以回家探亲。我们等着他回来。不料他同时带回了一个同学。他这个同学的父亲是一位正受林彪迫害，搞得人囚家破的空军将领。这个同学在北京已经没有家，按照大队的规定是不能回北京的，但是这孩子很想回北京，在一伙同学的秘密帮助下，我的儿子就偷偷地把他带回来了。他连“临时户口”也不能上，是个“黑人”，我们留他在家住，等于“窝藏”了他。公安局随时可以来查户口，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也可能举报。当时人人自危，自顾不暇，儿子惹了这么一个麻烦，使我们非常为难。我和老伴把他叫到我们的卧室，对他的冒失行为表示很不满意，我责备他：“怎么事前也不和我们商量一下！”我的儿子哭了，哭得很委屈，很伤心。我们当时立刻明白了：他是对的，我们是错的。我们这种怕担干系的思想是庸俗的。我们对儿子和同学之间义气缺乏理解，对他的感情不够尊重。他的同学在我们家一直住了四十多天，才离去。

对儿子的几次恋爱，我采取的态度是“闻而不问”。了解，但不干涉。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决定。最后，他悄悄和一个小学时期女同学好上了，结了婚。有了一个女儿，已近七岁。

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的模式塑造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重心。

1990年9月1日

【中国】三毛（1943—1991）

三毛，原名陈乎，台湾当代著名女作家。原籍浙江，生于四川，毕业于台湾大学哲学系。后去西班牙马德里大学、西德歌德书院、美国芝加哥伊利诺大学攻研文学。主要作品有散文集《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骆驼》、《稻草人手记》、《闹学记》，剧本《滚滚红尘》，报告文学集《刹那时光》等。1991年1月4日在台北荣民总医院自缢身亡。

作者为体验人生，在海外过流浪生活达20年之久，当她再度回到台湾，回到父母身边时，写下了这篇充满真挚感情的《永恒的母亲》。

永恒的母亲

我的母亲——缪进兰女士，在19岁高中毕业那一年，经过相亲，认识了我的父亲。那是发生在上海的事情。当时，中日战争已经开始了。

在一种半文明式的交往下，隔了一年，也就是在母亲20岁的时候，她放弃了进入沪江大学新闻系就读的机会，下嫁父亲，成为一个妇人。

婚前的母亲是当年一个受着所谓“洋学堂”教育之下长大的当代女性。不但如此，因为生性活泼好动，也是高中篮球校队的一员，她打后卫。嫁给父亲的第一年，父亲不甘生活在沦陷区里，他暂时与怀着身孕的母亲分别，独自一个远走重庆，在大后方，开始律师的业务。那一年，父亲二十七岁。

等到姐姐在上海出生之后，外祖父母催促母亲到大后方去与父亲团聚。就是那个年纪，一个小妇人怀抱着初生的婴儿，离别了父母，也永远离开了那个做女儿的家。

母亲如何在战乱中带着不满周岁的姐姐由上海长途跋涉到重庆，永远是我们做孩子的百听不厌的故事。我们没有想到过当时的心情以及毅力，只把这一段往事当成好听又刺激的冒险记录来对待。

等到母亲抵达重庆的时候，大伯父母以及堂哥堂姐那属于大房的一家，也搬来了。从那时候开始，母亲不但为人妻，为人母，也同时尝到了居住在一个复杂的大家庭中做人的滋味。

虽然母亲生活在一个没有婆婆的大家庭中，但因为伯母年长很多，“长嫂如母”这四个字，使得一个活泼而年轻的妇人，在长年累月的相处中，一点一滴的磨掉了她的性情和青春。

记忆中，我们这个大家庭，是到了台湾，直到我已经念小学四年级时，才分家的。其实那也谈不上分家，祖宗的财产早已经流失。所谓分家，不过是我们二房离开了大伯父一家人，搬到一幢极小的月式房子里去罢了。

那个新家，只有一张竹做的桌子，几把竹板凳，一张竹做的大床，就是一切了。还记得搬家的那一日，母亲吩咐我们做孩子的各自背上书包，父亲租来一辆板车，放上了我们全家人有限的衣物和棉被，母亲一手抱着小兄，一手帮忙父亲推车，临走时向大伯母微微弯腰，轻声说：“缠阮，那我们走了。”

记忆中，我们全家人每一次围坐在竹桌子四周开始在新家吃饭时，母亲的眼神里，多出了那么一丝闪光，虽然吃的只是一锅清水煮面条，而母亲的微笑，即使作为一个很小的孩子，也分享了那份说不出的欢喜。

童年时代，很少看见母亲在大家庭里有过什么表情，她的脸色一向安详，在那安详的背后，总使人感受到那一份巨大的茫然，即使母亲不说也知道，

她是不快乐的。

父亲一向是个自律很严的人，在他年轻的时候，我们小孩一直很尊敬他，甚至怕他。这和他的不苟言笑有着极大的关系。然而，父亲却是尽责的，他的慈爱并不明显，可是每当我们孩子打喷嚏，而父亲在另一个房间时，就会传来一句：“是谁？”只要那个孩子应了问话，父亲就会走上来，给一杯热水喝，然后叫我们都去加衣服。对于母亲，父亲亦是如此，淡淡的，不同她多讲什么，即使是母亲的生日，也没见他有过比较热烈的表示。而我明白，父亲和母亲是要好的。我们四个孩子，也是受疼爱的。

许多年过去了，我们四个孩子如同小树一般快速的生长着，在那一段日子里，母亲讲话的声音越来越高昂，好似生命中的光和热，在那个时代的她，才渐渐有了信心和去处。

等我上了大学的时候，对于母亲的存在以及价值，才知道再做一次评价。记得放学回家来，看见总是在厨房里的母亲，突然脱口回道：“姆妈，你念过尼采没有？”母亲说没有。又问：“那叔本华、康德和沙特呢？还有黑格尔、笛卡儿、齐克果……这些哲人你难道都不晓得？”母亲还是吮不晓得。我呆看着她转身而去的背影，一时里感慨不已，觉得母亲居然是这么一个没有学问的女人。我有些发怒，向她喊：“那你去读呀！”这句喊叫，被母亲丢向油锅内的炒菜声挡掉了，我回到房间去放书，却听见母亲在叫：“吃饭了，今天都是你喜欢的菜。”

又是很多年过去了，当我自己也成了家庭主妇、照着母亲的样式照顾丈夫时，握着那把锅铲，回想到青年时代自己对母亲的不敬，这才升起了补也补不起来的后悔和悲伤。

以前，母亲除了东南亚之外，没有去过其它的国家。八年前，父亲和母亲排除万难，飞去欧洲探望外孙与我的时候，是我的不孝，给了母亲一场心碎的旅行。外孙的意外死亡，使得父亲、母亲一夜之间白了头发。更有讽刺味的是，母女分别了十三年的那一个中秋节，我们却正在埋葬一个亲爱的家人。这万万不是存心伤害父母的行为，却使我今生今世一想起那父母的头发，就要泪湿满襟。

出国二十年后的今天，终于再度回到父母的身边来。母亲老了，父亲老了，而我这个做孩子的，不但没有接下母亲的那把锅铲，反而因为杂事太多，间接地麻烦了母亲，虽然这么说，但还是明白，我的归来对父母来说、仍是极大的喜悦。也许，今生带给他们最多眼泪而又最大快乐的孩子就是我了。

母亲的一生，看来平凡，但她是伟大的，在这40多年与父亲结合的日子里，从来没有看到一次她发怨气的样子，她是一个永远不生气的母亲，这不因为她脆弱，相反的，这是她的坚强。40多年来，母亲生活在“无我”的意识里，她就如一棵大树，在任何情况的风雨里，护住父亲和我们四个孩子。她从来没有讲过一次爱父亲的话，可是，一旦父亲延迟回家晚餐的时候，母亲总是叫我们孩子先吃。面她自己，硬是饿着，等待父亲的归来。岁岁都是。

母亲的腿上，好似绑着一条无形的带子，那一条带子的长度，只够她在厨房和家中走来走去。大门虽然没有上锁，她心里的爱，却使她甘心情愿把自己锁了一辈子。

我一直怀疑，母亲总认为她爱父亲的深度胜于父亲爱她的程度。我甚至曾经在小时候听过一次母亲的叹息，她说：“你们爸爸，是不够爱我的。”也许当时她把我当成一个小不点，才说了这句话。她万万不会想到，就这句

话，钉在我的心里半生，存在着拔不去的那很钉子的痛。

这是九年前吧，小兄的终身大事终于在一场喜宴里完成了。那一天，父亲当着全部亲朋好友的面以主婚人的立场说话。当全场安静下来的时候，父亲望着他最小的儿子——那个新郎，开始致词。

父亲要说什么话，母亲事先并不知道。他娓娓动听他说了一番话，感谢亲戚和朋友莅临参加儿子的婚礼。最后，他又话锋一转道：“我同时要深深感谢我的妻子，如果不是她，我不能够得到这四个诚诚恳恳、正正当当的孩子，如果不是她，我不能够拥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当父亲说到这里时，母亲的眼泪夺眶而出，她站在众人面前。任凭泪水奔流，那时，在场的人全都湿着眼睛，站起来为这篇讲话鼓掌。我相信，母亲一生的辛劳和付出，终于在父亲对她的肯定里，得到了全部的回收和喜极而泣的感触。我猜想在那一刻里，母亲再也没有了爱情的遗憾。而父亲，这个不善表达的人，在一场小儿子的婚礼上，讲尽了他一生所不说的家庭之爱。

这几天，每当我匆匆忙忙由外面赶回家去晚餐时，总是呆望着母亲那拿了一辈子锅铲的手发呆。就是这一双手，把我们这个家管了起来。就是那条腰围，系上又放下的，没有缺过我们一顿饭菜。就是这一个看上去年华渐逝的妇人，将她的一生一世，毫无怨言、更不求任何回报的交给了父亲和我们这些孩子。

这样来描写我的母亲是万万不够的，母亲在我的心目中，是一位真真实实的守望天使，我只能描述她小小的一部分。就因为她是她的原故，我写不出来。

回想到一生对于母亲的愧疚和爱，回想到当年念大学时看不起母亲不懂哲学书籍的罪过，我恨不能就此在她面前，向她请求宽恕。找想对她说的话，总也卡在喉咙里讲不出来。想做一些具体的事情回报她，又不知做什么才好。今生唯一的孝顺，好似只有在努力加餐这件事上来讨得母亲的欢乐。而我常常在心里暗自悲伤。新来的每一天，并不能使我欢喜，那表示我和父亲、母亲的相聚又减少了一天。想到“孝子爱日”这句话，我虽然不是一个孝子，可也同样珍惜每一天与父母相聚的时光。但愿藉着这篇文章的刊出，使母亲读到我说不出来的心声。想对母亲说：真正了解人生的人，是她；真正走过那么长路的人，是她；真正经历过那么多沧桑、也全然用行为解释了爱的人，也是她。

在人生的旅途上，母亲所赋予生命的深度和广度，没有一本哲学书籍能够比她更周全。

母亲啊母亲，我亲爱的姆妈，你也许还不明白自己的伟大，你也许还不知道在你女儿的眼中，在你子女的心里，你是源，是爱，是永恒。

你也是我们终生追寻的道路、真理和生命。

